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Miss Yueyan Yao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Program in Chinese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Art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Academic Year 2015

Copyright of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บทคัดย่อและแฟ้มข้อมูลฉบับเต็มของ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ตั้งแต่ปีการศึกษา 2554 ที่ให้บริการในคลังปัญญาจุฬาฯ (CUIR)

เป็นแฟ้มข้อมูลของนิสิตเจ้าของ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ที่ส่งผ่านทาง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The abstract and full text of theses from the academic year 2011 in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Repository (CUIR)

are the thesis authors' files submitted through the Graduate School.

莫言小说中的幽默研究

姚月燕

此论文为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东语系汉语专业

中文博士课程研修内容之一部分

二〇一五学年度

版权所有：朱拉隆功大学

Thesis Title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By Miss Yueyan Yao
Field of Study Chinese
Thesis Ad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Patchanee Tangyuenyong, Ph.D.
Thesis Co-advisor Hathai Sae-jia, Ph.D.

Accepted by the Faculty of Art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octoral Degre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ssociate Professor Kingkarn Thepkanjana, Ph.D.)

THESIS COMMITTEE

.....Chairman
(Professor Prapin Manomaivibool, Ph.D.)

.....Thesis Ad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Patchanee Tangyuenyong, Ph.D.)

.....Thesis Co-advisor
(Hathai Sae-jia, Ph.D.)

.....Examiner
(Assistant Professor Suree Choonharuangdej, Ph.D.)

.....Examiner
(Seubpong Changboonchu, Ph.D.)

.....External Examiner
(Professor Zhang Ning)

5680522322 : MAJOR CHINESE

KEYWORDS : MO YAN/ HUMOR/ NOBEL PRIZE/ LITERATURE

YUEYAN YAO: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THESIS AD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PATCHANEE TANGYUENYONG, Ph.D.,

CO-ADVISOR: HATHAI SAE-JIA, Ph.D., 225 pp.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Mo Yan, undoubtedly, has already become a world-famous writer i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His novels have become discussed in literary research, and by critic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studies on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are not common.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manner,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The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n part one, why Mo-type humor is funny, from a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erspective, is analyzed; in part two, the construction manner of Mo-type humor is analyzed through literature, folk humor, and linguistics; in part three,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type humor,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black humor, blue humor, gray humor and red humor are analyzed; in part four,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behind Mo-type humor, is analyzed. The spiritual analysis of Mo-type humor indicates that it is regarded as the humor of ordinary people, and this is reflected in social re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mor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Mo Yan's novels. He creates humor using multiple techniques, which enhance the enjoyment and entertainment value of his work. In this research,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type humor are categorized into various types to presen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humor found in his novels. It is hoped that by investigating his work and analyzing the humorous characteristics in his novels, people will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or found in Chinese social culture.

Department : Eastern Languages	Student's Signature
Field of Study : Chinese	Advisor's Signature
Academic Year : 2015	Co-advisor's Signature

5680522322: 专业 中文

关键词: 莫言/ 幽默/ 诺贝尔奖/ 文学

姚月燕: 莫言小说中的幽默研究. 导师: ASSOCIATE PROFESSOR
PATCHANEE TANGYUENYONG, Ph.D., 副导师: HATHAI SAE-JIA,
Ph.D., 225 页.

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 莫言无疑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受世界瞩目的作家, 他的小说也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和评论界热门话题, 但对莫言小说中的幽默特色研究还非常少见,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挖掘小说中的幽默语料分析莫言小说中幽默的构建方式、情感特色及精神内涵。

本论文的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莫式幽默观的成因; 第二部分则从文学、民间诙谐文化及语言学三个角度具体分析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第三部分分析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 主要分为黑色幽默、黄色幽默、灰色幽默和红色幽默四种; 第四部分则分析了莫式幽默的精神内涵, 指出莫式幽默的精神立场是作为老百姓的幽默, 同时也指出了其最终的精神指向是社会现实。

研究结果发现, 幽默是莫言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莫言通过多重角度构建幽默, 增强了文本的趣味性和诙谐性, 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也是类型繁多, 并且幽默的形式背后富有深刻的精神内涵。笔者也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 对莫言小说中的幽默有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剖析, 增强了对莫言小说中幽默特色的认识和了解, 也对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幽默特色有了更深的认识。

系别: _____ 东语系 _____ 博士生签名 _____

专业名称: 中文 _____ 导师签名 _____

学年: _____ 2015 _____ 副导师签名 _____

致谢

能完成本篇论文，笔者感慨良多，要感谢的人也是数不胜数。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副教授陈静容博士（Patchanee Tangyuenyong）和副导师王和兵博士（Hathai Sae-jia），感谢老师的悉心指导，帮助我确定论文方向，不断地督促我按照进度完成论文，在百忙之中帮我审查格式、修改内容，也感谢老师在生活上对我的关怀和呵护，在精神上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老师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将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

其次特别要感谢的是各位评委老师，感谢 Prof. Prapin Manomaivibool, Ph.D.，Seubpong Changboonchu, Ph.D.，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审阅我的论文，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格式上都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帮助我发现自己论文的不足，更好地修改完善。

另外还要感谢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东语系的全体老师，你们严谨细致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助理教授蔡素平博士（Suree Choonharuangdej）和张宁教授，蔡老师不仅在论文写作上给我提出了很多良好的修改建议，还耐心地为我解答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难题，为我准备各种所需文件，帮助我在朱拉隆功大学更快地成长。张老师您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学术思想以及认真热情的处世态度都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和帮助，在论文写作期间为论文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您的淳淳教导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此外还要感谢这五年中给过我无数帮助的朋友蔡淑钊（Sayumporn Chantsithiporn），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所有爱我的人，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只有更加努力来回报你们对我的这份深情了。

最后衷心地感谢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让我有机会在学子们梦想的学府——朱拉隆功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

目录

	页码
英文摘要.....	iv
中文摘要.....	v
致谢.....	vi
第一章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	3
1.3 研究假设.....	3
1.4 研究理论.....	4
1.5 研究范围.....	13
1.6 研究方法.....	13
1.7 研究意义.....	14
第二章 文献综述.....	15
2.1 莫言小说的研究现状.....	15
2.2 幽默概论.....	19
2.2.1 幽默的内涵.....	19
2.2.2 影响幽默产生的因素.....	28
2.2.3 幽默的研究现状.....	35
2.3 莫式幽默的研究现状.....	38
第三章 莫式幽默观的成因.....	41
3.1 主观因素.....	41
3.1.1 莫言本身就极富幽默性.....	41
3.1.2 艺术地表现不可言说之事的写作需要.....	43
3.2 客观因素.....	44
3.2.1 农村特有的幽默生活方式的影响.....	44
3.2.2 时代语境和价值观念转变的诱导.....	46
3.2.3 中西文化碰撞中外国艺术手法的吸引.....	48
第四章 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50
4.1 从文学角度分析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50
4.1.1 通过塑造跟自己同名的“莫言”形象制造幽默.....	50
4.1.2 通过塑造人化动物形象制造幽默.....	59
4.2 从民间诙谐文化视角分析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67
4.2.1 通过利用童谣和快板制造幽默.....	68
4.2.2 通过穿插幽默小故事制造幽默.....	74
4.2.3 通过利用有趣的人物名字和外号制造幽默.....	78
4.3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85
4.3.1 通过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制造幽默.....	86
4.3.2 通过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制造幽默.....	107
第五章 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	119
5.1 黑色幽默.....	119
5.1.1 克制叙述的方式.....	120

	页码
5.1.2 塑造“反英雄”人物形象.....	122
5.1.3 时空的错乱与情节的荒诞.....	125
5.2 黄色幽默.....	127
5.2.1 利用双关含蓄委婉地制造黄色幽默.....	128
5.2.2 利用赤裸直露的话语制造黄色幽默.....	130
5.3 灰色幽默.....	132
5.3.1 灰色人生下扭曲荒唐的心理.....	132
5.3.2 灰色人物神经错乱式的脱节话语.....	134
5.4 红色幽默.....	135
5.4.1 对政治话语模式的戏仿.....	136
5.4.2 表现人们在政治影响下的荒唐行为.....	138
第六章 莫式幽默的精神内涵.....	140
6.1 莫式幽默的精神立场——作为老百姓的幽默.....	141
6.1.1 幽默主体百姓化.....	141
6.1.2 “笑骂”并重的话语常态.....	142
6.1.3 “卑贱化”的话语倾向.....	144
6.2 莫式幽默的精神指向——阴暗的社会现实.....	148
6.2.1 讽刺社会政治.....	149
6.2.2 讽刺社会不良风气.....	150
6.2.3 讽刺社会落后思想.....	153
第七章 结语.....	156
7.1 研究总结及发现.....	156
7.2 研究不足及建议.....	160
参考文献.....	162
附录.....	167
作者简介.....	225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莫言可谓是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无疑是最受世界瞩目、最璀璨夺目的中国作家。美国《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把莫言称赞为“中国的卡夫卡”，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授奖词中更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赞誉，称“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在我们的时代，是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更加戏谑和震撼人心的作家。”¹由此可见，莫言在世界上的崇高声誉。

但是他的这些声誉不是靠吹捧而来的，而是几十年来勤勤奋奋地创作赢得的。根据《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附录二中的莫言作品年表统计²，莫言自1981年在《莲池》上发表《春夜雨霏霏》以来，共创作了短篇小说73篇，中篇小说38篇，长篇小说12部，杂文散文106篇，报告文学9篇，影视文学剧本10部。经过三十多年坚持不懈地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读者，在文坛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开辟了一片独具特色的莫言式文学领地，唱响了“高密东北乡”。随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莫言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登上了文学殿堂的最顶层，更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代言人。莫言的此次获奖使得世界人们加深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认识 and 了解，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学所蕴含的独特魅力，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

莫言的声誉和知名度使他的作品成为众多文学爱好者追捧的对象，也成为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莫言小说的硕博论文、研究资料以及研究莫言的传记和专著更是数不胜数，甚至让很多研究者怀有资源枯竭的焦虑，再无东西可挖。据统计“莫言创作真正进入高校成为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始于1997年，截止2012年十五年的时间里，专论莫言的硕士论文有158篇，博士论

¹ 叶开，莫言的文学共和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3页。

² 程春梅和于洪珍，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5页。

文有 9 篇。”³，笔者以莫言为主题，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三个专业为考察对象，查看了中国知网上关于莫言的硕士论文研究情况，发现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膨胀中，从 2013 年到 2015 年，硕士论文就增加了 62 篇之多。

可见，研究莫言的硕博论文如汪洋大海，但是在众多研究莫言的热点关键词中，“幽默”是很多研究者鲜有人关注的一个方面，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研究界很少有人从此角度研究莫言，很多外国的评论者注意到其幽默特色，特别是小说中的“黑色幽默”，如他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美国的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法新社在莫言得奖后也对他独具一格的创作特色随即作出评论，认为他的作品中掺杂了一定的“黄色”意味，同时又极富黑色幽默色彩。Richard Bernstein 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就发表了一篇 *In China, a Writer Finds a Deep Well* 的文章，这篇文章看到了莫言独特的表现现实的手法——黑色幽默，但只是泛泛地提及，而没有做透彻的分析。很多外国的大文豪也非常赞赏莫言小说中的幽默，2014 年 12 月 16 日法国著名文学家勒·克莱齐奥先生（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和莫言同时做客山东大学文学大讲堂，克莱齐奥先生也表达了对莫言小说中幽默的赞赏，特别是对他的《丰乳肥臀》，认为莫言用一种独特的幽默方式使他笔下的人物人生别有一翻风味。总的来说，幽默在外国的评论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但由于文化或语言的障碍，很多评论者只是概况性地指出莫言小说中的这一特色，有的也只是发现了他小说中的黑色幽默，却没有系统地、详细地作出研究分析，因此本文就更有研究的必要。

另外纵观莫言的作品本身，无论是文体、叙述视角、叙述语言、故事情节都越来越趋向幽默、诙谐、戏谑，莫言写的大多是苦难悲惨的乡村生活，但他的文本中却不时地用幽默来拉远人与苦难的距离，用一种特殊的自嘲和讽刺隐性地来反映社会现实，使小说中的人物虽悲苦却不失风趣与灵动。因此就研究

³ 程春梅和于洪珍，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 页

莫言小说本身而言，也需要深入探讨他艺术表现的新趋向，研究莫言小说充溢着的幽默艺术特色。

从莫言自身来说，他不仅是个才华横溢的大文豪，更是妙语连珠的幽默大师，在各种演讲和对话中也充满表现了他的幽默。

从笔者本身来说，也是出于对莫言作品本身的喜爱，莫言小说中雅俗结合、集诗性的浪漫与生活的灵动于一体的狂化化语言，故事中又有故事、间或穿插其中的奇妙怪诞的民间故事，世间万物皆有灵性、丰富多变的叙事视角，虚实结合、渗透其中的对人生及社会现实的悲悯情怀等等，都深深地打动着笔者，激起了笔者探秘其中的研究兴趣。同时也是出于同一片土地的召唤，笔者同样来自山东，而且同样也来自农村，对莫言所用的语言、笔下的人物、故事情节及环境都非常熟悉，相对来说，理解小说的思想会更容易，研究起来也更有优势，因此笔者毅然选择了幽默这一研究角度。

1.2 研究目的

1.2.1 分析莫式幽默观的成因。

1.2.2 分析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情感特色及精神内涵。

1.3 研究假设

1.3.1 莫言运用语言学、文学及文化多重角度构建幽默。在语言学上利用违背会话合作原则、比喻的修辞手法制造幽默；在文学上通过塑造与自己同名的“莫言”和人化动物形象制造幽默；在文化上，利用民间诙谐文化中的童谣、快板、幽默小故事、给人物起名起外号来制造幽默。

1.3.2 莫式幽默具有丰富的情感色彩，黑色幽默、黄色幽默、灰色幽默、红色幽默是其主要的幽默形式。

1.3.3 莫式幽默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其精神立场是作为老百姓的幽默，其精神的最终指向是残酷的社会现实。

1.4 研究理论

本论文笔者结合文学和语言学上的多个研究理论，多角度的分析莫言小说中的幽默，具体如下：

1.4.1 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

美国的语言学家格莱斯（H.P.Grice,1957）1967年在哈佛大学演讲《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时率先提出了交际的基本原则——“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他认为人们在常规的日常交际中，所说出的并不是一连串毫无连贯性、毫无条理性的话，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的目的和方向性，为了达到有效地交际，说话人和听话人还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共同遵循交际的基本原则，即“合作原则”。

格莱斯采用康德在范畴表中列出的“质”、“量”、“关系”、“方式”的范畴名称，为合作原则也具体地罗列出了四条准则⁴：

- （1）数量的准则（Quantity Maxim）。
 - （1.1）使自己所说的话达到（交谈的现时目的）所要求的详尽程度；
 - （1.2）不能说使自己所说的话比所要求的更详尽；
- （2）质量的准则（Quality Maxim）
 - （2.1）不要说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
 - （2.2）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 （3）关系准则（Relevant Maxim）：说话要贴切。
- （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
 - （4.1）避免晦涩的词语；
 - （4.2）避免歧义；
 - （4.3）说话要简要（避免累赘）；
 - （4.4）说话要有条理。

前三条主要阐述的是“说什么”的问题，最后一条则侧重“怎么说”。数量原则规定了我们说话时应该提供的信息量，应该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但

⁴ 蒋冰倩，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过多显得啰嗦冗长，不够高效，过少则表述不清，无法理解，从而达不到交谈的目的，所以这一条就要求我们在交谈时提供不多又不少的信息量，要恰到好处地满足交谈的需要。质量原则则要求我们不能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假话，当然这其中也包含说话者无意识说出的一些假话谎话，但重点是说话者自己没有意识到所说的话是谎话，仍然可以说在遵循质量的原则，但这一条强调的重点是“真”。关系原则规定了所说的话必须切合题旨，不能东牵西扯说一些跟话题好无关系的话，绕来绕去最终也只是在浪费口舌，不能进行成功的交际。方式原则则规定了“怎么说”的问题，所说的话不能晦涩难懂，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也不能把话题拉得过分冗长，累赘繁琐，更不能含糊不清，使听话人产生歧义，从而有多种理解，不明白说话人的真实目的。

人们在交谈时大多时候遵循这四条准则，以便更有效率、更合理地进行交际，但是这四条规约并不是不可违反的，人们在实际交谈中往往有意地违反某条或某几条，另一方根据相关的语境和背景知识进行一定的推理，从而理解其产生出来的新的会话含义。

格莱斯认为，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都应该严格的遵守会话合作原则的四项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才能使交谈更高效、合理地进行，这就需要交谈的参与者在交谈的过程中密切配合，有高度的自觉和默契性，双方交际的内容符合交际总体的目的和方向，以便最直接最轻省地实现成功的交际。但实际上，人们在日常的交际过程中经常有意无意地违反这四条规则，通过不遵循和违反合作准则产生新的会话含义，影响交际的效果，格莱斯在阐明人们在交际中普遍遵循的“合作原则”时，也对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大致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

(1) 不动声色地违反质准则，在交际中说谎话。

(2) 公开宣布违反合作原则及准则，对所问的问题不予理睬。

(3) 听话人面临“冲突”，只能顾此失彼，即为了维护一条准则而不得不违反其他准则。

(4) 利用有意违反某一准则来传达会话含义，使得听话人明白另有用意，进而推出会话含义。⁵

从以上格莱斯总结出来的违反合作原则的四种情况可以看出，格莱斯也认为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违反合作原则，造成说话者自己的主观意图和实际产生出来的效果不一致，而幽默往往在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下产生出来。但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违反合作原则的语言都是幽默的，不违反的就不幽默，而是说交际中所使用的语言常常是因为违反了格莱斯的会话合作原则而变得幽默。

1.4.2 “陌生化”理论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由俄国形式主义代表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在1916年提出。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⁶一文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使人感受事物，是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由此而提出了“陌生化”理论。“陌生化”理论认为形式的独特是文学作品产生美感的根源，而不是内容，因此艺术的技巧主要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使对象陌生，从而打破机械性，摆脱习以为常的惯常化的制约，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延长审美感知过程，获得更大的审美愉悦。张自忠也曾根据《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对“陌生化”的理解，在他的《莫言论》中总结道：“所谓陌生化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观照生活的新观点，并使我们在文学中不是印证熟识的生活而是发现新奇的生活，改善和改变我们世俗的、常态的生活感觉，进而改善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活动方式，与我们面对的生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⁷

⁵ 金立，合作与会话：合作原则及其应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⁶ 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

⁷ 张志忠，莫言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第178页。

在莫言的小说中常运用儿童视角和动物视角的叙述角度，这种方式主要以直觉和表象为中心，摆脱了成人世界叙述中各种教条规范的束缚，创造出了一种新奇的、童稚的幽默感，使他的小说呈现出异于他人的新面貌。

1.4.3 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Black Humor）是美国文学史上一股最惹人注目的文学潮流。“黑色幽默”一词最早源于法国，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批评家安德列·布勒东（Andre Breton）于1937年和艾吕雅合编了一本小说集《黑色幽默选》，并合写了一篇专门论述“黑色幽默”的文章《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由此得名。1965年3月，美国作家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Bruce Jay Friedman）将12篇风格颇为相似的小说编成了一本合集即《黑色幽默》（Black Humor, 1965）。几个月后另一位作家康拉德·尼克伯克（Conrad Knickerbocker）对美国文坛上出现的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致命一蜚的幽默》，这篇文章对黑色幽默命名和确立具有决定意义，从此“黑色幽默”作为一个特别的文学流派在美国有了一席之地，逐渐得到公众的认可，逐渐在美国流行起来。

“黑色幽默”的出现与20世纪美国动荡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两次世界大战受到的重创，再加上朝鲜和越南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人们毫无安全感，开始怀疑传统的道德和真理。再加上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对人性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中小资产阶级开始怀疑自我的存在价值，在绝望的条件下不得不用自嘲和讽刺的手法来映射社会现实。

“黑色幽默”代表作家及作品主要有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库特·冯尼格（Kurt Vonnegut Jr）的《第五号屠宰场》、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等。

“黑色幽默”和传统幽默是有一定区别的，两者的整体基调不同，“传统幽默是通过开玩笑的方式逗人发笑，以夸张的语言和揶揄的笔调表现轻松愉快的氛围和豪爽乐观的精神”⁸，基调是轻松欢快的，而“黑色幽默”的基调却是沉重灰暗的，是人在绝望之极时发出的无可奈何的笑。

⁸ 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通常意义上，表现痛苦与不堪的文学内容我们一般会运用悲剧的形式，而表现丑陋或滑稽的内容则会运用喜剧的形式，而“黑色幽默”则相反，它总是拿痛苦来开玩笑，把不幸说得诙谐好笑，但背后却隐藏着令人担忧绝望的现实，耐人回味与反思。“黑色幽默”幽默得越是可笑，问题就越是严重，甚至于令人恐怖。因此，“黑色幽默”又被叫做“绞刑架下的幽默”（Gallow's Humor）或“大祸临头时的幽默”，把人生的灾难或社会的阴暗通过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太过于绝望只能以痛为乐的一种纵声大笑，通过这种荒谬不合逻辑的表现来反映世界的荒谬实际，它消解了问题的严肃性，嘲笑了自身面临的苦难与不幸。由此可见，“黑色幽默”的作家一般是关注社会现实的，充满了对社会问题的深沉思考，只是把严肃的问题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从而用表面的轻松来掩饰内心的恐慌与恐惧，但却更加渲染了现实的黑暗程度。这是一种对痛苦的超越，更是对人生的超越、对自我的超越，在超越中得到暂时的解脱，是一种苦涩的笑。

关于“黑色幽默”的含义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文学上的含义就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很多作家都试着对一个概念做出最完美无瑕的解释，但都是徒劳的，“黑色幽默”更是如此。汪小玲在《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一书中结合很多国家的百科全书和词典对“黑色幽默”的定义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如：

1973年《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定义为“一种绝望的幽默，力图引起人们的笑声，作为人类对生活中明显的无意义和荒谬的一种反响。”

1975年美国《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认为“黑色幽默”是“一种用以反映现代世界的荒唐、麻木、残酷、自相矛盾、怪诞以及病态的幽默。”

美国韦氏大辞典的补编《六千词》认为“黑色幽默”“经常用病态的、讽刺的、荒唐而可笑的情节来嘲笑人类的愚蠢”。

1974年法国《彩色拉鲁斯词典》解释为“用尖刻的、辛酸的、有时甚至是绝望的笔调着重刻画人世间的荒谬”。⁹

⁹ 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页。

美国的奥尔德曼也曾对“黑色幽默”下过一个理论性很强的定义，他认为“‘黑色幽默’是一种‘把痛苦与快乐、异想天开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它要求同它认识到的绝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似乎能以丑角的冷漠对待意外、倒退和暴行。’”¹⁰

汤永宽先生对“黑色幽默”的小说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们把精神、道德、真理、文明等等的价值标准一股脑儿颠倒过来（其实是现实把这一切都已经颠倒了），对丑的、恶的、畸形的、非理性的东西，对使人尴尬、窘困的处境，一概报之以幽默、嘲讽，甚至‘赞赏’的大笑，以寄托他们阴沉的心情和深渊般的绝望。”¹¹

“它是幽默的，但是在幽默中包含着阴沉的东西；它是绝望的，但是在绝望中又发出了大笑。”¹²

由此可见，“黑色幽默”简单地说就是“黑色”+“幽默”在人的思想情绪上的结合，“是一种变形的喜剧，是以喜剧的形式（笑的形式）传达悲剧的内容（毁灭，死亡，绝望），即黑色的内容。”¹³

“黑色幽默”的小说常常打破传统的写作手法，塑造一些反英雄式的人物或病态畸形的人物，这些人物无正反好坏之分，体现出“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特点，摆脱了传统塑造人物形象的二元单纯模式。情节荒诞不经缺乏逻辑，且常常富有寓言和象征性，以表达对世界和人生形而上的思考。叙事结构混乱无序，常运用“反小说”的结构，突破时空的限制。语言句法拖沓冗长，重复含糊，常运用了滑稽、夸张变形、双关反语等艺术手法，对社会现实的黑暗进行嘲讽和鞭挞，从而加强了小说的喜剧效果。

1.4.4 “黄色幽默”

“黄色幽默”在西方通常被称为“blue humor”，因为英语中的“blue”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了表示“蓝色的”外，还有淫秽、猥亵的意思，比如“blue talk（下流言论）”或“blue movies/films（黄色电影）”，“blue

¹⁰ 陈焜，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页。

¹¹ 王瑶，“论王小波小说的黑色幽默”，（硕士论文，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暨南大学，2012年），第9页。

¹² 陈焜，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第4页。

¹³ 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页。

revolution”（性解放）。¹⁴在中国“黄色幽默”一般又被叫作“成人幽默”，民间我们通常叫作“荤段子”、“荤笑话”，应该算是幽默中一种特别的形态。“黄色幽默”一般是指“与性有关的幽默，带色情味的幽默，或者说是性暗示过分强烈，甚至是性挑逗的幽默。一是涉及男女性器官或第二性特征的。二是夸张细节的性生活的言谈。三是挑逗别人作性关系联想的不健康的趣话。四是对异性有调戏、侮辱的谈吐。五是展露不正常的性心理的笑料。”¹⁵

从内容上来说，“黄色幽默”的语词里包含了很多不太健康的因素，所以很多人把它归入了不健康的幽默形式的行列，如圣铎的《别输在不懂幽默上瞬间赢得好感的说话艺术和魅力口才 超值白金版》、欣溶编著的《幽默与口才瞬间赢得他人好感的口才艺术》等，如果“黄色幽默”的尺度把握不好，就会带有赤裸裸的情色意味，这不符合精神文明的要求，所以大尺度的情色幽默是不提倡的。但并不是说黄色的幽默就没有人说，事实是现实中很多人都还在讲着，尤其是在乡间茶余饭后的嘻闹谈笑间，讲些娱乐自己解闷解乏的黄色幽默段子成为底层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常用带点“黄”的幽默方式来互相调侃，在哈哈大笑中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艰辛。黄色的荤段子尺度把握好，在特定的环境下常常能达到其它幽默形式所达不到的效果，如在私下或者夫妻之间，适当地添加一些“黄色幽默”能活跃气氛，增进了言谈的趣味性。

那么带点“黄”的荤段子为什么总是能制造幽默呢？心理学界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创立了“释放论”（Relief Theory），代表人物弗洛伊德、斯宾塞和伊斯特曼。幽默的“释放论”认为幽默是对内心积郁情感的一种发泄和释放，“Alexander Brain, Herbert Spencer 在他的 *On the physiology of Laughter* 中，认为情感以能量的形式储存在神经中，引导动作。笑来源于被压抑神经中的能量释放。被压抑的能量，深层结构来源于攻击、性和爱的不平衡。”¹⁶心理学家弗卢盖尔在总结幽默产生的心理动机时也提出幽默是一种性欲的表现，“许多笑话包含着明显的性欲和猥亵成分，表明幽默是发泄这类为

¹⁴ 潘洞庭，*英语名词的文化蕴涵及其应用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142页。

¹⁵ 曾国平，*幽默技巧与故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页。

¹⁶ 张立新，*视觉、言语幽默的情感认知互动模式 多模态幽默的功能认知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社会所禁忌的思想的现成途径。”¹⁷从他们的叙述中可见性爱常是人们心中压抑的能量，而被压抑的能量一旦被释放出来时常常会制造出幽默的效果。

受儒家礼教的影响，中国古代提倡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间严守宗法礼仪，非夫妇之间不允许有过多的接触，更不用说谈论性的话题，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性更是几千年来社会的一个禁忌，长期被压抑在人们心底，虽然现在社会环境更加开放了，但涉及性的话题仍然是被认为是碍社会风化的，人们只有在夫妻之间或跟熟悉的人才会涉及，但它越是社会的禁忌，人们在解构禁忌时越能更大程度上地释放被压抑的情感，就越能制造出笑料，从而越受人们欢迎。现在很多艺术形式也都掺入了荤段子来吸引观众博得掌声，如相声界北方的郭德纲，他的很多相声都大胆地挑战传统的禁忌，如《我要反三俗》等。

1.4.5 灰色幽默

对于什么是“灰色幽默”，很多幽默的研究者都给出了不同的定义，龚维才指出“灰色幽默多是人们在心境忧郁、灰沉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幽默，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的不幸时代，人们借助于灰色幽默来表达出内心的苦闷与不满。”¹⁸欣溶认为“灰色幽默指的是一种表达人内心郁闷、消极的幽默，又称为灰段子。尤其是在那种社会动荡的岁月，灰色幽默被人们用来抒发或者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有一种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味道。它一般是以事物的阴暗面或者不健康的现象作为题材编排的笑话，以艺术化的方式来反映民风民情民意，以无奈的嘲讽、抨击针砭时弊，让人在一笑之后引起思考。”¹⁹曾国平的《幽默技巧与故事》、圣铎的《别输在不懂幽默上 瞬间赢得好感的说话艺术和魅力口才 超值白金版》也同样给出了类似的定义。

由此看出“灰色幽默”主要表现是一种“灰色”的情绪，表现人物在一种在尴尬处境下的一种沮丧的心态，从而体现出他们的灰色人生。它的表现方式是温和的，散发着一股忧郁颓废的气质，但笑过之后却令人沉思笑料背后的阴暗面。而与“灰色幽默”比较相似的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通常面对的是死亡和暴力，而最主要的特征是“恐怖”和“滑稽”，运用喜剧的形式来表达

¹⁷ 胡范铸，幽默语言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01页。

¹⁸ 龚维才，幽默的语言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

¹⁹ 欣溶，幽默与口才 瞬间赢得他人好感的口才艺术(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320页。

悲剧的意义，表现人物在极其残忍恐怖、荒诞病态环境下怎样化绝望为玩笑，从而以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获得暂时的解脱，但这种笑终究还是一种苦涩的笑，人物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摆布。

1.4.6 红色幽默

早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吴山专就创作了“红色幽默”系列，如《今天下午停水》等，不过他是用一种艺术的视角、用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形式来对文字本身进行实验和反思，以此来解读专制话语及背后隐藏的残酷现实。

除此之外，也有些研究和收集幽默的作家也对“红色幽默”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如欣溶编著的《幽默与口才 瞬间赢得他人好感的口才艺术》、圣铎编著的《别输在不懂幽默上 瞬间赢得好感的说话艺术和魅力口才 超值白金版》和尚微编著的《幽默高手的口才训练》都给出了同样的定义，指出“红色幽默最先出现在手机短信段子上，是通过互联网，在电脑、手机等现代媒介、网络平台上进行传播的一种内容积极健康向上的信息。在‘成人笑话’、‘黑色笑话’满天飞的形势下，出现这样一种正面、积极的语言及思想，以健康向上的思想为内容，可达到提高思想水平、宣传社会美德、激发生活激情、启迪美好人生、催人奋进的效果。”²⁰他们把“红色幽默”定义为一种正面积极的健康幽默形式，对建设社会精神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红色常常使人联想到红旗、鲜血、革命、暴力，带有一定的政治和革命的色彩，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含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²¹。发展到现代，虽然那个让人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时代已经远去，但人们的心底仍然沉淀着深厚的红色记忆，偶尔冲破政治的禁忌，拿政治开玩笑。通常人把这种娱乐政治、消解崇高的幽默形式称为红色性的幽默。

²⁰ 圣铎编著，别输在不懂幽默上 瞬间赢得好感的说话艺术和魅力口才 超值白金版（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年），第 281 页。

²¹ 谭仁杰，网络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66 页。

1.5 研究范围

笔者选取了莫言具有一定代表性且知名度比较高的长篇小说，主要有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酒国》、《蛙》、《丰乳肥臀》、《食草家族》、《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生死疲劳》中的陌生化的叙事视角、动物拟人化的陌生化语言都使得小说幽默重生，令人捧腹。《酒国》描绘出了一幅官场众生相，讽刺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阴暗面，很多语句都带有一定的红色幽默意味。《蛙》映射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中很多幽默语句都讽刺了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落后与政治的阴暗。《丰乳肥臀》中通过八女求子的故事讽刺了社会中“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同时由一个家族发散出来的与社会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了中国 20 世纪的政治现状。《食草家族》中狂欢式卑贱化的语言风格表现了农民粗俗和野性，张扬了农民的原始生命力，制造了很多的幽默语料。《天堂蒜薹之歌》体现了莫言关注下层民生疾苦的悲悯情怀，其中底层群众和政府之间的纠葛又使得小说体现出红色幽默的色彩。《檀香刑》独特的叙事视角、狂欢化的语言、民间文学式的结构模式都使这部小说充满着独特的莫式魅力。

另外笔者还选取了莫言的几部中篇小说集，主要有《师傅越来越幽默》、《欢乐》和《怀抱鲜花的女人》，这几部中篇小说集收录了莫言的代表性中篇小说，展现了莫言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特别是《师傅越来越幽默》堪称莫言黑色幽默的代表之作。

除此之外，笔者还选取了莫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这部小说集从多个角度反映了乡村众多灰色小人物的灰色人生，最接地气，最能体现农民笑骂并重的话语特色。

1.6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运用了影响接受研究方法、交叉研究方法、提炼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莫言小说中的幽默进行深入探讨。

1.6.1 研究莫言小说文本并收集小说中的幽默语料。

1.6.2 查找收集并研究整理中、英文中与研究相关的资料和论文。

1.6.3 分析莫言小说构建幽默的方式及幽默在小说中的审美功效。

1.6.4 总结分析的结果，阐述研究成果及研究建议。

1.7 研究意义

1.7.1 初步掌握了以中国文学特有的研究幽默的方式对莫言小说进行幽默研究的方法。

1.7.2 发现了莫言运用语言学、文学及民间诙谐文化构建幽默的方式，也总结出莫式幽默的四种情感色彩，指出其幽默形式下的深刻精神内涵。

1.7.3 增强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中幽默特色的认识 and 了解。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莫言小说的研究现状

对于莫言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研究莫言的专著、论文、期刊浩如烟海，笔者也搜集了多个版本的莫言研究资料，主要有：《莫言研究资料》，贺立华和杨守森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莫言研究资料》，杨扬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孔范今和施战军主编；路晓冰编选的《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5 月出版；《莫言研究》，陈晓明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年 1 月版；《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程春梅和于红珍主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版。

据程春梅和于红珍主编的《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统计，截至到 2012 年，专论莫言的硕士论文就有 158 篇，博士论文有 9 篇，这几年“莫言热”高烧不退，数目日益膨胀，硕士论文数目众多暂且不一一列出，主要说一下博士论文，笔者统计到的主要有：

廖增湖：《沸腾的土地——莫言论》，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博士论文；

朱宾忠：《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武汉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

杨枫：《民间中国的发现与建构——莫言小说创作综论》，吉林大学 2009 年博士论文；

刘广远：《莫言的文学世界》，吉林大学 2010 年博士论文；

宁明：《莫言创作的自由精神》，山东大学 2011 年博士论文；

斋藤晴彦：《心理的结构与小说——用分析心理学解读莫言的作品世界》，复旦大学 2012 年博士论文；

何媛媛：《莫言的世界和世界的莫言——世界文学语境下的莫言研究》，苏州大学 2013 年博士论文；

董国俊：《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兰州大学 2014 年博士论文等。

可见，要想在研究莫言的汪洋大海中找到新的角度实非易事，但仔细审视笔者发现对莫言的研究又有所侧重，研究界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2.1.1 以“民间”作为切入点的研究

近年来很多研究者从民间写作、民间立场、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叙事等方面作为切入点探讨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典型的有张志云的《齐鲁民间文化的当代转换与新文学传统的重构——莫言创作的民间文化形态研究》，四川师范大学 2004 年硕士学位论文，此篇对莫言小说的民间的叙事进行了解读，并分析了莫言民间诗学与齐鲁民间文化的关系，指出莫言的“老百姓”观念对新文学的意义；方川的《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视野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莫言小说的民间写作，如写作的思想特质、语言特点、形成动因和现代意义；再如孙延民《论莫言小说创作的民间姿态》，山东师范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

2.1.2 对莫言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

此类研究包含对莫言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男性人物形象、儿童形象、家族形象、农民形象等，如王美春的《莫言小说中的女性世界》，山东大学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把莫言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并探讨了莫言长于塑造女性形象的奥秘；张琳《论莫言小说中残缺人物形象与生命观照》，山东师范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文中独辟蹊径对莫言小说中残缺人物形象进行了系统地梳理，挖掘出残缺与生命的诸多感悟；很多研究者也喜欢用比较的方法分析莫言小说中的家族叙事，如张翼的《苏童、莫言家族叙事比较论》，探讨了莫言小说蕴涵的家族情结，分析了家族人物；再如梁玫的《莫言的农民观极其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塑造》，上海师范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着眼于莫言文学王国里的农民形象，并进行了仔细地分类；再如还有关注莫言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如朱凌的《论莫言小说中的儿童书写》，扬州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分析了儿童书写的表现与成因，并研究了儿童书写的话语形态与效果。

2.1.3 对莫言小说叙事方式的研究

叙事是莫言小说的一大亮点，从叙事的角度研究莫言小说的论文也特别多，如张相宽的《论莫言小说的叙事艺术》，山东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从故事、语言、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四个方面来阐述莫言小说的叙事艺术；再如刘国辉的《莫言小说叙事论》，2005 年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阐述了莫言小说

变换的叙事角度、叙事的审美品格及独特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叙事伦理原则，研讨莫言创作的价值。据笔者考察，对莫言叙事方式的研究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叙事主题方面，很多研究者注意到孤独和荒诞是莫言小说的两大主题。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如朱晓琳的《马尔克斯与莫言的魔幻小说比较研究》，2014年扬州大学硕士论文，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莫言小说中的孤独情结和荒诞意识；侯哲的《虚拟的真实——论莫言小说中的荒诞叙事》，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此文综合论述了莫言小说中的荒诞人物、荒诞情节、荒诞意象、荒诞叙事策略，并指出莫言的荒诞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与贡献。

其次对莫言小说狂欢化叙述风格的研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无疑是这些年研究莫言的术语中出现频率较多的词，用此理论研究莫言的论文也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如范秋玲的《语言狂欢与生命自由——王蒙与莫言语言狂欢分析》，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指出莫言侧重以肉体、感官抒发自己的生命理想；张开艳的《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叙事》，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文章分析了莫言小说中狂欢化场景、狂欢化的人物、狂欢化的语言，并通过多元整合分析了莫言小说狂欢化的成因；再如孙爱华的《近年来莫言小说的狂欢化特色》，200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这篇论文也主要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析了莫言小说狂欢化的人物及作品世界，并且还探讨了莫言小说狂欢化特色的成因及意义，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另外还有李业根的《莫言小说狂欢化叙事研究》，南昌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文章分析了莫言小说狂欢化的思维、人物形象、语言，追寻狂欢背后代表的意蕴。

最后对莫言小说中“复调”叙事方式进行的研究。目前很多研究者关注莫言在小说中“复调”式的叙事模式，剖析其小说中的复调特征，如宋丽娟的《论莫言长篇小说的复调性》，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2年硕士论文；王文静《莫言长篇小说文体风格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此篇论文从小说中的民间化叙事、长篇小说的复调叙述特征、长篇小说的语言风格及历史的传奇和寓言化书写的创作个性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王北平《莫言对中国传

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突破——谈莫言小说的复调》，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4期；刘广远的《论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模式》，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期。

2.1.4 对莫言小说中“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研究

对莫言这一方向的研究，研究者多关注具体文本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成分及“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风格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章如2006年周琳玉的《从《百年孤独》看“魔幻现实主义”及其对莫言的影响》、2008年刘汝慧和傅宗洪的《试析莫言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成分——以《怀抱鲜花的女人》为个案》、2010年伍丹和朱渝的《浅论“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王保中《莫言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2008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从原始思维、佛典文学思想、变态心理学三方面来分析莫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资源及其相关的文本特征。有的系统地分析了其借鉴和独创性，如王赫佳的《论莫言小说的魔幻性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内蒙古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此论文分析了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和超越。有的还注意到莫言寻根性，对本土化、民族资源的吸收融入，实现“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如2006年程光炜的《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2013年郝丹的《魔幻的“根”与“根”的魔幻——莫言“寻根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有的把“魔幻现实主义”和社会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如2012年张旭东和陈丹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莫言《酒国》中的语言游戏、自然史与社会寓言》。有的进行对比分析，如2013年于文夫和代安楠的《莫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中西观》。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研究总量多、跨度广，是莫言研究的热门话题。

2.1.5 对莫言小说中“审丑”美学的研究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莫言小说中逐渐显露的审丑倾向，如桓芳的《论莫言小说的“审丑”写作》，中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从“审丑”的视角来分析莫言小说的创作特色与突破，分析了莫言审丑写作的表现手法和审丑写作的意义；再如糜雪的《论莫言小说中的褻渎意识》，2014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文

章指出了莫言小说中充满了褻渎和反叛意识，批判一切桎梏自我和社会因素，并出现了一种审美风格的转变，以审丑来挑战传统的文学美学观念。

2.1.6 对莫言小说中意象的研究

很多研究者发现了莫言小说意象的独特审美意义，如王丽敏的《莫言小说意象研究》，南京大学 2011 年硕士论文，指出莫言小说意象的二元形态：中心意象与辅助意象、乡村意象与城市意象、自然意象与文化意象、美的意象与丑的意象，并且分析了莫言小说意象的建构方式、审美效果及成因，非常具有创新意义。另外很多研究者提炼出了莫言小说中的一些独特意象，如色彩、肉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申长崑的《莫言小说中“肉”意象的文化解读》，东北师范大学 2009 年硕士论文，分析了“肉”意象在莫言小说中的地位及文化蕴藉，深层次上分析了其文化根源及文化价值；再如曾利君的《论莫言小说中的色彩意象》，2010 年西南大学硕士论文，分析了莫言小说有关色彩的描写，并对莫言小说中的色彩意象进行区分，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其色彩心理暗示作用。

2.1.7 对莫言小说语言的研究

莫言堪称当代语言大师，他的小说语言雅俗交融，时而豪放不羁，时而浪漫充满诗意，充分彰显了他驾驭语言的超凡能力，因而很多研究者关注莫言小说语言的特色，有的从语言学、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如张爱萍的《莫言小说研究》，安徽大学 2007 年硕士论文；有的分析莫言小说中山东方言对莫言小说的价值意义，如胡群昌《山东方言在莫言作品中的运用》，福建师范大学 2009 年硕士论文。

2.2 幽默概论

2.2.1 幽默的内涵

幽默原本在汉语中是找不到的，它是个外来词，古代生理学中，幽默系指人体内部的血液、粘液、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液体，人们当时认为这些体液的不同比例的混合决定了人的气质和性格。英国的本·琼生（Ben Jonson）最先把

Humour 这个词赋予戏剧涵义，创作了《伏尔蓬涅》、《个性互异》等充满幽默特色的喜剧作品，使得幽默与喜剧取得了联系。十七、十八世纪，幽默逐渐变成了一种创作风格，成为西方喜剧的主要话语模式，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集笑、讽刺、滑稽于一体的幽默。

最初把“humor”翻译成幽默并引入国人视线的是林语堂，他在《“幽默”杂话》一文中言道：“幽默二字原为纯粹译音，行文间一时所想到，并非有十分计较考量然后选定，或是藏词奥议……惟是我既然提倡用‘幽默’自亦有以自完其说。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诙谐必愈幽稳，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内心静默的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以意义言，勉强似乎说得过去。”¹

关于什么是幽默，也许很多人会象美国的幽默理论家赫伯·特鲁（Herb True）在《论幽默——幽默的艺术》中说的一样，最简单的答案也许就是反问一句：“谁知道？”很多人都能感觉到幽默，但具体给幽默下个定义，却无从下手，大致是因为幽默自有一番玄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一个幽默又或许不能令所有人都感觉到可笑，因而很难总结幽默的内涵。

（1）国外词典或百科全书对幽默的解释

《世界幽默艺术博览》²、《幽默的语言艺术》³及《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⁴都借鉴国外的百科全书和词典对幽默做了一定的解释，在这里就结合这三本书总结一下国外对幽默的阐释。

英国的《新卡克西顿百科全书》指出：“幽默”一词与“湿”有关，源于拉丁文，古生理学猜测，人体内有四种基本汁液，即“四种主要体液”：血液、粘液、胆汁和黑胆汁。一个人的基本性情和气质取决于哪种体液占有优势或支配地位。我们至今依然将人们划分为乐观自轻型、迟钝冷淡型、性急暴躁型和忧郁怪癖型（希腊文是“黑色胆汁”）。体液暂时的不平衡都会引起情绪上相应的起伏变化。因此，四种体液的名称不仅适用于情绪本身，而且也运用

¹ 尉万传，“幽默言语的多维研究，”（博士论文，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浙江大学，2009年），第5页。

² 李林之和胡洪庆，世界幽默艺术博览（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³ 龚维才，幽默的语言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页。

⁴ 蒋冰清，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于具有种种典型的心情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尤其适用于那些耽于幻想、行为怪诞或蠢笨的人。这就是体液一词在“体液的喜剧性因素”理论中的意义之所在。这一理论出自英国大师本·琼生，他书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幽默”因而都成了嘲讽的对象。17世纪时，英国人为之颇感自豪的那些“幽默家”，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不免有些离奇古怪。早在1702年，乔治·法奎尔就对“幽默”的运用赋予了近似于现代的含义，他说，“朝臣善机智，百姓要幽默”。

美国《新时代百科全书》指出：幽默，反映了人们嘲笑自己及其所创建的社会时的得意心态。不同的人对幽默有不同的理解，高谈阔论，各有千秋，但幽默的最佳定义恐怕还要数那个最简单的说法了：幽默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事物。

德国的《麦耶大百科全书》：[拉丁文=潮湿]古代与中世纪的医学认为，人体内部四种体液（humores）的混合决定一个人的气质和性格。自十八世纪始，该词受英国幽默家的影响，才初具幽默定义，即今天作为观点和表现手法的那种含义，并以喜剧艺术种类之一的身份确定了其美学地位。第一个给幽默下定义的让·保尔就指出了幽默的喜剧性含义，并认识到“非常高兴”与思维所形成的反差对比是长期存在的。从此以后，以此为基础的幽默结构的研究者（如基可果、霍夫根等人）多将幽默看作真实的发现，或看作一种在非真实的表现形式中理想、人道、价值的发现。其中表现形式的失调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想象意识层，二是现实范围。正因为如此，这种不协调性（讽刺、谐谑等常与嘲弄一起在一部幽默作品中交相辉映）才显得越发奇妙、滑稽。这种对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矛盾肯定又引出了幽默的广义定义：滑稽有趣、热情洋溢、与人为善，从容地对待他人的弱点及日常生活中的形式多样的忧郁感，甚至是忍受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

法国的《拉罗斯大百科全书》认为：幽默（humour）一例，是Humeur的英文形式，源于中世纪，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含义却首先起源于文学作品。这种情况来自十六世纪末英国剧作家本·琼生对喜剧所作的探讨。人们当时争论不休、想要弄清的主题是，性格的古怪乖僻是否与希波克拉底医学所述人体中的胆汁、黑胆汁、粘液、血液这四种基本体液的混合方式不同有关。本·琼生在当

时堪称革命的尝试中，发现了戏剧类型的理论要素，使肉体和心理合为一体。所谓幽默的人，指的是他的基本性格受到一种特殊体液或各种体液的不同混合方式的影响。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从古代戏剧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各种典型性格。

前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则认为：幽默是喜剧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集嘲弄和同情于一体，表面上既有令人发笑的阐述，内里也蕴含着对嘲弄对象的关注。

日本《大日本百科事典》又是这样定义的：该词与英语中 *humour*、法语中的 *humeur*、德语中的 *humor* 均为同义词。古代生理学中，幽默系指人体内部的血液、粘液、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液体。人们当时认为这些体液的不同比例的混合决定了人的气质和性格，故该词还有性格、情绪、情感冲动等意，并转指人的举止、言谈、行文中所具有的诙谐趣味，进一步又衍生为对上述诙谐趣味的感受和表达能力。现一般使用后两种意思。尤其在日语中，该词只有这两种含义。中国从日语中接纳了这一词，并配注“幽默”二字，亦指这两层含义。它的同义词还有“机智”。虽然二者同样都能感受或表达诙谐趣味，但“机智”是专指单纯的理性能力，而幽默则含有对诙谐性的表达所涉及的对象寄寓同情的情感因素，它的最大特点在于通过这种情感因素来揭示人们对悲戚命运的感叹。

（2）西方学者对幽默的解释

西方很多学者还是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角度对幽默作出了一定的解释，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笑是紧张的预期忽化归乌有时之情感”。⁵

亚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从不协调性角度确定了幽默的定义：一切荒谬可笑的事物都包含了某种“不致酿成伤害和痛苦的缺陷或丑”。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把幽默视为人类发泄自己被抑制欲望的途径。⁶幽默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针对自己的幽默，一是针对他人的幽默。无论哪种情况，幽默都能使旁观者（听众）分享到幽默的快

⁵ 林语堂，*林语堂经典作品选·论幽默*（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⁶ 尉万传，“幽默言语的多维研究”，（博士论文，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浙江大学，2009年），第7页。

乐。幽默有这样几个特征：一、幽默有某种释放性的东西。与玩笑一样，幽默是潜在的情感能量的释放。二、幽默有拒绝现实的要求和实现快乐的原则。与玩笑相比，幽默还有某种高尚庄严的东西，它是自我不屈从外界痛苦并藐视这种痛苦的自信、乐观。所以，幽默不是屈从，而是反叛，它表示了自我的胜利、表示了快乐原则的胜利。⁷

英国的卓别林认为，所谓幽默，就是我们在看来是正常的行为中觉察出细微差别。换一句话说，通过幽默，我们在貌似平常的现象中看出了不正常的现象，在貌似重要的事物中看出了不重的事物。⁸

德国的喜剧作家让·保尔认为从无限者，从深处来观照，就发现有限者、渺小和浅薄的可怜、可爱而又可笑；就发现了幽默，或称浪漫的滑稽。幽默就是这样一种眼光：它通过有限的渺小测知无限的伟大，发现所有的有限者等于无，于是产生一种伴有悲哀的笑。幽默是卑下与崇高之间对比的结果。⁹

德国的美学家 T·里普斯把幽默分为三种形式：一、幽默是审美主体自有的心境。二、幽默是艺术家的表现方式。三、幽默是喜剧对象的特性。他还把幽默分为三个阶段：和解幽默（又称幽默性幽默）、挑衅性幽默（又称讽刺性幽默）、再和解幽默（又称隐潮性幽默）。¹⁰

美国幽默理论家彼得在《幽默定律》中认为最高级的幽默是能够欣赏和嘲弄任何一个想法的任何一个方面。¹¹这并不是说对迷信、不公平、伪善和暴力也泰然处之，而是说能用幽默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幽默不仅能增强识破谎言和解决矛盾的能力，而且在情结困扰的情况下能帮助你看清矛盾和欺骗。几乎所有的人都能用幽默对待过去的事情，比如有时在事情过后，我们会对当时感到非常麻烦的事一笑了之。高度的幽默感就是对眼前的困境也一笑了之。¹²

哈维·闵德斯，美国幽默心理学家，他在《笑与解放——幽默心理分析》一书中指出，幽默是一种精神结构。充分发展的幽默感已超出了笑话、诙谐和笑本身。幽默是一种精神结构，是一种领悟和体验生活的方式。它是一种眼光，

⁷ 蒋冰清，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⁸ Ibid.，第6页。

⁹ 龚维才，幽默的语言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¹⁰ Ibid.，第7-8页。

¹¹ Ibid.，第10页。

¹² 蒋冰清，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第9页。

一种特殊的观点，具有巨大的心理治疗功能。它使我们赢得起输得起，使我们超越现实和幻想，使我们不再需要任何超过事物的朴实性质的东西。幽默感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正是唤醒并保持这种特殊精神结构的能力。闵德斯认为，幽默的核心本质是可以把握的。幽默的核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精神状态。¹³

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给幽默下个定义，但却能感受幽默，掌握幽默的力量。幽默的力量是能够掌握的。当你能够使用它，将它与人分享，它就会发展，始终发展成你人格中的特质。当你能够借助“第六感”——幽默感——来表达你的幽默时，你自己就是幽默专家了。除了幽默以外，我们还需要抱着有趣和好奇的精神，坦诚表达我们的感受，以及随时为他人着想的胸怀。如果你能将以上各项综合起来，并加以灵活运用的话，你就能将幽默转变为幽默力量，这时你才算真正理解了幽默的真谛。¹⁴

（3）中国词典对幽默的解释

中国的很多词典也对幽默作了一定的解释，具体如下：

在《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中的解释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

《修辞学词典》（1987年版）认为幽默是一种“用俏皮、含蓄、机智的方法所达到的使人发笑、潜移默化的修辞效果。”

《辞海》（1999年版）中的解释是：“幽默”为英文 humour 的音译。在文学艺术中有两种含义：（1）发现生活中的喜剧性因素和在艺术中创造、表现喜剧性因素的能力。（2）一种艺术手法。以轻松、戏谑但又含深意的笑为其主要审美特征，表现为意识对审美对象所采取的内庄外谐的态度。通常是运用滑稽、双关、反语、谐音、夸张等表现手段，把缺点和优点、缺陷和完善、荒唐和合理、愚笨和机敏等两相对立的属性不动声色地集为一体。在这种对立的同一中，见出深刻的意义或自嘲的智慧风貌。¹⁵

中国台湾的《环华百科全书》中解释为：幽默为 Humour 之音译，我国原无此辞，林语堂将之定义为“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

¹³ 蒋冰清，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¹⁴ Ibid.，第7-8页。

¹⁵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缩印版），第2058页。

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幽默的含义甚多，有诙谐的意味，有滑稽的意味，也有调侃的意味。文学上所谓幽默文学，殆指诙而不谑令人莞尔的文字。西方素重幽默文学，我国因受道教影响，幽默少见于正统文学，但却多见于俗文学与说部。入民国后，林语堂以幽默驰名文坛，被称为幽默大师。生活中，一些人言谈轻松、举止自然，往往能一语解颐，冲淡紧张或尴尬局面。则曰此等人“具有幽默感”。幽默感是一种处世艺术。人生如戏，芸芸众生有如戏中的傀儡。如能看破人生的严肃面，自然能以较为轻松的态度应付人生，幽默感就是从这种轻松的处世态度中自然流露出来。¹⁶

（4）中国知名人物对幽默的理解

除了这些词典全书的界定以外，中国的很多知名的作家、理论家和美学家都做了很多堪为经典的阐释，最有名的当属林语堂先生，他认为“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语解颐，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¹⁷林语堂把幽默看成只有在深远的心境下方可拥有的一种态度、一种格调、一种人生观，自然冲淡，读之心灵启悟，胸怀舒适。另外林语堂还区分了幽默与讽刺、滑稽、机警和郁剔的之间的区别，认为讽刺趋于酸腐，去其酸辣心境冲淡便成幽默。幽默清淡自然，滑稽多炫奇斗胜，而郁剔出于机警巧辩。幽默客观自然，机警主观人工。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¹⁸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整体来说他对五四后幽默文学的兴起持肯定态度，认为“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幽默

¹⁶ 蒋冰清，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¹⁷ 林语堂，林语堂经典作品选·论幽默（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¹⁸ Ibid.

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二话。”鲁迅从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状出发，强调幽默的战斗性和社会功能，并指出庸俗幽默的有害，他说：“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这可见‘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是谈不到。”鲁迅坚决反对使幽默流于“油滑”，他指出：“倘若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如‘新戏’之人‘X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鲁迅的杂文是精湛的讽刺性幽默艺术的杰作。鲁迅认为，讽刺是对生活中不合理的、可笑的、可鄙的甚至可恶的事情的提炼和夸张的反映。在辛辣、犀利的讽刺语言里，应有诚挚、宽容的热心肠；在撕破一切伪装的嘲弄态度中，应能让人感到对正义和未来的信心。¹⁹

老舍先生也是一位幽默大师，曾在《什么是幽默》、《谈幽默》、《幽默的危险》等文中对幽默作了独到的论述。老舍先生的幽默里带着睿智，需有高度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并且要善于运用智慧、聪明及种种技巧使人发笑，同时老舍先生的幽默又是充满温情、宽容的，认为幽默不是一笑了之，要拥有一视同仁好笑的心态，事事皆有可笑之点，人人皆有可笑之处，自己也不例外，“笑里应带着同情，幽默乃通于深奥”²⁰。

钱钟书先生博古通今、才华横溢，以中国美学中的“和谐”来论述幽默，认为“和谐——谐和——不谐”的矛盾运动是幽默的基本形态和演进模式。在《说笑》一文中言道：“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²¹，关于幽默的功能，他指出，幽默是一种游戏，一种戏弄和淡化生活重负的自嘲自解方式。“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²²。另外他还把幽

¹⁹ 蒋冰清，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12页。

²⁰ 马俊杰，幽默知识大观（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29页。

²¹ 莫丽君，“老舍、钱钟书小说幽默讽刺艺术比较（1925—1946年）”，（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第4页。

²² 马俊杰，幽默知识大观，第35页。

默视为人类文化的普遍现象，是世界文化的一般形式，中外亦然，并从大量的经史子集中发现妙趣横生的美学事实，从而发现了幽默题材和幽默风格的历史演变规律。

朱光潜论述到：“我从心理学观点看，谐趣（the sense of hu-mor）是一处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意的意象去欣赏。”²³

宗白华认为：“真正的幽默，是在平凡渺小里发掘价值，以高的角度测量那‘烜赫伟大’的，则认识它不过如此。以深的角度窥探‘平凡渺小’的，则发现它里面未尝没有宝藏。一种愉悦，满意，嘲笑，超脱支配了幽默的心襟。”²⁴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幽默的境界》中也阐释了自己对幽默的理解，认为“高度的幽默使一种讲究含蓄的艺术，暗示性愈强，艺术性也就愈高。”“幽默也是一种天才”，“是一个敏锐的心灵，在精神饱满生趣洋溢时的自然流露”，“一个真正幽默的心灵，必定是富足，宽厚，开放，而且圆通的”，“绝不抱定一个角度去看人或看自己，他不但会幽默人，也会幽默自己，不但嘲笑人，也会释然自嘲，泰然自贬，甚至会在人我不分物我交融的忘我境界中，像钱默存所说的那样，欣然独笑。”“幽默是‘水流不竞’的”。²⁵

当代喜剧美学理论家陈孝英也对“幽默”作了界说：幽默有多层含义。广义的幽默是生活和艺术中各种喜剧形式的总称；狭义的幽默是创作主体以比较温和的态度和比较含蓄的手法，通过美与丑的强烈对照，对包含喜剧因素的事物作有意识的理性倒错的反映，造成一种特殊的喜剧情境，并进而创造出一种包含复合感情、充满情趣而耐人寻味的意境，使欣赏主体（审美主体）产生会心的笑，来表达美对丑的优势。²⁶并指出“幽默的审美本质在于它的特殊意境，即情感的复合性、风格的情趣性、态度的嘲弄性所决定的意境。”“就审

²³ 蒋冰清，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²⁴ Ibid., 第13页。

²⁵ 雷锐、向丹和苏锡新编，余光中幽默散文赏析（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²⁶ 马俊杰，幽默知识大观（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37页。

美主体来说，幽默意境的获得是通过四个环节来完成的，即：制造悬念、着意渲染、出现反转、产生突变，其中关键的是反转。”²⁷

李林之和胡洪庆在其主编的《世界幽默艺术博览》中也总结了幽默的定义：幽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幽默是喜剧的别名，是生活中和艺术中各种喜剧样式的总称，包括了一切能引起具有审美价值的笑的表情、体态、姿势、动作、情境、语言、文字、画面、音响……及讽刺、滑稽、机智、怪诞等喜剧因素。狭义的幽默仅指喜剧的一种特殊样式，即生活中的喜剧因素和艺术中的一种温和、含蓄、深沉的喜剧情境及手法类型：创作主题以比较温和、比较含蓄的手法，通过美与丑的强烈对照，对包含喜剧因素的事物作有意识的理性倒错的反映，造成一种特殊的喜剧情境，并进而创造出一种包含复合情感、充满情趣而又耐人寻味的意境，使欣赏主体（即审美主体）产生会心的笑，来表达美对丑的优势。²⁸

可见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幽默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从众说纷纭的定义中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大致一致的因素，一是可笑性，它是喜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要能使人发笑，当然，如林语堂先生所言笑也有很多种，不管暗含什么样的情感色彩，首先还是能使人感觉到有趣可笑。二是有意味，内庄外谐，运用一定艺术表现手段表现人物复杂的情感，充满情趣又意味深远。三是不协调性，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要有一定的反差，反差越大幽默的趣味性越强。

2.2.2 影响幽默产生的因素

幽默是人类生活的润滑剂，是一种对人生的态度，一种内心的境界，一种高尚的修养，如果一个人能怀着乐观积极的幽默态度来看待人生，那么他就会发现人生无不充满着情趣，处处都是喜剧，趣味盎然。然而幽默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也许一个人听到几句幽默的话不禁发出内心的欢笑，而另一个人却不以为然，感觉无可笑之处，究其原因幽默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²⁷ 马俊杰，幽默知识大观（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37页。

²⁸ 李林之和胡洪庆，世界幽默艺术博览（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1) 横向上不同地域文化习惯的差异

地域对幽默的产生、表达方式及表现特色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地域由于历史文化及价值思想不同呈现出的幽默特色也各异，这里的地域我们可以从大的方面来比对，比如东西方之间。因为东西方文化习惯、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幽默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总的来说，西方人的思想比较开放，所以表达幽默较为直白，如人们喜欢开的一些性笑话，仿佛不谈及此话题便没有幽默。而东方人则比较保守内向，所以表达起来比较含蓄，在“性”问题上更是三缄其口。西方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比如英国人比较优雅礼貌，不会涉及生殖器官方面，而法国人比较浪漫，通常幽默富有黄色性色彩，美国人则比较粗野直率，德国人则刻板拘束，不善幽默，因此当一国的人欣赏他国的幽默时未必觉得好笑。有的幽默作家创作出了反映不同国家幽默的特色的小品，如：

酒中之蝇

在餐厅要一杯啤酒，却赫然发现啤酒中有一只苍蝇——

英国人回以绅士的风度吩咐侍者：“换一杯啤酒来！”

法国人将杯中物倾倒一空。

西班牙人不去喝它，只是留下钞票，不声不响地离开餐厅。

日本人令侍者去叫餐厅经理来训斥一番：“你们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

中国人把意见写进意见簿里。

沙特阿拉伯人则会把侍者叫来，把啤酒递给他，然后说：“我请你喝……”

美国人会说：“以后请将啤酒和苍蝇分开放，让喜欢苍蝇的客人自己混合，你看怎么样？”²⁹

从以上幽默小品中也可以看出东西方幽默的差异，东方国家的特色总的来说倾向于保守，但也不太一样，像日本人比较严肃，不太有幽默感。中国人也是比较谦虚、委婉与内敛，长期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束缚使得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无拘无束地幽默，中国的幽默多表现为“谑而不虐，温柔敦厚，喜不形于色，笑不过于狂”³⁰的特点，体现出一种软幽默。起初的形式多见于

²⁹ 龚维才，幽默的语言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05-206页。

³⁰ 阎广林，笑：矜持与淡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3页。

民间笑话之中，随着思想的解放，现在幽默艺术也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喜爱，如相声、小品、东北二人转、喜剧电影、幽默画、荒诞剧等等，人们的幽默语言也越来越丰富精彩。

那么从小的方面来说，一国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由于文化传统、地方方言、风俗习惯不一样，幽默也有不同的特色。比如中国南北方由于文化的不同，在感应幽默的时候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小品和相声目前是北方人较为喜爱的幽默艺术形式，也是每年春节联欢晚会逗引全国人民开心的重头戏，对北方人来说过春节吃团圆饭，饺子和春晚缺一不可，而春晚最让人期待的是那些引人欢笑的节目，比如赵本山的小品、冯巩的相声，有些小品相声中的台词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互开玩笑的流行语，比如“不差钱”、“一睁眼一闭眼就过去了，嚎~”……。但这些北方人认为的幽默话语，在南方人看来却未必可笑，北方人的豪爽直率、字词儿化、字正腔圆都是南方人不太理解和明白的，所以有时品不出笑点。同样南方人喜爱的，比如大兵和赵卫国的相声、周立波的脱口秀等，这些形式很多时候以南方方言为依托逗人发笑的方式有时也很难引起北方人的共鸣，“北有郭德纲，南有周立波”³¹，周立波也笑称“一个吃大蒜的，怎么能和一个喝咖啡的人在一起？！”但从此话上也看出两个人幽默风格上的差异，从而对比出南北方欣赏幽默的差异来。

目前红透大半个中国的郭德纲自小在梨园打磨，对各种艺术形式都颇有造诣，因而他的相声带有浓浓的京味，把各种时事热点、市井民俗融入他的包袱之中，嬉笑怒骂乐趣无穷，深受北方人的热爱。

如郭德纲的《我是音乐家》中也出现了谐音制造“包袱”的段子：

郭：唉，真是“一失足成千古粪”啊！

于：“千古粪”啊？是“千古恨”！

郭：千古恨，对，我很恨这个粪，我粪恨！³²

郭德纲的《西征梦》中出现很多夸张性地表现河南话特点的片段：

³¹ 丁斯，2009中国年度幽默作品（桂林：漓江出版社，2010），第13页。

³² 王迪，“浅析郭德纲相声语言的幽默性，”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113（2012年10月）：第113页。

郭：“泥咋菜来捏？泥干啥去了，泥个龟孙儿？”³³

郭德纲在普通话中巧妙地融入了河南方言，再加上他淋漓尽致地表现，使得这种幽默的设计让人忍俊不禁。

像以上摘选的郭德纲相声片段，诗词再加北方方言，北方人听了开怀大笑而南方人未必能有同感。同样用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一副绅士般的“小资”情调驰骋十里洋场的周立波，他的海派清口虽在南方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但对很多不太懂上海话的北方人来说听了却是一头雾水，欣赏不了这个自称是“喝咖啡的”人呈现的幽默，如周立波表现身为上海人自豪的语段：

“这些丑化我们上海人的小品演员们，阿拉上海的泡饭吃过吧？阿拉钢窗蜡地见过哇？阿拉外滩的清风吹过吗？真是碰到赤佬了嘛！其实阿拉上海人不在乎的，你们北方人过来我们照样捧场，因为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³⁴

这种带有特色上海风味的幽默片段，让很多南方人听得有滋有味，但北方人估计听了也只有陪笑的份了。

那么把地域范围再缩到两个城市来比较，幽默风格也是不尽相同，代表性的当数北京和上海。北京人说话字正腔圆，且作为几朝古都，因而它的幽默传统文化的意味浓厚。如报载亚运村主人的事迹：

张百发（北京副市长）主持的布置亚运会的会议，到会的尽是北京区级领导、18家大企业的一把手。当张百发让北辰集团总经理——亚运村及周围大片建筑的拥有者自我介绍时，这位50多岁的中年人起座便说：

“承蒙各位巨头光临，欢喜不尽。百发让我在这儿当店小二，过几天大家检查，还望多多包涵，我这厢有礼了！”³⁵

这番尽显说话人的学识涵养，彬彬有礼中带有京剧式的韵味，幽默中又意味深长，充分体现了老北京的幽默特色，这样的幽默上海人是学不来的。

上海人给人普遍的印象一般是比较务实、精明能干、吝啬自私、高傲排外、不虚言谈笑，很多笑话都反映出上海人的性格，如：

³³ 王迪，“浅析郭德纲相声语言的幽默性，”《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2年10月）：第113页。

³⁴ 吴宜聪，“周立波‘海派清口’的语言特色分析，”（硕士论文，宁夏大学，2014年），第38页。

³⁵ 龚维才，《幽默的语言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

一追求银行小姐的男青年递上一张条子：“尊敬的小姐，一年来，我一直在认真地储蓄我的感情，期望有天能得到丰厚的利息。现在我想零存整取的时间已来到，请您连本带息地付给，不知兑现率如何”署名“一个虔诚的储蓄者”。³⁶

正因为如此性格很多人言称上海人不太懂幽默，没有幽默细胞。其实这种说法还是有些立不住脚的，沪语专家钱乃荣就反驳说上海的滑稽戏和海派清口就是“上海幽默”的经典代表。现在《老娘舅》、《噱占上海滩》、《笑林大会》、《生活大爆笑》等节目的出现都证实了上海人越来越懂幽默。

因此大到国家小到地方，由于地域文化不同、思维方式各异，幽默的表现效果也会不尽相同。

(2) 从纵向来说，时代背景不同也是影响幽默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幽默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均反映了人们乐观积极的心态，具有娱乐的功能，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及表现内容不同，幽默的情趣和风格也随之表现出别样的特色，因此在一个历史背景下流行的幽默笑话及故事，换一个时空背景未必能读出其中的笑点。

如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轼就曾经有这么一则笑话：

苏东坡喜欢吃猪肉，且自有煮法，所以后来有“东坡肉”菜名。有一天，苏东坡的朋友佛印煮肉准备招待他，不料肉被人偷吃了。苏东坡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食肉诗

运公沽酒饮陶潜，
佛印烧猪待子瞻，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不知辛苦为谁甜？³⁷

这首诗中远公即东晋高僧慧远，陶潜即田园诗人陶渊明，诗人一开始就化用远公买酒招待陶潜的典故，引出此次佛印招待东坡的故事，“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两句则巧妙地化用唐代诗人罗隐《蜂》，比喻自己辛辛苦苦准备好后，却是白忙碌一场，让别人捡了个大便宜。短短四句引经据典，

³⁶ 杨东平，城市季风 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

³⁷ 龚维才，幽默的语言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意趣渗透于字词之间，非博知者难懂东坡之幽默。中国悠悠几千年的历史，其中不乏幽默的民间笑话、故事传说及文学著作，但是时空转换到现在，时间短些的勉强读懂，时间久些的要穿越千年，没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难捕捉到古人的乐趣。

再如文革时期，空气高度紧张，政治口号和权力话语无处不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有时很难读懂那个时代造就的幽默。那个时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个造就幽默的时代，以现在的眼光看文革，很多事物本身就富含幽默，但那时候的人们深陷其中却不自知。比如在文革期间人们对毛泽东像神一样的崇拜，几乎到了全国痴狂的程度，毛主席语录也风靡全国，成为几乎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就连跟政治思想的严肃崇高严重不符的东西上也写着毛主席语录。如在国营卷烟厂生产的“雪莲”牌香烟上也写着《毛主席语录》第二版林彪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把发行工作做好。”³⁸香烟上写着毛主席的语录，而且号召大家学习，真是滑稽荒唐之极。

文革期间的结婚证跟其他时期是不一样，赫然也印上了毛主席语录，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³⁹。把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搬来了，本来喜庆的结婚证变成了严肃崇高的政治宣传栏，这对当时的人来说也许习以为常，但对现代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特别的滑稽搞笑。

下面再看文革时期的一个笑话：

当时收购优种长毛兔，要带着母兔一起去，以证明其是纯种的。一老农便带着要卖的兔子和母兔子到收购站。收购者问：“你这兔都没有病吧？”答曰：“大的万寿无疆，小的身体健康。”⁴⁰

这个故事的结果是老农当场被打死了。很多不了解文革背景的人听了也只是觉得老农的说话方式过于夸张，荒唐好笑，或许不懂老农为什么被当场打死。但了解文革话语环境的人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时的人们常常恭祝

³⁸ 东山主编，《烟标上的历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35页。

³⁹ 李敖，《活着你就得有趣》（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61-62页。

⁴⁰ 徐怀中，《乡亲好友说莫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

毛主席万寿无疆，恭祝其夫人江青身体健康，老农竟然把祝福像神一样的国家领袖的话用于一只兔子，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特别是相隔久远的年代，文化语境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表达方式、构建话语也会有所不同，有一定知识素养的人能体会其中的幽默，没有一定历史底子的人则体味不出其中的乐趣。

（3）幽默还跟个人的能力素养有关系

幽默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一门笑的艺术，但这种艺术不是谁都能欣赏得了的，从幽默中找到乐趣的人自身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修养，如果能力素质达不到任凭你说破了天也体会不到幽默言语中的话外之意。

下面是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钟点工》中的片段：

宋：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赵：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呀？那么多年了。

宋：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赵：电网呀？

宋：嗯。

赵：电脑的上网？

宋：电脑网。

赵：啥网呀？

宋：因特儿网呀。

赵：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

宋：嗯。

赵：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宋：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赵：啊。

宋：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

赵：啊。

宋：美国著名明星麦当那抹啥我抹啥。

赵：麦当那是谁呀？

宋：你不认识呀？她妹妹你指定熟悉。

赵:谁呢?

宋:麦当劳么。

赵:我吃过。⁴¹

这段小品利用了赵本山扮演的农村大叔刚进城时对网络、名牌、娱乐明星的陌生，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笑点，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很多人因为自身素质不高酿成了很多笑话，那么对于听众来说，知识经验的积累不够丰富也可能会感觉不出其中的幽默。

再如下面的幽默段子：

问君能有几多愁，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

众里寻他千百度，没病你就走两步。

天苍苍，野茫茫，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红酥手，黄藤酒，大爷，这个真没有。

书中自有黄金屋，不是大款就是火夫。

万水千山总是情，你是没事找抽型。

南朝四百八十寺，此处省略一万字。⁴²

这段幽默小品把诗词名句、名人名言和赵本山的经典小品台词巧妙地拼贴到了一起，古文诗词名句与现代通俗小品台词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感，表现了写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如“问君能有几多愁”的下一句本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此段却套用了赵本山在《卖拐》小品中的幽默语句，因此对于那些了解诗词和熟悉赵本山小品的人来说，瞬间就能意会到前后句存在的反差，感到可笑之极，但对于那些既没有一定古文基础也不常看小品的人来说，则很难领悟到话中的妙趣。可见能不能意会到幽默跟个人的素质能力有很大关系。

2.2.3 幽默的研究现状

幽默是个古老的课题，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不断吸引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研究探索其中的奥秘，且硕果累累。“一般而

⁴¹ 赵本山，“钟点工”，2000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首播北京时间20:00。

⁴² 哈里露丫，憋不住你就笑——让你乐翻天的幽默笑话大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言,幽默理论和幽默研究大体可以归入三大理论范畴: 社会行为角度的优越/蔑视论, 心理分析角度的释放论和心理认知角度的乖讹论。”⁴³

优越 (Superiority Theory) 亦称蔑视论 (Disparagement Theory), 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修辞学理论, 主要包括那些基于怨恨、敌视、嘲笑、攻击、蔑视和优越的幽默理论。其基本的观点为: 笑者处于优势地位, 而被笑者处于被蔑视的地位。持此主张的代表人物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霍布斯、黑格尔、达尔文、赫兹里特、贝恩等。柏拉图认为的笑一般带有一定的情感批判色彩, 是种幸灾乐祸的笑。霍布斯认为笑是对比别人的缺点突然意识到自己优点时引起的某种荣耀感。贝恩则发展了霍布斯的理论, 认为不必立即意识到优越, 另外被嘲笑的对象不一定是人。⁴⁴

释放论 (Release Theory) 亦称慰藉论 (Relief Theory)、放松论 (Relax Theory) 等。释放论从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出发, 将幽默机智等引发的笑看成是社会约束所产生的紧张和压抑心理的一种释放和宣泄。斯宾塞、弗洛伊德、伊斯特曼都曾有论述,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此论最杰出的代表。⁴⁵弗洛伊德在他的《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一书中“将笑话区分为“无意的”和“有意的”, 有意的笑话包含攻击性的或关于性的内容, 并能诱发大笑或者狂笑, 而无意的笑话则很少具有情绪情感方面的影响, 仅仅能诱发微笑或吃吃的笑。”

46

乖讹即不协调或矛盾。乖讹论 (Incongruity Theory) 在当代幽默心理研究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是对幽默和笑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 (Raskin 1985:32-33)。⁴⁷代表人物有康德、贝蒂 (James Beattie)、黑格尔和叔本华等。康德认为“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⁴⁸贝蒂对幽默下的定义被广泛接受, 认为“两个或更多不一致、不适合、不协调的部分或情况, 在一个复杂的对象或集合中统一起来, 或以一种头脑能注意到的方

⁴³ 蔡辉和尹星, “西方幽默理论研究综述,” 外语研究第1期(2005年): 第5页.

⁴⁴ 尉万传, “幽默言语的多维研究,” (博士论文,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浙江大学, 2009年), 第12页.

⁴⁵ Ibid., 第13页.

⁴⁶ 蔡辉和尹星, “西方幽默理论研究综述,” 第5页.

⁴⁷ 尉万传, “幽默言语的多维研究,” 第15页.

⁴⁸ Ibid.

式获得某种相互关系，笑便源出于此。”⁴⁹叔本华认为“实在的客体总是在某一方面通过概念来思维的,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觉这物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除此而外，笑再无其他根源；笑自身正是这不相吻合的表现。”⁵⁰

二十世纪中后期，对于幽默的研究更是呈现多学科多角度纵横交叉的繁荣景象。Arttardo (1990,1993) 解释了对格赖斯的会话原则的违反所产生的幽默笑话；Hancher (1980) 用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笑话产生幽默言语的认知语用研究。Ritchie (1999,2001,2004) 从计算的角度对幽默言语的产生进行了研究。Norrick (1986)，Coulson (2001) 通过“框架转换” (frame-shifting) 的方法来理解幽默言语。Jodlowiec (1991),Curcó (1995,1996a,1996b,1997a,1997b,) Larkin (2000)，Yus (2003) 采用关联理论来解释幽默言语的理解。Giora (1991,2002,2003) 运用她所提出的“有标记的信息量需要” (marked information requirement) 和“最佳革新假设” (optimal innovation hypothesis) 来对幽默言语的理解做出了解释。Dimmer, Sharon A, Carrol, James L.,and Wyatt,Gwen K. (1990) 对幽默言语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Francis (1994) 对幽默言语在交际中作为一种情感管理的手段进行了研究。⁵¹

具体到语言学方面，研究者们也从多个角度对幽默进行了探讨。如在语义学角度有 Raskin (1985) 的脚本理论 (Script Theory of Humor,SSTH)。SSTH 意在解释说话者的幽默能力，Raskin 认为如果一个说话者能说出一个句子在语法意义上的定位，那么说话者就能判别文本是否幽默。脚本是一个被组织的信息块，它是一个认知结构，提供给说话者事物是怎样完成、组织等的各种信息。

另外还有 Attardo&Raskin (1991) 的普通言语幽默理论 (General Theory of Verbal Humor,GTVH)。这个理论大体上属于语言学理论，但也包含了语言学其他领域的内容，如篇章语言学、叙事学、语用学等，这些知识扩展在五个知识资源 (KR) 中得到实现。KRs 包含脚本的框架对立、逻辑机制、目标、叙述策略、语言和情境。

⁴⁹ 蔡辉和尹星，“西方幽默理论研究综述，”《外语研究》第1期(2005年)：第6页。

⁵⁰ 尉万传，“幽默言语的多维研究，”第16页。

⁵¹ 王勤玲，“幽默言语的认知语用研究，” (博士论文，汉语言文字学，复旦大学，2005年)，第10页。

从语用学的角度也有很多方位的研究，比如 Grice 的会话合作原则、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指称语、前提、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等。关于合作原则和关联理论在论述本文所引用的理论时已作了阐释，不再做详述。言语行为理论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指的是指说话者说出的这一个句子；言外行为是指说话者通过这一句话所表达的隐含的真实意思；言后行为则是指这一句话在听话人方面产生的效果，它与特定的语言环境相联系。⁵²听话者只听取字面意思或曲解说话者的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就可能产生幽默。

在修辞学方面，张弓第一个从修辞的角度探讨幽默，认为幽默是修辞的重点辞格。胡范铸的《幽默语言学》不同意也不囿于张氏所提出的“一种辞格论”，而是拓宽视野，将幽默看作一种精神现象，并且区分了广义、常义、狭义三个层次。常义幽默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又应当包括心力、方式、氛围三个方面。该书站在语言学立场，同时又把幽默置于美学和修辞学两大范畴的联系上进行观照，并具体总结了达到幽默效果的几十种修辞手段。⁵³

在中国，对于幽默的研究也是很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代表性的专著有胡范铸先生的《幽默语言学》（1987），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地研究幽默语言的语言学著作，另外还有孙绍振的《幽默基本原理》（1990）、瓜田的《幽默语言操作》（1993）、龚维才的《幽默语言艺术》（1993）、谭达人的《幽默与言语幽默》（1997）、蒋冰清《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2008）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幽默语言的产生、理解、及功能等方面作过较多的研究。

2.3 莫式幽默的研究现状

从对莫言研究的梳理情况可以看出，莫言近些年来一直是文学研究和评论界的热门话题，数量浩如烟海，角度丰富多样，但笔者却少见到对莫言小说中幽默特色的研究，系统地分析莫言小说中的幽默的文章，特别是硕博论文目前

⁵² 闫芳，“幽默以及幽默语言学研究综述，”《南北桥(人文社会科学学刊)》(2010年7月)：第52页。

⁵³ 秦丽娟，“幽默和张爱玲小说幽默语言研究”（硕士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5年6月），第4页。

还没有发现，笔者找到了郭群和姚新勇在 2010 年发表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上的一篇名为《苦难和悲剧的另类书写——论莫言乡土小说的幽默风格》的期刊文章，这篇文章篇幅短小，简要地分析了莫言在作品中运用幽默和讽刺、荒诞与严肃等手段反映现实，偏重分析用幽默的方式叙事对反映苦难和悲剧产生所起的影响，比较概况，总得来说就是分析幽默和悲剧苦难的关系，角度单一，不够全面系统。杨美娟写了一篇名为《莫言：不按套路出牌，尽显幽默风采》的文章发表在 2013 年 01 期的《喜剧世界》（上半月）中，指出莫言本人在与人交流时非常诙谐幽默，但没有具体地结合小说文本阐述莫言小说中的幽默性。

在国外，很多评论家和研究者也发现了莫言小说中的幽默特色，但具体详细地分析这一角度的文章还是很少，笔者发现了一篇名为《莫言的幽默文学》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黄承元（Alexander C.Y.Huang），由宋娅文译就，发表在 2013 年第 3 期的《粤海风》上。这篇文章原文叫作 *Mo Ya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Humor*，是 *Mo Yan in context: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一书中其中的一篇，英文版差不多有 10 页，而在《粤海风》的中译版只是选择性地翻译了 3 页。在英文版中，作者认为莫言一直沿袭着中国长期以来的幽默传统，并且在沿袭中不断地进行创新，在文章的摘要中，作者概述道：

“Huang and Duran attend to the ways in which silence as comic technique and authorial selfconstruction works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 Mo Yan in *The Republic of Wine,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POW!*, and other novels. The study also teases out Mo Yan's use of Chinese humor (幽默, *youmo*), primarily in his novel *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 They conclude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ribald humor of understatement that Mo Yan utilizes in *The Republic of Wine* and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to comment on sexual peccadillos.”⁵⁴

作者根据莫言在《酒国》、《生死疲劳》、《四十一炮》等小说中塑造的特色致力于挖掘“silence”（沉默）在喜剧表现和自我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作者也简单地梳理了莫言小说特别是《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幽默，最后作者对

⁵⁴ Angelica Duran and Yuhan Huang, *Mo Yan in context: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53.

《酒国》和《丰乳肥臀》中出现的低俗的关于性的黄色幽默作出了一定的评述。

总得来说，这篇文章篇幅短小，只简单地论及了莫言用幽默和通俗结合构建的反叙事策略、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现实及特别地分析了《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幽默，不够详尽和全面。

在《HUMANITIES》2011年刊登了莫言和 NEH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美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 主席 Jim Leach 的对话，名为 *The Real Mo Yan*⁵⁵。

Leach 认为当人们谈论或者书写残酷事件时很难做到幽默，幽默有时比事实本身更能触及人类的灵魂，读莫言的小说 Leach 也感觉到幽默是莫言最伟大的力量。莫言的回答也证实了幽默的力量，不管现实生活多么的残酷，幽默是他家乡的人们对抗悲惨生活的方式，莫言也从那些人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另外很多外媒在介绍莫言小说时也发现了莫言小说中的幽默特色，特别是小说中的黑色幽默，但只是简单地点评，并没有根据文本进行详细地阐释。

由以上可见，对莫言小说中幽默的研究外国的研究者表现的相当活跃，但更多的只是简单地点评，而没有做详细地论述，因此本文更有了研究的必要。

⁵⁵ Interview with Mo Yan, The Second U.S-China Cultural Forum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America, October 2010.

第三章

莫式幽默观的成因

幽默是一剂调节生活的佐料，幽默更是一个人智慧的表现，莫言在他的小说中给我们呈现了五彩缤纷的幽默画卷，但他的这种幽默特色不是与生俱有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他所处的时代及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产物”¹莫言自身幽默观的形成也是多种因素交相作用和影响的结果，总的来说，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分析莫言小说幽默特色的成因。

3.1 主观因素

主观方面主要从莫言本身的性格特点和精神意识出发来探究莫式幽默观的内在动因，它对莫式幽默风格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

3.1.1 莫言本身就极富幽默性

莫言骨子里充溢着的幽默因子是形成莫式幽默观的基础和前提。莫言本身所具有的幽默性在儿时已见端倪，儿时的莫言用他大哥管谟贤的话说是“馋……懒……丑……前脚猫，后脚狗……成不了才的东西”²，莫言自己也说“在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非常能说话，非常愿意说话，非常喜欢热闹，非常喜欢凑热闹”³，“因为饥饿，馋，特别碎嘴，喜欢说话”⁴，“记忆力比较好，背书冠军，有点小才，但特别调皮，经常冒傻气，做一些怪事，与人比赛吃煤炭，喝墨水什么的。”⁵儿时的莫言和《生死疲劳》中出现的小“莫言”有很多相似之处。《生死疲劳》中的小“莫言”是一个出身卑微、头发焦黄、小眼如缝、相貌极丑、脸皮极厚、不甘寂寞、精力旺盛、贫嘴碎舌、事事挨和、处处招人厌的小屁孩，逼真地勾勒出了莫言儿时的概况。由此可见儿时的莫言

¹ 王俊菊，*莫言与世界：跨文化视角下的解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9页。

² 管谟贤，*大哥说莫言*（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³ 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⁴ *Ibid.*，第85页。

⁵ *Ibid.*，第87页。

在性格方面是比较外向的，调皮好动，正因如此，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莫言因为这张嘴招惹了很多是非，莫言的幽默风趣在儿时的那些枝枝节节的趣事中逐渐长成。另外从莫言童年时的其他实例也证实了莫言的幽默性，如莫言具有极其丰富的表现能力，讲述听来的戏文，绘声绘色，搞笑之处风趣幽默，极富感染能力，使得家人都听得入了迷，允许他去听戏。另外据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所言，“他记性好，还有点表演才能。读到四五年级，就能够上台表演节目：嘴唇和下巴上粘上几撮棉花唱柳琴戏《老两口学毛选》，逗得观众哈哈大笑。”⁶再如莫言小时写的大字报、编的顺口溜、快板，措辞用语诙谐风趣朗朗上口，而且批判揭露一针见血，表现出了自己非凡的写作才能。如“贫下中农听我吼，今年不种‘和尚头’，‘鲁麦一号’新品种，蒸出饽饽冒香油”⁷，攻击了“和尚头”的旧品种，幽默地宣传了新品种。再如批“三家村”的快板，“三家村，四家店，都是一些大坏蛋。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伙去偷瓜”⁸，批判了“三家村”，还连骂了邓拓吴晗之流。除此之外莫言还成立“蒺藜造反小队”，写了一首《造反造反早他妈的反》的诗，大胆诙谐。从莫言儿时的言行举止可见，莫言儿时已经是一个搞怪幽默的天才。

成年之后的莫言经过了时间的磨砺，以及文革期间的语言压制，跟儿时相比，失去了很多儿时的棱角，外表看上去沉默寡言，大部分时间用一双小眼坐观世间万象，但他是个外表看起来沉默寡言但骨子里却极其风趣的人，看起来内向，但骨子里仍敏感多情，说起话来也非常风趣幽默。比如为大家熟知的“一天能吃三顿饺子”，很难想象这竟是莫言努力当作家的初衷，但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真诚、实在、风趣；当他最终当上了兵时，他的形容也是非常幽默，称自己“和野菜、地瓜干子离了婚”；再如现实生活中他尝尝自嘲为“农民作家”，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正如他在《酒国》中塑造的作家“莫言”一样，嘲讽自己“除了懂得一点小说的皮毛什么都不懂”⁹，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始终坚持“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文学宗旨，用一颗老百姓般的平常心不断地创作出一部部反映老百姓所思所求的优秀作品。他的自嘲中体现了其为人的低调

⁶ 管谟贤，大哥说莫言（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6页。

⁷ 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⁸ *Ibid.*，第93页。

⁹ 莫言，酒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

与谦虚。另外他在与人交谈时也特别地诙谐幽默，如在 2002 年与大江健三郎和张艺谋的对话中，莫言就用机智幽默的语言称赞了张艺谋，认为“中国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还能够写，是因为至少还有个张艺谋。你要不当导演，就又有半人不写作了。”¹⁰非常幽默地赞扬了张艺谋从小说改编的电影是对小说的再提高。即便与王尧长谈时，莫言也自谦地认为自己谈的都是些废话，并对王尧说“即便将来你整理发表，也只允许你用马粪纸印刷”¹¹，幽默个性溢于言表。成名之后的莫言，行走于世界各大演讲台，面对世界各国的知名学者、读者，他展现了一种智者式的幽默，如在北海道大学当有人问莫言得诺贝尔奖是不是作家的一种责任时，莫言回答道：“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一种责任，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负有这个责任。接着话锋一转，笑道：我的写作的最直接动力，刚开始的时候很低下，为了挣一点稿费，买一块手表，回家去骗一个媳妇。后来媳妇也骗到了，吃饭也吃饱了，衣服也穿好了，我想，这时候对小说艺术本身的追求就变成了我最大的写作动力。”¹²

另外也有研究者发现了莫言本身的幽默特色，并专门收集莫言在演讲或访谈中的幽默言辞来阐述莫言本身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幽默大师。一篇是赵文静的《莫言幽默》，另一篇是杨美娟的《大师莫言的幽默风采》，这两篇文章从莫言本身出发，通过莫言在公众场合精彩的幽默表现向读者展示了莫言自身所具有的幽默性。

3.1.2 艺术地表现不可言说之事的写作需要

幽默是一种高超的写作技术，但凡有几分血性的作家，对社会中的不公、黑暗、丑恶现象都会不自觉地产生愤慨，作品中常常渗透着自己映射时事、干预社会的意识，但出于发表的需要，很多时候又需要对作品进行特殊的处理，对于莫言来说幽默就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之一。

幽默也是莫言表现苦难的一种写作手法。对于莫言那一代人来说，他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苦难史，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风云变幻都是他们亲身

¹⁰ 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¹¹ Ibid., 第55页。

¹² 关河悦，2012年中国幽默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

经历过的，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等等，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所经受的饥饿贫穷、所遭到的迫害歧视都是现代人无法想像的，特别是文革时期，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更给那一代人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莫言也是一样，自小在农村长大，农村生活环境本来就艰苦，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分——富裕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因此文革时期没少受歧视和批判，不仅失去了上初中的机会，还没有参军的资格。这样的苦难记忆常常不自觉地渗透到作家的写作中，但应该以什么样的笔调去描述苦难生活是每个作家要思考的问题，沉痛悲伤地还是乐观幽默地？很多作家选择了前者，用一种老套的忆苦方式去描写过往的苦难场景，比如张炜、张贤亮的一些作品，这种描写虽易引起读者共鸣，但也容易让读者掉入苦难的深渊中。莫言从来都是求新求变的先锋，面对成批成量的反思伤痕性作品，莫言却笔调一转，用一种幽默调侃的方式去体现那个年代的苦难，新颖独特，而且带给读者新的审美愉悦。

与用感伤的笔调描绘人物的悲惨遭遇相比，莫言更愿意运用幽默化的笔调去表现生活的艰辛和酸涩。他的小说如《酒国》、《生死疲劳》、《四十三炮》、《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中，或用形象的比喻、或用夸张的荒诞、或用风趣的乡村习语，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五彩缤纷的乡土画卷，不仅让读者品味到了乡间生活的辛酸，而且还体味到了乡间生活的风趣幽默，使莫言小说呈现出不同他人的特色与魅力。

3.2 客观因素

客观方面则主要考察莫言自身以外的其他外界因素，这对莫式幽默观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3.2.1 农村特有的幽默生活方式的影响

莫言始终坚持“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在当代文坛实属不易。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莫言曾经在与王尧的对谈中说道：“一个作家要想成功，还是要从民间、从民族文化

里吸取营养，创作出有中国气派的作品。”¹³在莫言看来老百姓形象生动的语言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也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标准，因此要积极地向老百姓学习语言、借鉴语言，发出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声音，而不是盲目地跟着别人的腔调或模仿外国人的技法来写作。

莫言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他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我的灵魂生活在对于故乡的记忆里。”¹⁴故乡的记忆成了莫言创作的法宝，他用那里的土地河流、花鸟虫鱼、树木庄稼为自己搭建了一个专属的文学舞台，舞台上的痴男怨女大多能从故乡找到人物原型，上演的那些爱恨情仇的故事也差不多都是从农村生活的点滴积累中提炼或延伸出来的，就算莫言后来走出了农村，在从事创作的时候还是习惯于用从农村训练出来的方式来构思和讲述故事，用他的“童年记忆处理器，把故乡生活这个封闭的记忆和现代生活打通了”¹⁵。对他来说，故乡像一坛高粱酒，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心里发酵，越久越醇，二十岁之前在故乡那片血地上饮尽生活的悲欢，二十岁之后又在对故乡的回忆中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总的来说故乡是莫言始终坚守着的精神王国，是莫言创作的基础和源泉，同样也“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¹⁶。

莫言在高密东北乡呆了二十年，用耳朵阅尽了民间语言的瑰丽多彩，农村人所用的语言及说话方式已在二十年的生活磨练中慢慢渗透进他的每一滴血、每一根神经。对于生活在农村之外的人来说，农村的生活充满了贫苦和艰辛，但农村人虽奔碌于生活，但生活本身却并不像我们自认为的那么苍白、毫无生气，他们自有自娱自乐的方式，那些生动的语言因子已在莫言的记忆中沉淀，并在以后的创作中被灵感激活，渐渐地形成莫言创作的一面独特的风格——幽默。

农村人特有的幽默方式对莫言幽默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农村人起名字的方式，字词生动形象，贴近人物性格特征，趣味十足，这在莫言的很

¹³ 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

¹⁴ 王俊菊，莫言与世界：跨文化视角下的解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

¹⁵ Ibid.，第4页。

¹⁶ 程春梅和于红珍，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

多小说中也得到了反映，如在《草鞋窰子》一文中，莫言就风趣地设置了“轱辘子”、“大白鹅”、“年三十”等人物角色，在《牛》中也有“狗剩”、“三大”（大头、大腕、大妈妈）这样的外号；再者如农村人言谈之间常常夹杂着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在莫言的小说中也是被发挥地淋漓尽致，如“扫帚捋鳖算哪一枝子”（《弃婴》）、“看男人流泪不如看母狗撒尿”（《飞艇》）、“炒熟黄豆大家吃，炸破铁锅自倒霉”（《猫事荟萃》）、“给你们个棒槌，你们就当了针”（《白狗秋千架》）、“十个麻子九个坏，一个不坏是无赖”（《牛》）等；农村人大多憨厚朴实，常常凭借生活经验用一些通俗易懂且风趣生动的语言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八字宪法水是一法，没有水的农业就象没有娘的孩子，有了娘，这个娘也没有奶子，有了奶子，这个奶子也是个瞎奶子，没有奶水，孩子活不了，活了也象那个瘦猴。”（《透明的红萝卜》）这样的一番形容估计会让很多喝多了墨水的人佩服不已；另外在莫言的小说中也会经常会吸收农村人说话时的大胆直露、戏谑调笑的幽默说话方式，如“没老婆的回家干什么？扳飞机操纵杆？游击队拉大栓？——走啊，没老婆的跟我来啊，找吴秋香啊，秋香好心肠啊，摸摸奶，捏捏腿，扳过脸来亲个嘴！”（《生死疲劳》）等等。这些带有乡土味的说话方式都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曾写道要“大踏步的撤退”，这个撤退主要是向民间撤退，而向民间撤退主要还是“在语言方面，主要还是要向民间语言学习”¹⁷。

因此受这种特有的农村幽默方式的影响，尽管莫言小说中也不乏描述残酷的现实，但莫言的语言非常具有弹性，特别在描述人物对话之时常常灵性十足、生动跳跃、幽默诙谐，幽默中又夹杂着些许放肆不羁，充满了乡野民间语言的精气神，散出浓郁而温馨的泥土味。

3.2.2 时代语境和价值观念转变的诱导

莫言幽默风格的形成也与当时的时代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八九十年代，封闭保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传统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

¹⁷ 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越来越多的弊端，市场作为一个无形的调控手段逐渐发挥出作用。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快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速度。经济体制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文化方面，原来精英文化所创造的高雅与经典越来越不被人们所崇尚，以娱乐与享受为主的大众消费文化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正如程光炜所说“九十年代后，革命文化的撤离，使市场意识向中国城乡社会所有角落和每个人的神经领域大肆渗透，大众文化已不容置疑地成为新的“主流”文化，和统治性的话语形态。”¹⁸在那个节奏快压力大的转型时代，人们普遍追求轻松和享乐，迫切地需要一些诙谐幽默性的作品来缓和生活的压力，获得短暂的轻松。

这种以“消费”为主的文化观对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版商出版的标准也跟着发上了很大的变化，迎合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成为了衡量文学作品有价值与否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优雅的精英文化不得不向大众消费文化妥协，作家们为了出版的需要也不得不为迎合读者的胃口，转变之前叙述宏大严肃主题的风格，创作出一些“减压”性的作品，以此来延续自己的创作寿命。另外从作品本身来说，那些使用话语经典、主题严肃、描写历史伤痕性的作品，虽感染过无数读者，特别是有着相同生命体验的读者，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对后来者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太多作品塑造经典或揭露苦痛的作品出现严重的模式化、套路化，使得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因此在这种形势下，精英式话语作品的主流地位逐渐受到普通大众话语模式的挑战，而轻松解乏式的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莫言这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靠写作吃饭的人，为了创作出贴合大众胃口的作品，也不得不对自己创作的风格和技法做一定的调整，况且莫言本身来自农村，对民间街头巷尾流行的幽默段子及老百姓自娱自乐的方式尤其熟悉和擅长，再加上莫言又是个敢于向传统套路和模式挑战的人，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夹杂一些幽默言语及幽默故事，以其轻松活跃、幽默诙谐的气息感染着无数的读者。

¹⁸ 程光炜，“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选自莫言研究，陈晓明（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58页。

3.2.3 中西文化碰撞中外国艺术手法的吸引

中国文学经过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之后，文学的园地一片荒芜，在新时期对外日益开放的新环境下，经受了长期精神禁锢的作家也迫切需要重新认识世界文学，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以便在交流和融合中汲取世界文化的营养重建中国文学这片被摧残的领地。于是 1980 年前后形形色色的外国文学流派、思想及作品大量涌入中国，向中国兜售和倾销，可谓是外来文学传入的盛世。“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8 年到 1982 年五年间，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介绍和讨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的文章，将近 400 篇。”¹⁹尤其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更可谓首屈一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莫言曾这样描绘过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去年（1985 年）《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与中国文学界见面，无疑是极大地开阔了一大批不懂外文的作家们的眼界。面对巨著产生惶恐和惶恐过后蠢蠢欲动，是我的亲身感受，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蠢蠢欲动的自然成果就是使近二年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类似魔幻或魔幻的变奏、大量标点符号的省略和几种不同字体的变奏。”²⁰莫言在 1986 年也曾发表了《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在这本书中莫言写到“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²¹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虽然两位世界大师对莫言的影响很大，但莫言也意识到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要有自己的特色，因此他努力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其他的东西，使其独具特色。

除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之外，其他流派和思想对莫言也有很大影响，如海勒等人的黑色幽默。当时文学界面对浩如烟海的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要探寻的就是怎样结合西方的现代技法建设新时期的文学，怎样把西方技法“中国化”，作家们也纷纷想在自己的创作中呈现出独特的品格，而且随着 1985 年“文化寻根”思潮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作家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寻找生机和出路。在这种背景下，莫言这个对文学技法超级敏感、历来对艺术持叛逆态度的

¹⁹ 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74 页。

²⁰ 张志忠，《莫言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年），第 39-40 页。

²¹ 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世界文学》第 3 期（1986 年）。

创作天才敏感地嗅出了新时代的风向，单纯地遵循或模仿他人的技法，终不能成就自我，作品也体现不出自我风格的独特性，因此他开始化用多种方法来构建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为他的作品注入了另一股股新鲜的血液，黑色幽默就是其中的一种。黑色幽默这种创作方法和莫言惯用的创作手法如出一辙，莫言认为幽默是老百姓活下去的方式，莫言笔下的人物通常有着农民的自嘲和诙谐，其命运多舛又为人物披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如《生死疲劳》、《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很多场景都非常残酷，但即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人们依然怀着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看待生活，互开玩笑，自娱自乐，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尊敬和赞扬的。如果说黑色幽默影响了莫言，毋宁说莫言在黑色幽默那里找到了一个更恰切表现老百姓苦中作乐精神的表现方法，这种外来手法与自身手法的交流与碰撞使莫言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莫式风格，使得莫言小说中的人物既有本土农民式的质朴喜感，又于苦与笑之间呈现出莫言对大地人生的悲悯情怀。

可见，莫式幽默观并非一种因素造成的，而是主观和客观多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只有从深层次上认识其成因才能更好地理解莫式幽默的特色。

第四章

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4.1 从文学角度分析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莫言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奇才”和“怪才”，因此在用文学的手法构建幽默上也是常常出新出奇，制造出令人捧腹的幽默效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莫言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构建他小说中的幽默。

4.1.1 通过塑造跟自己同名的“莫言”形象制造幽默

莫言制造幽默的方式繁多，在人物形象方面也颇有自己的技法，最是新奇幽默的是莫言一反作家塑造人物的惯用手法，在多部小说中都巧妙地塑造了与自己同名的“莫言”这个角色，这个形象从名字上看就这种手法采用了非常规的形式表现合乎常规的内容，新鲜巧妙，打破了传统小说塑造人物的常规，颇具先锋味道，这本身就是他小说创作的一大突破。

在多个故事情景中亦真亦假、反复穿梭的“莫言”让他笔下构建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刺激了读者的好奇心，迫切想知道莫言笔下的“莫言”和莫言本人之间的区别，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其实这也是莫言为他的小说增添幽默色彩的一种特殊方式，究其幽默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因为以下几点：

(1) 名字起就本身符合幽默的基本特征。索振羽先生曾提出幽默主要包含三个特征：不谐调性、情趣性和适切性。而“不协调性”是首要的特性，合乎常规的内容采用了超常规的形式能够让人释然发笑，给小说中的人物起名本是件非常自然普通的事情，可笑之处就在于“莫言”这个名字却正好跟作者自己的名字相同，而这种现象在当今文坛又是少之又少的，作家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植入小说中，因此这种起名方式不符合常规，所以符合了幽默的最重要特征，即不协调性。

另外这个名字的起就也是恰切的，恰切之处就在于小说中的“莫言”和真实的作家莫言，无论外貌还是个性很多方面都无比吻合。莫言在他的多部小说

都塑造了儿时的“莫言”，如《生死疲劳》中儿时的莫言是一个头发焦黄、小眼如缝、相貌极丑、脸皮极厚的小破孩，莫言描写其肖像的文字虽不多，但寥寥几笔一个轻松诙谐、喜感幽默的立体“莫言”已跃然纸上。在小说中他就像一个活跃在街坊邻里间的一个“小丑”，又像一个穿梭在悲喜故事中一个喜剧精灵，热闹之处总有他的身影，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在《酒国》中又描写了一个“体态臃肿、头发稀疏、双眼细小、嘴巴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¹，这个成人版的莫言外貌虽描写得也不多，但他就像是一幅被莫言放大的漫画，体态、头发、双眼、嘴巴都被莫言做了夸张的处理。而不管是儿时的“莫言”还是成年后的“莫言”在外貌和个性上都和现实中的莫言非常吻合，莫言儿时也是如此调皮捣蛋、精力旺盛，成年后的莫言虽没有小说中那么夸张，但也基本符合目前莫言的样子，因此莫言好像在依葫芦画瓢，他在用一种自嘲的方式让自己和读者不断地审视和评点，很多时候都在刻意描写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幽默，显示了莫言的豁达与智慧。

(2) 人物本身制造了很多滑稽搞笑的幽默情节。

从情节来说，“莫言”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也制造了无数滑稽搞笑的情节，更加增添了人物的幽默性。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儿童“莫言”、青年“莫言”和中年“莫言”，相比较而言，儿童版的“莫言”更富幽默喜剧性，这主要源自他丰富有趣的性格特征，总的来说儿时的“莫言”生性好奇、精力旺盛、不甘寂寞，喜欢贫嘴碎舍、事事掺和、溜须拍马、自吹自擂、卖弄博知，事事凑热闹，处处招人厌。“莫言”的这种个性使得他所到之处总是热闹非凡，趣事连连，令人捧腹。莫言也充分利用了“莫言”孩子般调皮活泼的个性，在小说中穿插了很多滑稽好笑的精彩片段，下面就依照“莫言”的个性结合《生死疲劳》的具体情节详细地阐释一下。

“莫言”生性好奇、精力旺盛，总是调皮捣蛋地搞一些小破坏，因此闹出了不少趣事。如他爱搞破坏，偷偷地往发电的柴油机马力带上撒尿，使得全场

¹ 莫言，酒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5页。

停电，当被问到为什么那样做时，他却说“我想给皮带降降温”²，这样的回答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种充满童趣的场景，再加上孩子天真好奇的想法，都让人暂时忘记了生与死的艰辛，只沉浸在“莫言”给我们带来的搞笑氛围中。

“莫言”年幼无知，总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鬼点子，也惹出了很多荒唐事。他就像是一个不断搞怪的小破孩总是能出其不意地带给我们惊喜，读者阅读之时如欣赏卓别林的无声喜剧电影，“莫言”总是能用他天真懵懂的话语或行为让故事笑料百出。经典的段子当属他对猪饲料所做的试验：

他认为这些猪之所以只吃饲料不长肉是食物在它们肠胃里停留时间过短，如果能延长食物在它们肠胃里的停留时间，就会使食物中的营养被吸收。这想法似乎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接下来他就开始试验。他最低级的想法是在猪的肛门上装上一个阀门，开关由人控制，这想法当然无法落实，然后他便开始寻找食物添加剂。无论是中药或是西药里，都能找到治疗腹泻的药物，但这些东西价格昂贵，而且又要求人。他最初将草木灰搅拌在食物里，这让“碰头疯”们骂口不绝，碰头不止。莫言坚持不动摇，“碰头疯”们被逼无奈，只好吃。我曾听到他敲着饲料桶对“碰头疯”们说：吃吧，吃吧，吃灰眼明，吃灰心亮，吃灰还你们一副健康肠胃。吃灰无效后，莫言又尝试着往饲料里添加水泥，这一招虽然管用，但险些要了“碰头疯”们的性命。它们肚子痛得遍地打滚，最后拉出了一些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才算死里逃生。

——莫言《生死疲劳》第323-324页

这段文字幽默就幽默在把“莫言”孩子般的天真和懵懂描绘得淋漓尽致。孩子的想法总是出乎大人们的意料，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推理逻辑，而他们的逻辑由于认识的不足总是荒谬的、不符常规的，因而他越是认真，就越显得风趣。先是他新奇的想法——想设法延长食物在猪肠胃的时间，孩子的这种天真的探索心理已经让我们感觉新鲜好奇，接着他绞尽脑汁做了很多尝试，如把草木灰拌进食物里，接着又再出奇招——添加水泥，每次尝试都是读者始料未及的，非常奇特荒唐，再加上对猪们叫苦连连、骂不绝口的拟人化的描写，更使得妙趣连生，难怪在小说中洪泰岳称：“‘莫言’是歪门邪道之才”³。

“莫言”时不时地想引起他人的注意，因而总不失时机表现自己，胡编乱造冒充博士就是他惯用的伎俩。如小说中描写了“猪上树”的场景，人人都惊

² 莫言，生死疲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5页。

³ 莫言，生死疲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0页。

诧不已，而“莫言”却假装博学地称：

南美洲热带雨林中有一种野猪，在树杈上筑巢，它们虽是哺乳动物，但身上生着羽毛，生出来的是蛋，孵化七天后，小猪才破壳而出！

——莫言《生死疲劳》第245页

猪不但上树还像鸟一样生着羽毛，并在树上筑巢、产蛋、孵蛋，这种不合常理、瞎掰乱造的话，却被他说得煞有其事，而且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个稚子之口，着实让人感觉荒谬可笑。

再如“莫言”喜欢事事掺合、处处卖弄，很多片段也因此搞笑之极。

我抽着烟，做出十分老练的姿态，吐了三个烟圈，一根烟柱，然后说，“……我个头小，娃娃脸，但我的智慧，西门屯无人可比！……”

我抽着烟，有条有理地对他们讲说，金龙和解放的病情，都是因情而起，这样的病，无药可医，只能用古老的方式禳解之，那就是让金龙和互助结婚，让解放和合作结婚，俗话说就是‘冲喜’，准确地说是‘喜冲’，以喜冲邪。

——莫言《生死疲劳》第288-289页

这段话中“莫言”明明是个小孩，还故意装出老练状，学大人抽烟，滑稽可笑。另外小小年纪却自吹智慧无人可及，自卖自夸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再者“莫言”还非常滑稽地像个谋士一样张口之乎者也，并用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为洪泰岳献计献策。“莫言”的这个形象和我们头脑里既已形成的对孩子的认识相差很大，因而形成了一种不协调感，当我们结合语境和“莫言”的个性最终理解时，幽默也油然而生。

“莫言”在很多场合都不忘自吹自擂，如在金龙、解放的婚宴上他就借用《易经》序卦中的话语“有不速客三人来敬之大吉”⁴向外来道贺的庞虎一家显摆自己的博学多识，并变相地夸耀自己“不敢说才高八斗，很无奈学富五车！”⁵这一引一夸，在人前出尽了风头，在那样的语境下“莫言”小小年纪却操着一副学贯古今的口吻，如一个沉稳老练、见闻广博的小老夫子，幽默诙谐之极。

青年时的“莫言”随着年龄的增长，虽不再像儿时那样调皮捣蛋，但骨子里很多方面还是保持着儿时“莫言”的个性，比如爱耍嘴皮、爱吹牛、爱卖弄，如在《生死疲劳》中他本没有上过大学，却说“艺术家都不是大学培养出

⁴ 莫言，《生死疲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0页。

⁵ Ibid.，第300页。

来的，譬如我！”⁶言外之意是自己虽没上过大学却也是个人才，这种自吹的功夫简直让人叹服；“莫言”还极爱卖弄自己的学问，最搞笑的是“他喜欢把成语说残，借以产生幽默效果”⁷，让读者印象深刻的应该是他和庞春苗一起比着把成语说残的场景：

莫言探头看看我，说：这家伙，真是“如狼似——”。“惨不忍——”莫言说我“如狼似——”，“豆蔻年——”庞春苗对我微微笑。“惨不忍——”莫言“发自内——”地赞叹：真是条好狗！对小主人是“赤胆忠——”。二人一齐大笑，哈哈哈哈哈。

——莫言《生死疲劳》第431页

可见，“莫言”这个人物形象的幽默风趣最根本上源自作者赋予他的丰富个性，而他的幽默性最终被生动地表现在故事情节之中。莫言创造性地塑造出了“莫言”，很多事情都让这个“莫言”参与其中，并常常在小说中充当插科打诨的角色，有时又在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份量，但无论怎样莫言的巧妙之处则在于始终保持在故事中的在场性，“莫言”就是对情节的一个有力旁证，同时也让读者在是与非、真与假的迷魂阵里往复兜圈，增强了故事的难辨性和神秘感。

（3）利用自嘲的手法来增强幽默感

制造幽默的方式有很多种，自嘲可谓是一剂制造幽默的良方，是幽默的最高境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自嘲是宣泄心理压抑的最佳方式，让悲观、沮丧以一种诙谐的方式释放出来，有益于身心的健康。从沟通学上来讲，自嘲也是增进人际关系的重要策略，自嘲用一种自嘲自讽、自贬自抑的方式增进了谈话的幽默感，不仅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使与人的相处更加融洽。一个懂得拿自己的缺陷或不足来随意调侃的人，则意味着他已经跳出了自己心理的阴暗，懂得以豁达、乐观的心灵笑对人生。而一个随意贬低自己的优点的人，则反映出他对人对事的谦虚及低调，更容易拉近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增强在他人心目中可信度。

古往今来有很多名人大家都喜欢用戏谑的方式来自嘲，如鲁迅就曾经创作了一首《自嘲》诗，用一种诙谐的方式描写自己在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倍受迫

⁶ 莫言，《生死疲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15页。

⁷ Ibid.，第430页。

害、四处碰壁的处境：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著名的漫画家韩羽是个秃顶，他也创作了一首《自嘲》诗来调侃自己：“眉眼一无可取，嘴巴稀松平常。唯有脑门胆大，敢与日月争光。”⁸

当代著名笑星潘长江更是自嘲的高手，当大家取笑他个头矮时，他却风趣地说：“你用这块布只能做个短裤而我却能做条长裤，效果怎样，当然省钱！”⁹让人赞叹潘长江的乐观态度。还有家喻户晓、号称春晚最牛钉子户的赵本山，他的作品之所以深受观众的欢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敢于自嘲。如在小品《同桌的你》中，赵本山大胆地自嘲了一把。场景如下：

王小利：“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的小品啊”

赵本山：“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都出来，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啊，咱们喝酒啊好吧。”

王小利：“我们都喜欢。”

赵本山说：“你喜欢啊，像我们这些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俗，受不了。”¹⁰

赵本山就有些人指出的年年霸占春晚、作品又太俗的问题巧妙地以自嘲的方式作出了回应，把负面评论本身当作嘲笑的对象，并作了艺术化的夸张，睿智而风趣，体现了他对自我的一种清醒认识，也蕴含着一种“踏实做好作品、结果任由人评说”的潇洒和坦然，这种大胆地自我嘲讽自然赢得了满堂彩。

潘长江和赵本山都常以自嘲的方式来丑化自己，而且常采用小品、电视剧等可视化的形式，观众在画面中自然更真切地体味出其中包含的夸张，对比出话语内容与事实本身两者之间的差距，从而获得很多的幽默乐趣。

在文学创作中莫言也喜欢用这种自嘲的方式来嘲讽自己、制造幽默。说莫

⁸ 翟晓斐，自控力的7项修炼（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8页。

⁹ Ibid.，第227页。

¹⁰ 赵本山，小品《同桌的你》，201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首播北京时间23:11。

言自嘲是因为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与自己同名的“莫言”，而且这个“莫言”与作家自己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如小说中常常插入一个年幼的顽皮“莫言”，这个“莫言”的性格特点和莫言小时候也非常相似，比如《生死疲劳》中的小“莫言”的家庭成分也是中农，也经常受欺负、受忽视；也是非常馋，“是西门屯建屯一百五十年历史上最馋的小孩”¹¹；也酷爱阅读，终日研读《参考消息》，甚至去背诵；也非常多才多艺，如编顺口溜、写小说等；也精力旺盛、不甘寂寞、也调皮顽劣、……，除此之外，《生死疲劳》中的“莫言”也创作了《爆炸》，他说过的很多话也都是现实作家本人曾经说过的，如“故乡是血地”，有些话也是作者本人在小说中创作的经典语句，如“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这就更增加了“莫言”真假难辨性，莫言就好像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自己的影子，见证了小说故事的起起落落。

不光儿时的“莫言”非常像莫言本人，连中年时的“莫言”与作者本人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在《酒国》中莫言就塑造的一个作家“莫言”，他“体态臃肿、头发稀疏、双眼细小、嘴巴倾斜”，以作家的身份不断地与李一斗频繁通信，探讨文学写作的技巧，无论其职业身份还是外貌特征，都与现实生活中的莫言极其相似。

如上所述，“莫言”虽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有很多相似性，但他始终是作者在小说中设置的人物角色，与现实的莫言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正如他在小说中所写：

“我知道我与这个莫言有着很多同一性，也有着很多矛盾。我像一只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壳。莫言是我顶着遮挡风雨的一具斗笠，是我披着抵御寒风的一张狗皮，是我戴着欺骗良家妇女的一副假面。有时我的确感到这莫言是我的一个大累赘，但我却很难抛弃它，就像寄居蟹难以抛弃甲壳一样。在黑暗中我可以暂时抛弃它。”¹²当无人时，“我把莫言这甲壳抛掉，打哈欠，吐痰，脱鞋脱袜子。”¹³

莫言在小说中好像在跟我们玩一个变脸的游戏，时而是作品中的人物，时

¹¹ 莫言，《生死疲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¹² 莫言，《酒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5-276页。

¹³ Ibid., 第284页。

而又是叙述者，是我非我，真我假我，读者仿佛走进了小说的迷宫，稍不留神就掉入了莫言的陷阱。尽管最终“莫言”只是作家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终归不是本人，但莫言本人和他笔下的人物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且又同名，所以莫言对小说中人物的嘲笑和贬低无疑等于自嘲，这种自嘲以艺术化的夸张方式刻意丑化自己，自我开涮，自我抹黑，与读者认知中的莫言本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小说笑料百出。

莫言对小说中的“第二个我”经常采用一个嘲讽的态度，而且这种嘲讽通常运用一种降次格的形式来造成幽默的。索振羽先生在《语用学教程》中就曾提出降次格的准则，即“利用言语形式，在心理上故意降低幽默对象的等级，使崇高者鄙俗化，庄严者油滑化，精神者具象化，使人‘物化’，借此释放说话人的情感郁积。通过‘雅’突然变‘俗’产生幽默情趣。”¹⁴莫言就是经常利用这种形式来有意地利用嘲讽话语来贬低和嘲笑自己。如在《生死疲劳》中作者不时用“莫言那个臭小子”、“莫言那个小兔崽子”、“狗皮不通的混账王八羔子”、“除了懂得一点小说的皮毛什么都不懂”、“猴子戴礼帽装绅士”等充满讽刺的话语对小说中的“莫言”进行嘲讽，嘲讽里故意贬低自己，称自己为“臭小子”，并在话语里把人拟为鄙俗之物，如“兔崽子”、“王八羔子”，并嘲笑自己没什么文化水平，是故意装出来的绅士。这样的“莫言”形象和我们普遍认识上的才华横溢、叱咤文坛、享誉海内外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形成了一种不协调感，使读者在和作者本人的对比的矛盾中不断获取幽默的意趣。

其实不仅是在称呼上莫言带有这种嘲讽自己的语气，在对自己的出身、相貌、学识、能力等方面莫言也自觉、主动地揭露和看低自己，故意降低自己的品格，产生幽默效果。

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

——莫言《生死疲劳》第323页

这段话把好几个本属正常、不该是莫言缺陷的方面进行了一定地嘲讽。莫

¹⁴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3-114页。

言常以农民自居，却说他“从来不是个好农民”，且爱慕虚荣。长相本还忠厚，却被他屡次夸张地说成“丑陋”，而且还是个好色之徒。本来勤恳创作、历经磨砺才熬成今日的成就，却说自己是“混”成的作家。可见莫言嘲讽自己时下笔从不手软，在小说中借“莫言”这个人物形象之名，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自贬自抑，总是试着贬低自己的形象，讽刺自我，读者则从这些半真半假、半虚半实的话语中，对比现实和文本之间的差距，体悟出莫言通过自嘲的方式制造出来的幽默乐趣，并且对莫言本人越了解，趣味性就越大。

小说中像这种色调的话语比比皆是，特别是在《生死疲劳》中表现地尤为明显，除了对以上方面嘲讽以外，莫言还故意编造一些不可思议的荒唐行为来对自己进行冷嘲热讽。

尽管莫言现在依然以农民自居，动不动就要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写信，让人家在奥运会增设一个锄地比赛项目，然后他好去报名参赛。其实这小子是在吓唬人，即便奥委会增设了锄地项目，他也拿不到名次。骗子最怕老乡亲，他可以蒙法国人美国人，可以蒙上海人北京人，但他小子蒙不了咱故乡人。

——莫言《生死疲劳》第323页

这段话也在侧面嘲讽莫言常以农民自居，还调侃性地添加了“莫言”给奥委会写信增设锄地项目的滑稽情节，奥委会这样一个国际体育组织的严肃和锄地这样一个劳作行为的普通寻常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从而突出其行为的荒唐可笑，增强其形象的油滑性，再加上即使有这样的项目，“莫言”也拿不到名次，就更增强了自嘲的意味。除此之外，莫言还以一种更尖锐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延伸性地贬低自己是个骗子，这种故意把莫言本人高大形象降次格的手法，创造出无穷的幽默乐趣。

莫言就是这样，不断地用略带粗俗的语调丑化自己，由于其形象过于夸张，与人们普遍认识的莫言形象存在很大的差距，从而使读者在这种对比中获得极大的幽默乐趣。

莫言在作品中插入一个自己的影子，供人阅读、欣赏、点评，呈现给读者一个多面性的莫言，这无疑是莫言对自我认识的一种超越，他不断地审视自己、剖析自己，体现了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和自省，加深了小说对人生、人性的剖析深度。其实这也是他对社会的一种回应，也表现出了其为人的谦虚和低

调、心境的豁达与乐观。他始终对自己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只是那个来自高密普通的农民，始终只是一个写小说的，无论自己多么的辉煌，面对故乡那片“血地”无任何骄傲可言。

4.1.2 通过塑造人化动物形象制造幽默

莫言不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采用多种方式创造出幽默效果，而且还塑造了人化的动物形象，这种手法与前者相比更加新奇有趣，作者有意地把我们引以为卑俗不堪的动物拟人化，动物性的外表、身躯、举止、行为、本性，但却持有着人化的语言、谈吐以及思维，都使其笔下的世界更为新奇、荒诞，笑料百出，这样一个形象无疑是莫言对塑造人物形象的超越，制造出令人不禁捧腹的幽默效果。当很多人为了怎样塑造人物形象冥思苦想之时，莫言已另辟奇径，根据自己二十多年在农村的生活积累，创造出文学作品中荒诞诙谐的另外一种形象——人化的动物，人类和动物的特性在一个形象上相互交错，是成精了的动物，也是降格化了的人，打破了以往以人为叙述中心的写作传统，从而创造出一种陌生新奇的小说意境，妙趣不尽。

这种人化的动物形象主要是借助陌生化的手法创造出新奇、怪诞的幽默效果的。俄国形式主义代表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¹⁵可见陌生化的手法就是拉长与熟悉事物的距离，把日常熟悉、俯拾皆是的事物运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异化，使它变得陌生，从而引起人的关注，获得一种全新的语言感受。人化的动物形象就是采用这种手法来制造幽默效果的。

莫言塑造人化动物形象中的动物一般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家畜或动物，正因为太常见，所以我们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这些畜生猥琐低贱，愚蠢低能，其行为举动遵循着动物的本能，没有像人一样的思想意识和智慧才能，

¹⁵ 朱立元和张德兴，二十世纪美学（上）=The Twentieth Century Aesthetics(1)（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

而莫言却充满想象力地从不为人所习以为常的角度描绘出了一个生动诙谐的动物世界。人化的动物形象主要是指拥有一副动物的躯体但是却拥有像人一样的意识和情感的动物形象，这种塑造形象的方法本身在文学创作上本不多见，人们传统的阅读经验中更是缺少类似的形象，再加上人们对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缺少细致地观察和感受，因此读者在阅读之时面对陌生化的语言、陌生化的形象、陌生化的叙事等就增加了对这种形式感受的难度，拉长了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在阅读之时产生了极大的审美快感，感觉此种形式的新奇怪诞、诙谐幽默。

莫言小说人化动物形象主要借助陌生化的叙事视角和陌生化的语言两个方面来制造幽默效果。

（1）利用陌生化的叙事角度制造幽默效果

作者要进行创作必须选择一个观察社会、反映生活的角度，以这个角度为立足点出发进行文本构思。莫言塑造的人化动物形象摆脱了作家习惯了的以人为叙事视角的叙事模式，而别出心裁地运用一种动物视角和口吻去叙事，动物的眼光陌生单纯，动物的习性遵循着本能，野性不羁，动物的头脑无理性无逻辑，因此以这样的视角来叙事，再加以作者的虚幻和想象，开拓另外一个新奇的动物世界，探索我们无法知晓的动物谜语，必然赋予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如果单纯按照这种陌生化的动物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其情节未必是幽默的，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人骤然之间变成了大甲虫，这部小说也是采用动物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但这部小说中的格里高尔因为不堪承受现实的压抑，追求个体精神的解放，甲虫的坚硬体壁成了他逃避现实最坚硬的保护壳，他越来越像一只虫子，纯粹性地以一只虫子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性在生命的旅途中跋涉，甚至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本是虫子，而人的思想意识也随着他的彻底变形而逐渐消解，留给我们反思的是沉重的社会现实，因此整部小说的基调带给我们的感觉是虽然叙事角度新鲜陌生，但动物本身却没有体现那种人与动物的特征集中在一个肉体相互矛盾的不协调性，因此并没有觉得多么幽默。

而《生死疲劳》这部同样运用动物视角进行叙事的小说却截然不同，在这部小说中西门闹经过佛教的六道轮回，分别再世变成了驴、牛、猪、狗、猴，每次转世西门闹就相应的变成了各种动物。这六种动物都是我们熟悉的，前五种更是老百姓家中常见的家畜，但这些动物平时都是人眼中的动物，当换一种角度把叙述者变成动物本身时，外部世界包括人成了它们的审视对象时，其感觉完全是我们所未知的，当作者依靠经验和想象填充我们未知的空白时，尽管我们自知是虚构的，但还是为作者笔下新奇的动物世界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动物都是西门闹转世，脑子里还留有西门闹的记忆，并且西门闹常常觉得自己冤枉本不该托生为动物，因而人的记忆时时侵袭动物的头脑，况且转世投胎的地方正是自己前世为人时呆的地方，西门闹前世记忆、现世场景和动物本身的世界几条线索相互穿插、齐头并进，使得西门闹虽然失去了人的肉形，但其灵魂仍附在这些动物的躯体上，如影随行。因此当本来习以为常的猥琐动物被冠以西门闹人的帽子但却按照动物的本能习性行事时，往昔身份尊贵的西门闹被降格成了一个动物，甚至是极其鄙俗的家畜，人那么这些本来为我们熟悉的动物习惯行为就显得特别的滑稽可笑，幽默重生。

如初生为驴的西门闹当听到白氏的哭声时，按耐不住挣脱了缰绳，纷乱之余忘记了自己的驴嘴驴身，弄得白氏痛苦不已。

我想抱起她，却突然发现她在我两腿之间昏迷了。我想亲她一口，却猛然发现她头上流出了血。

——莫言《生死疲劳》第47页

再如西门闹刚为驴形就对一头母驴心醉神迷，欲火中烧，暗自与一头母驴幽会，并以一系列驴的动作“互相啃着痒”、“互相磨蹭”、“互相梳理乱毛”“脖子交缠”来表达其情到浓时的柔情蜜意，山盟海誓，无数次地交配，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驴，甚至要摆脱西门闹的记忆，这种仍保留着人的思想意识却按照动物的本能行事的行为，把人降格成了一个猥琐的动物，描绘出了西门闹荒诞滑稽又无可奈何的命运。

我对你发誓我再也不会理睬别的母驴，你也对我发誓再也不会让别的公驴跨你。嗯哼，亲爱的闹闹，我发誓。啊噢，亲爱的花花，我也发誓。

你不但不能再去理母驴，连母马也不要理，闹闹，花花咬着我说，人类无耻，经常让公驴与母马交配，生出一种奇怪的动物，名叫骡子。你放心花花，即便他们蒙上我的眼睛，我也不会跨母马，你也要发誓，不让公马配你，公马配母驴，生出的也叫骡子。放心小闹闹，即便他们把我绑在架子上，我的尾巴也会紧紧地夹在双腿之间，我的只属于你……

——莫言《生死疲劳》第53-54页

人类的甜言蜜语对读者来说并不感到多么新鲜，但是此段作者却以驴的视角和口吻来阐述一头驴的忠贞不渝、一心一意，不让别的公驴“跨”爱驴，不让别的公马“配”爱驴，不理别的母驴，不理母马，尾巴紧“夹”，这一系列驴的动作表现出的缱绻柔情，但头脑中却带有西门闹的记忆，动物的动作实质也是人的行为，而且套用人类在热恋时的表达模式，读来新奇风趣、生动浪漫。

最为滑稽的是西门闹一次又一次地被阎王耍弄，又被投胎成了极为肮脏和丑陋的畜生——猪。一个个的猪仔成了西门闹的哥哥姐姐，他不得不吮吸着一头母猪的猪乳，吃着用鸡屎、牛粪发酵而成的猪食，像猪一样地被圈养在猪舍里，像猪一样的大小便，对母猪充满本能的霸占欲，因此当化身为猪的西门闹只能以肮脏鄙俗的猪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反抗人类控制时，这种被比拟化成畜生的形象就显得特别幽默诙谐。

(2) 利用陌生化的语言形式制造幽默效果

除了利用陌生化的叙事角度来创造幽默效果以外，莫言还利用陌生化的语言形式来增加语言的幽默感，而莫言创造陌生化语言形式的常用手法就是用比拟。“在言语表达中，有意把鄙琐的事物，或者将低贱甚至粗俗的事物煞有介事地拟成高贵、文雅的人，或者将高贵、庄重的事物比拟成鄙俗的人或物，就会产生有趣可乐的效果。”¹⁶莫言在塑造人化动物的形象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比拟的手法来写就为我们所不熟悉的语言形式，从而增添幽默效果的，在小说《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经过六道轮回投胎成了驴、牛、猪、狗、猴物种动物，西门闹本是一个人，其灵魂却被附在一个个动物的躯体之内，且这些动物在人们意识里都是卑下的，甚至被叫作畜生，这种把人降格的手法，降低了人的尊严，使得西门闹的命运显得特别滑稽可笑。最为可笑的是由于这些动物都是西

¹⁶ 李军华，幽默语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37页。

门闹转世，因而虽拥有一副副动物的躯体，但却拥有人一样的话语神态、人一样的动作行为、人一样的品格学识、人一样的思想和意识，作者运用拟人化的方式叙述情节，使猥琐的动物高雅化，使读者仿佛在欣赏一个一个的人披着动物的外衣在表演人一样的故事，非常诙谐幽默。

(2.1) 动物具有像人一样的行为嗜好，其行为方式甚至比人还要高雅有品位。

动物在一般人的眼里也许只是动物，其行为方式皆出于本能。但莫言笔下的动物却常常被拟人化，模仿着人的动作及行为，俨然成精成了人。

我跟随主人多年，沾染上了烟瘾。我把烟锅吸得吱吱响，两道浓烟，从我的鼻孔里喷出来。

——莫言《生死疲劳》第93页

一头驴竟然会吸烟，并染上了人一样的烟瘾，这种人才有的嗜好却发生在驴身上，让人觉得特别地不可思议，拟人化的举动也非常滑稽可笑。

我的冷淡态度显然使玛丽受了打击，它斜眼看着那些喷泉边狂饮暴吃的狗，不屑地说：“你们高密狗，太野蛮了。我们北京狗，举行月光 party 时，一个个珠光宝气，轻歌曼舞，大家跳舞，谈艺术，如果喝，那也只喝一点红酒，或者冰水，如果吃，那也是用牙签插一根小香肠儿，吃着玩儿，哪像它们，你看那个黑毛白爪的家伙——”

——莫言《生死疲劳》第443页

狗本是卑下的动物，其行为习惯都是动物性的，毫无高雅可言，但此段的狗却被描写地像人一样尽显尊贵优雅，开着月光 party，喝着红酒，谈着艺术，轻歌曼舞，连吃东西都用牙签，像人一样有修养品位，这种运用拟人的手法被升格了的狗形象跟我们普遍认识的狗形成巨大的反差，读后不得不令人捧腹大笑。另外此段还借用北京狗鄙视地方狗、高雅鄙视野蛮的方式揭露出了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首都与地方的差距问题，令人反思。

(2.2) 动物具有像人一样的才能本领

一般来说动物的头脑比较简单，囿于自身动物性的限制往往很难学会人所具有的本领。但莫言却常常颠覆我们对动物的认识，使它们具有像人一样的才能本领，和习惯上的认识造成一种强烈反差，荒诞新奇，幽默连篇。

这些傻瓜，以为我听不懂你们的话吗？老子懂高密话，懂沂蒙山话，懂青岛话，老子还从那个幻想着有朝一日出国留洋的青岛知青嘴里学会了十几句西班牙语呢！

——莫言《生死疲劳》第258页

猪懂人话已经够奇的了，猪懂得几种方言就更奇，猪竟然还懂外语就更是奇上加奇，再加上猪里还有像人一样出国留洋的知青，作者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把我们印象中蠢笨低能的猪描写成了精通各种方言甚至还知晓外语的语言天才，现实中的猪和作者笔下的猪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在这种违背常理、荒谬夸张的叙述中，体味其中富含的无限谐趣。

我叫你儿子起床的时间也从六点半改成了七点。问我会不会看表？笑话！我偶尔也打开电视机，看看足球赛，我看欧洲杯，看世界杯。宠物频道我是从来不看，那些玩意儿，根本不像有生命的狗，像一些长毛绒的电子玩具。奶奶的，有些狗，变成了人的宠物；有些狗，把人变成宠物。

——莫言《生死疲劳》第429页

这条狗不仅会看表叫人起床，还会自己打开电视机看电视，还像个男人一样地看足球赛、鄙视宠物频道，其聪明程度简直是像极了人类，不仅像人还超乎常人，把人当成了宠物，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动物举动，通过作者高超的想象和虚幻能力呈现了出来，既陌生又好笑，使小说趣味无穷。

（2.3）动物具有像人一样知识渊博、经验丰富。

动物无法像人一样学习文化，语言能力也是极其薄弱，因此更不必谈像人一样的知识广博、出口成章。但莫言却常常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把动物高尚化，与现实中的动物形成强烈的不协调感，风趣之极。

刁小三眼睛放出绿光，牙齿咬得咯咯响，它说：“猪十六，古人曰：出水才看两腿泥！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阳光轮着转，不会永远照着你的窝！”

——莫言《生死疲劳》第264页

一头猪会说话已经很是稀奇，更让人稀奇的是这头猪竟然还博古通今，引用了《增广贤文》中的：“闭眼难见三春景，出水才看两腿泥”中的句子，并且还连用三个人类常用的俗语，表现出了刁小三不甘心服输，誓有一天要战胜对手的决心，这些俗语的巧妙运用更表现了一头猪生活经验的丰富、见识的广博，趣味十足。

为了公正、透明、让你败得口服心服，我们可以选几头办事公道、熟知竞赛规则、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猪充当裁判。

——莫言《生死疲劳》第 239 页

猪之间的较量竟然也像人类组织比赛一样的要求公正、透明，而且还有裁判，并且裁判具有人一样的知识品格，把猪的世界想象地像人类一样多姿多彩，荒诞可笑。

(2.4) 动物像人一样谈情说爱、甜言蜜语、深情款款。

动物一般出于动物的本能进行交配，不会像人一样制造浪漫、谈情说爱。但莫言却运用想象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动物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动物会甜蜜地撒娇调情，狂热地追求爱情，非常滑稽可笑。

俺娘说过，不能随便吃男猪的东西，蝴蝶迷娇滴滴地说。你娘胡说八道，刁小三硬把那颗杏子塞到蝴蝶迷的嘴里，然后，趁机在蝴蝶迷的耳朵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后边群猪起哄：Kiss 一个！Kiss 一个！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

——莫言《生死疲劳》第 311 页

猪在人们眼中一般是蠢笨、猥琐的畜生，本没什么浪漫可言，但这段话中猪的话语神态、动作行为都彻底拟人化，一头母猪不仅有着勾人魂魄的名字“蝴蝶迷”，其发嗲娇滴的语气更表现得如恋爱中的女人一样妩媚动人，两头猪之间的调情也非常的生动浪漫，再加上一头猪的偷吻、一群猪英文式的调侃起哄，更使得整段读来特别轻松、诙谐。

(2.5) 动物有像人一样的意识活动。

由于人类无法像和人一样地和动物沟通，无法探知动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一般认为动物并不具有像人一样的意识。然而当这样的一个陌生新奇的世界被莫言淋漓尽致地描述出来，并和人的意识活动别无二致时，我们禁不住被它的奇妙所吸引，其荒诞诙谐禁不住让人开怀一笑。

我将一泡童子猪尿，对准刁小三那张咧开的大嘴滋了进去。我看着它那焦黄的獠牙想：杂种，老子这是为你洗牙呢！我的热尿流量很大，尽管我有所控制，但还是溅到了它的眼睛里，我想：杂种，我这是给你上眼药呢，这尿杀菌消毒，效果不亚于氯霉素。

——莫言《生死疲劳》第 237 页

一头猪不仅有像人一样的智商，挑衅似的故意往别的猪嘴里撒尿，而且还有像人一样的意识活动，把往猪嘴里滋尿叫作给猪洗牙，把溅到猪眼里的尿叫作给猪上眼药，自以为是地把自己侮辱别的猪的破坏行为说地像做功德一样，把猪的意识活动描写地特别生动幽默。

（2.6）动物具有像人一样的品格美德。

品格美德一般是用来形容人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慢慢具有高尚的品格，而当动物也表现出像人一样高尚的品格时未免让人觉得可笑。

六百余头沂蒙山猪，化成了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其它各种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延续了四百头猪的生命。让我们集体嚎叫三分钟，向这些悲壮牺牲的英雄们致敬！

——莫言《生死疲劳》第 270 页

人类对那些为了国家人们的利益牺牲的英雄们，一般会用奏哀乐或默哀三分钟来追悼缅怀，猪们竟然也有像人一样尊重英雄的品格，用嚎叫三分钟的方式来向对已逝的英雄山猪致敬，把猪表现地像人一样的高尚、富有正义感，其动作滑稽好笑消解了悲壮行为的崇高。

它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应该报答它，但我实在想不出拿什么报答它，最后，我将一泡尿撒在它的食槽里，据说，年轻公猪的尿含有大量激素，对因哺育过度而瘫痪的母猪，有奇特的疗效。

——莫言《生死疲劳》第 219 页

猪也像人一样的知恩图报，只不过它的报答方式较为稀奇古怪，用一泡尿来报答哺育过自己的母猪，并宣称自己的尿有疗效，新奇而又荒唐可笑。

（2.7）动物像人一样有组织有纪律，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动物一般自由散漫，其机警聪敏也多是动物性的，很多本领都是由人驯化而成，就聪明程度而言更是无法和人相提并论，因此无法像人一样的有组织有纪律，更不可能建立组织严密的管理制度。但莫言却常常给我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读来令人称奇，令人捧腹。

我们成立了以黑背狼犬为核心的狗协会，总会长嘛，当然是咱家，又按街道、小区下设了十二个分会，分会会长，都由黑背狼犬担任，副会长嘛，本来就是摆设，让那些杂种狗、中国化了的土洋狗担任去吧，借此也可表示我们黑背狼犬的雅量。

——莫言《生死疲劳》第425页

人类社会常见的林林协会没想到竟出现到了狗的世界里，狗这种平时负责给人类看家的家畜竟然也像人类一样组织严密、职责分明，不仅成立了狗协会还下设了分会，会长副会长这样的职务也像人类一样因才任用、各屡其责，把狗这样在人类眼中卑微的家畜拟成了有管理头脑、组织才能的人，奇思妙想，谐趣迭出。

莫言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创作出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打破了人和动物的界线，运用现实和幻想相结合的方式，用动物的经历来映射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化、世态人情的变化无常，创造了一系列诙谐搞笑的故事情节，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

4.2 从民间诙谐文化视角分析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民间诙谐文化是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文化主要又两个特征：首先是全民性，其次是包罗万象的。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民间叙事的一种典型代表。它通常以笑话、故事、谚语、俗语、顺口溜、歌谣等形式出现。巴赫金还认为民间诙谐文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首先，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节日活动中与之相关的诙谐表演。其次，是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包括戏仿体作品）。第三种是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广场言语，包括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的褒贬诗等。”¹⁷

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充分挖掘民间诙谐文化资源，以民间思维和老百姓的立场来进行叙述，在小说中不时地夹杂了很多顺口溜、童谣、笑话和民间故事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形式，有的在文本中单纯只是以娱乐为目的，有的在幽默之余又含有一定的讽刺批判意味，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形象立体生动、幽默滑稽，充满了诙谐的民间色彩，体现了老百姓的集体智慧和审美趣味，同时也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

下面就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分析一下莫式幽默的又一构建方式。

¹⁷ 周引莉，“论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民间诙谐文化成份及其功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4期（2012年8月）：第211页。

4.2.1 通过利用童谣和快板制造幽默

童谣和快板是民间诙谐文化中娱乐性极强的艺术形式。莫言在农村的生活经验为他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再加上莫言从小就擅长编写顺口溜，因此在小说创作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掺杂进一些童谣快板，用这两种节奏性强又充满趣味性的形式为他的小说增添了一抹轻快灵动的色彩。

(1) 童谣

童谣是流传在民间由孩子们说唱为主的民间俗文学形式，天真无邪的童心未经雕琢和夸饰，浑然天成，具有一种淳朴自然之美，而以这样的一颗童真之心观察人情世态，把对周围事物的情感诉诸于浅显易懂的说唱之中，节奏分明，直出胸臆，更使得说唱之词率真任性、妙趣横生，具有很强的语言感染力和趣味性。

莫言的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也常常穿插一些孩童的歌谣，这些歌谣一般语调活泼可爱，句式整齐又相对灵活，句尾押韵节奏感强，语言通俗明了易于传唱，充满了童贞情趣，而且童谣唱词中又常常运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再加上孩子纯真无暇的嗓音，在小说中起到很好地调节气氛的作用，像是莫言为他的小说注入的一剂幽默剂，为他充满悲悯情怀的叙述增添了一抹鲜活亮丽的色彩。小说中的童谣除了抒发真实的个人情感之外还起到了映射批判社会现实的作用，以儿童的眼光看社会，以儿童的眼光看人物的人生，以看似嬉戏喧闹的唱词反映世间百态，真实有力，显示了莫言小说技法的高妙。

单干是座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摇到桥下淹没了。

人民公社通天道，社会主义是金桥，拔掉穷根栽富苗。

蓝脸老顽固，单干走绝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缸醋。

金龙宝凤蓝解放，手摸胸口想一想。跟着你爹老顽固，落后保守难进步。

——莫言《生死疲劳》第107-108页

这首童谣是“莫言”为首的一批嘴皮子发痒的顽童编的童谣，前两节句尾押ao韵，后两节压u韵，说唱起来朗朗上口，而且这首童谣还运用比喻的方法

巧妙地形容了单干和加入合作社，以及选择两条路的不同前景，最好笑的是故意地极度丑化蓝脸，把他喻成一粒老鼠屎，形容猥琐，力量薄弱，同时“坏了一缸醋”也运用了比喻兼夸张的手法说明一个单干户对合作社进程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形象贴切，诙谐幽默。在痛批蓝脸单干的同时还机智灵活地争取团结同龄的孩子，淳淳劝诫，阐明了跟随单干的后果，说明了孩子率真的个性。

冷冷冷，操你的亲娘，
 飞艇扎在河堤上！
 热热热，操你的亲爹，
 飞艇扎在河堤上！
 飞艇扎在河堤上，
 烧死了一片白树桑。
 飞艇扎在河堤上，
 方家七老妈好心伤，
 一块瓦灰铁，
 打死了怀中的小二郎，
 流了半斤血，
 淌了半斤白脑浆，
 七老妈好心伤！
 飞艇飞艇，操你的亲娘！

——莫言《白狗秋千架·飞艇》第329页

这段歌谣一开始就用拟人化的手法用粗言秽语痛骂冷和热的爹娘，冷和热本是对天气无形的感觉，但这里为了表达对当时冷热变换鬼天气的极度愤恨，把冷热拟人化，骂起来它们的爹娘，这种描写方式非常新奇独特，酣畅淋漓，让人读后不由地畅快大笑。接着又用童谣的方式记叙了事件的起末，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了飞艇对七老妈孩子的残害惨状，让人不觉随之感伤，为了表达对飞艇的痛恨也把它拟人化骂起了飞艇的亲娘，沉痛的事件末尾也不忘幽上一默，让人哑然失笑。

许宝许宝，见蛋就咬！
 咬不着蛋，满头大汗。

许宝许宝，是根驴屙。
吊儿郎当，不走正道……

——莫言《生死疲劳》第64页

这段由一群小学生即兴编现唱的童谣利用节奏感极强的说唱形式讽刺和鞭挞了整日以剽驴阉牛骗马为业的许宝，并且运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许宝兽性般见蛋就咬的贪婪形象。另外还直接用暗喻的方式把他比喻成了肮脏下贱的驴屙，夸大了他的丑陋形象，人形兽性，对比鲜明。而且用孩子们的清脆童声唱出，更为许宝的形象增添了幽默的色彩。

在莫言小说中幽默风趣的童谣还有很多，同样为文本增添了无限幽默趣味。如：

紫碗碗花儿，盛蓝酒，妞妞跟着女婿走。走啊走，走啊走，走到黑天落日头，草窝窝里睡一宿。抱一抱，搂一搂，来年生了一窝小花狗。

——莫言《丰乳肥臀》第585页

（2）快板

快板又叫做“数来宝”、“顺口溜”、“流口辙”、“练子嘴”，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比较喜爱的一种口头说唱形式，老百姓口头上习惯叫它“顺口溜”，曲艺界则喜欢称之为“快板”。据郑万里的《当代说书文化实录》记载，“这种说唱形式，是从艺人的行乞说唱发展而来。最初艺人们以牛骨头、竹板、木棒、撒拉机、碗片等作为敲击的乐器。为了沿街或挨户讨要，艺人要把店铺、商品、施舍的主人等夸赞一番。他们即兴编词，看见什么就说什么。”¹⁸

快板说唱起来非常简单，有乐器的话也只是简单的两副竹板而已。说唱者可多可少，唱词也可长可短。说唱者一般触景生情，随编随唱，以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所用词句简单易懂、生动活泼、幽默诙谐、韵味十足、节奏感极强，表达起来精炼、方便、快捷，也很容易掌握，因此传播得非常便捷、迅速。快板一般会运用包袱、夸张和铺陈的手法刻画人物、描写情节，具有特别强烈的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

¹⁸ 郑万里，当代说书文化实录（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戴其晓曾这样概况过顺口溜的功能：“顺口溜是民间文学的一种，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被广泛流传，并因为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或揭露、抨击，或讽刺、嘲笑，或劝诫、教育，或娱乐、宣泄，或褒扬、称颂。”¹⁹因为快板也就是顺口溜在曲艺界的一个别称，因此快板也同样具有以上功能，以其独特的语言魅力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农村人无论是在宣传鼓动时，还是在讽刺嘲笑时，抑或是赞扬歌颂时，总喜欢用一些节奏明快、朗朗上口、诙谐生动的词语来加强语气，人民群众口头上喜欢称之为“顺口溜”，其实也就是“快板”。莫言作为一个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民间语言大师，对这种深受群众喜爱的民间艺术形式特别的了解和熟悉，也在平时的生活体验中积累了大量的快板语料，再加上本身就具有极好的创作天赋，因此在刻画人物或组织情节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运用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为描写的内容增添了很多幽默色彩，使之更加活泼生动。

根据快板所述内容的性质，现把莫言小说中表现幽默的快板段子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2.1）讽刺性的幽默快板

莫言小说中讽刺性的快板通常是通过一段押韵上口、富有故事性的快板，采用夸张、比喻等方式生动活泼地叙述一个人或一件事，话语中极具浓烈的讽刺意味。莫言的小说也喜欢插用这样的快板，而且他所插入的快板中所述之人或所述之事通常不太符合常理，荒谬可笑，以此来讽刺人或事，映射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思想的腐蚀。

说得是畜牧队长马瑞莲，那颗脑袋不平凡，在配种站里搞实验，让羊和兔子结婚缘。气恼了小乔配种员，对着她的肚子打一拳，马配毛驴生骡子，羊配兔子不沾弦。如果说兔子和羊结了婚，公猪能娶马瑞莲。马瑞莲奶子一挺生了气，找到李杜提意见。李杜场长胸怀宽，劝说老婆马瑞莲，算了吧算了吧，这些右派不简单，小乔念过医学院，于正省城做主编，马鸣留学美利坚，章杰能编大辞典，就说右派王梅赞，那个头号大笨蛋，还是个健将运动员……

——莫言《丰乳肥臀》第416-417页

¹⁹ 戴其晓，当代最新流行顺口溜大全（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这段文字几乎用“an”韵一韵到底，读来朗朗上口，以刻画马瑞莲不切实际的荒谬想法为主线，以小乔和马瑞莲的想法冲突结构情节，马瑞莲的想法匪夷所思、不切实际，让人哭笑不得，小乔的反驳也是巧妙之极，运用起兴的手法先言他物，然后引出自己的所要阐述的重点，用“公猪能娶马瑞莲”这样人畜通婚这样不可能出现的事实来突出马瑞莲想法的荒谬，妙趣横生，不管是羊和兔子结婚缘还是公猪和人通婚都造成了想法和现实的强烈不协调，再加上快板轻快活泼的调子，更使得所述内容幽默十足。

（2.2）叫卖性的幽默快板

快板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艺人行乞发展而来，行乞的过程中边敲边唱，通常极尽赞美之词以博得打赏施舍，因此溜须拍马的嘴皮子功夫非常厉害。发展到现代，很多市集商贩为了吸引顾客的注意，也会编写一些朗朗上口、极富赞美意味的快板词，边夸赞边叫卖，而且所说之词通常极尽夸张之能事，非常不符合实际，但叫卖者的编述能力以及轻松活泼的语气都让人忍不住为之一笑想探个究竟，叫卖者从而达到销售的目的。因为莫言的小说的故事背景多是在农村，而广大的底层人民群众尤其喜爱和擅长编写快板，所以它的小说也常会出现这种叫卖性的快板，特别的诙谐轻松，引人入胜。

拴个娃娃带回家，全家高兴笑哈哈。
 今年拴回明年养，后年开口叫爹娘。
 我的娃娃质量高，工艺大师亲手造。
 我的娃娃长相美，粉面桃腮樱桃嘴。
 我的娃娃最灵验，远销一百单八县。
 拴一个，生龙胎；拴两个，龙凤胎。
 拴三个，三星照；拴四个，四天官。
 拴五个，五魁首；拴六个，我不给，怕你媳妇撅小嘴。……

——莫言《蛙》第155页

这是一段王肝敲着木鱼招揽泥娃娃生意时的一段快板，用词讲究，几句一韵，节奏感强，运用夸张的表现手法把拴泥娃娃和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称赞了自家泥娃娃的形象、功效及受欢迎的程度，把民间工艺大师秦河手下的泥娃

娃娃描述地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神奇无比，和现实中的泥娃娃形成强烈的差距，再加上其夸张式的叫卖手法欢快逗趣，因此读来非常幽默生动。

（2.3）宣传性的幽默快板

莫言小说中的这类型的幽默快板通常都是描述政府或有关部门为了更好地宣传或推广政策，用过分夸大等方式鼓吹执行方针对人民群众的益处，但用轻松活泼的语气消解了政治上的严肃性，努力使群众相信而遵从，以达到宣传的目的。

社员同志不要慌，社员同志不要忙。男扎手术很简单，绝对不是骗牛羊。小小刀口半寸长，十五分钟下病床。不出血，不流汗，当天就能把活干……

——莫言《蛙》第49页

这是一段宣传计划生育的快板诗，政治意识强烈，韵律和谐，节奏感强。本来男扎手术慎重严肃，但却用这种轻松夸张的方式说唱出来，把男人恐惧无比的男扎手术描述地轻松简单，起到很好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和手术实质上的严肃形成强烈的对比，非常的幽默风趣。

（2.4）赞美性的幽默快板

莫言小说中还有很多赞美性的幽默快板，习惯用极其夸张的语言行赞美之词，让人听了禁不住开怀大笑。

蒋桂英拉泡尿，光棍子离地挖三尺；陈百灵撒泡尿，小青年十里能闻到。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第123页

王小涛，黏豆包，一拍一打一蹦高！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第126页

前面一段主要是用极其夸张的话语赞美蒋桂英和陈百灵的貌美如花，似仙女下凡，但这段快板性的赞美诗的书写方式却是农民式的，表达了光棍子和小青年对她们的迷恋程度，用词极其粗俗，但却极其夸张搞笑。后面一段同样是赞美性的，因为王小涛个子不高，身体又结实，所以被比喻成黏豆包，特别俏皮生动，又因为他爱蹦蹦跳跳，所以说他一拍一打一蹦高，节奏明快，又句句押韵，把王小涛描绘地活泼可爱。

4.2.2 通过穿插幽默小故事制造幽默

中国文化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民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创作了大量着眼于现实又具有一定幻想成分的民间故事，很多奇闻逸事或神仙鬼怪等故事经过劳动人们的不断传播，添枝加叶，听起来幽默风趣，深受劳动群众的喜爱。至今仍有很多表现幽默的艺术形式，如小品、相声等，以其轻松搞笑的形式不断丰富着人们的业余生活。

会讲故事对一个作家来说至关重要，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讲故事，妙趣横生、生动活泼的故事总是特别富有感染力，以其特有的魅力让读者兴意阑珊。而讲故事正是莫言的专长，莫言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民间是故事的宝藏。莫言常说他的故乡人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村子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我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从他们嘴里听说过的故事实在是难以计数。他们讲述的故事神秘恐怖，但十分迷人。”²⁰而那时使莫言忘却孤独和苦难的方式就是在田间地头或牛棚马厩听人讲故事，乡亲们口中讲出的逸闻趣事、神鬼故事都使他暂时忘却了现实的艰辛，滋生了无穷的想象力，也为他以后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他在不断地与自然对话、与自我对话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很多听来的故事经过他的不断加工和发挥也更加生动有趣。甚至莫言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讲时的主题就是《讲故事的人》，他认为是因为自己会讲故事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用他精彩异常的故事使他的小说充满了独特的魅力，他尤其喜爱在小说中穿插一些幽默的小故事，特别是在他的一些短篇小说中，这些风趣诙谐的小故事像是他特地为读者添加的调味剂，使人更加了解他笔下人物以苦为乐的乐观人生，为他的小说增添了一道活泼靓丽的色彩。

在莫言的中短篇小说中，莫言常常以一副民间拉呱唠嗑的形式插入一些风趣诙谐的小故事，这些幽默小故事的背景一般都是在乡村，叙述故事的人物也是普通的农村老百姓，不是慈眉善目脑子里装满故事的爷爷祖母，就是那些有了一定生活经验乡亲，抑或是那些走街串巷经验丰富的小生意人，故事的来源

²⁰ 莫言，“2001年5月在悉尼大学的讲演词，”引自莫言讲演新篇，莫言（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有的是对已有故事的传承，有的则是道听途说，还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小说中的人物添油加醋、形象生动地描述出来以打发农村枯燥沉闷的业余生活，畅快一笑中也缓解了沉重的生活压力。

根据莫言小说中幽默小故事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可以把它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滑稽打诨式的幽默小故事。

这种类型的故事主要意旨就是逗趣搞笑，故事中一般不含对社会或政治的批判和揭露，深得农村人的喜爱，农村人在茶余饭后、田间地头最喜欢以这种类型的故事来愉悦自己、消除烦恼。对于以故事见长的莫言来说更是如鱼得水，驾驭得游刃有余，他常常以说书人或者乡间唠嗑的方式给我们插入一些滑稽打诨的幽默小故事，利用喜剧性的幽默场景展现莫言独具特色的幽默才华。

出现最多的当属莫言的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如在他的短篇小说《草鞋窨子》中于大身讲的卖虾酱时的有趣经历：女人闻着于大身的虾酱有股子骚味，说“你往桶里撒尿了吧？怎么臊乎乎的？”²¹于大身生气地骂道：“臭娘儿们，我往你嘴里撒了尿。”²²女人被于大身的话气地与他骂起来，精神到了热火头上时，“把双手往腰里抄去，刷地抽出裤腰带，搭在肩膀上，把裤子往下一褪，世上的人都不敢睁眼。女人翘着屁股，在两个虾酱桶里各撒了半泡尿。”²³小说中的女人粗俗挑衅的话语、极度夸张的神情、咄咄逼人的气势都营造出一种闹剧的氛围，特别是最后女人当众脱裤的行为，更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荒唐搞笑，把故事的幽默感推上了高潮，形象地塑造了一个泼辣、彪悍、直率的幽默女主人公形象。再加上女人豪放、大胆、不羁的行为太过于偏激出位，不合常规，和读者的习惯生活经验里保守本分的农村妇女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显得特别幽默滑稽。

（2）机智型的幽默小故事

莫言偶尔在他的小说中插入充满机智特色的幽默小故事，虽然不多，但也可以窥见莫言知识的广博，如在《猫事荟萃》中，莫言为了反驳时下一些人认

²¹ 莫言，《白狗秋千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第245页。

²² Ibid.

²³ Ibid.

为的“凡是以第一人称写出的作品，作品中之事都是作家的亲身经历”²⁴的文学批评法，引出了张贤亮，又插入了一个《买葱》机智幽默的小故事：

一乡下人卖葱，一数学家去买葱。买者问：“葱多少钱一斤？”卖者答：“葱一毛五分钱一斤。”买者说：“我用七分钱买你一斤葱叶，八分钱买你一斤葱白，怎么样？”卖者盘算着：葱叶加葱白等于葱，七分加八分等于一毛五，于是爽快地说：“好吧，卖给你！”

——莫言《白狗秋千架·猫事荟萃》第365页

这则小故事幽默风趣之处在于买者的巧妙买法，他把一毛五分钱分成了七分和八分，用同样的一毛五分钱买得了两斤的葱，这种机智的买法新奇独特，与人们平时的行为习惯相背离，形成一种行为方式上的错位，造成一种不协调感，加上最后卖者悟不透其理白白地被骗去一斤葱的事实，更加令人忍俊不禁。莫言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反驳文坛上的那些错误的批评方法，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写《买葱》的人估计真的成了教唆犯了。莫言简短幽默的小故事来批评时下的错误评论方法，用一个极简单的例子来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讽刺了当今社会文坛上一些文艺批评者的荒谬看法，真正做到了寓庄于谐，具有浓浓的批判意味，令人反思当今文坛的一些现象，意味深长。

（3）荒诞型的幽默小故事

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常运用魔幻和夸张的手法表现拉丁美洲光怪陆离的现实。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同样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莫言在创作时也不自觉地调动自己以往的农村生活经验，用夸张、荒诞等手法组织情节、讲述故事，在创作中，用“老祖父”蒲松龄的方式把故乡的传说、神话因素吸收进作品中来，动物人化、人动物化，构思之新奇堪称登峰造极。因为讲述故事的方式过于荒诞夸张，因此其中的人或动物的形象一般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原型，特别是一些动物人化的小故事，因为把下贱、卑俗的动物当成高级优雅的人来写，和读者平时的生活体验形成强烈的反差，常常造成令人捧腹的幽默效果。

如在《猫事荟萃》中就有很多关于猫的故事，其中很多故事除了荒诞以外，人化的猫形象也为故事增添了喜感，比如祖母讲的一个猫成精的故事：一

²⁴ 莫言，《白狗秋千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65页。

个闲汉养了一只黑猫，猫成精之后大鱼大肉把闲汉养得挑了口，一天猫送错了食物，闲汉想吃鲤鱼，猫却送来了鲫鱼，惹得闲汉把东西倒进了厕所里。最搞笑的是当猫看到东西被倒进厕所里时像人一样委屈着埋怨闲汉的语词：“张三，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想吃鲤鱼，全青岛大小饭馆都没有，寻思着鲫鱼也不差，女人生了小孩没有奶都吃鲫鱼，就给你来一盘，一百八十里路，远路风程，给你弄来，你竟倒进圈里！张三，你等着吧！我饶不了你！”²⁵猫的话语都是人化的语言，而且非常有经验地述说鲫鱼对身体的好处，还非常逗趣地对闲汉不依不饶，令人捧腹大笑。之后猫与人之间展开了两个回合的斗智斗勇，一是猫放火，一是闲汉戏弄黑猫抽火药，两出闹剧烘托了故事的喜剧氛围，增强了故事的幽默性。特别是最后一幕，特别滑稽搞笑，猫竟然也好上了人的烟瘾，想吃口烟，闲汉想戏弄黑猫，给黑猫抽了装火药的枪，猫不知闲汉使诈，还咳嗽着说：“吭吭……这烟好大的劲！”²⁶

另外在《猫事荟萃》中“猫狗成仇”的故事也非常搞笑，猫为了把劈柴的功劳据为己有的对狗进行了三次诬陷，其花言巧语把主人骗得团团转，次次都向着猫惩罚狗，而狗呢，每次都是默不作声地辛苦工作。莫言在讲故事的时候用对比的方法设置了两个形象——猫和狗，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对两个形象在言行举止上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造成严重的不协调感，产生幽默的喜剧效果。如第三次的时候猫说：“主人啊，狗今天说我拍马屁，我跟它争了两句，它张嘴就咬我，幸亏我会上树，跳到杏树上才没被它咬死。狗在树下蹲着，我不敢下来。我虽然想下来劈柴，但我怕死。主人啊，我有罪，我没能坚持工作，我错了啊！”²⁷这几句话把猫的阿谀献媚、机智狡猾、偷懒耍滑写得活灵活现、诙谐搞笑，与狗的忠诚隐忍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造成强烈的不协调感，显得特别幽默。

从以上莫言插入的几种幽默小故事可以看出，莫言的幽默情趣基本上是农村下层劳动人民幽默感的体现，很多故事都是莫言根据在农村时候的所见所闻结合一些文学的艺术手段加工改编而成，为了增加故事的幽默性，莫言在讲述

²⁵ 莫言，白狗秋千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66页。

²⁶ Ibid.

²⁷ Ibid., 第371页。

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造成和现实一定程度上的错位，造成了一定的不协调性，从而营造出诙谐风趣的喜剧效果。但总体来说莫言的幽默小故事充满了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充分体现了中国下层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直率纯真的真性情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也因此使得莫言小说更具有故事性、更富有幽默性，在当代文坛绽放独特的文学魅力。

4.2.3 通过利用有趣的人物名字和外号制造幽默

莫言是个技艺高超的幽默大师，他的幽默不仅体现在语言上，莫言运用极其奇巧、极富创造性和生命力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席语言上的幽默盛宴，奇思妙想让人赞叹不已，而且还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莫言更是别出心裁地为他笔下的人物起了一个个幽默诙谐的名字，或引用人物身体部位取名，或根据人物外貌特征取名，或给人物起就幽默风趣的外号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不合常规，为他的幽默小说世界增添了一道道绚丽的色彩。同时他那些别具特色的幽默名字外谐内庄，渗透着他独特的生命体验，更反映出他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照，以及对当下社会的理性思考，极富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1）莫言小说中幽默人物名字的构成方式

莫言小说中充满幽默性的人物名字形形色色、丰富多彩，但莫言并不是随意起就的，常遵循一定的规律。他总是在符合人物性格、身份和特征的基础上别具匠心地打破当今流行的起名风俗为这些人物增加了一笔幽默色彩。

总的来说，莫言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使人物名字富有幽默性的。

（1.1）用身体部位为人物起名。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名字更变成了一门人人不得不讲究的学问，生辰八字、星座运势都被考虑其中，父母们翻烂了词典、想破了脑袋只为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名字，好名字里寄寓了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期望，尤其现在的家庭独生子女居多，孩子的名字更是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日韩时尚剧的风行，在人人皆以有一个充满韩味、洋气十足的名字为傲的当下，莫言却一反常规为他小说中的名字绘就了一副人体生理结构图，按人体的器官或身体部

位为名字命名，这种非常规的人物命名方式和当下别致媚外的起名习俗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人物未出场，光是人物名字已经让人觉得滑稽好笑了。

代表性的当属他的长篇小说《蛙》，这篇小说可谓莫言的呕心沥血之作，光是看人物名字就已经让人感觉幽默可笑之极。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名字，如王肝、王胆、李手、陈鼻、陈额、袁腮、袁脸、肖上唇、肖下唇、吕牙、杜脖子、万心、郝大手、五官、陈耳、张拳、陈眉、万足等，几乎用人物名字为我们画出了一张人体结构图。读罢甚至让人怀疑莫言是不是真地看着一张人体结构图来设计人物名字的。人物的命名和现在的取名习惯相背离，透露出一股土俗、卑贱之气，相当的新鲜奇特，且符合乡土农村语境，读来滑稽可笑。

同时人物也非常巧妙地体现出了人物外貌特征、人份职业、角色地位及人物之间关系。如全文主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被称为“姑姑”的万心贯穿小说的始终。而名字中的“心”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可谓是众所周知，有形之心主宰着人体的整个生命活动，被称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无形之心则是灵魂的别名，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可见莫言给人物取名构思之缜密。

再如肝胆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常被人并提，因此小说中王肝和王胆设置为异卵双胞胎。小说中更设置了王肝舍身巧救王胆躲过计生队伍的追捕这一情节，更体现了王肝“肝胆过人”、“肝胆相照”的兄妹情意。人物名字既和人物关系相对应，又体现出了名字的精神风蕴，幽默之外又巧妙之极。

还有人体中唇又上下之分，本就一体，因此莫言也巧妙地利用这样的关系特征把小说中的肖上唇和肖下唇设计为父子关系。另外唇舌本来就有言辞之喻，因此带有“唇”的人物定能巧言善辩，小说中的肖上唇、肖下唇也是如此。肖上唇满嘴下流话爱耍流氓，并好胡搅蛮缠，曾多次上访污蔑“姑姑”把他的性功能破坏。肖下唇更是善于污蔑造谣，说“姑姑”是因为没结过婚变得变态、嫉恨别人夫妻双双才发明的绝户计——给男人结扎，更污蔑“姑姑”是国民党特务的姘头。人物名字和人物的关系、人物特征密切对应，既诙谐又巧妙。

陈眉的名字更是符合人物的外貌特征。“眉”字自古就和美女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西京杂记》卷二中有“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²⁸“远山眉”即形容女子容颜娇媚。“眉”也通“媚”，《释名·释形体》中言道：“眉，媚也，有妩媚也。”²⁹现代人也常用“眉清目秀”、“眉目如画”、“柳叶弯眉”这样的词来形容秀气美丽的女子，而且网络上又流行“美眉”一词，也用来借指美女。由此可见，古往今来“眉”这个字跟“美女”有何其密切的关系。莫言在人物设置时也巧妙地把陈眉描绘成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女子，有着模特儿般的身躯，有着两条高密东北乡最美的眉毛，是“羊群中的骆驼，是鸡群里的仙鹤”³⁰，被父亲陈鼻的眼中更是可以成为王妃的人，因此莫言在给人物取名时是特别讲究的。

手是人身体的重要部位，另外手还指人的本领、手艺，郝大手是高密的泥塑大师，捏出的泥娃娃独一无二，充满神奇的生命力，能捏出别人未来孩子的模样，因为有着一双这样的神奇巧手，故莫言把人物的名字和人物的职业技能联系在一起取名为郝大手。人物名字符合人物身份，充满情趣，而且和当今人物取名的习惯不一致，所以显得幽默。

鼻与额相连，鼻在额的下部，陈鼻又与生俱来一个大鼻子，所以莫言设置陈额与陈鼻为父子关系。额在脸部正中，高于脸部的其他部位，因此莫言在设计人物角色时，陈额的身份条件也比其他人物优越。首先文化水平比较高，识字很多；其次经济条件好，“解放前就有良田百亩，开着烧酒作坊”³¹；再者精神生活也丰足，一人双妻。可见莫言在设计人物角色时也是细心琢磨，很费了一番心思。

脸统帅着面部全局，因此袁脸被作者巧妙地设定身份为村支书。脸的两旁为腮，而且素有“脸腮”一词，即腮颊，可见脸与腮的关系非常紧密，因而袁脸与袁腮被巧妙地设置为一对父子。另外还有因为有两条大长腿而被取名的万足，至于杜脖子、吕牙等人，虽文中没有做太多的交代，但我们从他们的名字也能大概地猜出其人其性。

²⁸ 李士生，土生说字第1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²⁹ Ibid.，第197页。

³⁰ 莫言，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³¹ Ibid.，第7页。

从以上对莫言小说中人物名字的分析可以看出，莫言心思是何其缜密，对每一个人物名字都做了非常巧妙地布局，它笔下的人物犹如他指间的棋子，一棋一子置于何处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投之处恰到好处，棋棋相连又融为一体，绘就了一幅高密东北乡的风土人情画。

（1.2）用鄙琐的家畜动物为人物起名

另外莫言的很多小说中还喜欢用家畜动物为人物取名，以现在的取名习惯来看不免有些丑陋、粗俗，很多字都是取名忌讳用的，如《蛙》中的蝌蚪。蝌蚪是万足的笔名，蝌蚪与人的精子形状非常相似，代表了旺盛的生殖能力。这也照应了他荒唐的人生经历，基于传宗接代的使命，被偷采去了蝌蚪，使一个曾经抱过、差点成为自己女儿的女孩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名字紧扣人物形象，巧妙中又包含对人物命运的讥笑。此外还有《蛙》中的象群、小金牛，《草鞋窰子》中的大白鹅，《苍蝇·门牙》中的骡子等。这种起名方式一般采用比拟的手法把人拟成鄙俗猥琐的动物，人为地降低人的尊严，使崇高的人类卑贱化，再加上与人物的形象、性格或行为某一方面非常相符，使人物更加形象，富有画面感，从而宣泄了内心的压抑情绪，产生了幽默效应。

（1.3）极度夸大人物荒谬期望的方式为人物起名

家长们常常把自己的内心期望寄寓于孩子的名字之中，希望孩子会朝着名字中所蕴含的目标努力奋进，时时鞭策和激励他们，同时也侧面激励自己，期望梦想成真，终圆自己所愿。有的人期望比较大，像期望国富民强之类，如“国泰”、“民昌”，有的人则期望事业有成、博学多才，如“国栋”、“建功”、“良才”、“文博”，还有的人则期望自己财源滚滚、吉祥如意，如“永昌”、“富贵”、“庆祥”等，还有好多人则期望自己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但一般表达起来词正意吉，高雅别致，避免流俗，富有正能量，但莫言在《丰乳肥臀》中的一系列人物则给我们夸张地传递了另外一个意思，如上官家的七个女儿——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这七个名字同有一字“弟”，而且名名相连，意义递进，强烈地表达出了一个起名者的急切期望——生儿子。这些名字单独一个拿出来我们还不算太稀奇，但当七个名字排列成串，一口气读出时方才感觉上官一家那种不得儿子誓不罢休的咄咄气

势，女儿的名字非常随意，而她们的名字只是一个过度、一种表达愿望的方式，最终的指向是下一个——儿子，这种起名的方式极度夸大了一个荒谬期望，为了达到这个愿望甚至到了使人性扭曲变形的地步，和我们追求内涵丰富、意义积极的起名习惯相悖，因而显得非常夸张可笑。这些名字荒唐可笑背后也侧面反映了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对人思想的腐蚀，女人在这种观念下始终背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女人已不可谓为人，只是一个生儿育女的机器，让人不觉慨叹其命运的多舛，在笑过之后更多的是欲为之拭泪的心酸。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给人物起名的方式也非常幽默，比如《蛙》中根据孩子的出生方式起的“蛋生”，主要是因为刚接生下来是一个蛋，后来娃娃从蛋里蹦了出来，光是名字荒诞性的来历就已经让人感觉趣味十足。再如小说《生死疲劳》中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取就的名字：黄互助、黄合作、开放、改革等，很巧妙地把中国历史上的具有史诗意义的几大变革都囊括在几个人的名字中，人物身份的低微和人物名字意义的宏大形成对比，使得名字更加有趣味。另外还有余一尺、西门闹、航空母舰、盖八庄等这些人物名字也都非常幽默。

(2) 分析莫言运用身体部位、鄙琐的家畜动物以及夸大人物荒谬期望的方式为人物起名的原因

至于为何会以身体部位器官为名，莫言在小说中也阐释道：“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³²可见其原因首先是当地农村的风气使然，现在仍有不少地方还是沿袭着这样的风俗，大概正如作者所言，主要是源于“贱名长生”的心理。这种取贱名的习俗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古代人认为姓名是一个人灵魂的符号象征，心怀不轨的人可对姓名施行巫术从而加害人的性命，因此忌讳直呼其乳名。另外古代人还认为小孩初生最是脆弱，要闯过很多道鬼门关，一不小心命就被小鬼勾去。因此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命硬，能抵御风险，古人常常有意识地用一些刚强、坚硬、凶猛或丑陋不堪的词汇给孩子取贱名，使得鬼怪厌恶不敢近身加

³² 莫言，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页。

害，从而保护孩子。现在在民间的很多地方还常有用家畜动物或屎尿粪便等不结肮脏之物给孩子起名的习惯，这些地方一般经济文化水平不高，人们仍然还比较迷信，怕自己的孩子受到鬼怪妖魔的伤害，因此用取贱名这种方式来保护孩子。比如光是用“狗”字的常见的就有很多，比如狗蛋、狗剩、狗娃、狗子等，其他带驴的、带猪的、带粪的等，形形色色，俗之又俗。适巧莫言笔下描写的世界也多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农村条件一般较为艰苦，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历经风云变幻，战争、灾害、贫苦、精神创伤不断，活着是老百姓最大的福祉，人们只有把对生的希望寄托于粗俗的贱名以求苟延残喘地存活于风云之间。随着人们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及时空背景的变换，这种颇显粗俗的文化风情正逐渐被消解。

再者也许父母们认为孩子是自己的心头肉，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此用身体部位和器官为孩子起名，以此来表达对孩子的疼惜之情。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作者有意识地违反常规、取一些适合农村语境同时又幽默逗趣的名字也是原因之一。一部小说要想有吸引力，不仅要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还要有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名字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人物本身，是让人物醒目特别、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想刻画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首先在名字上就要下足功夫。莫言小说中的这些略显粗俗的名字看似遵循着农村的旧俗信手拈来，但仔细研究你会发现这些名字非常符合人物的脾性、身份，对人物之间的关系及人物的命运都有一定的暗示意义。可见这些人物名字都是莫言精心设计的，一部小说偶尔一人取名如此不足为奇，但成套成系列地出现则蔚为大观，如莫言的《蛙》展示了一套完整的人体结构图，《丰乳肥臀》则上演了七女求弟的年度大戏，而以动物家畜为名则为我们制作了一档《动物世界》。莫言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而他在人物上给我们的最大惊喜就是每个名字都不合常规，每个名字都让意趣盎然，每个名字都奇特巧妙，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悠然一笑。莫言就是这样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形色各异的家族，其人物名字略显粗俗、怪异，和当下追求意境优美、高雅脱俗的取名风格是大相径庭的，但正是这些不合常规的陌生化的词语，给人物本身抹上了一层喜剧色彩，细细回味又适切所描绘的语境，阅读

起来轻松、诙谐、趣味不断，这也许就是莫言一贯的处理方式——用幽默来对抗苦难。人总要忍受、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微笑地活着是处于困境却无法逃出困境的人最明智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3）用给人物起外号的方式制造幽默

外号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称谓符号，很多人除了有名、字、小名、笔名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外号，外号在当下的中国还是非常盛行的，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区尤其常见，外号也是一门学问，很多人的外号并非随意起取的，而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貌特征、性格特点、嗜好特长及特殊经历等用比较形象生动的词汇概括出来的，区别于本名之处就在于它用一些比喻性、象征性的语言，与本名相比更形象、更通俗、更夸张、更幽默，叫起来也更上口，而且外号指向丰富，还包含了赞美、嘲讽、讥笑、憎恨等多重感情色彩。

莫言是个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在农村生活二十年的经验，使得他对农村人的起名习惯有了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在创作时除了别出心裁地为人物起出一个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之外，还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幽默地给很多人物起了外号，这些外号巧妙别致，常常运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使外号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莫言所取的外号常常能把人物降格，刻意凸显其丑陋粗鄙的一面，消解人物的严肃和崇高，甚至把人物贬低至卑俗的地位，借以抒发其嘲讽、奚落、戏弄的情绪，在小说起到很好地调剂气氛的作用，造成了很好的幽默效果。

莫言小说中把人卑贱化从而具有富有幽默意味的外号主要分以下几类：

（3.1）由本名谐音造成的幽默。这类外号直接根据本名由字音相同或相近、意思上却有很大区别的字组成，如《苍蝇·门牙》中的林华铤被叫作“磷化铤”，把人形容成了一种化学成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种肥料，引人发笑。

《生死疲劳》中的范铜，因为食量惊人人送外号“饭桶”，一语双关，既是名字的谐音又反映出此人饭量大的特征，其中还含有贬低此人只是一个吃货的意思，充满谐趣。《丰乳肥臀》中的张德成因为秦二先生的一句话一辈子被人叫成了“瞌头虫”，把人比喻成了虫子，并且还是瞌头虫，把人的地位更加卑俗化，富有幽默性。

(3.2) 由于夸大人物生理上的缺陷造成的幽默。人的生理上的缺陷本就不宜指出, 免得伤人自尊, 更何况是给人取极富有形象性且带有极强讥讽意义的外号, 这类型的外号常常用一些充满比喻性的陌生言辞或夸张地凸显人物自身的缺陷和鄙陋, 或贬低人物的人份, 把人比喻成低贱猥琐的动物, 常常刻意地凸显人物丑陋的一面, 内含取笑、奚落的意思, 但却采用外谐的形式, 因此当结合人物的相貌及生理特征悟出其隐含的道理时, 幽默随之而生。这类外号的数量比较多, 如《蛙》中“麻花儿”这个外号是因脸上生出了浅白麻子。《生死疲劳》中一头猪因为半个耳朵缺失被称为“破耳朵”。《丰乳肥臀》中乳头又硬又大、兴奋起来能挂住一只香油壶的老金, 被叫作“香油壶”; 神汉郭福子因为长着两只极像土拨鼠的细小眼睛, 而被人叫作“土拨鼠”; 还有来自省艺术学院声乐系、唱歌的声音比毛驴叫唤还要悠长的常天红, 被戏称为“大叫驴”, 跟着学唱的则被叫作“二叫驴”; 还有巴掌阔大、攥起来像两只马蹄、一拳能打倒一匹大骡子的大姑父, 人送外号“于大巴掌”; 还有被自己爹一棍子打哑的“杜哑巴”; 身材矮小灵活的张毛林被叫作“猴子”。

(3.3) 由于凸显人物行为的奇特癖好而造成的幽默。这类型的外号主要是根据对象让人出人意料的滑稽喜好取就, 数量虽少, 但常常以此方式消解人的崇高, 使人物低俗化, 因此比习俗化的其他外号更加显得诙谐可笑。比如《蛙》中因为喜欢用鞋底打刁民泼妇的脸, 人送外号“高二鞋底”; 《生死疲劳》中公社粮管所的金所长因为特别喜欢吃耗子肉, 被人叫作“金耗子”; 另外还有能让死人行走、引领死人还乡的张天赐, 被人成为“天老爷”。

4.3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莫言的幽默性归根到底还是通过语言来实现, 而莫言本身又是个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 他那手法多变、想象诡奇、雅俗共赏、幽默诙谐的语言使他的表达充满了无限的磁性和张力。本节主要根据收集到的语料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4.3.1 通过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制造幽默

格莱斯认为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违反合作原则，造成说话者自己的主观意图和实际产生出来的效果不一致，造成幽默。莫言小说中的人物交谈时所产生的幽默常常也是违反会话准则的结果，本文将结合莫言小说中的语言分析其在违反合作原则下制造的幽默。

幽默的语言一般都是机智、巧妙的，充满智慧和哲理，表现出了说话者的思想修养、经验学识。幽默的言语通常借助修辞来表现，修辞可谓是幽默的发酵剂，因为有了修辞让幽默的语言更巧妙，更风趣，但不是所有的修辞都可以制造出幽默效果。索振羽先生在他的《语用学教程》中发展补充了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了得体原则，在得体原则的下面又提出幽默的次准则，他认为幽默总的来说是语言的幽默，幽默的语言主要包括三个特征：不协调性、情趣性和适切性。

“不协调性是幽默的首要的、不可或缺的特性。幽默的秘密就在于合乎常规的内容采用了超常规的形式或合乎常规的形式负荷了超常规的内容，引起心理能量骤然释放而发笑。”³³

“情趣性的浓淡是衡量幽默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幽默的情趣性不是那种优美或壮美的情趣，而是一种谐美情趣，它充溢着着轻松、愉快、戏谑、嘲弄，永远伴随着“笑”的浓烈情趣。”³⁴

适切性则是说幽默必须适切语境，要注意交际对象的身份，区分不同的交际场合。还要求巧妙地利用语境：关注新出现的情况，触景生情，临场潇洒发挥，妙语成趣。³⁵

从以上幽默的特征可以看出，修辞手法要想表现出幽默的效果，所使用的语言一定要奇特新鲜、生动巧妙，不符合常规，还要贴合上下文的语境，表现出一定的谐趣性，只有这样的修辞才能创造出幽默，而非所有的修辞都可以创造出幽默。

³³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³⁴ Ibid., 第101页。

³⁵ Ibid., 第102-103页。

莫言小说中的语言也常常利用一些修辞技巧来表现幽默，而这些方式也常常借助违反合作原则的方式来制造幽默，下面选取了符合幽默特征同时又利用一定修辞格的语料来分析莫言在违背合作原则下制造的幽默，但是笔者要强调的是：本文利用一些修辞格来分析莫言在违背会话合作原则时制造出来的幽默，但并不是说以下所有的修辞格都可以制造幽默，修辞手法要表现出幽默的效果，还要符合幽默的基本要求。

（1）违反量准则制造的幽默

量的准则要求我们在交谈时所提供的信息量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但不能超出需要，也就是说要把握一个“度”，不应多也不宜少，要恰到好处，所说出话应该是对对方要求或期待的，对方没有要求或期待的，或跟交谈目的没有关系的不宜说出，以免啰嗦无度浪费彼此的时间。

违反量准则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说话人在交谈中提供的信息过多，一是提供的信息不足。莫言小说中的部分幽默也可以用违反量准则的这两种情况来解释。

在莫言的小说中很多幽默是因为一方提供的信息过多造成的，如：

为此，我的导师，也是我老婆的爹爹我岳母的丈夫我的岳父。岳父者泰山也。俗称老丈人也的袁双鱼教授经常批评我不务正业，甚至挑唆他的女儿跟我闹离婚。

——莫言《酒国》第21页

酒国市酿造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李一斗对文学充满了热情和向往，一心想从事文学创作，在文学的领域大展身手，而身为岳父的袁双鱼教授则觉得他是不务正业，在这里作者采用“我老婆的爹爹”、“我岳母的丈夫”、“我的岳父”、“泰山”、“老丈人”几个同样意思的词语故意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人物身份和关系上反复重复、解释、渲染，并夹杂了“……者……也”的文言句式，文白混搭，利用提供超多信息量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莫言的诙谐幽默。

我听到儿童们在蒸笼里啼哭，在油锅里啼哭，在砧板上啼哭。在油、盐、酱、醋、糖、茴香、花椒、桂皮、生姜、料酒里啼哭。在你们胃肠里啼哭。在厕所里啼哭。在下水道里啼哭。在江河里啼哭在化粪池里啼哭。在鱼腹里啼哭在庄稼地里啼哭。在鲸鱼、鲨鱼、鳗鱼、鱿鱼、带鱼等等的肚腹里，在小麦的芒尖上、玉米的颗粒里、大豆的嫩荚里、番薯的藤蔓上、高粱的茎秆里、谷子的花粉里等等啼哭。

——莫言《酒国》第69页

这段主要描述当侦查员丁钩儿在招待他的宴席上看到栩栩如生的“红烧婴儿”时在某种正义感的驱动下不由自主在心中展开的各种联想。幽默之处就在于作者利用他丰富的想象力为读者提供了超多的信息，用新鲜生动的语言展现了啼哭声在食物消化链中的循环反复，且他的联想遵循一定的次序，从烹饪到吃到人的肚中，到消化排出，到流入江河，到循环入鱼的腹中，再到其养分滋养万物的生长……，层层递进，通俗易懂，同时又超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想象习惯，因而富有极其风趣的幽默感。幽默之余，笑中带泪，间接讽刺了社会中吃人的奢侈与腐败，揭露了社会阴暗面，发人深思，令人觉醒。

类似违背量准则的在其他小说中也非常常见，如：

我首先看到的当然是那张红木炕桌上摆着的盘子。炕桌子摆着三个盘子，一个盘子里残留着一点韭菜炒牛蛋子。第二个盘子里残留着一点韭菜炒牛蛋子。第三个盘子里还剩下小半盘韭菜炒牛蛋子。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牛》第26页

(2) 违反质准则制造的幽默

质准则要求说话双方在交流的时候不能说自己认为是虚假的话，也不能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也就是说“说真话，不说谎话”是遵循质准则的关键，它规定了人们在交际中所谈内容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是说话人自认为的真实，但不否认在实际情况下存在自认为是真实，但实际并不真实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认为说话人并没有违背质准则。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故意违反质准则的情况，说假话或证据不足的话，例如运用反语、夸张等语言修辞技巧使交流产生别样的语言效果，从而形成幽默。

莫言的小说中也经常运用这样的手法来制造幽默，下面就结合一些修辞技巧具体分析一下莫言的小说中通过违反质准则制造出来的幽默。

(2.1) 夸张

夸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①夸大；言过其实。②修辞方式，指为了启发听者或读者的想像力和加强所说的话的力量，用夸大的词句来形容事物。③指文艺创作中突出描写对象某些特点的手法”³⁶。陈望道先生在

³⁶ 晁继周和韩敬体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90页。

《修辞学发凡》中指出：“说话上张皇夸大过于客观的事实处，名叫夸张辞。说话上所以有这种夸张辞，大抵由于说者当时，重在主观情意的畅发，不重在客观事实的记录。我们主观的情意，每当感动深切时，往往以一当十，不能适合客观的事实。……所谓夸张，便是由于这等深切的感动而生。”³⁷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夸张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更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或更酣畅地抒发说话者的思想感情，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以夸大的词句突出事物的某个特征，以增强语言感染力的手法。夸张重在情意的畅发，不看重客观事实，不能把夸张的言辞误认为是事实，由此可见夸张的手法违反了质准则的基本要求。

但是并非所有的夸张都幽默，“要使夸张产生幽默情趣，必须让过头话或夸张的话语中包含某些不合情理的东西，从而形成喜剧效果。”³⁸莫言这个具有超强想象力的作家在遣词造句时常常违反质准则，运用夸张的手法制造幽默，话语内容常常不合情理，和日常经验产生强烈的反差，而且莫言的用词常常别出心裁、不落窠臼，使他的小说读起来新奇风趣，具有很强的语言感染力，产生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效果。

(2.1.1) 夸大事物性质特点的幽默

一般性地夸大事物的性质特点并不一定会造成幽默，但利用新奇的想象把事物的性质特点夸张到了离谱的程度，不符合平时的经验，则会让人忍不住开怀失笑。

漫天的飞雪，在距离她头顶三尺处就化了！这样的羔皮，简直就是一个小火炉子，把鸡蛋包在里边，用不了一袋烟工夫就熟了。

——莫言《生死疲劳》第166页

这里作者主要强调的是她的羔皮质地优良、很保暖，但这里过分夸大了羔皮的这种特质，“飞雪距头顶三尺处融化”、“像小火炉，能把鸡蛋暖熟”这两种情况根本不符合常理，再好的羔皮也不会让飞雪三尺处融化，更不会把鸡蛋暖熟，这种超出常规的夸张，让人感觉荒谬可笑。

³⁷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³⁸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离汽车老远就听到女司机在马路上咆哮：“你他妈的到黄河里去提水还是到长江里提水？”

放下水桶，他摇摆着麻木酸痛的胳膊说：“我他妈的到雅鲁藏布江里去提来的水。”

“我他妈的还以为你掉到河里给淹死了呢！”

——莫言《酒国》第112-113页

在这里女司机用非常豪爽、夸张并夹杂着脏话的语词来强调丁钩儿去提水花时间太长，就像到黄河、长江提水一样，丁钩儿没有反驳，反而顺势接下了女司机的话，并进一步地夸张说自己到雅鲁藏布江提来的，更加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二人这种运用夸张的幽默手法一则突出了人物性格，二则更活泼风趣，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

其实这完全是多余的摆设，因为那晚上的月亮距离地球非常之近，放出的光辉，完全可以让女人绣花。

——莫言《生死疲劳》第297页

按照我们平常的经验，女人绣花是个仔细活，要求非常光亮的环境，再亮的月光也不可能达到让女人绣花那样的程度，再说也没人在月光下绣花。在这里作者主要想说明当晚的月光很亮，但作者夸张地说当晚的曰辉可以让女人绣花，违背了常理，但这种夸张的想象让小说充满画面感，读来趣味无穷。

(2.1.2) 夸大事物功效的幽默

人们一般对事物的功效有一定的认识，但如果对事物夸张性地描述在人可想象的范围之外，不符合事物本身的事实，也会产生幽默。

我始终坚信，常天红的歌喉是世界第一，世界级的大叫驴。他在树下歌唱时，树上的叶子都微微颤抖，他唱出的音符像彩绸一样在空中飞舞，昆山玉碎凤凰叫，公猪迷狂母猪舞。

——《生死疲劳》第329页

这段话主要是想表达常天红的悦耳动听的歌喉，但是作者却连用了五次夸张的手法来极度夸大他声音的功效：树叶颤、昆山玉碎、凤凰叫、公猪迷狂、母猪舞，极其不符合常理，而且所联想的事物也是非常新奇的，在人想象和意料之外，读后让人不觉哈哈大笑

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墙而昏厥，还使许多只正在草窝里产卵的母鸡惊飞起来，还使许多狗狂吠不止，累哑了喉咙。

——《生死疲劳》第144页

这段作者用夸张的语词表达了大喇叭声音过大产生的后果，但作者没有直接表述，而是运用“女人流产”、“猪受惊发狂”、“产卵母鸡惊飞”、“狗吠哑了嗓”这些通俗新奇的具象来侧面夸大其影响，展现给读者一幅幅动态感十足的幽默画面。

如果这情景被洪泰岳看见，他就会对我说：解放爷们，你这褥子，可以蒙在头上去端鬼子的炮楼，子弹打不透，炸弹皮子崩上也要拐弯！

——莫言《生死疲劳》第129页

这段主要表达被尿湿了的褥子坚实、厚重，但作者表达的方式却非常巧妙，用“子弹打不透”、“炸弹皮子崩上也要拐弯”这样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来说明褥子被尿湿的程度，虽不符合实际，没有遵循质准则，但很新颖独特地表达了言外之意。

（2.1.3）不切实际的吹牛皮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也就是说“吹牛皮”，这种吹牛皮和我们平时的说谎时有所区别的。说谎是说话者用听话人不知道的事情欺骗听话人，但是吹牛皮听话者心知肚明说话者在说谎，但还是用一副沉浸状来配合说话人，主要是因为说话人巧妙的构思和智慧使听话者非常欣赏，所以尽管知道并非事实，但还是愿意在这种幽默情趣的气氛下听下去，听说话者怎样圆自己的慌，甚至赞叹说话者幽默风趣的表现才能。

他说有一些女孩子在例假期间嗅觉特灵敏，想象力也特别丰富。所以，许多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现，都与例假的周期紧密相连。

——莫言《酒国》第231页

把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现归功于女人例假的周期，显得过于夸张荒谬，漫无边际。

我堂堂骑士，国王是我的密友，王后是我的相好，这点医疗费，自然会有国库支付。即便国王与王后不为我买单，我也用不着你们施舍。我的两个女儿，貌比天仙，福如东海，不做国母，也做王妃，她们从指缝里漏出来的钱，也能买下这座医院！

——莫言《蛙》第208-209页

陈鼻明明自己落魄到一无所有，只能靠在小饭馆扮演堂吉柯德，装疯卖傻苟延残喘地度日，但还是放不下自己的自尊心，把自己吹的极其高贵、没边没影，把自己被烧伤只能以黑纱遮面的女儿也吹地貌美如仙、富可敌国，这种不着边际、不符合实际的夸张手法，相当地夸张好笑。

(2.1.4) 夸大人物的动作、神态或感觉

在莫言的小说中为了突出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常常在人物的动作、神态或感觉上下足了功夫，夸张造势，妙语连珠，把人物表现得形神具备，让人读后如身临其境，幽默之极。

“大叫驴”左手抹着腰，右手在空中挥舞，做着变化多端的动作，时而像马刀劈下，时而如尖刀前刺，时而如拳打猛虎，时而如掌开巨石。动作配合着话语，腔调抑扬顿挫，嘴角溢出白沫，语言杀气腾腾、空空洞洞，犹如一只只被吹足了气、涂上了红颜色、形状如冬瓜、顶端一乳头的避孕套，在空中飞舞，碰撞，发出彭彭的声响，然后一只只爆裂，发出啪啪的声响。

——莫言《生死疲劳》第158页

这段话中作者一连用了四个节奏紧承、比喻式的夸张来形容人讲话时的动作，展现出说话人动作的变化多端、铿锵有力，更风趣的是把人说话时的语气、腔调、样子比喻成了一只只避孕套在空中飞舞爆裂发出的声响，更把避孕套的颜色、形状描述地细致入微、形象立体，奇思妙想令人赞叹不已，展现了莫言对语言超强的想象和驾驭能力。

他在洞里竖起耳朵，捕捉洞外的细微声响，藤萝在微微颤抖，不是风，爷爷知道风的形状和风的性格，他能嗅出几十种风的味道。

——莫言《白狗秋千架·人与兽》第407页

耳朵可以捕捉细微声响，夸大了爷爷的听觉，这么写还不算太过夸张，但爷爷可以知道风的形状、性格和味道，则幽默地夸大了爷爷超常的视觉、味觉等感觉，把爷爷描写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与此同时更风趣地把风拟人化，夸张的感觉加上细腻的印象，使字里行间妙趣横生，愈发妙不可言。

这样的旅馆，如果按照公安条例严格管理，那非关门大吉不可。因此，每当看到蓝开放这张脸，老板娘那胖脸上就要笑出香油，那张猩红大嘴里就要喷出蜂蜜。

——莫言《生死疲劳》第567页

“笑出香油”、“喷出蜂蜜”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老板娘的脸上不会真的笑出香油，嘴里也不能喷出蜂蜜，但作者运用这种丰富的超前想象，幽默形象地揭露了老板娘的阿谀奉承、示好恭维、溜须拍马的嘴脸，恰切生动。

(2.1.5) 对日常生活现象的夸张

人们对日常生活现象尤为熟悉，且都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因此如果言辞过于夸张极易产生和事实的不协调，也极易产生幽默。莫言对日常生活观察入微，常常对平常的生活现象加以联想做夸张性地描述，造成极强的幽默效果。

他日夜写稿，头发蓬松，身上烟臭扑鼻，每逢下雨，便把身上衣服脱下来拿出去淋着，并写打油诗自乐：二十九省数我狂，敢令天公洗衣裳。

——莫言《生死疲劳》第400页

让天公替自己洗衣服，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更何况天公本就是 we 想象出来的人物，这段话妙就妙在明明是莫言写作时太过痴疯和张狂，衣服都顾不上洗，而是下雨的时候拿出去淋一淋，就算洗了，但他却借此自诩自己的狂傲与胆识，敢让老天替自己洗衣，这种幽默地美化日常行为的写法，造成一种现实行为与实际习性相冲突的不协调感，风趣之极。

丁钩儿笑着说：“小心别把你自已放倒！用这种瓦斯手枪制人，自己要站在上风头。”

“嘿，看不出来，你这兔崽子还挺内行！”

丁钩儿说：“老子擦屁股就用这种破瓦斯枪！”

——莫言《酒国》第109页

人们日常擦屁股不可能用瓦斯枪，违背了质的准则，说话者刻意夸大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行为，意在说明说话者对枪非常内行，特别是对这种瓦斯枪更是司空见惯、不屑一顾，甚至用它来擦屁股。

(2.2) 倒反辞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定义道：“说者口头的意思和心里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名叫倒反辞。倒反辞可以分作两类：或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便将正意用了倒头的语言来表现，但又别无嘲弄讽刺等等意思包含在内的，是第一类，我们可以称为倒辞。……第二类是不止语意相反，而且含有嘲

弄讽刺等意思的，我们称为反语。”³⁹由此可见，倒反辞主要强调语意相反，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运用一定的语气和腔调，把本来意思运用相反的意思形式表现出来，使读者通过表意琢磨推敲出本意，从而产生委婉含蓄、耐人回味的幽默意味。这种倒反辞的修辞手法从根本上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不说自知是虚假的话，说话者明知是假话，但还是用这种倒反辞的手法表现出来，一则用这种含蓄的艺术手法可以催人深思，耐人回味，这跟我们常说的“文似看山不喜平”是同样的道理。一则这种手法往往产生俏皮诙谐的艺术效果，增强文章的灵动性。另外话中有话，字面意思的深处蕴含着说话人的思想倾向，或讽刺批判，或情意浓浓。

(2.2.1) 含有嘲讽意味的反语

反语简而言之就是反话正说，以褒义之词行贬义之意，话语之间饱含嘲讽，带有尖刻酸涩之感，但话中有话的表达形式违反了质准则，运用巧妙也会产生强烈的幽默效果。

我说：我姐姐呢？我要找我姐姐——爷们儿，他说，你姐姐正在给我老婆接生呢。我看着院子里那五个阶梯般的鼻涕丫头，嘲他道：你老婆真能，像母狗一样，一窝一窝地下。

——莫言《生死疲劳》第170页

蓝解放去陈大福家找懂医术的姐姐救金龙，看到他家院子里已经有五个丫头了，他老婆又在生，所以说出了上面的这段话。他本来的意思是反话，讽刺她老婆太无能了，总是生丫头，生了五个了还没生出个儿子，但是在字面上夸奖陈大福的老婆真能，反话正说，并把他老婆比喻得像母狗一样，生育能力极强，这种违反质准则的反语手法，带有浓浓的嘲讽意味，同时读起来又妙趣横生。

时下，文坛上得意着一些英雄豪杰，这些人狗鼻子鹰眼睛，手持放大镜，专门搜寻作品中的“肮脏字眼”，要躲开他们实在不易，就像有缝的鸡蛋要躲开要下蛆的苍蝇一样不易。

——莫言《酒国》第115页

这段文字作者本意主要是想讽刺当今文坛上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文艺批评家，常常断章取义，放大作品中的个别字眼，对作者或文本进行猛烈地批判和

³⁹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108页。

攻击，全然不顾其在特定环境下在文中所起的作用，甚至不容人辩解。但作者却反话正说，讽刺性地称他们为“英雄豪杰”，并夸张地形容他们有像狗一样敏锐的嗅觉、鹰一样的眼睛，并把他们吹毛求疵的样子比喻成要下蛆的苍蝇找有缝的蛋，暗含猛烈的鞭挞，想象贴切新奇，令人拍案叫绝。

她可能是头天夜里跟男朋友玩耍时误了觉，从坐上车时她就哈欠连天，而且打过一个哈欠就掉转那颗令人敬爱的头颅，怒气冲冲地瞪我一眼，好像我刚往她的胸膛上吐过一口痰似的，好像我刚往她的雪花膏瓶子里掺了石灰似的。

——莫言《白狗秋千架·弃婴》第300页

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因为车上只剩我一个乘客又不得不送我到地方对我怒气冲冲，明明面目可憎，却用“敬爱”两字来形容她，在反语中更反衬出了售票员的恶劣态度。不仅如此作者还接着运用了“往她的胸膛上吐过一口痰”、“往她的雪花膏瓶子里掺了石灰”这两个让女孩极难接受的比喻夸张地表现了她表情的严厉，更加强化“敬爱”两字的反语力量。

(2.2.2) 温情脉脉的倒辞

倒反辞中有一类同样是正意反说，但这类倒反辞多半是因为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关系亲密，但又碍于情面、过于羞涩或嫌忌怕说，故意用反话表达正话的意思，并不是真的想嘲弄讽刺，细细品读反倒感觉温情脉脉、情意绵绵，这种修辞手法就叫做倒辞。莫言的小说中也常借用这种倒辞的手法来制造幽默，虽违背了质准则，但这种含蓄委婉地表达情意的手法更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的说笑习惯，活泼风趣，耐人回味。

“就她那模样，还能生国家主席，生个不缺鼻子不少眼的儿子，我就磕头不歇息了！”小个子男人说。

马车上的女人双手按住车厢板，支着锅跪起来，骂说：就他娘的你模样好！你不撒泡尿照照！耗子眼，蛤蟆嘴，驴耳朵，知了龟腰，嫁给你也算俺瞎了眼！

小个子男人嘻嘻地笑起来，说：“俺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

“狗屁！”女人说，“年轻时你也是狗脸猪头，武大郎转世！”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292页

这段话中的话语表面看起来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恶毒无比、一无是处，带有一定的嘲笑讥讽之意，但是读来却并没有感觉到多少实质性的攻击，反而

给人温情脉脉之感。主要是因为这种情形发生在农村的小夫妻俩之间，农村人在外人面前常常羞于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意，而是常用一种笑骂的形式互相讥讽对方，虽所用词语不免有些粗俗，但并没有真的要贬低之意。这种故意把意思反着说的形式，违背了质的准则，但却极其俏皮风趣，诙谐幽默。

（3）违反关系准则制造的幽默

关系准则要求说话双方在交谈时要切合题旨，说话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方向要有所关联，不能说东道西，答非所问。其实在人们的实际交流中常常会讲一些貌似避开题旨、看似非常离题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合作原则的关系准则，但这种貌似跟题旨毫无关系的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听话者的探索欲，当后面补充性的话语让真相揭开时，顿生茅塞顿开，妙趣横生。

修辞格中的歇后语、引用、曲解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关系准则，莫言也常常利用这些修辞格来制造幽默。

（3.1）歇后语

“《辞海》中对歇后语的解释是：熟语的一种。多为群众熟识的诙谐而形象的语句，运用时可以隐去后文，以前文示意，如只说“围棋盘里下象棋”，以示不对路数；也可以前后文并列，如‘芝麻开花——节节高’。”⁴⁰

“《中国语言文字大百科全书》对歇后语的解释是：说话的时候把一段常用词语故意少说一个字或半句而构成的带有幽默性的话语。通常有两种：（原始意义的歇后语，指把一句成语的末一个字省去不说，也叫‘缩脚语’。如《金瓶梅》里来旺媳妇说‘你家第五的秋胡戏’，就是用来影射‘妻’，因为‘秋胡戏妻’是有名的故事、剧目。也有利用同音字的。如称‘岳父’为‘龙头拐’，影射‘杖’字，这里代替‘丈’。（扩大意义的歇后语，在北京叫俏皮话，是指可以把一句话的后面一半省去不说。如‘破菜篮端水’省去的是‘漏光’。有时候也利用同音字。如‘一脚踢翻煤油炉——散伙（火）’。”

41

⁴⁰ 李学季，中国歇后语（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⁴¹ Ibid.

《现代汉语词典》对歇后语的解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句话，前一部分像谜面，后一部分像谜底，通常只说前一部分，而本意在后一部分。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外甥打灯笼——照旧（舅）’”⁴²。

从以上对“歇后语”概念的解释可以看出，歇后语通常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熟语，一般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比较诙谐形象，起谜面的作用，后一部分才是作者要表述的真正本意。在使用中有时前后文并列，前文展示谜面，是提示语，后文揭示谜底，是说明语；有时隐去后文，听者根据前文形象的表达推知其意，俏皮风趣。总之前文看似跟内容没有关系，违背了关系原则，实际意在言外，当推敲出真意时，幽默之妙趣即生。

莫言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常常在语句中夹杂一些歇后语，使他的语言幽默充满情趣。

（3.1.1）前后文并列的歇后语

前后文并列的歇后语谜面先出现，前后形式的不协调阻断了习惯性的语流，令人一顿，当谜底揭出，又令人豁然大悟，释然一笑。

你他妈的简直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县长能骑你家的驴，是你家三辈子的造化。

——莫言《生死疲劳》第87页

在这里用“狗坐轿子”作为谜面，虽诙谐风趣，却让人感觉与说话目的毫不相干，不明其意，接着说明要表达的本意是“不识抬举”，方让听者豁然顿悟，从而理解这其中的妙趣。

你可真是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啊，”洪泰岳恼怒地说，“好你蓝脸，你能，你就一个人在外边，等着看吧，看看是我们集体的力量大，还是你蓝脸的力量大。……”

——莫言《生死疲劳》第24页

洪泰岳几番动员蓝脸入社，但蓝脸始终倔强不肯入社，由此引得洪泰岳动怒，用“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这样的歇后语怒斥蓝脸，用石头来腌咸菜看似荒谬，与文意并无关系，但后面谜底揭出，才让人明白其中暗存的关联，以“油盐不进”来形象的说明蓝脸怎么动员都不心动的倔性子。

⁴² 晁继周和韩敬体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05页。

要拉火的不要他！刘副主任，你看看他瘦得那个样子，恐怕连他妈的煤铲都拿不动，你派他来干什么？臭杞摆碟凑样数！

——莫言《欢乐·透明的红萝卜》第15页

黑孩儿本就年小瘦弱，不能算个劳力，所以用“臭杞摆碟——凑样数”这样的歇后语来形象地表达其嘲讽不满之意，“臭杞摆碟”作为形象的导语，“凑样数”指出其实际含义，恰切生动。

（3.1.2）隐去后文的歇后语

隐去后文的歇后语通常故意隐去谜底，只给出谜面，省去了解释说明的部分，令人疑惑，发人深思，当根据前后句推敲出意思时，方领悟到这种文字间的妙趣。

蓝脸眼泪汪汪地说：“老洪，你这条老狗，疯咬了我半辈子，现在，你终于咬不到我了！我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了三十年，现在，我终于直起腰来了！把你的酒壶给我——”

——莫言《生死疲劳》第360页

在这段话中，说话者本来要引用的是“癞蛤蟆垫桌腿——死撑活挨”这个歇后语，但说话者巧妙地隐去了后半部，给听者造成突兀之感，但读罢后面的补充部分才领会说话者的真正用意，幽默顿生。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老师不必怜香惜玉进退维谷，更不必投鼠忌器左顾右盼，有什么看法直说不要吞吞吐吐，竹筒倒豆子，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之一。

——莫言《酒国》第48页

这段话李一斗除了引用建设新中国时期毛泽东的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之外，还引用了“竹筒子倒豆子——直来直去”这个歇后语，但李一斗故意隐去了歇后语的谜底部分，显得跟意思毫无干系，新鲜奇特，引起听者的求解欲，但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推敲他主要想表达的是让莫言有什么看法直说，含蓄巧妙，让人不得不为之一笑。

（3.2）引用

《现代汉语词典》对引用的解释是：“①用别人说过的话（包括书面材料）或做过的事作为根据：引用古书上的话。②任用：引用私人。”⁴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把前人的话引到自己作品里，叫做引用”。⁴⁴

在莫言小说中常常时不时地夹杂引用一些古代诗词、前人名言、歌曲戏剧唱词等使得前后句在语言形式或语言场景上造成一种不协调感，从而中断了已形成的语流感觉习惯，干扰了上下句在语言形式上的关联，违背了合作原则的关系准则。但正因为这种上下句在文体或使用语境的不一致，使得引用的话语新鲜、巧妙，特别富有表现力，从而形成了幽默。

（3.2.1）对诗词的引用

莫言古文造诣深厚，表情达意时常不自觉地穿插几句诗词。在白话文中突然夹杂几句古文，在文体形式上造成不协调之感。另外把用于别种语境下的诗词穿越性地用在现代语境下，用诗词的内容来象征性地暗示其真实语义，在荒谬中又充满了谐趣。

我不怕，我为了文学真格是刀山敢上，火海也敢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莫言《酒国》第21页

“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本是宋朝柳永《蝶恋花》中的词句，主要描写恋人的相思之苦，虽形容憔悴、衣带渐宽，但情感始终专一执着，不曾懊悔。本是古代诗词，却夹杂于现代话语之间，本是表达相思之苦矢志不渝，却用来表达对文学的执着坚持，影响了上下句的语流关系，违背了关系准则，造成了幽默。

麻叔嚷道：“老杜，你胡嚷什么你，人家老董同志是兽医大学毕业的，这大半辈子研究的就是这点事，说句难听的话，老董同志编出的蛋子儿比你吃过的窝窝头还要多……”

“老管呀，你太喜欢夸张了！您是一片‘燕山雪花大如席！’”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牛》第6页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唐代诗人李白在《北风行》中的诗句，全句为“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用极其奇妙夸张的想象把下雪的景象

⁴³ 晁继周和韩敬体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28页。

⁴⁴ 王希杰和李维琦，《修辞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描绘地大气磅礴、气象雄浑。但此句巧引李白的诗句暗示麻叔的夸奖过于夸张，幽默形象，精彩绝伦。

我欲乘风离去，但高处似有一个威严的声音提醒我：猪王，你没有权利逃脱，就像刁小三没有权利与它们交配一样，与它们交配是你的神圣职责！

——莫言《生死疲劳》第313页

“我欲乘风归去”来自宋代苏轼的《水调歌头》，本是充满古典高雅之风的词句却用在了一头猪的口中，风格不一，主体变异，展现了莫言说话的幽默风趣。

(3.2.2) 对歌曲戏剧唱词的引用

莫言在创作时思维跳跃，表现手法灵活多变，综合运用多种形式来构建幽默，对歌曲喜剧的唱词也是信手拈来。歌曲戏剧的唱词节奏感强，朗朗上口，与小说的语言形式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再加上标志性的歌词内容却用来穿插着表述句子大意，确实新鲜风趣。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家乡在那阳光灿烂的地方。

——莫言《酒国》第152页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来自齐豫演唱的歌曲《橄榄树》，“在那阳光灿烂的地方”又化用蒋大为演唱的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莫言把他那个年代的经典歌词不着痕迹地运用于文本之间，可见他对知识涉猎的广泛、组织语言的巧妙，风趣之极。

酒博士，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他蹲在那把能够载着他团团旋转的皮椅子上，亲切而油滑地对我说。

——莫言《酒国》第151页

“酒博士，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这句话又化用了豫剧《朝阳沟》中的唱词：“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知心话”，把经典的戏剧唱词替换个别词语使之完全为我所用，生动传神，但阅读之时难免又会浮现戏剧演唱时的腔调、场景，貌合神离，对正使用的语流造成一定的干扰，违背了关系准则。

(3.2.3) 对古今名言语录的引用

莫言还经常在文中引用一些古今名言语录制造幽默。名言语录通常有着标志性的特征，为人们所熟知，与上下文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语境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再加上莫言常常故意消解它的崇高，使得句子滑稽好笑。

刁小三严肃地说，“獠牙虽长，也是父母所生，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人的道德准则，对猪同样适用。”

——莫言《生死疲劳》第290页

“獠牙虽长，也是父母所生，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源自《孝经·开宗明义》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传说是孔子所作，后来又有人认为是后人附会，总之《孝经》是古代伦理思想的代表，大致讲的是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的，要珍惜爱护。但在这里把人的这种高尚孝敬的道德准则变成了猪的，出自猪之口，且严肃经典的文言夹杂于白话之间，使得前后语体不一，缺乏了一定的关联性，违背了关系准则。

老红军严肃地教育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那么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说这是毛主席的话，他说是毛主席的话。

——莫言《白狗秋千架·革命浪漫主义》第349页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是毛泽东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的一句话，把非常时期毛泽东主张革命是暴动应彻底的经典语录时光穿越引用在了当下，因话语习惯和情景与当前不符，使得上下句联系不紧密，违背了关系准则，造成了幽默。

（3.3）曲解

曲解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错误地解释客观事实或别人的原意（多指故意地）。”⁴⁵在《修辞学》一书中又解释道：“词有同音词，有多义词。由于同音和多义，有意无意地把词语的意义弄得和本义不符，叫做曲解。”⁴⁶可见字词同音或一词多义都可造成曲解，曲解者往往故意装作不懂字词意思，只从其表面上去浅层次地理解本意，使得曲解意和本来要表达的意思发生逻辑或意义上的错位，让人意想不到，从而产生幽默的语言效果。这种故

⁴⁵ 晁继周和韩敬体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24页。

⁴⁶ 王希杰和李维琦，《修辞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意误解表达本意的手法，对读者的理解造成了干扰，影响了上下文的关系，违背了关系准则。

莫言的小说也常常利用这种方式制造幽默，在一定的语言情景下人物大智若愚，装作不懂地故意说错，这样表面的糊涂给文章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3.3.1) 因字词同音或近音造成的曲解

莫言在制造幽默时常常利用字词的音和近音故意曲解本来的意思，另作别解，而且曲解出来的意思通常与原义大相径庭，特别新鲜俏皮。

我说：“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男孩女孩都有吧？”

“全是公的。”

“你可真是好福气，多子多福。”

“豆腐！”

——莫言《白狗秋千架·白狗秋千架》第204页

“多子多福”中的“福”本是指福气，但人物根据字音的相似性故意说成“豆腐”，出乎人的意料，且与本义差距甚远，从而造成幽默。

(3.3.2) 因一词多义造成的曲解

汉语中很多词语都有多个义项，而不同的义项适用于不同的语境。莫言对语言有着超强的驾驭能力，常用字词为棋子在文中排兵布阵，他有时故意混淆多义词的意思，使一词在句子中呈现多重含义，词义含混，但又极其贴切巧妙，令人反复玩味，趣味丛生。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理，因为真理都是赤裸裸的，老红军就是赤裸裸的。

——莫言《白狗秋千架·革命浪漫主义》第349页

“赤裸裸”本身是个多义词，一是指人没有穿衣服光身子的赤裸，二是指没有遮饰和掩盖的赤裸，在这里故意把一词两意在一个句子里交集，推导结果荒谬可笑。

(4) 违背方式准则制造的幽默

格莱斯会话合作原则的前三条准则都是关于“说什么”的问题，但第四条准则是方式准则，则关于“怎么说”的问题，方式准则要求我们在与人交流的时候说话要清楚明白，不能晦涩难懂，也不能含糊不清，让人理解上产生歧义，更不能繁琐冗长，让人分不清重点，也不能杂乱无章，让所说的话毫无条理，总之格莱斯的方式准则就是要求我们说话时要清楚明白、清楚条理。但人们在实际交流中常常机智地利用一定的语言表达方式，把话说得另有深意，或估计曲解本义、或一词多义、或含糊其词，提高了话语的表现力，当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填补其中的空白，意会到其中暗含的意思，那么语言的妙趣与魅力随之而生、俏皮风趣。

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常常利用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验，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如委婉、双关等，为读者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幽默的文字游戏及“语言陷阱”，使读者在诙谐风趣的话语中体会到莫式语言的语言魅力。

(4.1) 双关

双关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修辞方式，用词造句时表面上是一个意思，而暗中隐藏着另一个意思。（用这种修辞方式表达意思。一语双关。”⁴⁷

王希杰和李维琦的《修辞学》一书中除了解释双关的含义，还对双关进行了分类：“字面指的是一个意义，字里却是指的另一种含义，这种含义才是说话人真要表达的意思，这叫双关。一类是字词的双关，包括谐音和借义两种。……另一类是语句双关，通常只有借义一种”⁴⁸，总之双关一般是言此意彼，字面上的只是虚指，字里含义才是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而且两种意思之间要通过读者的想象、延伸才能意会，因此造成了表意的含糊不清，违背了方式准则。

老师啊老师，您可千万不要学那些无耻的小人，刚刚扔掉打狗棍，就回头痛打叫花子。

——莫言《酒国》第48页

⁴⁷ 晁继周和韩敬体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75页。

⁴⁸ 王希杰和李维琦，修辞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打狗棍”一般是指叫花子用来防身用的棍子，因为乞讨者蓬头垢面的形象常常受到恶狗的攻击，所以一般手中会有一个棍子防身。但这句话却不是像字面意思那样说莫言刚不当叫花子了就回过头鄙视痛打叫花子，而是让莫言不要忘记自己的苦出身，自己刚刚在文学上有点成就，就开始打击那些像他当年一样热衷文学的人的自信心，而不是耐心帮助引导。这种不直接说出真实用意的方式，违背了方式准则，却因此达到了幽默的语言效果。

坐在石堆前，旁边一个姑娘调皮地问她：“菊子，这一大会儿才回来，是跟着大青年钻黄麻地了吗？”她没有回腔，听凭着那个姑娘奚落。

——莫言《欢乐·透明的红萝卜》第26页

“钻黄麻地”字面意思是钻进了种着黄麻的地，而字里意思却不是真地钻进了黄麻地，而是故意奚落菊子，调侃她跟男人在野地里偷情，这种表达上含糊不清、不清楚说明的方式同样违背了方式准则，但却特别符合农村人说笑调侃的习惯，使语言有嚼劲，富有画面感。

“老弟，卸下车上的货吧，把空车鼓捣上去，再装上。我们帮你一把手。”黄四说。

“刘起，快让嫂子去把她相好的喊来，他最愿帮人解决‘困难’。”金哥说。

——莫言《白狗秋千架·三匹马》第139页

后一句金哥戏弄刘起的话中，“困难”二字表面上看像是帮刘起卸车上的货，解决他这方面的困难，但因为叫的人是他老婆的相好的，所以实际上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暗示帮他解决性爱方面的难题，“困难”这方面的涵义和人们习惯上对“困难”内容的认识形成很大反差，造成一种强烈的不协调之感，同时又含蓄委婉，带点“黄”的色彩，别有一番深意和妙趣。

(4.2) 委婉

委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言辞、声音等）婉转：委婉动听 / 态度诚恳，语气委婉，也作委婉。”⁴⁹委婉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被称为“婉转”，并解释说：“说话时遇有伤感惹厌的地方，就不直白本意，

⁴⁹ 晁继周和韩敬体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20页。

只用委曲含蓄的话来烘托暗示的，名叫婉转辞。”⁵⁰这种修辞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是不直白本意，而是用兜圈子、绕弯子等语言技巧曲折详述他事或闪烁其词，以此来委婉地暗示出要表达的意思，从而达到委婉蕴藉、幽默诙谐的语言效果。这种说话的方式非常有技巧性，主要是让听者根据字里行间的意义猜出说话者的真正用意，这和方式准则中直接明白的基本要求是不相符的，违背了会话合作原则，但经过细细推断悟出真正意思之时，暗含在言语中的乐趣自是妙不可言。

“给你们送点点心来，光赚不花，活着还有什么劲？五哥六哥轱辘子老子，每人称上半斤，香香口，再有一天就过年了，该吃点了。”……

薛不善说，“今夜里刘家的窰子里、二马家的窰子里都买了不少，连王大瓜子那个铁公鸡都买了半斤花生一盒烟，要是信着卖，早就卖光了。这半篮花生几盒烟，我是给你们留的。全村的窰子里，都比不上这窰子里有钱，五哥六哥是快手，一个顶一个半，老子钱来得顺，小轱辘子更甭说了。”

——莫言《白狗秋千架·草鞋窰子》第251-252页

薛不善是卖花生烟卷的，但他并没有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让窰子里的人买他东西的目的，而是通过很多的理由绕着弯子暗示，一是人活着光赚不花没劲；二是马上要过年，该吃点；三是其他窰子都买了，连最小气的都买了；四是不是卖不完，是特意留的；五是夸奖大家不差钱，说话者说服买者的过程委婉含蓄、妙趣横生，让听者在欣赏说话者的口才与推销技巧中体会其真正用意。但正因为话语的这种不直白、富有技巧，所以也很明显违背了方式准则。

“俺女婿让我来告诉你们，做牛蛋子，应该加点醋，再加点酒，还要加点葱，加点姜，如果有花椒茴香最好也加一点，这样，即便是不剔臊筋也不会臊。如果不加这些调料，即便把臊筋剔了，也还是个臊。”他从老董同志面前拿起一根筷子，点点戳戳着盘子里的牛蛋子块儿，说，“你们只加了一点韭菜？”他又拿了一根筷子，两根筷子成了双，夹起一块牛蛋子，放到鼻子下闻了闻，说：“好东西，让你们给糟蹋了，可惜啊可惜！这东西，如果能让俺女婿来做，那滋味肯定比现在强一百倍！”他把那块牛蛋子放在鼻子下又狠狠地嗅嗅，说，“臊，臊，可惜，真是可惜！”

麻婶说：“杜大哥，您吃块尝尝吧，也许吃到嘴里就不臊了。”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牛》第28页

⁵⁰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在人民公社时期，牛属于公有财产，是不可以私自屠宰的，再加上条件艰苦，轻易吃不上肉，所以肉在当时是特别有诱惑性的，杜大爷也是嘴馋，也想尝尝牛蛋子的味道，但年纪大了怕给人落个馋嘴的印象，基于面子也不好直说，所以他只好拐弯抹角地一再地重复暗示，又是说应该加上什么调料，又是闻味道，同时还不忘自夸自己女婿的手艺，目的就是引起听者的注意，让他尝上一块。这种曲折表达本义的手法从根本上违背了方式准则，但这种手法妙就妙在听者能感受到说话者的意思，但也是为了面子有意不去揭穿，任凭其曲折委婉地提示，欣赏其卓越的口才，其过程让人忍俊不禁。

王顺儿怯生生地问：“肖班长，有情况吗？”

班长沮丧地把枪往铺盖上一摔，说：“你以为特务是聋子？就冲你那一通咋唬，有一个团也跑光了！”

王顺儿说：“肖班长……我可不是成心的……我是老贫农、老党员……”

班长说：“军法无情，可不管你是什么老贫农老党员！”

“肖班长……”王顺儿好像要哭。

班长说：“算啦算啦，你也别害怕，我们回去不提你的事就是啦！算我们倒霉，要不，抓回去个特务，准立大功，你说是不是，小管？”

我说：“一定立大功。”

班长说：“口渴死了，老王，有凉水吗？”

王顺儿说：“班长，您瞧我这个糊涂劲儿！忘了摘瓜慰劳解放军啦！”

班长说：“不要不要，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老王说：“这是哪里话！军民一家，解放军抓特务辛苦理当慰劳！”

老王提着一个篮子往瓜田走去。

——莫言《白狗秋千架·苍蝇·门牙》第265页

这是《苍蝇·门牙》里的一个片段，本来班长和小管一起去偷瓜，但却被贫农王顺儿逮个正着，无奈之下只能谎称自己在抓特务，假骗王顺儿说自己去侦查，一番故弄玄虚之后回到瓜棚，为了能让王顺儿心甘情愿地给自己摘瓜吃，身为解放军的班长在对话时要尽了心机，兜了半天圈子才让对方入套，最终体会到自己的意思。首先说王顺儿的咋呼吓跑了特务，让他有负罪感，然后又提

到自己本该立功，却没有立成，使王顺儿欠了自己一个大人情，在前后两种情况下，再提出自己口渴，急于摆脱责任的王顺儿当然会尽力讨好班长，从而顺理成章地达到了自己吃瓜的目的。更为可笑的是班长碍于自己的军人身份，故作推让，最后不但吃到瓜还没有影响到自己解放军的高尚形象。

这种一波三折式的委婉叙述方式，非常有技巧性，前面铺垫性的内容初读起来偏离了题旨，感觉没有什么直接性的关系，违背了关系原则，但当读者在最后在不断地暗示中破解其真实目的时，恍然大悟，顿感这种曲折表达方式技法之高妙，不由得嫣然而笑。

4.3.2 通过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制造幽默

幽默的语言遣词造句一般都非常形象、生动，而比喻作为最能表现此类效果的一种修辞手法就成为制造幽默效果不可或缺的一个修辞手段，不仅如此，而且它还是“文学语言形象的母亲，也是语言幽默天地的骁将”⁵¹。

关于比喻的内涵，王希杰先生在《汉语修辞学》一书在阐释道：“比喻，又叫‘譬喻’，俗称‘打比方’，就是在心理联想的基础上，抓住并利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点，用其中一个事物来展现、阐释、描绘相关事物，交相辉映，混为一体。”⁵²另外他还认为，比喻需要两个成分和两个条件。“两个成分是：（一）所描绘的对象，叫作‘本体’；（二）用来比方的事物，叫作‘喻体’。两个条件是：（一）本体和喻体不同质，有差异之处；（二）两者之间有相似点。”⁵³

比喻一般是利用两种事物的相似点，发挥想象，把抽象、深奥的事物描绘得更加具体、浅显，使语言更加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另外巧妙的构思、生动的作比还可以使语言充满诙谐色彩和喜剧效果，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幽默情趣。

但并非所有的比喻都是幽默，“幽默语言中采用的比喻和一般修辞意义上的比喻在审美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一般的比喻以贴切、神似、协调为原则，但

⁵¹ 胡范铸，幽默语言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182页。

⁵²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90页。

⁵³ Ibid.

幽默则相反，它刻意追求反差过大、或因对比荒谬所造成的不协调感”⁵⁴。因此具有幽默意味的比喻通常本体和喻体之间反差极大，把高尚、尊贵的事物描述地极为猥琐、低俗，或反其道而行之，把平常我们认为极其鄙俗不堪的事物描述地极其光鲜亮丽，或刻意地去扩大事物自身的缺陷，从而使语言形象产生不协调感，造成其语言形象的滑稽可笑，抒发幽默情趣。

莫言本身就是个驾驭语言的天才，他小说中的语言雅俗相融、巧言妙语、想象瑰奇、文采斐然，比喻的语句往往信手拈来，却蕴含了无穷的妙趣。

莫言小说中充满幽默性的比喻主要分为三类：明喻、隐喻和借喻，下面就结合具体的语料分析莫言是如何利用这三种形式来制造幽默乐趣的。

（1）明喻

明喻一般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并且在两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比喻词来连接，如“像”、“好像”、“如”、“如同”、“宛如”、“恰似”等。一般性的明喻如果只是追求贴切、神似还不能达到幽默的效果，需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方能达到幽默的效果，或者刻意丑化，或者夸张地美化，或者构思新颖超乎人的想象，与人的普遍经验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制造出一种幽默的趣味。

莫言小说中的明喻主要利用一下几种方式制造幽默：

（1.1）把尊贵高雅的人比喻成极其丑陋鄙俗的事物

幽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反差性，反差越大越容易产生幽默。莫言深谙此理，他常把尊贵高雅的人故意比喻得丑陋不堪，从而造成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发泄人物心中的积郁，产生一种痛快酣畅的幽默快感。

他随着头皮的痛楚站立起来，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团凌乱地折叠在地上的猪大肠——冰凉滑腻满是皱折发着腥臭气息令人恶心——一折一折地被神直了，并且他知道只要老革命一松手，这堆猪大肠就会淋漓尽致地滑落在地。

——莫言《酒国》第207页

这里把喝醉了酒的丁钩儿的身体比喻成了一团肮脏丑陋的猪大肠，并且运用的一系列的后置定语“冰凉滑腻满是皱折发着腥臭气息令人恶心”来修饰，

⁵⁴ 龚维才，幽默的语言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19页。

一个省高级侦查员的高贵形象和猪大肠联系到了一起，人被比喻成肮脏的家畜——猪已是十分的不堪，再被比成猪中最肮脏的内脏器官——猪大肠就更是令人作呕，这样本体和喻体之间造成了强烈的不协调，更加强化了丁钩儿喝醉酒后的丑态，巧妙、形象的语言作比使得叙述更加幽默。

时下，文坛上得意着一些英雄豪杰，这些人狗鼻子鹰眼睛，手持放大镜，专门搜寻作品中的“肮脏字眼”，要躲开他们实在不易，就像有缝的鸡蛋要躲开要下蛆的苍蝇一样不易。

——莫言《酒国》第115页

这里用反语的手法把文坛上喜好挑人毛病的一些人称之为“英雄豪杰”，而把文人躲开他们挑剔的情形比喻成“有缝的鸡蛋要躲开要下蛆的苍蝇”，这个比喻中又暗含了双重的比喻，存在“肮脏”问题的作品被喻成“有缝的鸡蛋”，非常的奇巧贴切，而这些专门搜寻别人作品中肮脏问题的英雄豪杰们被比喻成了下蛆的苍蝇，苍蝇因其肮脏丑陋的形象已经是人们生活中厌恶的对象，下蛆的苍蝇就更令人恶心之极，把从事着高尚职业的一些文人比喻成了肮脏的苍蝇，造成了极大的不协调感，从而觉得幽默。

赤裸裸的女司机与鸡胸驼背罗圈腿的小侏儒同床共枕的情形清晰地出现在眼前，生动如画，如同他曾从钥匙孔里窥视过一样。越想越生动，越想越丰富。女司机肤色金黄，如同一条肉滚滚的母泥鳅，身上生着粘膜，滑溜溜、腻滋滋，散发着淡淡的腥味；余一尺像一只癞蛤蟆，满身疥疙瘩，用四只生蹼的爪子抓挠着她，一片片的泡沫，一阵阵瓮声瓮气的蛤蟆叫。

——莫言《酒国》第204页

精妙、幽默的比喻往往自然贴切，出乎意料但细想又在情理之中，读后不觉让人开怀大笑。此段亦是如此，把女司机和余一尺比喻成了母泥鳅和癞蛤蟆，一般意义上的人一下子降格成了滑腻肮脏的动物，并且对两者的形象作了更进一步地修饰描述，使两人同床共枕的情形更加生动、丑陋，和一般意义上对男欢女爱的描述反差极大，但却神似之极，读后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每到一地儿，我都用数码相机拍照，就像公狗每到一地都会跷起后腿撒尿一样。

——莫言《蛙》第191页

人每到一地儿喜爱拍照的这种习惯嗜好本可以用其他事物作喻体，同样也会达到比喻形象生动的效果，但作者却故意把人比喻成了公狗，把人每到一地儿喜爱拍照的行为比喻成了公狗撒尿，把人的喜好故意和狗这种龌蹉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把人一般意义上的行为降格化、卑贱化，实在是出乎人的意料，但确实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使语言幽默，更加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1.2）把低贱鄙俗的动物比喻成高尚尊贵的人

把尊贵高雅的人或事物比喻成低贱鄙俗的可以产生极大的不协调感，产生幽默，同样把低贱鄙俗的比喻成高雅尊贵的也可以产生极大的反差，制造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

虎纹大狗安详地趴在灶火旁，长长的嘴巴搁在松木劈柴上，双眼盯着灶中香气扑鼻的、金黄色的火苗，显得格外深沉，像一个大学里的哲学教授。

——莫言《酒国》第208页

狗本就是特别卑贱的家畜动物，这段中却把狗拟人化，用“深沉”这个本来用来描述人的神态的词语来形容狗，提升了狗的身份格调。同时又用比喻的修辞方法，再次把狗升格化，把狗比喻成了一个博学多识的教授，而且是哲学的教授，这种由狗到教授的身份跳跃，从家畜到博学的教授的转变实在是匪夷所思，超出想象，但两者之间在当时的语境下又极为贴切、神似，让人觉得非常幽默滑稽。

当众猪因长途坐车体力不支丑态百出时，这家伙却悠闲地散步看景，宛如一个抱着膀子吹口哨的小流氓。

——莫言《生死疲劳》第224页

这段话运用了拟人和比喻双重修辞手法，一般来说猪的形象比较肮脏丑陋，被人圈养在臭气熏天的猪圈里，“散步”和“吹口哨”也本是人的动作行为，但作者却把一头猪升格拟人化，描述地如人一样散步吹口哨，滑稽搞笑之极。另外作者在描绘时更是展开想象，用了比喻词“宛如”，由猪悠闲的神态联想到了“抱着膀子吹口哨的小流氓”，两者之间取得了一定的相似性，巧妙贴切之极，描述极富画面感，让人感受到莫言语言的幽默风趣。

（1.3）把卑下部位或粗言秽语作喻体造成的幽默

莫言本身是个农民，从小在农村长大，有着二十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因此在写作时不可避免地会调动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而且莫言又是个非常大胆的作家，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充满赤裸裸的性描写，如《红高粱》、《酒国》、《生死疲劳》等，粗俗卑贱的语言如粪便、屎尿等在很多作品中更是比比皆是。因此他在作比时常常运用一些农村中常见的极其粗俗肮脏的事物或者跟生殖器官有关系的词语作为喻体，阅读小说的读者群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群体，大多缺乏类似的农村经验，比较崇尚雅文化，再加上当代作家群中敢于挑战中规中矩的传统写作方式、敢于把如此粗俗不雅的事物直接写进作品中的作家还比较少，读者类似的阅读体验还比较少，因此在遇到这样的喻体时在思想意识上产生强烈的新鲜及不协调感，但是仔细琢磨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读者在联想中理解了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关系时，幽默便油然而生。

柴油机像一个被捏住了睾丸的男人一样发了疯地嚎叫着，机体抖动剧烈，油星四溅，烟筒里黑烟滚滚，固定在木底座上的螺帽抖动着，仿佛随时都会脱落飞去。

——莫言《生死疲劳》第279页

把机体抖动剧烈的柴油机比喻成了“一个被捏住睾丸的男人”，新奇巧妙之极，表明了莫言的想象力何其丰富，非常人可比，又大胆直露，让人不得不佩服莫言的胆识气魄。喻体看似荒谬，但确实又有一定的相似性，远远超出了我们一般的想象能力，从而感觉极大的不协调感，不由得让人笑喷。

偌大个世界，芸芸着众生，酒如海，醪如江，但真正会喝酒者，真正达到“饮美酒如悦美人”程度的，则寥若晨星，凤其毛，麟其角，老虎鸡巴恐龙蛋。

——莫言《酒国》第80页

这段主要是说明大千世界真正会喝酒并达到“饮美酒如悦美人”人少之又少，这里作者连用了五个比喻，前三个喻体晨星、凤的毛、麟的角还算贴切，更要表达的意思非常协调，正当读者在作者设下的语言氛围中平顺行进时，作者在写到下面的喻体时却笔锋一跌，在结尾处大胆地使用了让人难以启齿的动物生殖器官以及濒临灭绝的恐龙蛋做喻体，前后在语言的感情色彩上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虽和前面的比喻表达的主旨意思一致，但又在挑战读者的想象力和接受能力，前后出现强烈反差，粗俗卑下的语言增添了语言的幽默感。

再如以下两个比喻句，同样运用了动物的生殖器官或跟粗秽的排泄物有关系的词语作为喻体，更加强化了事物本身的丑态，使形象、动作或神态更加的丑陋不堪，滑稽幽默的同时也起到了强烈的批判和讽刺意义，让人深切地体会到莫式语言所带来的感染力。

那顶伪军帽，褪色起皱，恰似一头阉牛的卵囊。

——莫言《生死疲劳》第172页

林间小路上因猪食滴沥而结成的冰坨子使你连跌两跤。一跤前仆，状如恶狗抢屎；一跤后仰，恰似乌龟晒肚。

——莫言《生死疲劳》第266页

(1.4) 通过言语形象的新颖化制造出来的幽默

造成幽默的语言一般都需要高超的语言技巧，还要有相当的新颖度，因此如果作者运用自身丰富的想象力，借助言语活动的机智挥洒创造出新鲜别致的言语形象，那么也能使语言风趣活泼，如王蒙就曾以衣服同人的关系喻父母同孩子的关系——“没有母亲的孩子便是没有人穿的衣服，而没有父亲的孩子至多是没有衣服穿的人”，这种比喻方式诙谐别致，主要要归功于王蒙创造出了特别新鲜的言语形象。莫言对语言高超的驾驭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而让莫言的语言如此别具一格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他对周围事物独特的感觉，从《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到《红高粱》，莫言总是能通过独特的感知扑捉到一个充满艺术画面感的别致形象，晕染开来，经过一番心灵的幻化，创造出令人心醉神迷的艺术境界。莫言运用的比喻修辞手法也是如此，莫言有时通过轻松愉快的言语笔调，利用创造性的想象创造出一个新颖别致、富有画面感的喻体，以此来抒发对本体的感觉，勾勒本体形象，使话语之间包含幽默风趣的情致。

我拥有这样一个美味可饮如同奥罗露索雪利酒（Oloroso Sherry）一样色泽美丽稳沉、香气浓郁扑鼻、酒体丰富圆润、口味甘甜柔绵、经久耐藏、越陈越香的丈母娘而不是拥有一个像村里人烧出的地瓜干子酒一样颜色混浊不清、气味辛辣酸涩、酒体干瘪单调、入口毒你半死的丈母娘，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岳母诞生于一个采燕的世家。

——莫言《酒国》第213页

这段话的本体是丈母娘，作者运用“是……不是……”肯定加否定的形式，以酒喻人，连用两个比喻抒发自己对丈母娘的整体感受，第一个比喻用肯

定的形式描绘了丈母娘的美态，把她比喻成了奥罗露索雪利酒（olorososherry），第二个比喻用否定的形式说明丈母娘拥有像地瓜干子酒那样，通过否定的形式更进一步的肯定了丈母娘的丽姿，又通过对酒色、香、味等特质的描述，多角度勾勒勾勒出了一个饱满、香郁、立体的丈母娘形象。以酒为喻体喻人，透过酒质来形容人品，确实绝妙之极，再加上轻松得意的叙述语气，尤其显得诙谐有趣。

您的来信如同一瓶美酒，如同一声春雷，如同一针吗啡，如同一颗大烟泡，如同一个漂亮妞……给我带来了生命的春天，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愉快。

——莫言《酒国》第133页

收到来信时的美好感觉本来就是带给人精神上的愉悦，是个虚体，只可意会无法描状，但莫言却连用了五个比喻，像一瓶美酒让人反复品读，像一声春雷给人带来新生的希望，像一针吗啡麻醉心神安抚疼痛，像一颗大烟泡让人迷醉充满幻想，像一个漂亮妞让人激动着迷，用五个充满具象感的实体多角度立体化地形容无以名状的虚感，博喻的形式层层描画、层层晕染，引入步入作者臆想的画面，并且喻体的新颖度逐层升级，在结尾处长出了一个新奇的尾巴——漂亮妞，放松了层层设喻让人因思考而绷紧的神经，最后舒放开来，释然而笑。

诸如此类塑造新颖言语形象的比喻在莫言的小说中非常常见，如：

我听到了你的怒吼，看到了你的不耐烦，像内蒙古生产的草原白酒一样，你简直还是一瓶子波浪翻卷的哈尔滨高粱糠白酒，酒度60，劲头十足。

——莫言《酒国》第214页

你们这些资本主义的小业主，小商小贩，就像三九天的大葱，根枯皮干心不死，一旦气候合适，马上就发芽开花。

——莫言《生死疲劳》第363页

前一句同样把人喻作酒，以哈尔滨酒的劲头来形容一个人不耐烦、怒吼时的强度，非常形象贴切。后一句用“三九天的大葱”做喻体一开始让人感觉特别奇怪突兀，就像是歇后语中的一个谜面，接着作者解释又详细解释，如同

告诉了我们谜底，当读者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解除了心中的疑惑时，顿感到相当的轻松好笑。

(2) 隐喻

隐喻又叫暗喻，一般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但隐喻不像明喻那样用一些表示相类关系的标志性的喻词如“像”、“好像”、“如”、“犹如”、“若”、“似”等来表示，而是常用一些判断性的喻词如“是”、“成为”、“当作”等来连接本体和喻体，常见的形式是“a是b”，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点，但又本质不同。

但是并非所有的隐喻手法都会产生幽默的效果，索振羽先生在《语用学教程》中解释道：“比喻并非都幽默，必须使事物自身原有的缺陷、丑陋更加丑化，或使原本崇高、美好的事物凸显鄙俗，从而造成强烈的不协调性，才能产生幽默情趣”⁵⁵，那么作为比喻中的一种的隐喻也是如此。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常常利用隐喻这样的语言技巧人为地降低人或事物的尊严、层次，把人比喻成动物、刻意丑化人或事物、颠倒高尚与卑贱，从而宣泄内心鄙视、反感或嘲讽的情绪，在一定形式上也造成了话语与现实认识的不协调感，从而产生幽默。

(2.1) 把人动物化的隐喻

莫言在叙述时为了表现人物对某一现象的不满与鄙视，常常故意把人降格地比喻成一些猥琐不堪的动物，形成与客观事实的强烈反差，从而制造幽默。

小头目嘻嘻地笑着说：“你们酿造大学的司机，都是些臊骡子。”
“对，都是臊骡子。”

——莫言《酒国》第111页

这里小头目和丁钩儿都把酿造大学的司机比喻成了臊骡子，把人比喻成了动物，侮辱性、挑逗性的言语中暗含了她们平时行为的不检点，骨子里比较放荡，表现了小头目及丁钩儿内心深处对这些女人的鄙视。

我说蓝脸就是一头强驴，要顺着毛摩挲，性急不得，性急了他就会尥蹶子、咬人。

——莫言《生死疲劳》第34页

⁵⁵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这里把蓝脸说成了一头强驴，不符合客观事实，人不可能成为驴，但这种把人比喻成动物并幽默地按驴的性子来说明蓝脸性格的手法非常巧妙滑稽，幽默风趣。

（2.2）把人或事物刻意丑化的隐喻

莫言为了拉大事物之间的反差，增强不协调感，还惯于把人或事物刻意丑化，甚至采用非常粗俗污秽的事物作喻体，造人所不敢造之喻，发人所不敢发之言，这种大胆的幽默形式令人产生不尽的畅快之感。

我他妈的算什么，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过是一根在社会的直肠里蠕动的大便，尽管我是和名列仙班的治蝗专家刘猛将军同一天生日，也无法改变大便本质。

——莫言《食草家族》第2页

为了突出自己在社会上的低贱与普通，故意把自己贬低成了臭大便，刻意丑化自己，人不可能是大便，两者之间产生极度落差，读罢让人不觉露出一丝无奈的笑，但这种比喻方式却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尴尬处境。

类似手法的描写在《生死疲劳》中也有很多，如：

我知道在秋香的心目中，她的第二个男人黄瞳，只不过是一堆黄色的狗屎。

——莫言《生死疲劳》第118页

在秋香的心中把黄瞳这样的一个人比喻成了臭狗屎，明知人不可能是狗屎，但还是用这种手法把人贬低得丑陋无比，毫无分量，从而表达出对黄瞳的厌烦不满，“人”与“狗屎”之间的巨大落差也给读者带来一种风趣诙谐的阅读感受。

爹，怪不得人家说你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莫言《生死疲劳》第183页

这段话不直接批判对方倔强、偏执的性格，而是把人丑化成了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来反衬一个人的脾性，形象生动，不落俗套，从而幽默风趣。

（2.3）把卑下的事物高尚化的隐喻

莫言的小说中还有很多把卑下事物高尚化的隐喻，本是污秽低俗之物却被描绘地异常漂亮崇高，很是滑稽可笑。

吴秋香只要一看到我娘把褥子抱出来晾晒，就大声咋呼着叫她的女儿：互助呀，合作呀，快出来看哪，西屋里解放又在褥子上画世界地图啦。于是那两个黄毛丫头就跑到褥子前，用木棍指点着褥子上的尿痕：这是亚洲，这是非洲，这是拉丁美洲，这是大西洋，这是印度洋……

——莫言《生死疲劳》第128-129页

因为尿床而让褥子尿痕斑斑，本来是一件极让人难为情的事情，但吴秋香却故意美化眼前的画面，把尿痕描述成了形状各异的世界地图，两个黄毛丫头充满童趣的指点辨识更为画面增添了风趣色彩，构思巧妙，新颖独特，幽默的同时语词之间又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嘲讽，让人不得不赞叹作者新奇丰富的想象力。

我们要在一个月內，兴建二百间花园式猪圈，实现一人五猪的目标，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支持世界革命，每一头猪，都是射向帝修反的一颗炮弹。所以，我们的老母猪一胎生了十六只猪娃，实际上是生了十六颗射向帝修反的炮弹，我们的这几头老母猪，实际上是向帝修反发起总攻的几艘航空母舰！

——莫言《生死疲劳》第208页

猪原本给人的印象是好吃懒做、丑陋不堪，但这段话却极大的美化了养猪，把养猪当成了发展的宏伟目标，上纲上线，更把养猪和支持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大肆宣扬养猪的意义，尤其夸张的是把猪看成了射向帝修反的炮弹，老母猪看成了向帝修反发起总攻的航空母舰，荒谬可笑之极。猪不会真的成为炮弹，更不可能成为航空母舰，这种风趣的隐喻也映射了当时中国急进的方针政策对人思想上的腐蚀，嘲讽了当时人的幼稚愚昧。

(3) 借喻

“借喻是借用喻体来代替本体的比喻。它不用任何喻词，本体也不在句中出現，因此更含蓄，更深刻。它要求既要符合本体的本质特征，又要让人明白喻体比喻什么。本体和喻体必须是两种事物。”⁵⁶可见借喻这种修辞手法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直接用跟本体有某种方面相似性喻体代替本体，常用的形式“借a作b”。因为借喻中喻体和本体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如果

⁵⁶ 陈毓瑾，*新编汉语实用修辞手册*（北京：金盾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想象丰富运用巧妙，就会使表达更加形象生动、意蕴丰富，引起人无尽的联想，产生幽默诙谐的艺术效果。莫言在小说中就常常运用这种方式，使语言立体贴切、妙趣无穷。

扯住我们主任又撕又掬又叫唤：“老头子老头子你不给我作主谁给我作主杜家那个卖腩的臭婆娘又指鸡骂狗骂我光吃食不下蛋我不下蛋关她屁事她下了两个斜眼歪歪蛋老娘连腩都不愿夹噢哟哟亲娘啊叫人欺负喽……”

——莫言《白狗秋千架·苍蝇·门牙》第269页

这段女人撒泼时说的话从形式上就与习惯上的表达方式不同，作者故意不用标点，一气呵成，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但这种写法却机巧地把女人极其气愤、怒语连连、不依不饶的心情表达地淋漓尽致，读来如身临其境。另外从内容上来说，这种表述方式没有清楚直接地说出主要意思，而是含沙射影地用“光吃食不下蛋”来比喻女人光知道吃不会生孩子、用“下了两个斜眼歪歪蛋”来比喻别人生的两个有斜眼毛病的孩子，使得话语更加恰切形象、活泼风趣，增强了语言感染力，一个泼辣农妇形象跃然纸上。

医书上把精虫形容成蝌蚪，我们就蝌蚪一次：成群的精虫——其中包括小我一部分——在我母亲温暖的溪流里游泳。它们在比赛，优胜者奖给一粒，奖给一粒浆汁丰富的白葡萄。当然，有时候会出现两名游泳选手同时到达终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两粒白葡萄，奖给他们每人一粒，如果有一粒白葡萄，这甜美的汁液只好由他们共享。如果有三位、四位、甚至更多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呢？这情况太特殊，这种现象极其罕见，而科学原理总是在一般的条件下抽象出来，特殊情况另当别论。好歹在这次竞赛中，只有我一个最先抵达，白葡萄一粒吞没了我，我成了白葡萄的一部分，白葡萄成了我的一部分。

——莫言《酒国》第26-27页

这段话巧妙地把精子争抢着与卵子结合的过程比喻成一场游泳比赛，把卵子则含蓄地比喻成一粒浆汁丰富的白葡萄，把两者结合形成一胞胎、两胞胎、三胞胎、甚至多胞胎成功的情形用几名优胜选手享用到几粒白葡萄来形容，这比喻方式把深奥难懂的道理描述地极为浅显、巧妙和新奇，文字之间又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画面感，让读者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幽默十足。

另外还有一些以民间的俗语谚语作为喻体的借喻，这些俗语谚语是在人民群众口头广泛流行的，一般语句固定，通俗形象，活泼风趣，富有很强的语言表现力，运用文中使得语句更加幽默生动。

许多年后，莫言那小子对我袒露心声，说他也对黄互助有幻想。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不到小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莫言《生死疲劳》第175页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指有些人没有自知之明，自不量力，不切实际地奢望自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在这里莫言创造性地使用俗语，让蛤蟆有了大小之分，把解放和莫言对互助的非分之想比喻成了大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语双用，一石二鸟，机智诙谐之极。

尽管我刚刚回忆了他敲牛胯骨时在我面前点头哈腰的形象，但人走时运马走膘，兔子落运遭老鹰，作为一头受伤的驴，我对这个人心存畏惧。

——莫言《生死疲劳》第22页

“人走时运马走膘，兔子落运遭老鹰”形象地描绘出了洪泰岳和西门闹两人的命运逆转，用“人走时运马走膘”借喻洪泰岳已今非昔比，有权有势，时运正旺；“兔子落运遭老鹰”则借喻西门闹冤死之后由人成驴的命运，落魄不堪，已不比往日，时运如此免不了受强者的欺凌。一句俗语把两个人命运的转换对比形象深刻地表现起来，新鲜可笑之余又带有一种对命运捉弄的无奈。

总的来说，莫言主要通过文学、民间诙谐文化和语言三个角度来构建他的幽默王国，使他的作品洋溢着一种欢快活泼的幽默情趣，特别富有语言感染力。

第五章

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

莫言构建幽默的方式是丰富多彩的，但他并非是为了幽默而幽默，在构建幽默的同时莫言也对他笔下的人物命运和社会现实倾注了一定的情感。以情感特色来分，莫言小说中的幽默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5.1 黑色幽默

文革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逐渐开放，在文化上的限制也逐渐放宽，国外的很多思想潮流和经典著作纷纷乘着这股改革开放的春风传入中国，凭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风貌不断地刺激和影响中国，影响力比较广的如“马尔克斯热”、“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等。中国作家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也开始纷纷吸收外国的文学营养来探寻自己文学创作的新蹊径，“黑色幽默”也是很多作家争相模仿和借鉴的对象。

自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1976年被《现代外国文学》刊登以后，“黑色幽默”以其外在幽默内含讽刺的独特表现手法逐渐开始引起中国文坛的关注，影响力较大的“黑色幽默”作品还有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V》、库特·冯尼格的《第五号屠场》、纳博科夫的《普宁》等。很多中国作家在中国社会思想壁垒逐渐解冻的文化背景下，开始在中国内核之外为作品揉入了一定的“黑色”色彩，创作出了很多具有黑色幽默特色的小说，以一种表面温和的方式来揭露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比较著名的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青铜时代》、《似水流年》，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顽主》，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王蒙的《买买提处长轶事》、老鬼的《血色黄昏》等。

莫言作为一个对作品不甘趋同他人、追求写作个性化、对新思想新手法尤为敏感的作家，对风靡世界文坛的“黑色幽默”当然更是不会漠然置之，相反，在这种特殊的讽刺与揭露现实的技法在莫言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所渗透。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充满了苦难、贫穷、粗俗、野蛮和肮脏，人们在这样的生存境

遇里不得不无奈地选择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求得暂时的超脱与解放，幽默是老百姓能够活下去的方式。其实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个名字叫“莫言”的作家本身就是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色彩，“莫言”的意思就是“不要说话”，但莫言小时候就是一个精力旺盛、贫嘴碎舌、调皮捣蛋的小破孩，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却颁发给了一个英文名译为“shut up”的中国作家。莫言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制造“黑色幽默”。

5.1.1 克制叙述的方式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经常用一种反讽的克制性叙述方式来制造黑色幽默，“反讽是指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即使用和语境意思相反的语句表述，从而达到讽刺或幽默的修辞效果。”¹由于使用反讽这种修辞手法时，表面所表述的意义与作者真实要表达的意义存在一定的反差，造成一种不协调感，因此常常会表达出幽默或讽刺的效果。莫言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也喜爱利用反讽的手法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把人物置于一种极其恐怖、残忍、悲痛处境，而他却用一种温和冷静的语调平静的叙述，故意制造一种阅读习惯上的突兀感，让人禁不住涩涩一笑。

克制叙述就是莫言常用的一种反讽形态。克制陈述是“反讽的类型之一。是故意用轻松的话语来表示某种强烈情绪的手法。按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定义是：‘在实际说出的与可能说出的之间有或大或小的差距。’”²这种把严肃沉重化为轻松沉静的陈述手法颠覆了以往的叙述传统，大事化小，用一种陌生化的手法创造出一种和习惯性思维相背离的阅读体验，极残忍、极暴力、极血腥与极轻松、极冷静、极温和形成强烈的不协调感，给悲剧的内容赋予喜剧的形式，从而造成一种黑色幽默的艺术效果。

如在《革命浪漫主义》一文中，“我”本来一腔热血背着火焰喷射器冲锋陷阵的，即使不是英雄，也会是个烈士，但没想到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却窝囊地坐在了越军埋伏的“小香瓜”——地雷上，只剩下了半个屁股。“我”的远

¹ 张金泉和周丹，*英语辞格导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

² 金振邦，*文章技法辞典*（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大抱负与实际际遇的荒唐不堪形成强烈对比，幽默诙谐。当“我”在战争中看到自己的战友和队长被炮弹炸死的情形时，描述道：

一颗炮弹在离地一米处爆炸，三个战友飞上了天，我们队长身体瘦弱，所以他飞得最高。

——莫言《白狗秋千架·革命浪漫主义》第346页

在描写如此壮烈血腥的战争场面时，莫言却用了一副远距离冷视的口吻，说他们“飞”上了天，而且下面又套用形式逻辑的理论理性客观地分析自己话语：

①在同样的爆炸气浪冲击下，身体重量最轻的人飞得最高。（大前提）

②我们队长身体瘦弱。（小前提）

③所以他飞得最高。（结论）

——莫言《白狗秋千架·革命浪漫主义》第346页

并用了一大段来深刻检查自己的逻辑上的漏洞，指出自己“在小前提中偷换了概念，‘身体瘦弱’，并不一定‘身体重量最轻’”³，还分析自己的“大前提概况不全，我忘记了风向、地势、角度诸因素。”⁴

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英雄本该是令人悼念，抒发悲痛之情的，但作者的叙述却打破以往的习惯性思维，用一种克制叙述的方式把阵亡的场面描述地如此客观、如此理性，仿佛在用形式逻辑的公式去冷静地分解几个句子，而忘记了自己句子的实际悲伤内容，叙述的语气越是冷静，这种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感就越大，使得读者不禁失笑。但笑过之后不禁让人反思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给人的心理带来的心理创伤及阴影。

接着作者又用浪漫抒情，甚至可谓是诗情画意一般的语言来描述队长飞升的情景：

我们的队长在爆炸气浪中飞快地上升，是我亲眼看到的。他的四肢优雅地舒展着，他的脸上阳光灿烂，他的迷彩服上五彩缤纷，鲜红的血珠像一片片飘零的花瓣轻俏下落。我认为队长是一只从烈火中飞升起来的金凤凰，他的羽毛灿烂，他一定是到太阳里去叼金子去了，这是我奶奶在凄凉的星光下多次讲给我听过的故事，……

³ 莫言，《白狗秋千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46页。

⁴ Ibid.

——莫言《白狗秋千架·革命浪漫主义》第346页

我们很难从这句话中看出恐惧、悲痛和死亡，作者用极其克制的叙述方式把队长的阵亡写得美丽迷人、光彩夺目，就像在写一篇抒情诗，本是极悲的牺牲画面却被套上了一身诗意烂漫的外衣，使得内容与形式极其不协调，黑色幽默由此而生。

5.1.2 塑造“反英雄”人物形象

英雄形象在文学作品的长河中始终是作家们极力塑造的对象，传统的英雄人物形象不是正义凛然、英勇就义的英雄，就是大公无私、建功立业的楷模，散发着正面积积极的光辉。但黑色幽默作家却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社会及人性，他们常常对战争、苦难、死亡进行喜剧化的处理，塑造了一批在残酷环境下挣扎着的“反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往往不像传统意义的英雄形象一样具有坚定的意志，他们的人生一般都具有两面性，带有悲喜双重的特色，自身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不断地追求自身的价值，张扬自我个性，但在现实面前却总是表现得软弱无力，最后还是难逃悲剧的命运，把自己置于荒唐可笑的尴尬境地，如《第五号屠场》中的毕利、《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尤索林。黑色幽默作家通过描写这些精神病态、行为滑稽的“反英雄”人物来映射社会残酷荒诞的现实，从而引起我们对生命及人性的深层思考。

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有了一定的突破，作家们在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受在外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开始关注英雄以外的众生态，正如叶开所言：“新时期文学的作家们打破此前官方文学教科书所施加的魔咒，在人物形象中，以‘反英雄’的群像，突破此前文学作品中单一化的‘革命英雄’模式限制，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⁵

莫言的小说中也塑造了很多“反英雄”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多数是在底层辛苦挣扎的农民或工人，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平凡简单衣食自足的生活，但人生的境遇常常给他们开玩笑，使得他们有时不得不放弃自己坚守的道德和理

⁵ 叶开，莫言的文学共和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

念，努力地去配合周围环境，造成其身份、思想、言行等方面的严重错位，从而制造出一个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如《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丁十田，四十几岁的丁十田本来是农机修造厂的老师傅，一辈子勤勤恳恳、按部就班地工作，是公认的“省级劳模”，甚至还跟副省长都合过影，如果他的人生一直按这样的线路平坦地发展下去，他也许继续着自己的光辉形象，那么也就应该没有什么故事可言。但就是这样一个元老级的人物在人生只求安稳的年龄偏偏遭遇到了本不应该发生的厄运——下岗。社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得很多人面临和丁十田同样的生活遭遇，生活的窘境使得原是光鲜楷模的丁十田慢慢地发生着变化，使得他的人生充满了黑色般的幽默。

首先他的身份发生了错位，从一个劳模变成了下岗工人，更为可笑的是在不断地摸索中竟然打起了林间情侣的主意，把一辆废弃的公共汽车外壳做成了休闲小屋，自己发起了林间饥渴鸳鸯的小财，从一个象征着文明道德勤奋的劳模一下子跌落成了从事不文明行业的小老板，在生存与道德的两难选择中丁十田还是尴尬地选择了前者，这种身份上的两级转变无意是幽默可笑的，但生存境遇的悲惨与无奈只能让人苦笑不止。

其次他的思想也发生了错位，一个老实憨厚跟钢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本来对生活没什么邪门歪道的想法，但生活却逼迫着他不得不对林间找地方野合的鸳鸯打起了主意，车壳内的动静让他这个半百的老人也浮想联翩，“女人的白花花的肌肤粘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个买小猪的少妇明媚的笑脸和露出半边的乳房也赶来凑起了热闹。”⁶生活把一个对男女之事不敢启齿的本分老人变成了一个对男女性生活颇有经验的老色鬼。他抛弃了坚守多年的圣人思想，以自己的一套精神胜利法不断劝慰着自己，使自己所做的事变成了理所应当。从保守到开放，前后思想的错位和反差使得丁十田的形象更加地荒唐可笑。

随着思想错位而来的是丁十田行为上的严重的错位，从买性爱用品时的羞涩沉默到大胆地跟人讨价还价，从性趣熄灭多年到主动拉着老妻做房事，从拉

⁶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

客时的张口结舌到熟练地给客人计算着价格张罗着生意，丁十田行为上的前后对比与转变增加了人物形象的诙谐幽默性，但这种社会及经济转型所带给人的严重道德缺失又给人物形象增添了几分悲剧色彩。

另外环境的错位也使得丁十田这个人物形象更富有黑色幽默的色彩，特别是丁十田去收费厕所的场景尤其显得滑稽可笑。他没进过那么高级的厕所，不懂得厕所为什么收费，也没有使用过干手器，因此当他走出厕所的时候会感慨地对自己的徒弟说：

“小胡，师傅跟着你撒了一泡高级尿。”

“师傅，您这叫幽默！”

“我欠你一元钱，明天还你。”

“师傅，您越来越幽默！”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第176页

丁十田的“高级尿”反映出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低级与窘迫，而小胡所说的“幽默”也映射出了丁十田与整个社会环境的格格不入，后一句“幽默”则更加强了这种不协调程度，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人们的生存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丁十田却还固守原地，对他周围的环境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在言行举止上表现得相当滑稽诙谐。

除了《师傅越来越幽默》以外，莫言还在很多其它小说中也塑造了“反英雄”的人物形象，如《酒国》的“丁购儿”，《生死疲劳》中的“蓝脸”，这些人物形象都不像传统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形象那样那么正面高大，自身都带有一定的残缺性，他们的人生就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色调的悲喜剧，但他们黑色命运背后笼罩着的是悲催残酷的现实。物质文明的高度膨胀使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了严重变异，很多人在生存和道德的边缘左右徘徊，在不断地附和屈从中逐渐消磨了自身的意志及文明道德意识，盲目地追求个人价值，但终因为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最后落到狼狈可笑的地步。

5.1.3 时空的错乱与情节的荒诞

传统小说一般会运用一种线性、规整的叙事方式描绘他笔下的世界，时空的排列通常会符合人们日常的思维逻辑和阅读习惯，大多数运用顺叙的手法来叙述情节，事物的开展、发展、高潮、结尾层次分明，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空排列的相对整齐，尽管有些时候也会运用倒叙和插叙手法，但作者写作时还是围绕主题安排情节，读者读完还是能理清事物发展的头绪，并没有突兀混乱之感。另外传统小说在描写手法也较少采用荒诞、象征这样的手法来表现社会及人性的变异，但“黑丝幽默”作家为了更好反映现实世界的荒诞不经，常常颠覆传统，有意地打乱时空的逻辑顺序，跟随小说中人物的思维和意识，把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想象有机地融和起来，交叉叙述，并设置一些荒诞的情节，以此来映衬令人绝望和恐惧的现实，营造一种混乱、滑稽的喜剧氛围。这种后现代的叙事手法虽然使小说在内容上失去了连贯性，读起来有点令人摸不着头绪，但读者从总体上把握小说的基调后，反而更加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莫言的很多小说也借鉴了“黑色幽默”作家制造幽默的这种方式来表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及小人物的尴尬处境。如在《幽默与趣味》中，莫言为了更好地表现社会的荒诞与人性的变异，常常运用时空跳跃的手法，打破过去与现在的界线，任意识自由穿行，通过前后时空人物精神状态和人生际遇的对比来反衬人物当前狼狈不堪的滑稽人生。王三本来也是一个蓬勃朝气、野性十足、疯狂地追赶过爱情的野小子，但青春的逝去、生活的磨砺使他失去了往日的棱角，逐渐退化成了生活滑稽剧中的一个小丑，胆怯窝囊、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整日在恐怖和绝望中恍惚度日，正如小说中一开始王三为《中国诗歌大辞典》撰写的条目一样，他的人生就像一首离奇、荒诞的超现实风格的古典诗。

《幽默与趣味》中在叙述“现在”时，“过去”常常跟随人物的意识不自觉地穿插进来，如他不小心扑到一个老太太的胸在人行道上狼狈逃生时就插入了过去年轻时与汪小梅浪漫温馨的相恋场景，过去的汪小梅娇羞温柔，现在的她却霸道蛮横，俨然成了一个泼妇，过去的王三霸道强硬，现在他懦弱无能，

俨然成了一个窝囊废，通过前后两种时空里人物性格的对比反映现实对人性的侵蚀。

另外小说中的时空错乱还体现在现实与幻境的交叉相融，王三的意识有时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通过自己的幻觉创造了另外一个时空，这种时空也可以称之为他虚幻的世界，他在面对恐怖绝望时总是不自觉地让思维飘移，自我保护地逃离现在，如第一次站在马路边缘上，外界拥挤的车龙和灼热的气流使得他的身体扭曲成了一股细绳，扭断燃烧，“他感到自己的思想已经脱离躯壳，而躯壳则变成一坨半干的牛粪，紧贴在马路中央的一根斑马线上。”⁷莫言用超乎读者想象的形象比喻描绘出了王三思想脱离现在的情景，他在另外一个幻想的时空来审视现实中的自己，而现实中的他像“半干的牛粪”一样丑陋滑稽。第二次穿透马路时差点被撞到的惊险遭遇又使得那个城市更加恐怖与可怕，面对这种可怕的处境，他不由地开始幻想心中的另一方世外桃源——苏北，苏北的闲适静谧更反衬出现实的喧闹与恐怖，更反衬出他可怜又可笑的人生。

为了更好地表现社会的荒诞不经，莫言在小说中经常设置一些荒诞的情节，营造一种荒诞扭曲的喜剧氛围，使得小说中的故事充满一定的隐寓性，更加深化荒诞背后所隐藏的主题，如在《幽默与趣味》中的王三在社会的压力与老婆的打骂之下极度恐惧，竟幻想自己能变成一只猴子，像猴子一样摆脱世俗的困扰自由自在地在丛林中生活，最后在自己无路可退的时候竟真的变成了一只猿猴。

她看到丈夫只有流露着恐惧的眼睛没有变化，其他的部位都在迅速地抽搐着、萎缩着，在抽搐中萎缩在萎缩中抽搐着。他的腰背佝偻了，四肢弯曲了，衣服滑落，眼镜跌落，嘴唇缩进，牙床凸出，耳朵变薄，脖子变粗，拇指变长。绿色的细毛突然迸进来，像皮肤上爆起鸡皮疙瘩一样迅速。最可怕的是：一条粗大油滑的尾巴，从它的两腿间缓慢地长下来，一直触到地面上。

——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幽默与趣味》第402页

在面临种种压力无处可逃的时候，王三竟变成了一只猴子，非常地荒诞可笑，但这种荒诞的背后作者让我们沉思的是令人绝望恐惧的现实，社会的变异导致人性的变异，人在这种荒诞的现实下被压抑到极点，只能靠自己的幻觉来

⁷ 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90页。

获得暂时解脱，这无疑是自己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最终还是难逃命运的摆弄。

5.2 黄色幽默

莫式幽默还有另外一种鲜明的情感特色，那就是幽默中常带一点“黄”。性爱话题一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文明禁忌，但正因为在中国人心中长期被压抑一旦释放出来才常会制造出笑果。但并不是所有“黄色”的都能制造出幽默，赤裸裸的黄色诱惑只会是视觉上的盛宴，但却构造不出幽默。一般来说，“黄色幽默”里的内容往往是违反人们日常生活逻辑的，越是和习惯的认识不协调、越是荒谬就越是能制造幽默的效果。另外表达“黄色幽默”的方式也是有技巧性的，隐讳委婉、不露声色的表达方式当人们意会之后往往更能引起人的哄堂大笑。“黄色幽默”像其它幽默笑话一样也常常要制造一些“包袱”，在抖落笑果之前经过缜密的构思，层层铺垫，三翻四抖之后达到让人开怀大笑的效果。

莫言来自农村，他小说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大多来自故乡——高密，故乡对莫言来说应该是他的血地，他最终以当兵的方式逃离了那片血地，但他对那片土地爱得深沉，始终在精神上无法逃离。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使他对农村的生活常态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大跃进、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社会的一波一澜都对农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农民在他们的那块土地上苟延残喘，充满了苦难和艰辛，但农民的生活并不像很多作家笔下描写的那样每天在忆苦中含泪度日，他们自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在茶余饭后、劳作之余的田间地头讲些略带“黄色”的荤段子就是他们最习惯采用的自我解压的方式。生活中接踵而至的悲惨遭遇常使农民步步维艰，幽默是他们生活下去的方式，在坚韧地选择承受之余他们选择笑对人生的苦楚，在自娱自乐中发泄愤懑、舒缓压力，体现出农民对生活的乐观豁达。

莫言小说中的“黄色幽默”主要体现为两种形态。

5.2.1 利用双关含蓄委婉地制造黄色幽默

莫言常常自谦地称自己为“农民”，他小说中描述的场景多是发生在农村，故事中的主人公也多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莫言总是怀着一种悲悯的情怀描写底层人民的苦乐生活。底层劳动人民质朴纯真，但农村环境恶劣、文化水平较低，使得农民日常生活中难免带有一些粗俗之气，有时在嬉笑之间还常带点黄色，但莫言为了逼真地再现底层劳动人们的现实风貌，常常在作品中还原劳动人们的真实天性，以此来表现作品中人物所具有的自然野性，凸显其原始生命力。

但莫言的表现这种“黄色幽默”的方式是非常有技巧性的，为了避免过度的裸露、过度的情色，有时会用一种含蓄的暗示曲折表达话语中的黄色意味，比如运用双关的修辞手法，表面上没有任何黄色的字眼，但细细体味却别有一番黄色的风情，所言非所指，内容上产生了强烈的不和谐性，而形式上却采用一种机巧幽默方式，再加上“黄色”成份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刺激性，读者内心本来就对禁忌性的“黄色”话题比较敏感，使得话语既富有深沉的内涵，又充满幽默的情趣，读来非常诙谐风趣，体现出莫言对语言的超强驾驭能力。

如在《酒国》中当丁钩儿在去煤矿调查的路上遇见女司机时，女司机的大胆泼辣使得丁钩儿与她的对话更加恣意粗俗：

“你怀孕了吗？”……

“我有毛病，盐碱地。”……

“我是农艺师，善于改良土壤。”

——莫言《酒国》第2-3页

当两人经过了一番赤裸粗俗的对骂之后，丁钩儿要下车还不忘给女司机幽上一默：

小妞，再见了，我有上等的肥田粉，专门改良盐碱地。

——莫言《酒国》第4页

大胆泼辣的女司机使身为侦查员的丁钩儿完全放下了矜持，聊天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黄”、越来越粗俗。但莫言制造幽默的方式又是特别艺术的，经过一番谈及怀孕及孩子的玩笑话后，双方都运用了一种双关的方式表达使对方

产生性关系的联想，巧妙曲折。“盐碱地”字面意思是指一种类型的土壤，这种土壤因为所含盐分太高影响到作物正常生长，而字里意思则是指女司机生育方面有问题，而丁钩儿却说自己是“农艺师”，“善于改良土壤”，表面是说自己在农业技术方面很在行，懂得如何改良土壤，而内在意思则是自己性能力强，会帮女司机解决生育方面的难题，下面丁钩儿跟女司机分手的话的意思也是在表现自己的超强的性爱能力。因此，从整体来看，内容上一语双关，富有双层含义，充满了不协调之感，再加上用语新鲜恰切、精妙活泼，通过一番含蓄涉及情色意味的对白，达到了宣泄压力和紧张的效果，从而产生了幽默。

杏花如雪，落在他们身上。二十年后，庞凤凰成为绝代美人是无奈的事：种好地好，播种时的环境充满诗情画意，她不美，天理难容！

——莫言《生死疲劳》第391页

这里的“种好地好”主要是指西门金龙和庞抗美这两个高密县俊男美女的基因优良，“播种”则含蓄地说两人发生性关系，同样是带有色情的意味但却表达得委婉机巧，言此意彼，避免了语言的过于直露，同时又吸引读者细细体味其中的含义，领会了实际内涵之后，不由得开怀一笑。

于是我们把他的裤裆松开，将那颗生着白卷毛的大头硬塞到他自己的裤裆里。……

莫洛亚先生说：老柳，你不懂，“老头儿看瓜”很好，就在刚才我“老头看瓜儿”时候，我看到了上帝。

后来莫洛亚的话在村子里传开，几个流氓无产者嬉笑着道：“老头儿看瓜”时见到了上帝，那上帝成了什么？你们想想看，上帝成了什么？

——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梦境与杂种》第359-360页

此段话的表达方式虽不那么直露赤裸，但却渗透着浓浓的“黄色”意味。几个毛头孩子戏弄莫洛亚先生，让其表演“老头儿看瓜”，但“老头儿看瓜”要表达的并非字面意义，巧妙含蓄地让人联想到男人的性器官，下面几个流氓无产者对莫洛亚话中“上帝”的有意曲解更是增添了话语的趣味性，“上帝”一词在他们的嬉笑中一语双关竟成了男人性器官的代称，被压抑的男女两性话题竟成了其嬉笑调侃的对象，消解了其严肃性。同时由于这种表达方式和读者长期积累的阅读体验相背离，因此在阅读时造成了一种不协调之感，在含蓄涉

及男女之事的话题中获得了阅读的快感，释放了被压抑的情趣，从而产生了幽默。

这里的李艳是个“蝴蝶斑脸瞪眼子”，可能就是您记忆中的那位“白脸瞪眼子”，脸上的蝴蝶斑很可能是多次非法怀孕所致。她对我说，她的沟里土地极其肥沃，炒熟的种籽也发芽。还说，她每次流下来那些不足月的胎儿，都被医院里的大夫抢去吃了。

——莫言《酒国》第82页

这里的“她的沟里土地极其肥沃，炒熟的种籽也发芽”同样跟以上一样是运用了双关的手法，含蓄地表达出李艳超强的生育能力，巧妙风趣。

5.2.2 利用赤裸直露的话语制造黄色幽默

一般来说，幽默性的语言越是经过层层地铺垫，多设置几个“包袱”，当“包袱”抖开恍然大悟时，就越能体味出其中富有的趣味性，黄色幽默也是一样。通常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严重，写作风格比较刻板保守，严遵正统，但也有很多例外，莫言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受农村人大胆直率又略带粗俗话语风格的影响，也为了还原农村人真实的风貌，在设置人物对话时也常常夹杂一些赤裸直露、充满情色意味的语言，这种话语方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写作上对男女性爱方面的禁忌，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小说中人物大胆泼辣的个性，使得话语更充满了自然原始的生命力。同时由于这种描写手法太赤裸、太暴露，和读者的阅读体验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和他们禁锢已久的探秘男女两性的心理却暗暗相合，因此当人物话语和读者的心理相碰撞之时，积郁已久的压抑情绪瞬间决堤，让人畅快一笑。

纯粹的赤裸型的“黄色幽默”还是比较少的，大多数和委婉含蓄的话语风格交叉进行，但大尺度暴露性的语言一经说出，能达到使读者瞬间喷饭的艺术效果，越是赤裸越是和人们已养成的话语习惯不协调，从而越是会让开怀大笑。

她举起双臂，叉开双腿，能打开的门户全部打开了。

“你真的不想吗？”她懊恼地问侦察员，“你嫌我难看吗？”

“不，你很好看。”侦察员懒洋洋地说。

“那为什么？”她嘲讽道，“是不是被人阉了？”

“我怕你咬掉我的。”

“公螳螂都死在母螳螂身上，可公螳螂决不退缩。”

“你甭来这一套。我不是公螳螂。”

“你妈的个孬种！”女司机骂一句，转过身去，说，“你给我滚出去，我要手淫！”

——莫言《酒国》第143页

女司机对丁钩儿展开赤裸裸的引诱公式，使劲了浑身解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其泼辣大胆的个性，并且引用公螳螂和母螳螂的交配的例子，言外之意就是鼓励丁钩儿就算死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也不要退缩，在用尽办法仍得不到回应时，大骂丁钩儿软弱孬种，并掷出一句令男人都感到乍舌的一个词“手淫”，这样的—个极其赤裸、—般女人都以此为羞为耻的一个词出自—个女人之口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其尺度之大彻底颠覆了文明道德的禁忌，让人诧异不已，同时又令人压抑已久的性欲本能及情绪得到了瞬间的爆发释放，从而产生出极强的幽默效果。

“我要禽遍酒国的美女”他突然改蹲姿为立姿，挺在转椅上，高举着一只拳头，庄严第宣布：“我要禽遍酒国的美女！”

——莫言《酒国》第127页

这是《酒国》中余—尺的—句豪言壮语，其话语中暗含了两种不协调感，首先誓言本身赤裸大胆又匪夷所思，溢满了黄色的味道，和—般意义上正气凛然充满正能量的誓言形成了—种强烈的不协调感，制造了强烈的幽默味道。其次余—尺本人猥琐的外表与这个豪气冲天的誓言不协调性，余—尺本是个身高—尺五、相貌极其丑陋、猥琐不堪的侏儒，这样的—个人物按常理来说不会受到女人的青睐，但就是这样—副形象还像“禽遍酒国的美女”，可见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也体现出其夸张变态的对女人的征服欲，从深层次上更增加了其言语的幽默性。

5.3 灰色幽默

“灰色幽默”也是莫式幽默中的一大情感特色，“灰色幽默”一般是在人消极、抑郁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幽默。莫言在小说中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而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都是在社会底层苟延残喘的小人物，他们通常对自己的人生际遇表现的懦弱无力，只能报以无可奈何的笑，莫言通过描写这些在灰色境遇下的人物表现他们在社会变革、人性变异背景下的生存之苦、生存之痛。

5.3.1 灰色人生下扭曲荒唐的心理

莫言常常通过描写人物在现实中的尴尬窘境来反映人物的灰色人生，面对现实的残酷，人物的思想意识常常发生扭曲变形，脱离习惯的思维常态，背离社会的伦理道德，从而产生与现实法则的不协调之感，制造出灰色幽默的效果，使读者读后不觉地流露出一种感叹人物命运的深沉的笑，更加反思造成人物灰色人生的深层原因。

好你……你应该明白……怕你厌恶，我装上了假眼。我正在期
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你不答应就是害
了我。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也不要对我说。

——莫言《白狗秋千架·白狗秋千架》第214页

这是小说《白狗秋千架》中“暖”说的一段话，单看前面部分好像是在演一部苦情剧，人物“暖”的命运经过了一番戏剧性的逆转。她本来嗓音条件好，是个非常有前途的女孩，也是高大潇洒的蔡队长和“我”的心仪对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命运给她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从秋千上摔下来瞎了一只眼，从此她的人生被涂满了灰色，没有了光明的前途，只能留在贫穷落后的泥窝窝里；没有跟自己心仪的对象结婚，嫁给了一个粗俗蛮横野兽一般的哑巴；没有了以前的光线靓丽，变成了一个不修边幅、粗俗随意的农妇；她甚至都没有一个女人本该有的正常孩子，辛苦生的三胞胎竟全是哑巴。十年的孤苦为她的人生涂满了灰色，日复一日，每天只能与白狗为伴，麻木沮丧地在岁月的长河里逐渐沦陷。但她对生活并没有绝望，回乡探亲的“我”使她对生活又

燃起了希望，但她的想法却是极其荒唐可笑的，为了改变自己“无声”的灰色人生处境，她竟然想出了“借种”的方法，用与“我”野合的方式怀上一个正常会说话的孩子。这种扭曲变形的想法是出乎读者意料的，因为单看前半部分简直就是一篇描写“暖”灰色人生的苦情剧，作者却在结尾加上一个奇巧的尾巴。“暖”的这种做法也是极其荒唐可笑的，有违我们一直信奉的道德伦理，但结合“暖”的灰色人生又能体味到选择背后的无可奈何，因此最后的幽默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物在悲惨的人生境遇下扭曲变形的心理造成的，但这种幽默是种苦涩的笑，笑过之后更多的是对小说人物灰色人生的一种同情和慨叹！

莫言在自己其他小说中也喜欢涉及到孩子的主题，也喜欢运用这种描写人物在灰色人生下扭曲荒唐心理的方式制造幽默，如他的另一篇小说《弃婴》。

五天后他找到我，忸怩了半天后才说：“要不……要不就把那女孩送给我吧……我把她养到十八岁……”

我痛苦地看着他比我还要痛苦的脸，等待着他往下讲。

“她十八岁时……我才五十岁……没准还能……”

——莫言《白狗秋千架·弃婴》第316页

这是《弃婴》中的一段对话，小说中的“我”捡到了一个女婴，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找人家收留女婴，但走遍了全乡仍找不到一户人家乐意收留，他们想要的只是男孩，后来碰上了一个小学同学，三十多岁的人却憔悴得像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并且还打着光棍，在叙说自己捡到女婴的情况时同学表情麻木，没有任何要帮忙的意思，但几天之后却找到了自己。当他说到要收留女婴并且养育她到十八岁时，按照习惯上的思维逻辑，会以为他真的要收养那个被弃的女婴，但后面读完他补充的那句话，读者才真正明白他的真实用意，原来他是想把她养大当媳妇，摆脱自己光棍的命运。

前后认识的巨大偏差使得读者读后不觉涩涩一笑，而这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想法本身也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但这种笑有一种涩涩的灰色味道，使人反思造成这种愚昧认识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几千年来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使得很多女婴都无法获得生存的权利，甚至造成了很多地区男女的两性的严重失衡，小说中也提到很多人不得不通过换亲来结束自己光棍的命运，甚至为了传宗接代想出抚养女婴以便日后做自己老婆的荒唐想法。

可见，莫言在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让我们反思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夹杂着他对底层人民群众灰色人生的深刻感悟。

5.3.2 灰色人物神经错乱式的脱节话语

灰色人物在社会中常常成为被欺凌、被压迫的对象，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自我的价值，又没有能力对抗现实的残酷，只能麻木地忍受顺从，挣扎度日，但内心却始终停留在一种恐惧中，也正是因为对周围环境的恐惧，使得他们常常神经错乱，与现实脱节，说出来的话也总是是毫无逻辑性可言，答非所问，前后颠倒，造成话语内容上前后的不协调，不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让人苦笑不得。虽然这些灰色人物习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出来的话语颠三倒四，形式上非常荒唐可笑，但这种笑同样是苦涩的，让我们反思的是人物命运之多艰及现实之阴暗。

“你是不是活够了！”

他非常真诚地回答：“没有，还没有，我想把我的儿子抚养成人后再死。”……

警察脸上表现出苦笑不得的神情，悻悻地问：

“既然不想死，为什么闯红灯？”

“我老婆赶我去买拖把……”

“我没问你老婆！”

“她原先是排球队员，现在是业余体校的教练……”

“我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警察几乎是怒吼了。

“我……我色盲……”大学教师狡猾地撒了谎。

“你是干什么的？”警察问。

“我是大学教师，教古典文学的，我正在家写书，我老婆拍了我巴掌，我一起身，把墨水瓶撞翻了，我老婆……”

“你老婆揍了你一顿，然后赶你出来买拖把！”警察打断他的话头，嘲讽道：“买回拖把你还要擦地板，对不对？”

“对，”他说，“希望你不要罚我的款。”

他毕恭毕敬地对着警察鞠了一躬，警察已经转过身去。他胆怯地扯了一下警察的衣角，警察迅速转回身来，严厉地问：

“你想干什么？”

他又鞠了一躬，怯怯地问：“我可以走了吗？”

——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幽默与趣味》第391-392页

这是在《幽默与趣味》中的一段对话，王三与警察的对话前言不搭后语，警察问他为什么闯红灯，而他却回答老婆让自己买拖把，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除了回答自己是大学老师以外，还罗哩罗嗦地又反复提到自己把墨水瓶打翻出来买拖把的事，这种一问一答、回答内容与问题近乎脱节的形式反映了人物在现实压迫下神经错乱、几近崩溃的现状，同时这种形式也不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一种强烈的不协调之感，读后让人感觉相当地滑稽可笑，但笑过之后又让我们反思王三的灰色人生。现实的残酷已经使王三对生活充满了恐惧，变得懦弱无能、灰色沮丧，处处提防，处处躲避，但他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他还不死，因为要抚养自己的儿子成人，他也希望自己不被罚款，甚至狡猾地对警察撒了谎，可见王三沮丧但并不绝望，懦弱但并不是不想反抗生活，只是他个人的力量太过软弱，反抗了也只是演出了一场滑稽的灰色喜剧，但是从他的人生中也令我们沉思造成这种灰色人生的社会阴暗面。

5.4 红色幽默

在莫言的小说中除了以上几种形式的幽默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特色的幽默，那就是“红色幽默”。虽然“红色幽默”的说法有很多种，但各家之言没有一个确定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有“红色幽默”这种形式，而且其大致内涵都跟讽刺社会政治及残酷现实、消解红色主旋律的崇高性等密切相关，因此本文结合对莫言小说的理解，认为莫言小说中也存在“红色幽默”的特色，而这种特色主要是通过讽刺中国过去残酷的政治现实或消解历史伟人的崇高来实现的。莫言用戏仿和夸张的手法把中国过去信奉和尊崇的政治教条和精神理念作为娱乐和戏弄的对象，深刻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所受的精神摧残。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由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认识的不足，也确实多走了很多弯路，也发起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如大跃进、反右运动、土地改革、学习《毛泽东语录》、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虽然很多政治运动结合当时的中国形势，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不顾客观实际模式化、教条化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那个急进疯狂的年代，很多政治理念和教条在当时是神圣崇高不可侵犯的、不可亵渎的，小说创作更是奏响了红色的主旋律，清一色高大上的英雄人物，而且这些思想理念沉淀在人们的心底，深入他们的骨髓，左右着他们的精神行为，甚至日常的话语模式。直到现在政治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成为很多人不敢触及的对象，始终压抑在人们的心底。再加上以现代的思维去反观过去，当时的人们受政治意识的影响，很多思想行为也确实是荒唐可笑、不可思议的。正如人们喜爱开关于色情的玩笑一样，情感越是被压抑，越是容易诱导人们犯规，当政治理念的崇高神圣在作家的笔下消解时，积聚在读者心中情感得以瞬间释放，从而造成幽默的语言效果。

莫言小说主要利用以下两种方式制造红色幽默：

5.4.1 对政治话语模式的戏仿

“戏仿，又称滑稽的模仿，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法之一。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及古典文学名著的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进行夸张的、扭曲变形的、不庄重的、开玩笑的加工改造而达到嘲笑讥讽原作或表达自我主题的目的。戏仿最主要的功能便是讽刺。”⁸英国的罗斯在《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一书中也具体分析了戏仿者对被引用文本的态度，其中一个理论就是认为“戏仿者模仿的目的在于嘲笑，戏仿的动机是轻蔑。”⁹可见戏仿这种模式不只是对文学名著的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上的模仿，对日常生活中的某种现象或历史事件人物同样也可以戏仿，而且由于戏仿

⁸ 陈世丹编著，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3页。

⁹ 罗斯（英），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这种方式常常用一种扭曲变形、夸张开玩笑的方式进行，所以常常会造成夹杂嘲笑和讽刺的幽默的效果。莫言在小说中也常常运用戏仿的方式，把政治现象或由于政治影响而形成的话语模式作为其戏仿的对象，由于这种话语模式太夸张、太模式化，冗长繁琐，与现有的话语习惯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政治一直是人们心中的禁忌，所以当人们一直遵奉的崇高被赤裸地拿出来晾晒，反而更具有讽刺意味，读起来非常荒唐可笑。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地、县、公社各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308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308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牛》第66页

按现在一般的话语模式，这段话主要想表达的就是308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但是却运用过去官样讲话的模式，面面俱到，重重铺垫，从毛泽东思想到人民解放军，再到各级革委会，再到全体医务人员，一环接一环，层层递进，影没影响到的说了个遍，唯恐哪尊佛没有拜到，并且夸张地把它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彻底把它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莫言戏仿这种话语模式的本身就包含了对这种假、大、空现象的嘲讽，由于当时政治思想的禁锢，人们的思维也被限制在一个又一个套套中，空话大话特别多，啰嗦繁琐，华而不实，溜须拍马，急功近利，这种事无论大小都能跟毛泽东、解放军扯在一起的话语模式严重暴露出了当时的政治风气与政治环境。莫言对这种现象没有做过多的评点，而是用一种戏仿的方式去描述，使读者在这种模式化、大而虚的话语形态下对比现在的话语习惯，感受其思维方式的荒唐可笑，从而去回味与反思当时的政治语境对人们思想上的影响与侵蚀。

我们要在一个月內，兴建两百间花园式猪圈，实现一人五猪的目标，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支援世界革命，每一头猪，都是射向帝修反的一颗炮弹。所以，我们的老母猪一胎生了十六只猪娃，实际上是生了十六颗射向帝修反的炮弹，我们的这几头老母猪，实际上是向帝修反发起总攻的几艘航空母舰！现在，你们该明白我把你们这些年轻人放在这岗位的重要意义了吧？

——莫言《生死疲劳》第208页

在《生死疲劳》这部小说中，洪泰岳是莫言依照当时那个年代一心一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农村老干部的模版着力塑造的脸谱化人物，也是小说中政权的代表，这样的人物根红苗正，有坚定的信仰，积极参与各类政治运动，积极贯彻上级的路线方针，阶级意识和政治观念已经深入骨髓，逐渐形成了一套模式化、公式化的话语形式，因此在讲话时经常不自觉地就结合当时的政治口号及纲领，形式极其夸张，内容又极其虚无，非常的滑稽可笑。

在这段中洪泰岳用极其夸张的话语强调了养猪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母猪生一窝小猪在农村本是件极其平常的事，但洪泰岳却拿他已形成的政治话语模式来表述其非常意义，把它跟世界革命联系起来，跟帝修反结合起来，极其夸张荒唐，背离客观实际，也跟现在的话语习惯产生严重偏离，因此感觉非常滑稽可笑，莫言也通过塑造这个人物让我们认识到当时理性偏失的政治环境和急功近利的政治教条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5.4.2 表现人们在政治影响下的荒唐行为

在中国政治形式严峻的非常时期，人们干什么事情都要遵循教条，每走一步都谨小慎微，唯恐触碰到政治的敏感神经，因此在那个凡事都要翻阅《毛泽东语录》、凡事都要符合上层精神、凡事都要以论成份的疯狂的年代，人们的行为举动因为受政治的影响也变得非常荒唐可笑。莫言为了让读者更清醒地认识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为了更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的人物生存常态，常常在小说中以看似冷静的笔触表现那个时代人们的行为举动，而这些在现在看来恰恰是不符合人们的日常习惯的，特别是对于那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人来说更是难以理解、荒唐可笑的，更何况还涉及到人们一直敏感的政治话题，消解了政治的严肃性，因此在阅读时顿时产生和既成经验的不和谐之感，造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效果。

各位看官，奴家的衣食父母，下面表演种桃。种桃之前，让我们共同学习语录：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她从地上捡起一个桃核，埋在浮土中，喷上一口水，说：出！果然就有鲜红的桃树芽儿从浮土中钻出来，眼见着长，一会就成了树。

——莫言《酒国》第156页

从“看官”和“奴家”两词可以看出说此话的人应该是古代的女子，但接下来在表演种桃的时候，竟然要先学习语录，首先从语言形式上前后句子就造成了一种不协调之感，把古代和现代的两种话语模式拼贴在一起，思维跳跃性大，不符合日常的话语习惯，令人感觉滑稽好笑。其次种桃还要先学习语录，这种对现代人来说几乎没什么关联的一件事却被当成神圣的教条来信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很荒唐滑稽、无法想象的，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巨大影响力，成为左右人们思想行为的根本，当时的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推崇几乎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莫言通过描写这种场景讽刺性地反映出当时政治教条主义泛滥的中国现实。

女人们在我身上大动刀剪，把我的脑袋修成了板寸，把我的鬃毛修成了板刷。按照金龙的构想，女人们应该在我的肚腹两边剪出两朵梅花图案，但结果刮成了光板。金龙无奈，用红漆在我身上写上了两条标语，左边肚皮上写着“为革命配种”，右边肚皮上写着“替人民造福”。为了点缀这两条标语，他用红漆黄漆在我身上画上梅花、葵花，使我的身体成了一个宣传栏。

——莫言《生死疲劳》第246页

毛泽东在195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养猪业发展的一封信》，信中特别强调仿照典型大力发展养猪业，把养猪当成一个光荣的任务去完成，各级组织都应该认真研究和采取措施去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以上《生死疲劳》的这个场景也正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为猪美容的片段。猪在六畜之中本排最后，最肮脏丑陋，但为了响应上级精神树立养猪典型，人们竟然在猪身上费劲了心思，夸张地把猪粉饰成了一个政治宣传栏，还滑稽性地在写上了政治标语，这种在政治意识支配下的荒唐行为极其夸张、极其搞笑、极其不切实际，那种近乎疯狂的程度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再加上行为的对象是我们认识中最低级最猥琐的牲畜——猪，因此产生极大的反差性，相当地滑稽幽默，同时也让我反思这种荒唐行为背后的政治语境。

总之，莫言并非只是为了幽默而幽默，他的幽默五味具陈，带有丰富的情感倾向，主要体现为黑色幽默、黄色幽默、灰色幽默和红色幽默四大类，表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层反思。

第六章

莫式幽默的精神内涵

2012年10月的诺贝尔文学奖为莫言赢得了文学界最至高无上的荣誉，也让他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鲜花和掌声，成为各国媒体和读者争相追捧的对象，中国作家终于把“中国”这个响亮的名字写进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史册，世界各国也因为莫言更加关注中国的文学作品。这个集“天才”与“鬼才”于一身的文学巨匠，在摘得桂冠的同时也把自己及自己的作品推到了文学的风口浪尖上，被世界读者放大地审视和剖析。

很多读者或文学评论者欣赏和肯定莫言小说，指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体会到了莫言小说中充溢着的幽默因子。在以上的几章中，笔者也已经给读者呈现了莫言在小说中构建的形形色色的幽默，这些妙趣横生、诙谐无比的幽默语句为莫言的小说增添了无数的生机和活力，为莫言笔下经受苦难洗刷的人物增添了无穷的生命力，更从深层意义上指向社会及政治背景，引人深思。但也有些读者或评论者在品评莫言小说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莫言作品提出了异议，反映出了文学界对莫言作品的另类反思，如李斌和程桂婷编著的《莫言批判》一书中，收集了很多作家对莫言作品批判的文章。

在第五章内容的叙述中笔者已经用了大量笔墨描写莫言用带点“黄”的话语制造出来的幽默，但也有些作家认为莫言小说中过分地迎合市场，吸引读者，呈现出媚俗的价值倾向，如周景雷就认为莫言开始“堕落”了，“主要表现在其作品中对欲望的过分渲染和夸张，以至发展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而且这种欲望又是通过极度的肉欲铺张来完成的。”¹再如莫言通过对很多丑陋事物的另类书写也制造出了很多笑料，但王干认为莫言这种玩赏丑陋的写作方式是反文化的，“莫言在亵渎理性、崇高、优雅这些神圣化了的审美文化规范时，却不自觉地把龌龊、丑陋、邪恶另一类负文化神圣化了，也就是把另一类未经传统文化认可的事物‘文化化’了。”²莫言的语言千姿百态，极富感觉和想象力，充满奇思妙想，也因此制造出了很多新鲜奇巧的幽默效果，而有些人却认

¹ 李斌和程桂婷，《莫言批判》（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9页。

² Ibid., 第225页。

为他过于依赖这种写作方式，杨联芬认为莫言的小说过于“沉醉”于丰富敏感的直觉思维，面临着“循环—衰竭”的选择危机³。……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细数这些幽默，或许如有些人批判的那样有的难免过于赤裸、过于污秽、过于荒唐，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往深处挖掘、细细剖析，莫言的幽默蕴含深刻的审美价值，并富有一定的精神内涵，并非只是媚俗引人肤浅一笑，而是带有作者对民间苍生及社会的深刻思索。因此笔者试图根据自己对莫式幽默的理解结合莫言的小说从深层次上挖掘一下莫式幽默的内涵。

6.1 莫式幽默的精神立场——作为老百姓的幽默

莫言在2001年苏州大学的演讲中就提到怎么进行民间写作，他认为是不是在进行民间写作重点在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本身就“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⁴，而“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⁵。莫言在创作幽默话语时也是以这个理念为支点进行创作的，他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以老百姓的思维来构建幽默。20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幽默素材，他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老百姓在苦难生活中所持有的乐观豁达的心态，莫言创作时根据自己的故乡经验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和想象，利用他全部的感官：听觉、视觉、味觉、触觉使他笔下的人或物都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莫式幽默作为老百姓的幽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6.1.1 幽默主体百姓化

莫言笔下说这幽默段子的人物大多是普通的底层老百姓，他们从事着乡村里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或是《草鞋窨子》里卖虾酱的于大身、铜锅铜盆的“小轱辘子”，或是《师傅越来越幽默》里卖宠物猪的汉子、下岗了的职工丁十田，也有积累了一肚子故事的乡间老人，如《猫事荟萃》里的祖母，更有调皮捣蛋、无所事事的顽童，如《生死疲劳》中的“莫言”。他们一般都有着丰富

³ 李斌和程桂婷，*莫言批判*（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

⁴ 莫言，*用耳朵阅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⁵ *Ibid.*，第74页。

的生活经验，在社会的风云变幻中隐忍度日，生活中唯一的色彩就是在茶余饭后、田间地头自娱自乐地说上几段幽默段子，借以打发无聊苦闷的生活，但从他们的幽默话语中也可以看出老百姓苦中作乐、以苦为乐的坚韧乐观精神，表现出他们百折不挠的旺盛生命力。

6.1.2 “笑骂”并重的话语常态

莫式幽默的小说背景一般是在莫言建构的“高密东北乡”，因为主要展现是在乡村世界挣扎着的底层小人物，因此为了追求刻画人物的真实性，人物言辞难免会有些粗俗，常会夹杂一些粗话、脏话，笑骂并重，别有一番情趣。尤其是在人物对话部分，莫言保持了农村人的那种原汁原味的语言习惯，通俗而诙谐，以一种有些原始主义的方式表现乡村老百姓的自然乐观的生活常态，表现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灵性与野性，以此来歌颂这些“食草”一族没有被污染的、纯粹自然的生存面貌。也正因如此他塑造的人物独具一格、各放异彩，莫式幽默才更体现出一种贴近生活的灵气。

莫言的小说中的一些粗话脏话往往伴随着的是幽默和笑话，其实这也和底层劳动人民的语言习惯有关，他们在平淡的生活中有自己的自娱方式，常常自己制造乐趣，互相取乐，互相调侃，有时言语中间夹杂的一些脏话俗语不仅没有伤了感情，反而更显亲昵。“它们制造下贱，制造毁灭，同时又孕育新生，再创生命。它们既是祝福，又是羞辱……同时，这些形象又总是同笑话连在一起。”⁶

如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一对小夫妻斗嘴的场景生动有趣，他们互相把对方贬低得一文不值，但言辞之间我们体会到的却不是粗俗，突显的却是一幅调皮恩爱的画面：

“就她那模样，还能生国家主席，生个不缺鼻子不少眼的儿子，我就磕头不歇息了！”小个子男人说。

马车上的女人双手按住车厢板，支着锅跪起来，骂说：就他娘的你模样好！你不撒泡尿照照！耗子眼，蛤蟆嘴，驴耳朵，知了龟腰，嫁给你也算俺瞎了眼！

⁶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

小个子男人嘻嘻地笑起来，说：俺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

狗屁！女人说，年轻时你也是狗脸猪头，武大郎转世！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292页

再如在丁钩儿开枪打了看门人之后，周围人的几句话把看门人贬到了极点，但同时又把幽默推上了极致：

“这条老狗，作恶到了头。”

“卖到烹调学院特餐部吧。”

“老狗煮不烂。”

“特餐部要的是白嫩男婴儿，才不要这老货哩！”

“送到动物园里喂狼吧。”“狼也不喜得吃。”

“那就送到特种植物试验场去熬肥料吧。”

——莫言《酒国》第8页

像以上风趣幽默的例子在莫言小说的对话部分中占了很大比例，笑骂并重成了莫式幽默语言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小说中人物生活和存在的一种方式，很多时候他的侮辱性明显弱化，有的因为长期挂在嘴边已经成了人们中的一句口头禅或发语词，并不具有真的污蔑和诋毁之意，有时带了反而显得更亲切，比如“他妈的”这个词在莫言的小说中也是运用频率极高的，很多地方已经直接弱化成了一个发语词，或者口头禅，也没有什么污辱的意义：

离汽车老远就听到女司机在马路上咆哮：

“你他妈的到黄河里去提水还是到长江里提水？”

放下水桶，他摇摆着麻木酸痛胳膊说：

“我他妈的到雅鲁藏布江里去提来的水。”

“我他妈的还以为你掉到河里给淹死了呢！”

“我你妈的没淹死还看了一部录像片。”

“是他妈的武打的还是床上的？”

“我你妈的不是武打不是床上是稀世珍品鸡头米。”

“鸡头米有什么稀罕，你他妈的怎么张口就是你妈的你妈的。”

“我你妈的要不你妈的就得堵住你的嘴。”

——莫言《酒国》第112-113页

我们不能不承认，莫言的小说在人物对话上过于直白真实，特别是莫言小

说的粗话脏话，有时难免带有一定的粗鄙性，这也正是很多评论家批评的原因；但我们又不能不赞美，他把人物描绘得如此幽默诙谐，如此活灵活现，如此个性十足，体现出了老百姓的话语常态。因此莫言的语言往往具有暧昧和双重的意义，他歌颂和赞美的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力，人的自然天性，而非为了所谓的文学语言而迁就一批坐在庙堂之上的人的口味。正如巴赫金所言“赞美与诅咒”并存，他认为“世界是永远都未完成的概念；世界上总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仿佛同时具有生死两副肉体。赞美与诅咒混杂的双重现象正是要把握住这一变迁的动势，把握由古老向新鲜，由死亡向新生的过渡时刻”。⁷

因此我们在读莫言的小说时，要细细品味其中的粗话脏话，斟酌判断其中的感情色彩，方可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用意，更好地把握他小说中设置的故事环境和人物特色。

6.1.3 “卑贱化”的话语倾向

所谓“卑贱化”，以肉体的低下部位颠覆高尚部位。“所谓上下，指的是天与地之分和人体的上部下部之分。……而卑贱化指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肉体的低下部位，即生殖与消化器官以及与之相关的排泄、交媾、受精、怀孕与生产过程。”⁸

莫式幽默话语中出现了大量“卑贱化”的语言，或毫不避讳地描写人的拉屎撒尿等不堪场景，或毫不掩饰地描写人的性爱和野合等不雅画面。首先莫言的这种写作方式与整个新时期以来文学上充斥的审丑现象有关，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弘扬个性，提倡颠覆和创新，在写作方法和语言上都进行了大胆地实验，对丑进行描写和揭露，刺激着读者的感官神经。其次，这种幽默的构建方式也是老百姓语言习惯的正常反映，受传统陋习及文化程度的影响，老百姓在话语之间总爱掺杂一些粗俗露骨的话语，就好像不引入就不足以宣泄心中的情绪，正是因为这些“卑贱化”的词语过于不雅，不符合读者的审美经验，又打破了传统文明礼仪的禁

⁷ 刘康，对话的喧声. 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

⁸ Ibid., 第204页。

忌，如果再加以巧妙的构思，常会带给人酣畅淋漓之妙趣。

莫言的小说受新时期以来审丑现象的影响，他的幽默话语中出现了大量尿、屎、粪、屁等一些雅人引以为耻的描写丑的关键词，体现出一种“卑贱化”的话语倾向。

如莫言的幽默话语中常有描写跟“尿”有关的幽默段子，有时他笔下生花，新颖逗趣：

于是那两个黄毛丫头就跑到褥子前，用木棍指点着褥子上的尿痕：这是亚洲，这是非洲，这是拉丁美洲，这是大西洋，这是印度洋……。

——莫言《生死疲劳》第128-129页

再如，一些场景把“尿”当药，把“尿”当酿酒的重要一道工序，也让人啼笑皆非：

提起“十八里红”，学生心旌摇荡，老师，那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杰作！往酒缸里撒尿，这一骇世惊俗、充满想象力的勾兑法，开创了人类酿造史上的新纪元。

——莫言《酒国》第80页

有时他用浓墨大肆渲染其丑陋肮脏、荒唐搞笑，典型地当属《天堂蒜苔之歌》，从高羊回忆小学时的喝尿比赛，到中年犯人逼高羊喝尿，整个第七章几乎全是围绕“尿”这个主题展开的。但莫言描写这种幽默滑稽场景并非为了赤裸裸地展示这种丑陋，而是在这些让人啼笑皆非地场景中蕴含一种更深层的揭露和批判，折射出“文革”对人们肉体的迫害及思想的侵蚀。

另外莫言的幽默话语中还无数次地写到“尿”，如《食草家族》中形容大便如“成熟丝瓜的瓜瓢”，另外还反复渲染四老爷去草地里拉屎的习惯，不但选择季节，还把它提升到修身养性的境界：

四老爷蹲在春天的麦田里拉屎仅仅好象是拉屎，其实并不是拉屎了，他拉出的是一些高尚的思想。混元真气在四老爷体内循环贯通，四老爷双目迷茫，见物而不见物，他抛弃了一切物的形体，看到一种象淤泥般的、暗红色的精神在天地间融会贯通着。

——莫言《食草家族》第19页

在这段话中莫言彻底摒弃了传统的审美理念，挑战着读者的审美经验，把我们认为大便美化地比喻成鲜美的瓜瓢，更把四老爷拉屎的场景上升到了一种

道家的精神层次，叛逆性的写法使人捧腹。

另外代表性地当属《檀香刑》中的片段，把吃屎上升为治疗的药方，特别的新鲜滑稽：

实话对你说吧，你刚才喝下去的，就是你那心上人屙出来的屎撮子！这是货真价实的，绝对不是伪冒假劣。俺得了这味药可不是容易的，俺用三吊铜钱买通了给钱大老爷家当厨子的胡四，让他悄悄地从大老爷家的茅厕里偷出来。

——莫言《檀香刑》第146页

甚至莫言形容汽车撞死四叔的事件也用屎尿也比喻：“后来发生的事就像开玩笑一样就像做梦一样就像拉屎撒尿一样。”⁹莫言把这种偶然事件比如成拉屎撒尿一样的自然必然事件，更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可见莫言思想深处拉屎撒尿是人性之本然，无需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含蓄。

另外莫言幽默话语中还有很多关于情色的内容，有时赤裸大胆，有时含蓄委婉，同样表现出了老百姓话语“卑贱化”的倾向。如：

何丽萍问：“队长，我干什么？”

队长说：“你跟小弟一起去补种小麦，你刨沟，他撒种。”

有一个滑稽社员接过队长的话头跟小弟逗趣：“小弟你看准了何丽萍的沟再撒种，可别撒到沟外边去啊。”

——莫言《白狗秋千架·爱情故事》第417页

这段对话中黄色字眼不着一字，刨沟、撒种本是两个极其普通的劳动动作，但却被滑稽的社员附上了特别的含义，他运用双关的手法巧妙地把男女情爱的动作描述成刨沟撒种，从而引起了听话人的无限黄色联想，用语之巧妙可谓风趣至极。

咱们凑份子吧，每人两块钱去闹闹吴秋香，这样的好夜晚，有老婆的回家睡觉，没老婆的回家干什么？扳飞机操纵杆？游击队拉大栓？——走啊，没老婆的跟我来啊，找吴秋香啊，秋香好心肠啊，摸摸奶，捏捏腿，扳过脸来亲个嘴！

——莫言《生死疲劳》第357-358页

这段话中“扳飞机操纵杆”和“游击队拉大栓”同样运用了语义双关的手法，含蓄地表达有关性爱的内容，使人产生“黄色”画面的联想，同时下面找

⁹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

吴秋香的调戏式的话语，又涉及到女人的第二性征，含蓄加赤裸的直白，话风大胆直露，直接挑逗读者的神经，令人畅快大笑。

可见，莫言常常按照老百姓平时的话语习惯制造幽默话语，其内容渗透着“卑贱化”的话语特色，这种把老百姓的话语传统小说描写中使肉体欲望崇高化的话语程式，大胆地表现人的自然本性，充满了对原始生命力的赤裸裸地歌颂，对肉体感官欲望的纵情赞美，颠覆了一直以来束缚自然人性和肉体欲望的传统伦理道德、文明禁忌，正因他如此崇尚原始的生命力和感性体验之美，他的小说反映出的现实才如此有血有肉、生机勃勃。

由此可见，莫言具有超乎常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他擅于利用自身优势，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深入挖掘民间的话语资源，给他的小说注入新鲜的血液和养分，读来幽默风趣、精彩绝伦。同时又敢于冲破传统小说模式和道德伦理的禁忌，赞美自然和人性，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从这方面看，莫言真可谓是当代文坛一名骁勇的骑士。

正如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所示，莫言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进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其话语体现出笑骂并重和“卑贱化”的双重特色，以至于很多评论者认为莫言以玩弄丑恶为快事，有一种粗俗的“屎尿”情结。诚然这种写法太过夸张的话未免会走入盲目审丑的误区，也让不理解文意的一些人在理解莫言作品时只从字面的污秽中对他进行百般指责，认为他背离了作品应该提倡和发扬真善美的传统美学精神。对于文学界的诸般斥责，莫言在《食草家族》中也用人物的话语进行了反驳：

我们的家族有表达感情的独特方式，我们美丽的语言被人骂成：粗俗、污秽、不堪入目、不堪入耳，我们很委屈。我们歌颂大便、歌颂大便时幸福时，肛门里积满锈垢的人骂我们肮脏、下流，我们更委屈。

——莫言《食草家族》第25页

在这里莫言以人物的话语曲折地表达他在现实中承受的诸般委屈，他在《酒国》中也借用“莫言”的名义表达了对那些歪曲文意的批判者的不满：

文坛上得意着一些英雄豪杰，这些人狗鼻子鹰眼睛，手持放大镜，专门搜寻作品中的“肮脏字眼”，要躲开他们实在不易，就像有缝的鸡蛋要躲开要下蛆的苍蝇一样不易。我因为写了《欢乐》、《红蝗》，几年来早被他们吐了满身粘液，臭不可闻。他们采用“四人帮”时代的战法，断章

取义，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全不管那些“不洁细节”在文中的作用和特定的环境，不是用文学的观点，而是用纯粹生理学和伦理学的观点对你进行猛攻，并且根本不允许辩解。

——莫言《酒国》第115页

所以我们在解读莫式幽默中存在的“不洁”话语时要从文学的角度，结合人物在小说中身份及特定的环境全面的分析，而不能以偏概全，以此忽视它们在小说中所起的意义和作用。可能有些字眼确实有欠修饰，但我们结合小说意境不得不说它们却反映出了乡村人物淳朴天真、自然直率的特质，也正因如此，莫式幽默在现当代的小说史上才更独树一帜。

现代城市生活的喧闹嘈杂、人情的冷漠虚伪、人与自然的日益疏离及人性的缺失都使莫言对未被工业文明浸染多少的乡村世界更加向往，他深爱着那片血地，始终以一种融入乡土的农民式的眼光来审视所构建的“高密东北乡”，对他来说“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¹⁰在这里美丽和丑陋并存，圣洁和龌龊共在，他总是用一种独立特行的方式大胆地赞颂人的生命本能和肉体欲望，表现底层老百姓原始张扬的个性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体现出他作为老百姓的坚定精神立场。

6.2 莫式幽默的精神指向——阴暗的社会现实

莫言的小说中到处充斥着幽默的段子，这些幽默话语有的俏皮逗趣、有的机智灵动、有的粗俗淫秽、有点荒诞神秘、有的夸张无忌，但莫言并非只是简单地为了幽默而幽默，他始终怀着一颗作家的悲悯之心去思考社会及挣扎着的人们，让我们在抿嘴一笑中反思人生及社会现实，从而更好地建设我们守护的精神和物质家园。

¹⁰ 莫言，《红高粱家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页。

6.2.1 讽刺社会政治

莫言轻松诙谐的话语下常常具有更深层的精神指向，如在他的《生死疲劳》、《酒国》、《蛙》等小说中，都让我们反思崇高严肃而又相当敏感的政治现实，体现出莫言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下面就结合《蛙》来具体分析以下莫言是如何讽刺社会政治的。

他的小说《蛙》中就反映乡土中国最严肃的问题——计划生育，从自然伦理层面，计划生育是极其荒唐的，试图以理性的态度剥夺了人正常生育生长的权利，对人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从政治伦理上，在中国的经济衰退、人口膨胀的非常时期又是不得不实行的，对于这样一个敏感又涉及国家政策的话题，莫言大无畏地用一部长篇小说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反映了他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精神。小说塑造了“姑姑”这个形象，把一心向着党、誓死跟随党、坚决执行国家政策的农村计划生育干部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留给读者去评判。小说中很多场景非常滑稽好笑，最精彩的莫过于“姑姑”寻找追赶王胆的场景，莫言在“姑姑”与王胆的斗智斗勇上用尽了笔墨，把这一情节描写地惊心动魄、滑稽搞笑，就像是战争年代追捕奸细、间谍和逃犯一样，用尽伎俩，诙谐无比。姑姑在作者笔下像是一个冷酷老道的侦探，抓捕经验非常丰富，通过锅里的粥尚有余温，推算出王胆还没有走远，同时她还特别老练聪明，偷偷在村口安排暗哨盘查，用欲擒故纵的方式放陈鼻父女出来，放长线钓大鱼，正如王肝评价的那样她“生错了年代，入错了行当，她应该去指挥军队与敌人打仗！”¹¹。王肝为了成功地逃走，也是用尽了战术，先是未雨绸缪挖一个藏身的地洞，又利用陈鼻陈耳拖延时间成功逃出地洞，出来后又巧妙地躲进粪篓，利用王肝逃出追捕。期间还穿插了暗哨秦河报恩故意放走王胆、公社舍陈鼻的钱动员全体村民一起找王胆的场景，这样一个追捕—逃跑的过程一环接着一环，环环相扣，步步惊心，紧张刺激。但令我们感到滑稽好笑的是，这不是真的在演抗战剧，也不是真的在抓捕犯人，而是在追一个怀孕的女人去实行计划生育，这无疑是相当荒唐可笑的，莫言也是在用这么一种

¹¹ 莫言，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

夸张搞笑的方式反映当时的社会事实，但莫言并非只是单纯地为了显摆自己的叙述语言技巧，而是用一种嘲讽的语气把计划生育这个曾大抓特抓的国策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思考去评论，这种感怀国计民生的态度是可敬的。

另外小说后面作者还通过一个撑筏年轻人的语气搞笑地提到目前计划生育的实行情况：

哎哟肖大叔，都什么时代了，您还提什么计划生育的事？！他说，现在是“有钱的罚着生”——像“破烂王”老贺，老婆生了第四胎，罚款六十万，头天来了罚款单，第二天他就用蛇皮袋子背了六十万送到计生委去了。“没钱的偷着生”——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被牢牢地控制住，赶集都要请假，外出要开证明。现在，随你去天南海北，无人过问。你到外地去弹棉花，修雨伞，补破鞋，贩蔬菜，租间地下室，或者在大桥下搭个棚子，随便生，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当官的让‘二奶’生”——这就不用解释了，只有那些既无钱又胆小的公职人员不敢生。

——莫言《蛙》第194页

虽然莫言巧妙地运用小说中人物的语气去谈论当今的计划生育现状，但小说的人物是作家设想出来的人物，因此也反映了莫言本人对现实计划生育状况的认识和理解，“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及无钱又胆小的公职人员不敢生这四条概括得非常精炼、幽默搞笑，但也确实反映了当今社会在计划生育上存在的普遍事实，有权有钱一族常常把政策当儿戏，在政策下规矩行事的一般是那些无权无钱无所依仗的人。

6.2.2 讽刺社会不良风气

“所谓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个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为一定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行为模式、道德观念及时尚等要素的总和。在某种社会心理的驱动下或某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是该社会成员某些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伦理的、审美的观念的综合凝结而转化成的群体性的、直接外化或体现社会意识的客观活动，是社会大多数成员或社会群体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¹²

¹² 王家胜和洪丽君，西方经济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期，沿袭几千年来旧伦理观念和行为习惯在人们的思想上根深蒂固，很难彻底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也在逐渐形成之中，尚未确立，受当前市场经济下利益的驱使，滋长了很多不良风气。莫言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些不良风气，莫式幽默话语中充满了对这种不良风气的暗讽。

我母亲说过，用牛奶或羊奶喂大的孩子，嗅上去没有人味儿。尽管牛奶也能将婴儿养大，但危险多多，那些丧尽天良的奸商在“空壳奶粉”和“三聚氰胺奶粉”之后，会不会停止他们的“化学实验”？“大头婴儿”和“结石宝宝”之后，谁知道还会产生什么婴儿？现在他们都夹着尾巴，像挨了棍子的狗一样，装出一副可怜相，但用不了几年，他们的尾巴又会高高地翘起来，又会想出更可恶的配方来害人。

——莫言《蛙》第228页

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物质欲望急剧膨胀，唯利是图，受利益的趋势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一些奸商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甚至不惜在孩子的奶粉里下手，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莫言这段话中也是借鉴了现实中的事件，讽刺了社会上的这种造假现象，也用一个作家的良知把这些奸商们讥讽得像狗一样，嘲笑了他们的丑陋行径，批判了社会上的这种不良风气。

再如莫言的《酒国》更是一部讽刺官场丑态的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整篇文章的主线就是省检察院的高级侦查员去酒国调查官员吃红烧婴儿一案，直接指向官员的腐败问题，官员腐败、办事走后门靠关系、万事向钱看等不良风气这也是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事实，中国政府也在出台各项制度规则加大打击的力度。莫言作为一个对时事嗅觉特别敏感的作家，也在小说中直接揭露这种不文明不健康的社会现象，以便引起世人警醒，《酒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在接待丁钩儿的宴席上，三层餐桌、华贵餐具、名牌云集、山珍海味一切都异常奢华，而党委书记和矿长却满嘴正直清廉，说做不一，虚伪的嘴脸尽显，搞笑之极。

对付着吃点，咱都是干部，要响应市委的号召：勒紧腰带过日子，请您理解和原谅。

——莫言《酒国》第37页

当今中国存在很严重的不良吃喝风气，好像万事都可以在酒席上解决，吃好喝好难事就了，劝酒成了一门艺术。莫言在《酒国》中也用嘲笑的话语讽刺了这种不良风气。在招待丁钩儿的酒宴上，煤矿的领导也使劲了浑身解数劝酒，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献媚嘴脸丑态尽现。

丁钩儿高级侦察员能来鄙矿调查我们感到光荣，本人代替全矿干部和工人敬您三杯，您若不喝就是瞧不起俺工人阶级瞧不起俺挖煤的煤黑子。

——莫言《酒国》第38页

这段话极力提升了喝酒的意义，从大而上的立场劝酒，不喝酒就等同于看不起工人阶级，这么华美的借口让人推却不得，也荒唐之极。

丁同志咱们都是母亲生养对不对？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也就是说咱家的老母亲今年很可能就要去世，难道一个垂死的老母亲敬您一杯水酒您还好意思推辞吗？

——莫言《酒国》第39页

这段劝酒词更牵强地把母亲拉了进来，更荒唐地以一个垂死老母亲的借口来敬酒，东牵西扯，把毫无关系的两件事硬生生地联系在一起，且以此为由行腐败之风，搞笑之极令人无语。

现在腐败问题已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上的腐败，还波及影响到了精神文化领域。在《酒国》中也常常借助李一斗和小说中作家“莫言”的通信揭露文坛上的已普遍存在的不良习气。诚然，搞关系可以提高彼此之间的心理亲密程度，但在实际的交往中很多人拿感情为幌子去获得利益，把感情当成以后获取最大利益的投资，拉近关系已成为一种手段，利益才是最大目的，文坛也不例外。

当然，我知道现在去火葬场烧死人都要靠关系，何况发表小说？所以，老师您尽管大胆去攻关，该请客就请客，该送礼就送礼，一切费用由我报销（别忘记开发票）。

——莫言《酒国》第49页

这段话中李一斗首先夸张地揭露了当今社会万事靠关系的不良风气，更讽刺了现在文坛上发表靠请客送礼的不良风气，更搞笑的是后面还加上了一个滑稽的尾巴，当前面胡吹乱捧使我们渐渐形成李一斗大气不缺钱的印象时，后面的发票的补充又把我们起初的认识跌碎一地，令人啼笑皆非。

6.2.3 讽刺社会落后思想

莫言的笔触所及不仅指涉了当前中国社会政治上的阴暗面，还批判了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言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讽刺了当前中国的落后思想，尤其是一直在老百姓思想上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一直植根于中国人们的思想中，尤其是落后不发达的农村，重男轻女现象尤其严重，直到如今，人们的文化水平已显著提高，观念也相对开放，但人们的观念中还是无法彻底改变落后的生育观念，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弃婴、买卖男婴的不道德现象。这种落后思想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面子问题，中国人好面子，很多人认为生儿子是极有面子的事情，尤其是在农村，自己的妻子生不出儿子是极其丢人丢面的事情，男人甚至会因此在人前矮人三分，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而要发家致富，男人在生理素质方面要明显地高于女人，男人一般肩负着家庭的重担，而女人很多人认为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早晚都是别人家的，因此对女孩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如男孩，有些家庭甚至不供养女孩上学，只器重男孩。另外在家族传承上也是以男姓为主，子随父姓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没有男孩，姓氏则没法传承下去，那么就无颜见列祖列宗了，因此很多人不管花多大的代价都要有个男孩继承父业，让家族血统代代相传。总得来说，这种重男轻女思想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让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确非易事，莫言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象，更何况莫言自小在农村长大，落后地区重男轻女思想尤其严重，因此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常常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讥笑这种落后的思想，用荒唐而惨痛的事实引起我们警醒和反思。

经典的当属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这部小说中，小说中上官一家为了求个儿子，一连让上官鲁氏生了八次孩子，并且在孩子的取名上也是煞费苦心，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从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其求子心切的心情，上官鲁氏因为不能生出儿子也受尽了家里人的大骂和欺凌，被自己的丈夫骂为不下蛋的母鸡，更为荒唐的是在自己的姑姑了解自己可以生育的实情后，不但不为自己撑腰，还荒唐地为了保住自己家的面子，让自己的

丈夫强奸自己的亲侄女。不仅如此，上官鲁氏为了要个男孩也接二连三地跟别的男人接种，她跟过賸小鸭的，看过江湖郎中，在接二连三地挣扎过后她终于也看透了自己的命，当于大巴掌向她吐露心声时，她竟然超然地麻木与冷静：

“姑父，人活一世就是这么回事，我要做贞节烈妇，就要挨打、受骂、被休回家；我要偷人借种，反倒成了正人君子。姑父，我这船，迟早要翻，不是翻在张家沟里，就是翻在李家河里。姑父，”她冷笑着道，“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姑父惶惶不安地站起来，她却像一个撒了泼的女人一样，猛地把裤子脱了下来……

——莫言《丰乳肥臀》第 596 页

这段话中的上官鲁氏不仅话语一反常态，用一种双关的方式暗示自己为了完成被强加的家族人物总是要被人凌辱的命运，已看透了人生，而且动作也相当大胆滑稽，原来至少还半推半就，现在却豪放地自己主动起来，全然不顾伦理纲常，与自己的姑父都能这么地滥性无忌。但在她滑稽荒唐的背后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她的侵蚀，她已经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鲁旋儿，现在的她只是一个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甚至连她自己都放弃了挣扎，选择了主动顺从，可见其命运的可悲可笑与可怜。

后来她更加地放浪无忌，卖肉的光棍汉高大膘子、天齐庙里的和尚、拖枪的败兵，甚至还有马洛亚牧师，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为了生个儿子几乎成了别人的性工具，何其地荒唐可笑，她的孩子一个一个的生下，而她的人被一次又一次地糟践，最后温顺地便成了传统落后思想驱使的性奴隶，可见，这种思想对人精神肉体的戕害。

在莫言的其他小说中也不同程度地揭露了这种畸形的思想，如他的《蛙》中，小说中的姑姑是个妇科医生，对高密东北乡生孩子的事了如指掌，书中借陈鼻的语气说尽了姑姑的本事，也侧面道出乡间复杂的生育实情：

谁家的种子不发芽，谁家的地不长草，您都知道，您帮她们借种，您帮他们借地，您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瞒天过海，李代桃僵，欲擒故纵，借刀杀人……三十六计，全都施过……

——莫言《蛙》第 276 页

这句话中很多方面虽没有指明，但在农村要借种借地、偷梁换柱、暗渡陈仓地大多跟生儿子有关，农村人本来就有超强的生育能力，只有到了想要孩子

但政策或自身条件不允许的时候才会出现，而他们想要的大多数是儿子。小说中搜寻小狮子、追捕王胆的场景就是农村最真实的写照，语言行为虽然滑稽可笑，但莫言思索的都是最深沉的东西，都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可见莫言幽默的背后总是深藏着令人咀嚼不尽的精神内涵，指向社会中残酷阴暗的一面，留给读者去体味反思。

总之，不管莫言采用何种形式来呈现他的幽默，他的精神立场始终是作为老百姓的幽默，他以幽默的形式反思社会现实，批判社会的不良风气和落后思想，讽刺政治，体现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勇敢。

第七章

结语

7.1 研究总结及发现

本课题的主要方向是研究莫言小说中的幽默，主要分析的是：一、幽默概论及莫式幽默的研究现状；二、莫式幽默观的成因；三、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四、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五、莫式幽默的精神内涵。下面就具体地总结一下对上述研究任务笔者所做的工作及得出的结论和发现。

7.1.1 幽默概论及莫式幽默的研究现状

本文梳理了中外词典或百科全书对幽默的解释，也结合了中外学者对幽默的理解和解释，总结出了幽默的总体特征，即可笑性、有意味性及不协调性，不协调性主要是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差别，差别越大就越幽默。

另外笔者也从横向、纵向及个人素养能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幽默的因素，横向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习惯的差异往往影响幽默的产生，从东西方之间幽默特色的差异，到东方和西方内部各个国家之间幽默特色的不同，再到一国内部由于地域不同所产生的不同幽默特色，从大到小，层层论证，最后发现横向上地域不同是影响幽默产生的重要因素。从纵向上来说，时代背景不同也是影响幽默产生的重要因素，本文用古代和中国现代的笑话实例具体地分析了一个时代堪称幽默之极的笑料换一个时空未必能理解其中的笑点。最后本文还结合一些小品和相声的经典台词来分析欣赏幽默的前提是欣赏者自身应该具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否则很难领会话语中所渗透的幽默性。

通过对幽默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本文发现幽默这个课题有着悠久的历史，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纵横交叉繁荣，很多学者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对幽默进行了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是优越论、释放论和乖讹论三大理论。笔者也收集到多本中国学者对幽默的研究专著，可见幽默也是很多中国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对于莫言小说中幽默的研究，笔者也进行了系统的查询和整理，发现虽然莫言小说越来越成为近些年研究者研究的焦点，但对其小说中幽默特色的研究还是少之又少，笔者只发现了两篇文章，而且阐述得不够详尽全面，硕博论文更是没有，因此本文更有了研究的必要。

7.1.2 莫式幽默观的成因

本文主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莫式幽默观的成因进行分析。

主观方面从莫言本身及写作需要两个方面来挖掘，笔者根据搜集到的莫言童年和成年后的莫言的幽默语料及趣事，发现莫言本身就极富幽默性，这种本身所具有的幽默性是形成莫式幽默风格的基础和前提。另外笔者也从写作的角度对莫式幽默观的成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发现幽默是表现苦难的一种新颖写作方式，也是艺术地表现不可言说之事的写作需要。

客观方面，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从莫言在农村的生活经历来说，笔者发现农村特有的幽默方式对莫式幽默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其次结合莫言创作的时代背景，在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欢迎、精英文化逐渐不为人们所崇尚的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对莫式幽默观的形成也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另外笔者根据研究发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化环境逐渐开放，西方的很多文学流派、思想及作品大量涌入，其中就包括了“黑色幽默”，这些流派和思想对当时的很多中国作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莫言也不例外，莫言结合自身的创作特点对外来手法特别是“黑色幽默”的模仿和借鉴也使他逐渐形成了莫式幽默风格。

7.1.3 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

此部分是笔者阐述的重点，主要结合笔者收集到的代表性语料从文学、民间诙谐文化和语言学三个角度对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进行分析，虽然这三个角度都有一定的广度，但笔者在研究范围之内重点分析了发现的几种。

从文学的角度分析，笔者发现莫言主要运用两种方式构建幽默，一是通过塑造与自己同名的“莫言”形象，一是通过塑造人化的动物形象，而笔者把分析重点落在了“怎样”二字上，分析莫言是如何通过这两种方式构建幽默的。在塑造“莫言”形象上，笔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个人物的幽默性：首先结合

幽默的特征，笔者认为“莫言”这个名字本身的起就就极富幽默性；其次结合小说情节来证明人物的幽默性，小说中无论是儿童“莫言”、青年“莫言”还是中年“莫言”都制造了无数幽默搞笑的情节，使得人物非常富有幽默性；最后笔者重点分析了自嘲这种手法在增强“莫言”这个人物形象幽默性上的作用，深入地分析了说莫言是自嘲的原因，并结合索振羽先生降次格的准则来分析莫言是如何通过自嘲制造幽默的。在塑造人化的动物形象方面，笔者首先结合陌生化的理论和索振羽先生降次格的准则来分析这种手法新奇幽默的原因，之后笔者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幽默语料来说明莫言主要利用陌生化的角度和陌生化的语言形式来增强人化动物形象的幽默性，并且对人化动物形象陌生化的语言形式进行了具体地分类与分析，以增强论证的信服力。

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上来分析，笔者指出莫言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构建幽默：一是利用童谣和快板制造幽默，二是通过穿插幽默小故事，三是利用有趣的人物名字和外号。

在童谣和快板方面，笔者首先根据童谣和快板的内涵和特性指出这两种艺术形式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幽默诙谐性，然后结合具体的语料来分析莫言在编造小说中的童谣和快板时除了利用这两种形式本身的特点来增强幽默感之外，还常常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来增强语言的幽默感染力。同时笔者还根据快板中所述内容的性质，把快板分成了讽刺性的幽默快板、叫卖性的幽默快板、宣传性的幽默快板和赞美性的幽默快板，选取典型语料说明快板在增强幽默性上的审美功效。

在穿插幽默小故事方面，笔者首先指出莫言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幽默故事素材，同时也磨练了他讲故事的能力，使他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笔者还根据幽默小故事所表现出的性质特色把其分成了滑稽打诨式的幽默小故事、机智型的幽默小故事和荒诞型的幽默小故事三种类型，分类型分析这些小故事所带来的幽默性。

在利用有趣的人物名字和外号制造幽默方面，笔者发现莫言主要运用身体部位、鄙琐的家畜动物和极度夸大人物荒谬期望的方式为人物取名，而这些起名方式和目前流行的取名习惯有很大差别，产生极大的不协调，增强了人物形

象的生动幽默性。同时笔者还深层次地挖掘了这些取名方式的原因，指出这种取名方式跟农村的风俗习惯、父母的疼惜以及作者有意地违反常规有关。在起外号方面，笔者发现莫言小说中的外号主要利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段、利用把人物降格使其卑贱化的方式表现其幽默性，而这些外号制造幽默的方式主要分为三类：由本名谐音造成的幽默、夸大人物生理上的缺陷造成的幽默及凸显人物行为的奇特癖好造成的幽默。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笔者根据收集到的语料，重点分析了莫言制造幽默的两种方式：一是违反会话合作原则，二是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笔者根据会话合作原则的含义把违反会话合作原则的这种方式分成了四点：违反量准则、违反质准则、违反关系准则和违反方式准则，因为修辞手法是表现语言幽默性的重要手段，因此笔者特别选取了一些既符合幽默的特征又采用一定修辞格的语料来分析，举出了违反会话合作原则每条准则的常用修辞手段，如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违反质准则的夸张、倒反辞、隐喻，常会违反关系准则的歇后语、引用和曲解，以及常会违反方式准则的双关、委婉和借喻，并对其中很多修辞手段制造幽默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力求做到论证充分、有理有据。另外由于笔者发现莫言利用比喻这种修辞手法制造出了很多令人捧腹的笑料，因此特别对这种方式进行了重点分析，指出莫言小说中的比喻主要利用四种方式制造幽默：把尊贵高雅的人比喻成极其丑陋鄙俗的事物，把低贱鄙俗的动物比喻成高尚尊贵的人，把卑下部位或粗言秽语作喻体，通过言语形象的新颖化。笔者结合幽默的内涵特色和语料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方式是如何体现幽默性的。

7.1.4 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

在这一章节笔者重点分析了莫式幽默中最引人注目的四种情感特色：黑色幽默、黄色幽默、灰色幽默和红色幽默，对每一种情感特色笔者都结合文本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和论证。笔者发现莫言主要通过克制叙述、塑造“反英雄”人物形象以及利用时空的错乱和情节的荒诞三种方式来制造黑色幽默，主要运用含蓄委婉的双关和赤裸直露的话语制造黄色幽默，利用灰色人物灰色人生下扭

曲荒唐的心理和神经错乱式的脱节话语来制造灰色幽默，利用对政治话语模式的戏仿和人们在政治影响下的荒唐行为来制造红色幽默。

7.1.5 莫式幽默的精神内涵

在这一章节笔者从深处挖掘了莫式幽默的精神内涵，指出了莫式幽默的精神立场是作为老百姓的幽默，莫式幽默的终极指向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那么为什么说莫式幽默的精神立场是作为老百姓的幽默呢？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从幽默主体上，莫式幽默的主体一般是质朴纯真的普通百姓；其次从幽默的语言形式上来分析，莫言小说中的幽默话语中常常夹杂着一些粗话脏话，在语言形式上体现出老百姓“笑骂”并重的话语常态；最后从幽默的话语内容上分析，笔者运用巴赫金“卑贱化”的理论指出莫言小说中很多幽默话语都体现出老百姓话语“卑贱化”的话语倾向，并指出这种话语特色在表现小说人物的原始自然本性上所起到的作用，同时对文坛上对此现象的负面评论进行了辩证地分析。

另外笔者还指出莫言制造很多幽默笑料并非是为了幽默而幽默，他还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在幽默诙谐的背后他暗讽社会政治、鞭挞社会不良风气、批判社会落后的思想，因此莫式幽默的最终指向是社会现实的阴暗面。

7.2 研究不足及建议

首先在幽默语料方面，笔者通过阅读莫言的小说收集了大量的幽默语料，在研究分析的时候也是根据幽默的特征尽力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幽默语料，但由于幽默本身的含义比较模糊，幽默与非幽默之间没有明确严格的界线，再加上不同的人因自身文化素养及生活经验的差异也对幽默有不同的理解，对自己而言幽默的语料对他人而言未必幽默，因此在衡量幽默与否上还存在一定的分歧，而文学作品中的幽默性又没有一个确切清楚的衡量公式，因此还要在幽默的界定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尽可能多地积累莫言小说中的幽默语料，筛选最具代表性的幽默语料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把握莫式幽默的总体特色。

其次在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上，本文只是分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方式，其实莫言是驾驭语言的奇才，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是丰富多彩的，这几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的幽默语料有待分析，还有很多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有待发现。笔者认为应该更多地收集、整理、归纳、分析莫言小说中的幽默语料，去发现除了本文中论述的方式以外的其他构建方式，从而从整体上关照莫式幽默，对莫式幽默的构建方式有个更全面更系统的梳理。

另外在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方面，因为笔者试图从颜色上对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进行分类，因此笔者只重点分析了四种幽默形式，而根据笔者查阅的资料，确实也存在黑色幽默、黄色幽默、灰色幽默、红色幽默这几种幽默形式，但实际上莫式幽默话语中还存在其他情感特色的幽默形式，笔者起初也试图根据颜色进行更细致的分类，但由于没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只好作罢。因此笔者认为在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由于笔者受以颜色区分情感的方式影响，略过了很多其他情感特色的幽默，没有对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进行更全面的分析，那么是否可以根据自己对语料中的某种情感倾向定义一种颜色的幽默呢？是否可以以其他方式对莫式幽默的情感特色进行分类和总结呢？这需要待日后做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 蔡辉和尹星. 西方幽默理论研究综述. 外语研究. 2005年第1期: 第5页.
- 晁继周和韩敬体等,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
- 陈焜. 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 陈世丹编著. 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
-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陈晓明. 莫言研究.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 陈毓瑾. 新编汉语实用修辞手册. 北京: 金盾出版社, 2008.
- 程春梅和于洪珍. 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 戴其晓. 当代最新流行顺口溜大全.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 丁斯. 2009中国年度幽默作品.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0.
- 东山主编. 烟标上的历史.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 付艳霞. 莫言的小说世界.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 龚维才. 幽默的语言艺术.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关河悦. 2012年中国幽默作品精选.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
- 管谟贤. 大哥说莫言.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 哈里露丫. 憋不住你就笑——让你乐翻天的幽默笑话大全.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
-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胡范铸. 幽默语言学.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黄承元(Alexander C. Y. Huang). 莫言的幽默文学. 粤海风 2013年第3期: 第26-28页.

- 蒋冰清. 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金振邦. 文章技法辞典.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孔范今和施战军. 莫言研究资料.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 雷锐、向丹和苏锡新编. 余光中幽默散文赏析.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2.
- 李敖. 活着你就得有趣.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年.
- 李斌和程桂婷. 莫言批判.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 李军华. 幽默语言.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李士生. 士生说字第11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 李学季主编. 中国歇后语.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
- 李元授主编. 演讲学(第3版).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 林语堂. 林语堂经典作品选·论幽默.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 刘康.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吕佳蔚. 跨文化背景下英汉言语幽默的对比分析.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年第6期第10卷: 第74页.
- 玛格丽特·A.罗斯(英). 戏仿: 古代、现代与后现代.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马俊杰. 幽默知识大观. 北京: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 1990.
- 莫丽君. 老舍、钱钟书小说幽默讽刺艺术比较(1925-1946年). 硕士学位论文, 现当代文学,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 莫言. 白狗秋千架.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丰乳肥臀.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红高粱家族.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怀抱鲜花的女人.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酒国.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 世界文学 1986年第3期.
- 莫言. 莫言讲演新篇.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 莫言. 生死疲劳.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食草家族.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师傅越来越幽默.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碎语文学.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莫言. 檀香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蛙.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 用耳朵阅读.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 莫言研究会. 莫言与高密.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
- 潘洞庭. 英语名词的文化蕴涵及其应用研究.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 秦丽娟. 幽默和张爱玲小说幽默语言研究. 硕士论文,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05.
- 单耀海和韩敬体等.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什克洛夫斯基等.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三联书店, 1989.
- 圣铎著. 别输在不懂幽默上 瞬间赢得好感的说话艺术和魅力口才 超值白金版.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 索振羽. 语用学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索振羽. 语用学教程(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谭仁杰. 网络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 王迪. 浅析郭德纲相声语言的幽默性.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2年第10期: 第113页.

- 王家胜和洪丽君. 西方经济学.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 王俊菊. 莫言与世界: 跨文化视角下的解读.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4.
- 王勤玲. 幽默言语的认知语用研究. 博士论文, 汉语言文字学, 复旦大学, 2005.
- 王希杰. 汉语修辞学(第3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年.
- 王希杰和李维琦. 修辞学.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汪小玲.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王瑶. 论王小波小说的黑色幽默. 硕士论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 暨南大学, 2012.
- 尉万传. 幽默言语的多维研究. 博士论文,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浙江大学, 2009.
- 吴宜聪. 周立波“海派清口”的语言特色分析. 硕士论文, 汉语言文字, 宁夏大学, 2014.
- 夏征农主编. 辞海.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 欣溶. 幽默与口才 瞬间赢得他人好感的口才艺术.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 徐怀中. 乡亲好友说莫言.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年.
- 薛宝坤. 中国人的软幽默.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
- 闫芳. 幽默以及幽默语言学研究综述. 南北桥人文社会科学学刊 2010年7月: 第52页.
- 阎广林. 笑: 矜持与淡泊.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 杨东平. 城市季风 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年.
- 叶开. 莫言的文学共和国.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叶开. 野性的红高粱.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
- 曾国平. 幽默技巧与故事.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 翟晓斐. 自控力的7项修炼.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 朱栋霖等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下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朱立元和张德兴. 二十世纪美学·上(The Twentieth Century Aesthetics. 1).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张金泉和周丹. 英语辞格导论.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 张立新. 视觉、言语幽默的情感认知互动模式 多模态幽默的功能认知研究.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 张志忠. 莫言论.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 郑万里. 当代说书文化实录.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
- 周引莉. 论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民间诙谐文化成份及其功能.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8月第18卷第4期：第211页.

英文部分

- Andrew, Goatly., Meaning and Humou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Angelica, Duran., and Yuhan Huang. Mo Yan in Context :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Dan, Sperber.,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UK ·Cambridge , USA: Blackwell, 1995.
- Mo Yan. The Second U.S-China Cultural Forum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America. Interview, October 2010.
- Salvatore., and Attardo. Humorous texts: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nalysis.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1.
- Salvatore., and Attardo. Linguistic Theories of Humor.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4.

附录

此附录为本论文之英文简略版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1 Research background

Mo Yan can be described 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field. He became well known internationally after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2. Since then h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ad and most popular Chinese writers in the world. However, his reputation was not made just by winning awards, it was made through decades of hard work. According to Appendix II of the Collection of Masters & Ph.D. thesis on Mo Yan¹, when “Falling Rain on a Spring Night” was published by Lotus Pond in 1981, he had written a total of 73 short stories, 38 novellas, 12 full-length novels, 106 piece of prose, 9 reportages and 10 film & TV scripts. After 30 years of unremitting literary creation, he has achieved remarkably both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and opened up the literary territory in the Northeastern Township of Gaomi.

Mo Yan's reputation and popularity has earned him a wide range of readers, and he has been studied by many researchers. In 1997 his work could be foun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e became the subject of master's and doctoral thesis. In the 15 years prior to 2012, the number of Master's theses and PhD theses written about him had reached 158 and 9 articles.² Mo Yan has been studi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study of art an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well as world literature.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n his work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from 2013 to 2015, the number of master's thesis increased to 62.

There are numerous Masters & Ph.D. theses on Mo Yan; however, humor is an aspect that scholar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For this research, a large amount of data was reviewed, it was found that only a few researchers had studied the writer

¹ Cheng Chunmei and Yu Hongzhen 程春梅和于洪珍, Mo Yan yanjiu shuobo lunwen xuanbian 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255页.

² Ibid.

from this perspective. A lot of foreign commentators have notic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or in his work, especially, the black humor. Due to cultural or linguistic barriers, some researchers have briefly mentioned this feature of his work, and some others have reported on it; however, no one has produced systematic and detailed research on this aspect.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s needed to investigate Mo Yan's work from a humorous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in terms of Mo Yan's work, whether it is styl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r narrative language, the plot tends to become more humorous and playful, which needs to be studied alongside the characters who express humorou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in his novels. Moreover, he is a brilliant writer and humorist who has demonstrated his sense of wit in a variety of media.

I have empathy with Mo Yan's work because I was born in Shandong, the same rural region of China as Mo Yan. I am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the characters and his working environment. This is advantageous for the research because I am more likely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behind to his work.

1.2 Research objectives

1.2.1 To analyze the style of humor found in Mo Yan's work.

1.2.2 To identify the construction,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the humor.

1.3 Research hypothesis

1.3.1 Mo Yan has employed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o create characters with multiple facets. From linguistics, he uses the Violation of Cooperative Principle allegories and metaphors to create characters. From literature, he creates his own eponymous Mo Yan and uses humanized animal images to elicit humor. From culture, he uses nursery rhymes, allegro, humorous folk stories and gives his character's symbolic names nicknames to evoke humor.

1.3.2 Mo-type humor is rich in emotional color, black humor, blue humor, gray humor, and red humor, which are the main forms.

1.3.3 Mo-type humor is rich in spiritual connotation, its spiritual position is as a common people's sense of humor, the point of the humour is to deal with cruel social reality.

1.4 Research theory

1.4.1 Cooperative Principle

The American linguist, H. P. Grice first proposed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n 1967 while he was giving a lecture called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believed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peakers and listeners need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mmunication,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Grice adopted the categories that were listed by Kant: quality, quantity, relationship to set out four criteria for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³.

(1) The Maxim of Quantity

(1.1) Make your contribution as informative as is required(for the current purpose of the exchange).

(1.2) Do not make your contribution more informative than is required.

From the above two criteria, effective conversation can be achieved when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in the discourse is not more or less than is necessary. If information is excessive or insufficient the principle of quantity is broken which, results in ineffective communication.

(2) The Maxim of Quality. Try to make your contribution one that is true.

(2.1) Do not say what you believe to be false.

(2.2) Do not say that for which you lack adequate evidence.

From the two requirements of The Maxim of Quality, telling the truth is the standard used to measure the principle, it requires the speaker to be frank, honest and not make statements without basis.

(3) The Maxim of Relation: Be relevant

This principle states that the speaker should stick to the point and not mention unconnected topics.

(4) The Maxim of Manner: Be perspicuous

³ Jiang Bingqian 蒋冰倩, *Yanyu youmo de yuyanxue fenxi* 言语幽默的语言学分析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148页.

- (4.1) Avoid obscurity
- (4.2) Avoid ambiguity
- (4.3) Be brief(avoid unnecessary prolixity)
- (4.4) Be orderly.

The Maxim of Manner requires the speaker to talk clearly expressing themselves by not using ambiguous and unnecessary words.

The first three principles mainly elaborate on what to say, while the last one focuses on how to say it. Grice indicated that people should strictly follow these four basic principles, so that their conversation can be more effective and rational. However, in fact, they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violate the four principles which, can be detrimental to communication. While people generally follow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while communicating, conditions that break the principle are identifi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kinds of circumstance:

- (1) Quietly violate the maxim of quality and lie in communication.
- (2) Publicly violate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rules, and neglect raised questions.
- (3) The person faces conflict and can only focus on one side, they obey one principle and violate others.
- (4) Convey conversational meaning by intentionally violating a principle, which makes the listener understand another intention, and introduces further conversational implications.⁴

From the four examples of the violation of cooperative principle, Grice also found that people often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violate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n daily communication, which causes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speaker's intention and the required effect. Humor may result from such misunderstandings;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not all language, which violates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s humorous and, conversely all communication, which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is humorous. This means that communication may become humorous because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s violated.

1.4.2 Defamiliarization theory

⁴ Jin Li 金立, *Hezuo yu huihua: hezuo yuanze jiqi yingyong yanjiu* 合作与会话: 合作原则及其应用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第2-3页.

Defamiliarization theory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Russian Formalism Literary Theory,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Victor Borisovich Skrovskiy in 1916. The theory states that the unique form that literature works have, as sources, is in the aesthetics, not the content. Consequently, through the artist's skills the creation of new forms become stranger, which breaks the mechanicalness and eliminates the constraints that we are used to. This increases the level of emotional intensity felt about the art form, prolongs the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results in more pleasure for the reader.

1.4.3 Black humor

Black humor was prevalent in France, in 1965, Bruce Jay Friedman gathered 12 articles with similar styles into one collection called *Black Humor*. Subsequently, Conrad Bruce Jay Friedman published a commentary entitled *Humor as Fatal/Deadly*. In term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article was significant in defining and establishing black humor because it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literary world. Since then, many authors have been publicly recognized for writing best sellers, which incorporate black humor, such as Joseph Heller's *Catch 22*, Kurt Vonnegut Jr's *Slaughterhouse-Five*, and Thomas Pynchon's *Gravity's Rainbow*.

Black humor finds fun where there is pain, and turns unfortunate events into hilarious and interesting ones, leaving the reader to reflect. Black humor can be both ridiculous and horrific. For that reason, black humor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Gallow humor or humor stemming from catastrophe, which reflects human tragedy and social darkness. The absurdity of the real world expressed in an irrational performance can take away the seriousness of life's problems. Black humorists generally: focus on social reality, have in-depth thoughts on social problems, dramatize serious problems and use superficial comfort to cover inner panic and fear.

Black, humor can be thought of as a deformation of comedy, which is used a vehicle to convey dark content (destruction, death, despair). Black humor novelists often deviate from traditional writing techniques to develop characters who are anti-heroes, with abnorm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somewhat irrational, lacking in logic and full of allegory and symbolism, enabling them to express controversial thoughts on the world and metaphysical lif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is disordered, and anti-heroes are often used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Language

syntax can be long and boring; therefore, black humorists use figurative language, such as funny stories, exaggerated deformation, puns and irony to strengthen the comic effect of their novels.

1.4.4 Blue humor

Blue humor is also referred to as adult humor, it includes vulgar and dirty jokes, it is regarded as a form of bawdy humor. Blue humor generally refers to sex-related or erotic humor, which is usually provocative, it may: involve sex organs or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istics, exaggerate details of a character's sex life, include dialogue, which teases readers to think about sexuality, include flirtatious and insulting discourse, or expose the abnormal through psychological jokes.⁵ Blue humor consists of a lot of unsavory factors; however, in the right context and the correct environment it can be very effective at making people laugh.

Psychologists have analyzed humor by looking at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this is referred to as Relief Theory, its proponents are Freud, Spencer and Eastman. The theory describes humor as a way of venting and releasing man's inner suppressed emotions. In an essay on laughter, Alexander Brain and Herbert Spencer stated that emotion, in the form of energy, is stored in nerves that guide action. Smiles come from pent up energy released by the nerves.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sex has been a social taboo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China; however, it is a social taboo, which when deconstructed can release emotions that produce laughter.

1.4.5 Gray humor

Xin Rong considered gray humor as expressing disheartenment and negativity, it is also referred to as Huidanzi. During times of social unrest, this type of humor was often used by people to express the discontent within their hearts, in a sense it is laughing at and comforting oneself. It usually deals with dark matter or situations. Authors depict tradi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through jokes and use the artistic form to criticize, attack and ridicule, leaving people to reflect on the content after the laughter have finished.⁶ A similar definition is also given by many researchers.

⁵ Zeng Guoping 曾国平, *Youmo jiqiao yu gushi 幽默技巧与故事*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53页.

⁶ Xin Rong 欣溶, *Youmo yu koucai shunjian yingde taren haogan de koucai yishu 幽默与口才 瞬间赢得他人好感的口才艺术*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年), 第320页.

Gray humor portrays the depressed state of minds. Its performance is restrained; however, it exudes a kind of decadent blue temperament. After the laughter stops there may be a darker secondary hidden aspect to the jokes.

1.4.6 Red humor

Explanations and definitions of red humor were collected online from Baidu and Wikipedia: firstly, maximizing the entertainment component using a red theme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red humor, secondly, humor that parodies the words and deeds of historical characters has been defined as red humor, and thirdly, it is humor that is so funny that people bleed. Finally, the term black humor, which is often used in the film industry. Black is normally the color associated with tragedy; however, when violence and blood features in plots, i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red humor. This shows tha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black and red humor is different. In addition, authors who study and collect humor define red humor differently, they emphasize that red humor first emerged on cell phones and define it as humor spread on the Internet through computers, cell phones and other devices. Through adult jokes and black humor, positive, active and healthy language and thoughts emerge that can: improve people's ideological levels, promote social virtues, stimulate passion for life, inspire a better life, urge people to progress.⁷ Red humor is a positive and healthy form of humor, and it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soc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5 Research scope

This scope of this research is limited in to the following literature written by Mo Yan: the full-length novels “Fatigue of Life and Death”, “The Republic of Wine”, “Grenouilles”,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Herbivorous Family”, “The Garlic Ballads”, “Sandalwood Death”, and novelettes like “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 “Joy”, “Woman with Flowers in Her Arms, and the story “White Dog Swing”.

1.6 Research methods

⁷ Sheng Duo 圣铎, [Bie shuzai budong youmoshang shunjian yingde haogan de shuohua yishu he meili koucai chaozhi baijinban](#) 别输在不懂幽默上 瞬间赢得好感的说话艺术和魅力口才 超值白金版(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10月),第281页.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influence and acceptance research method, cros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refining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1.6.1 Research the context of Mo Yan's novels and collect relevant humorous material.

1.6.2 Seek, collect, research and organize related material and create the thesi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1.6.3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used to create the humor and the aesthetic effect of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1.6.4 Summarize the obtained results, st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offer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1.7 Research meaning

1.7.1 Master the unique Chinese method of researching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1.7.2 Investigate the way Mo Yan created humor using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folk humor, sum up the four kinds of emotional colors and point out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forms.

1.7.3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or found in Chinese social culture.

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

2.1 The research condition of Mo Yan's novels

Mo Yan has been studied by researchers for more 30 years from the 1980s to the present, and the monographs, papers and journals on him are numerous. For this research, multiple data were gathered, including, Mo Yan Research Materials by He Lihua and Yang Shousen published by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in August 1992; Mo Yan Research Materials by Yangyang and Tianjin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2005; Mo Yan Research Materials compiled by Kong Fanjin and Shi Zhanjun, published by Shandong literature & the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May 2006; Research on Mo Yan by Chen Xiaoming, published by Beijing Huaxia Press in January 2013; and The Collection of Master & Ph.D. thesis on Mo Yan by Chen Chunmei and Yu Hongzhen, published by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in July 2013.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ion of Master's & Ph.D. thesis on Mo Yan by Chen Chunmei and Yu Hongzhen, as of 2012, the number of Master's thesis on Mo Yan was 158, and the number of Ph.D. thesis was 9.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Mo Yan has been increasing gradually.

Therefore, it is not easy to find a new perspective, but after the careful review it was decided this research should main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 2.1.1 Researching the effects on the readers of Mo Yan's novels.
- 2.1.2 Studying the characters in Mo Yan's novels.
- 2.1.3 Studying the narrative method used in Mo Yan's novels.
- 2.1.4 Studying the ugly Aesthetics in Mo Yan's novels.
- 2.1.5 Studying the magic realism style in Mo Yan's novels.
- 2.1.6 Studying the imagery in Mo Yan's novels.
- 2.1.7 Studying the language used in Mo Yan's novels.

2.2 Introduction to humor

2.2.1 The Meaning of humor

Originally, there was no term for humor in Chinese, in fact, it is a borrowed word. In ancient physiology, humor referred to the four liquids inside the human body blood, mucus, bile and black bile. At that time, people thought that these body fluids, with

different mixed proportions, determined people's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Britain's Ben Jonson first gave dramatic meaning to the word humor, he wrote *Volpone*, and other comedie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humor gradually became a creative style appearing in western comedies, it integrated laughter, satire and funny situations.

Lin Yutang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humor to China.¹ What is humor? American humor theorist Herbert Trudeau in *Humor Art*, said that the simplest answer is: Who knows? Many people can express a sense of humor, but it is hard to define concretely. For this research, explanations of humor were studied from foreign dictionaries, Encyclopedias, western scholars,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well-known Chinese academic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can be no specific definition of humor, but it comprises of two elements. Firstly, fun, which is expressed mode when people laugh. Lin Yutang noted tha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laughter, regardless of the emotional color, the first thing is to let people laugh. Secondly, it is a way of using artistic expressions as a means of expressing complex feelings that are full of fun.

2.2.2 Factors affecting humor

(1)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 due to the effect of liv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Regions can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way humor is perceived. This may be due to different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values. For example, one significant aspect of humor that can compared is Eastern and Western. This is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in the cultural customs and ways of thinking, resulting in humor, which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general, Western people have more freedom in expressing humor. Asians are more conservative and introverted, so the expression is subtler, and they are unlikely to talk as much about sex.

Less significant aspects worth considering relate to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traditions, local dialects, customs, and habits.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a country will have different humor. For example, as a resul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humor in the South and North of China. Sketch's and comic dialogues are popular forms of humor in the north, such as Zhao Benshan's

¹ Wei Wanchuan 尉万传, "Youmo yanyu de duowei yanjiu," "幽默言语的多维研究," (博士论文,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浙江大学, 2009年), 第5页.

comedies and Feng Gong's comic discourses. On the other hand, humorous language, such as is found in the comedy of Dabin and Zhao Weiguo, and Zhou Libo's talk show is not funny in the eyes of northern people and it is not perceived as humorous by western people. This is because the comedy, which is uttered in southern dialects does not make the northerners laugh. The humor of Guo Degang in the north and Zhou Libo in the south demonstrates the cultural values of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

Even two citie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when compared, exhibit a different sense of humor. People from Beijing pronounce words clearly, as the capital of several dynasties; its humor is rooted in traditional culture. Whereas, the people from Shanghai are practical, smart, selfish, arrogant, and straight talking.

Therefore, humor varies considerabl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region to region.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culture and ways of thinking also vary from region to region and country to country.

(2) Different time contexts are one of the major elements that influence humor

Humor reflects people's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s in different space and time contexts by entertaining them; however, different peoples' modes of thinking, language, habits, taste, and sense of humor vary enormously. Humorous jokes and stories set within a historical context can change the space-time background. Expressions and discourse in the same jokes and stories will be different. People cannot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humor without a certain cultural knowledge.

(3) Humor also has a relationship to educational ability.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humor may be seen as the art of laughter; however, not everyone can appreciate it. The people who may get the most from humor are the well-educated. If educational ability is lacking, readers may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joke.

2.2.3 Current research on humor

Humor is an established topic; it has attracted researchers from philosophy, sociology, psychology, linguist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who wish to explore its mysteries. Theories and research relating to humor may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theoretical categories: Superiority Theory or Disparagement theory from the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Release Theory from a psychiatric perspective and Incongruity Theory from an emotional perspective.²

Superiority Theory is also referred to as Disparagement Theory. The theory states that the person who laughs is in a dominant position and the person being laughed at is in a position of contempt. The main proponents of this theory include Platon, Aristotle, Hobbes, Hagel, Darwin, Herz Ritter, and Bain.

Release theory, also known as Relief Theory and Relax Theory, starts from psychology or psychoanalysis, laughter caused by humor is seen as a kind of release and outlet for tension and depression caused by social constraints. Spencer, Freud, and Eastman have discussed this theory; Sigmund Freud is the most well known proponent.³

Incongruity Theory relies on contradictions. It still occupi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of humor research, and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 main proponents are Kant, James Beattie, Hagel, and Schopenhauer. For Schopenhauer, humor occurs when we unexpectedly notice the incongruity between a concept and a perception that are supposed to be the same thing⁴.

During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ulti-disciplined researchers who had different viewpoints investigated humor. Arttardo (1990-1993) explained that humorous jokes violated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Hatcher (1980) used the speech act theory to explain the cognitive and pragmatic role of the joke in the production of verbal humor. Ritchie (1999, 2001, 2004), studied humor from a computational stance. Norrick (1986), and Coulson (2001) understood humor through the frame-shifting method. Jodlowiec (1991), Curc6 (1995, 1996a, 1996b, 1997a, 1997b), Larkin (2000) and, Yus (2003) used relevance theory to interpret verbal humor. Giora (1991, 2002, 2003) applied marked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optimal innovation hypothesis to expla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orous language. Dimmer, Sharon A., Carrol, James L., Wyatt, and Gwen K. (1990) analyzed the role

² Cai Hui and Yin Xing 蔡辉和尹星, "Xifang youmo lilun yanjiu zongshu," "西方幽默理论研究综述," 外语研究第1期(2005年): 第5页.

³ Wei Wanchuan 尉万传, "Youmo yanyu de duowei yanjiu," "幽默言语的多维研究," (博士论文,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浙江大学, 2009年), 第13页.

⁴ Ibid., 第16页.

of verbal humor in psychoanalysis and Francis (1994) studied verbal humor as a way of emotion management in communication.⁵

In terms of linguistics, researchers have also explored humor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Script Theory of Humor, SSTH by Raskin (1985), who views humor from a semantic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Attardo & Raskin (1991), created the general theory of verbal hum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a lot of theori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such as Grice's principle of conversational cooperation, Austin's speech act theory, and the relevance theory by Sperber and Wilson.

In terms of rhetoric, Zhang Gong explored hum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he found that humor was derived from figurative language. Hu Fanchou didn't agree, he was not limited by the figure of speech theory proposed by Zhang Gong, he expanded the horizons by seeing humor as a spiritual phenomenon, and identified three distinct categories of humor.

In China, research into humor is also the focus of other sciences. The proponents include Fu Fanzhou, who wrote "Humor Linguistics" (1987), which was the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humor in the country, Sun Shaozhen's "Basic Principle of Humor" (1990), Gua Tian's "Verbal Humor Operation" (1993), Gong Weicai's "Humorous Art" (1993), Tan Daren's "Humor and Verbal Humor" (1997) and, Jiang Bingqing's "Linguistic Analysis of Verbal Humor" (2008). The above researchers have all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 of humor in languag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2.3 Research status of Mo-type humor

Mo Yan has featured a lot in literary research and criticism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only a little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humor in his novels, especially, at the thesis level for Master's and Ph.D. students. Only one article was found, "An Investigation of Alternative Comedic Sadness and Tragedy in Mo Yan's Novels" by Guo Qun and Yao Xinyong, published in the Baoj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Journal. The article is short and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or and tragedy, the viewpoint is singular, and the analysis is not comprehensive.

⁵ Wang Qinling 王勤玲, "Youmo yanyu de renzhi yuyong yanjiu," "幽默言语的认知语用研究," (博士论文, 汉语言文字学, 复旦大学, 2005年), 第10页.

In foreign countries, many critics and researchers have also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or found in Mo Yan's novels. However, articles with detailed analysis are rarely seen; one paper entitled, "Mo Yan's Humorous Literature" by Alexander C Y Hua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nslated by Song Yawen was published by Yue Haifeng in March 2013. The original name was "Mo Ya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Humor; Mo Yan in Context: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The paper is not lengthy and simply states the counter narrative strategy that Mo Yan uses to construct humor. In addition, the content of the analysis of the humor by Shifu in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 is neither detailed or comprehensive.

A number of foreign websites mention Mo Yan's sense of black humor; however, most of them are a simple evaluation of his work and do not include concrete statement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s important as it is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humor found in his work.

Chapter Three

The causes of Mo-type humor

The formation of Mo Yan's humorous diatribes are the result of various factor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3.1 Subjective factors

3.1.1 Mo Yan has the sense of humor himself.

Mo Yan has developed his sense of humor since childhood. He remembers that he was very talkative in his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lways loved and sought hot places. His hunger and greediness for knowledge made him likely to talk, he had a good memory and was a recitation champion. He was both talented and naughty, he often did some stupid and strange things like joining an eating contest and drinking ink. The young Mo Yan is similar to the character called Xiao Moyan in the “Fatigue of Life and Death”. Xiao Moyan is a little poor boy with an ugly face. He has yellow hair, small eyes, and he is an energetic and annoying boy who loves to get involved in everything. After coming of age, he becomes more mature and quietens down. Most of time, he looks at the world through his small eyes, he is warm on the inside and cold on the outside. He is portrayed as very funny and entertaining. For example, after he had eaten the same three famous dumpling dinners for many days in a row, he said he had divorced himself from vegetables and sweet potato when he became a soldier. His sense of humor is outstanding. Currently, as a renowned presenter, he can be found on stages around the world demonstrating his humor while facing the world's scholars and booklovers.

3.1.2 The necessity of unspeakable things in artistic expression.

Writing humorous stories requires motivation, writers with a conscious will naturally be discontent with unfairness, darkness and injustice in the world. Their work often reflects their awareness of the real world by hinting at current affairs, and intervening on topics of a delicate nature. For Mo Yan, humor is one means of expressing his conscious.

3.2 Objective factors

3.2.1 The impact of humorous lifestyle in rural areas.

Mo Yan creates writing that serves the people and shows the farmer's feelings and way of thinking, which is not easy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Mo Yan once said to Wang Yao that if a writer wants to be successful they should get inspiration from the people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 to create wor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¹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 countryside lead a life of poverty and suffering. Their life may be hard; however, it is not unexciting and simple. They have their own ways to entertain themselves. The vivid vocabulary they use has been stored in Mo Yan's memory to inspire his creativity. He wrote in "Sandalwood Death" that he would take a step backwards to be with the people². This retreat is also to be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3.2.2 Time contex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ange of value concept.

The formation of Mo Yan's humorous styl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planned economy in China gradually transferred to a market economy, th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lso influenced the culture, the elegant and classic media created by the original elite culture became unpopular, and the culture of mass consumerism became more and more accepted by the people. Consequently, people urgently needed light entertainment, in the form of humor, that allowed them to escape from the pressures of modern life.

Cultural consumption values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literary circles, for publishers, whether the work caters to the market and meets consumer demand has become the measure of standards for valued literary works. In China, the elegance of the elite culture was compromised by the mass consumer culture. To extend their working life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ublishers, writers had to create work that was entertaining and pandered to the people's appetite. Pre consumerism, many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and stories faced serious problems in their life. While the writers shaped the characters and plots they exposed a pain, which gave the reader aesthetic fatigue. The mainstream of elite world were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and easy and fatigue-free works of fiction are now more popular in the country.

¹ Mo Yan 莫言, *Suiyu wenxue* 碎语文学(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年), 第125页.

² *Ibid.*, 第201页.

Responding to the environment, Mo Yan created work that suited the public appetite, h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mixed together verbal humor and humorous stories, which made his work popular with countless readers who appreciate humor set in a relaxed atmosphere.

3.2.3 The attraction of foreign artistic techniques and the colli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fter the unprecedented catastrophe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was in a desperate state.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at was increasingly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writers who had been subjected to long-term mental shackles needed to re-understand and re-examine Chinese literature with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so that they could rebuilt it. During the 1980s, foreign works of literature became freely available in China. Faulkner and Marck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during this period is second to none. In addition, other authors such as Heller, who uses dark humor in *Catch 22*, also influenced Mo Yan.

At that time, the literature field explored combining modern western techniques with literary techniques used in China to build literature for the new period. By 1985 more and more writers were trying to find a way of introducing vitality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o Yan also began to use a variety of methods, including black humor, to construct his Northeastern Gaomi Township literary kingdom, where he injected new blood into his work.

Chapter Four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Mo-type humor

4.1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Mo-type hum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4.1.1 Producing humor through shaping the image of himself

Mo Yan uses many linguistic techniques to create humor. One of the novel and humorous techniques that he uses, which distinguishes him from other authors, is the way he shapes a character called Mo Yan. The character uses unconventional methods to express conventional content, breaking the rules for characters.

(1) The writer himself created another Mo Yan, which in its self is absurd, to meet the challenge proposed by Suo Zhenyu, and to make his readers smile.

(2) The characterization is both funny and thought-provoking.

With regards to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o Yan in his novels and himself in real life; primaril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sense of humor of Mo Yan as a character. The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funny and interesting aspects of the character through funny plots. The colorful personality of the character and his sense of humor is fully displayed in the plot of the novels. Mo Yan successfully created another Mo Yan and is able to immerse the reader in the story. Mo Yan's characteristics are evident from the plot. The author lets readers see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and what is true and false, adding more intrigue to the story.

(3) Using self-deprecation as a humorous tool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reate comedy, self-deprecation has been used for many years as a tool to generate humor, it has been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highest forms of hum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it is a good way to relieve mental stress allowing unhappiness and desperation to be released in a humorous way, which is beneficial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character Mo Yan and the author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which means that Mo Yan uses self-deprecation to mock himself in a humorous manner. The artistic exaggerations make him appear as an ugly poor judge of himself, allowing the reader to see a clear comparison between his real self and his alter ego, which is really fun and stimulating for the reader.

This research uses contextual materials to analyze self-mockery type humor by lattice form. The character Mo Yan despises himself at birth, the author uses his appearance,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deliberately mock his own character. He also fabricates some incredible stories about himself.

This is a Mo Yan who constantly makes himself appear as obnoxious and vulgar in his stories, which is in stark contrast to his real self.

4.1.2 Humor produced by shaping humanized animals

Mo Yan uses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to create humorous effects while shaping his characters, including using humanized animal imagery. He deliberately humanizes vulgar animals. The animals have their own appearance, body, behavior, and nature; however, they use human language, speech and thought. The world he creates is novel, absurd and funny. The characterization produces an image, which pushes the boundaries of a human character, and has effect of making people laugh.

This humanized animal image employs the humorous effect of defamiliarization to create the novel and the grotesque.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animal and human nature makes everything appear strange and alienating, so as to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and provoke emotion. Humanized animals are successfully used for humorous effect in Mo Yan's novels.

Mo Yan's novels humanize animals mainly through defamiliarization of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to produce strange language, which is humorous.

(1) Creating humor using strange narrative angles

The humanized animal images dispense with the narrative from a human perspective and use the perspective of an animal to tell the story. Eye sight is pure, animals follow instinct, their mind is irrational and without logic. This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illusion and imagination, from the animal world gives the reader a new experience, which is humorous.

In "Fatigue of Life and Death", Ximen Nao passed through the six reincarnations of the Buddha, including a donkey, a cow, a pig, a dog, and a monkey. Each time, he became a different animal. The first five were common animals. When the narrator is an animal the outside world, including people, become the objects of their examination. Even though we know the world is fictional we are still attracted to it. More importantly, these animals are the reincarnations of Ximen Nao, and they have

his memory. When he acts like an animal, he is degraded like an animal, even as humble livestock. The animal transformations that are familiar are both funny and interesting.

(2) Creating humor using unfamiliar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use of the defamiliarization narrative strategy, to create humorous effect, Mo Yan also uses the defamiliarized language form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humor in his novels. In language expression, he despises petty things, or changes cheap and vulgar into the noble and elegant to produce interesting and comical effects. Mo Yan creates humor in his novels by successfully shaping the images of humanized animals.

In the 'Fatigue of Life and Death', Ximen Nao became the donkey, the cow, the pig, the dog and the monkey during the six reincarnations. The degrading technique makes the fate of Ximen Nao very funny. The funniest thing is that he has different bodies, but acts like a person. The author uses the humanized narrative to shape the plot, he makes the vulgar animals uplifting, the readers are imag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man in an animal's body, which is very humorous.

(2.1) Animals have the same behavior as humans do, their behavior is even more elegant than human's.

(2.2) Animals have the ability to act like human's.

(2.3) Animals have the sam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s humans.

(2.4) Animals are romantic, sweet, and affectionate like humans.

(2.5) Animals have the same awareness that people do.

(2.6) Animals are virtuous like people.

(2.7) Animals are organized and disciplined like humans.

Mo Yan uses the technique to create colorful animal language, he breaks dow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reality and fantasy to reflect changes in social history and society in general, creating a series of humorous comedies and fascinating novels.

4.2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Mo-type hum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culture

4.2.1 Humor created by nursery rhymes and allegro

(1) Nursery rhymes

A nursery rhyme is a short story, which rhymes, sometimes it is accompanied by music and is typically intended for young children, such as those in a kindergarten. Nursery rhymes for children are found in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ey often function as a record of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events.

Mo Yan's novels often contain children's songs, these songs generally are lively and have a melodic tone. The lines of the songs rhym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language is simple, easy to sing, and appealing to children; moreover, the lyrics of nursery rhymes' often use metaphor, personification, hyperbole and other rhetorical language. This has the effect of regulating the atmosphere in the discourse, as well as injecting a dose of humor into his novels. In addition to expressing his personal feelings, the nursery rhymes in his novels hav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pping and criticizing society. Showing society from a children perspective is a powerful technique, which can be used to humorous effect.

单干是座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摇到桥下淹没了。
 人民公社通天道，社会主义是金桥，拔掉穷根栽富苗。
 蓝脸老顽固，单干走绝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缸醋。
 金龙宝凤蓝解放，手摸胸口想一想。跟着你爹老顽固，落后保守难进步。

——莫言《生死疲劳》第107-108页

(2) Allegro

Allegro is also known as “Shulaibao”, “Shunkouliu”, “Liukouzhe” and “Lianzizui”, and is a form of talking and singing favored by the people in China. In the past, people used to call it “Shunkouliu”, and in operatic circles, it is referred to as “allegro”.

Allegro talking and singing is very simple, as for the instrument, it is just two simple bamboo boards. The number of performers may be many or a few, and the lyrics can be long or short. The performers generally set the scene to stir the feelings of the audience then sing while improvising, to promote their views and opinions. What they say and sing is presented in easy-to-understand words, it is lively, humorous, with lasting appeal. It has an extremely strong rhythm, which is refined, appropriate, fast, and easy to grasp, it is a way of communicating a message which is

convenient, and fast. Allegro will often use, exaggeration and elaboration to depict characters and the plot, it is a particularly clever humorous art style. In today's society, it has an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 to expose, criticize, parody, ridicule, counsel, educate, entertain, express anger, or praise.¹

The allegro passages, which express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ar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2.1) Satirically humorous allegros

In Mo Yan's novels, the satirical allegro usually uses a catchy rhyme, exaggeration, metaphor, or irony to describe a person or a thing. The people and things described in the allegros are nonsensical and ridiculous in a satirical way reflecting the eros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China.

说得是畜牧队长马瑞莲，那颗脑袋不平凡，在配种站里搞实验，让羊和兔子结婚缘。气恼了小乔配种员，对着她的肚子打一拳，马配毛驴生骡子，羊配兔子不沾弦。如果说兔子和羊结了婚，公猪能娶马瑞莲。马瑞莲奶子一挺生了气，找到李杜提意见。李杜场长胸怀宽，劝说老婆马瑞莲，算了吧算了吧，这些右派不简单，小乔念过医学院，于正省城做主编，马鸣留学美利坚，章杰能编大辞典，就说右派王梅赞，那个头号大笨蛋，还是个健将运动员……

——莫言《丰乳肥臀》第416-417页

(2.2) Humorous allegros sung by street merchants

Allegro was originally popularized by street entertainers, who sang mainly for money. In modern time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shoppers at the market, many street merchants have written some catchy allegros to sing while selling. The lyrics usually exaggerate things, and are far from reality; however, their ability to make up memorable tunes makes customers laugh,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ing sales. This kind of allegro is often found in Mo Yan's novels, it is attractive to readers because it is both humorous and relaxing.

拴个娃娃带回家，全家高兴笑哈哈。
今年拴回明年养，后年开口叫爹娘。
我的娃娃质量高，工艺大师亲手造。
我的娃娃长相美，粉面桃腮樱桃嘴。

¹ Dai Qixiao 戴其晓, Dangdai zuixin liuxing shunkouliu daquan 当代最新流行顺口溜大全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1页.

我的娃娃最灵验，远销一百单八县。
 拴一个，生龙胎；拴两个，龙凤胎。
 拴三个，三星照；拴四个，四天官。
 拴五个，五魁首；拴六个，我不给，怕你媳妇撅小嘴。……

——莫言《蛙》第155页

(2.3) Tendentious humorous allegros

In Mo Yan's novels, tendentious allegros usually satiriz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olicy using exaggerated language to promote a particular point of view, which may be controversial; however, because it is presented in a humorous and relaxed manner, readers are more likely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社员同志不要慌，社员同志不要忙。男扎手术很简单，绝对不是骗牛羊。小小刀口半寸长，十五分钟下病床。不出血，不流汗，当天就能把活干……

——莫言《蛙》第49页

4.2.2 Humor created using humorous short stories

Chinese culture is one of the richest cultures in the worl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folktales have been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Although they are based on reality, they usually include an element of fantasy as well. Folktales are favored by the working class, who have adapted and changed the stories over the years.

Telling stories is Mo Yan's specialty. He said that the people from his hometown are masters at storytelling. His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stories makes them more enchanting and compelling to audiences. Mo Yan gave a speech themed "the storyteller" at the Swedish Academy, when he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he said, "I'm a storyteller, because I tell stories, I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Mo Yan writes atypical stories that have a unique charm, these amusing and enlightening stories are attractive to readers who keep buying his novels.

The humorous stories in Mo Yan's nove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ypes:

(1) Humorous stories with buffoonery

This type of story is usually ridiculous, normally there is no social or political criticism, this kind of humor is particularly favored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Mo Yan

often tells comedic stories in the form conversation, he creates hilarious situations that showcase his unique comedic talent.

For example, in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White Dog Swing”, there is a story entitled “Straw Sandal Print”. In this story Dashen relates his experience of selling shrimp paste, which is very funny.

(2) Witty stories

Mo Yan occasionally includes witty stories in his novels. For example, in “Cat Things Constellation”, Mo Yan wrote a short witty story called “Buy Green Onion”:

一乡下人卖葱，一数学家去买葱。买者问：“葱多少钱一斤？”卖者答：“葱一毛五分钱一斤。”买者说：“我用七分钱买你一斤葱叶，八分钱买你一斤葱白，怎么样？”卖者盘算着：葱叶加葱白等于葱，七分加八分等于一毛五，于是爽快地说：“好吧，卖给你！”

——莫言《白狗秋千架·猫事荟萃》第365页

(3) Absurd humorous stories

The Colombian author Gabriel Garcia Marquez used magic realism to portray the strange reality of Latin America. Mo Yan’s northeastern home Gaomi is also a magical land. Inspired by magic realism, Mo Yan unconsciously uses his prior experience of rural life to create stories about magic in the real world combining exaggerated symbolism with the surreal. For example, in “Old Grandpa” the legend Pu Songling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ory. The concept behind the characterizations is animal humanization and human animalization. The story is so absurd and exaggerated because the humans and animals are not based on reality, especially the short stories that feature animal humanization.

Lowly, vulgar animals are depicted as important sophisticated people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readers’ everyday life experience, with hilarious results.

For example, the story “Cats and Dogs Become Enemies” from “Cat Things Constellation” is also very funny. To claim credit for chopping wood, the cat tricks the dog three times, using rhetorical language, which completely fools the owner who punishes the dog in front of the cat, even though it was the dog who chopped the wood. When Mo Yan told this story, he portrayed the characters using a metaphor where the demeanor of cats and dogs was compared. The powerful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results in disharmony, which is used for comic effect.

Overwhelmingly, Mo Yan's humorous stories are a reflection of Chinese rural life, fully embodying the working people's rich imagination and true temperament of innocence and optimism. This theme makes the novels more relevant and entertaining for reader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2.3 Creating humor using memorable names and nicknames for characters

Mo Yan is a master of humor, his humor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his characterizations. He gives his character's humorous names; for example, he uses parts of the body to name them, he gives them names according to their appearance, and he uses humorous nicknames. This literary technique adds eccentricity to his novels. Mo Yan saturates his characters with life experience, they reflect the thoughts of society through symbolic meanings and cultural subtexts.

(1) The formation of names of humorous characters in Mo Yan's novels

(1.1) Naming characters using parts of the body

The humorous names of characters in Mo Yan's novels are memorable because they are unique and not mundane. For example, he uniquely uses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to name th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This way of unconventionally naming characters is in contrast to the way people are traditionally named, it is funny because the names are unexpected.

The best examples of this can be found in the novel "Frog", in which most of the characters are named after parts and organs of the body, such as Wang Gan, Wang Dan, Li Shou, Chen Bi, Chen Er, Yuan Sai, and Yuan Lian. Mo Yan uses the names of characters to show us the structure of the human body. The characters' names deviate from current and traditional names found in China, they illustrate local customs in a rural context comically. Mo Yan's characters are also cleverly named in a way that reflects their appearance and occupation for comedic effect.

(1.2) Naming characters using lowly animals

In many of Mo Yan's novels, he uses animals as the names of his characters. In China today, this may seem to be rude and vulgar because many of the names are offensive, such as tadpole in "Frog", goose in "Straw Sandals Print", and mule in "Flies, Teeth". Mo Yan humorously uses an analogy composed of metaphors to construct his characters. Comparing people to animals is vulgar and obscene, he

diminishes human dignity by making humans humble; however, this characterization of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makes the character more symbolic, and able to express depression for humorous effect.

(1.3) Naming characters by exaggerating their expectations

Parents in China often show their dreams by the way they name their children, in his novels, Mo Yan deliberately embellishes the characters by giving them ridiculous names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expectation, which because it is counterintuitive is humorous. For example, in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Mo Yan names the seven daughters from the Shangguan Family: Laidi, Zhaodi, Lingdi, Xiangdi, Pandi, Niandi, and Qiudi. The seven names repeat the sound “Di”, which links the names together. The meaning powerfully expresses the parent’s yearning for a son. This is an absurd expectation, and he twists human nature to illustrate the desire. This technique is funny because it ridicules the tradition of wanting a male heir.

(2) The reasons Mo Yan uses the above naming techniques

The first reason is because of the local rural culture where people superstitiously believe that people with low names can achieve immortality, even now there are still many places that still carry on the tradition.

In addition, parents think of their children as treasured possessions, like part of their body, so they name their children after body parts and organs to express their love of their children.

Mo Yan consciously violates convention by using funny names that are suited to a rural context, with amusing results. In Mo Yan’s novels, these rude names seem to follow the ancient customs of the countryside; however, after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se names reveal the temperament and identity of the characters. This also ha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which indicates Mo Yan carefully considered their traits.

(3) Creating humor by giving nicknames to characters

A nickname is used in addition to the given name of a person, for fondness or mockery. For example, the name Zi is used as a childhood name or a pen name. Currently in China, it is fashionable to have an unusual nickname,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roper name. Compared to proper names, nicknames are more imaginative, more popular, more exaggerated, more humorous, and easier to call

because they use figurative and symbolic language. Moreover, the nickname may also contain praise, sarcasm, ridicule, hatred and other emotions.

Mo Yan demonstrates his literary skills when he writes novels, he uses his imagination to nickname his characters in a humorous way. These nicknames are ingenious because he uses figurative language, such as metaphor and metonymy to create nicknames that identify the characters' traits. More importantly, the nicknames that Mo Yan uses downgrade his characters to be vulgar, he puts them in vulgar situations, parodying the serious and noble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sarcasm and irony. These clever nicknames contribute to the atmosphere and fun found in his novels.

The nicknames in Mo Yan's novels that make people appear humble ar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3.1) Humor caused by the homophonic names, such as “Fantong” in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3.2) Humor caused by exaggerating characters' physical defects, such as “Xiangyouhui” in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3.3) Humor caused by stressing the strange behavior of characters such as “Gaoerxiedi” in “Frog”.

4.3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Mo-type hum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4.3.1 Humor caused by the viol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Grice stated that people often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break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n daily communication, which causes an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peaker's intention and the actual outcome. This type of humor is often found in Mo Yan's novels. This section uses linguistic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humor caused by violating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Humorous language is often expressed by the use of rhetoric. Rhetoric can be described as a humorous fermentation agent, because it can make the language clever and more interesting. Not all rhetoric results in humorous effect. Suo Zhenyu in his Pragmatic Course added to Grice's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ory, and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appropriateness. Under the principle, he put forward sub-principles of

humor. He stated that humor comes from humorous language, and that the humor is created by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variation use. It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non harmony, fun and fitness.²

Rhetorical devices show the effect of humor, the language must be peculiar fresh, lively, clever, conform to the context, and display a certain harmony. Moreover, rhetoric can be used to make people laugh.

Some rhetorical techniques are used to create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and this humor is often created by violating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1) Humor produced by the violation of the maxim of quantity

The maxim requires us to provide the exact amount of information in conversation, not more or less, which means the proper degree.

There are two conditions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maxim, one is too much information in the exchange and the other i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Humor can be found in both conditions.

Humor produced by the excessiv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one side.

我听到儿童们在蒸笼里啼哭，在油锅里啼哭，在砧板上啼哭。在油、盐、酱、醋、糖、茴香、花椒、桂皮、生姜、料酒里啼哭。在你们胃肠里啼哭。在厕所里啼哭。在下水道里啼哭。在江河里啼哭在化粪池里啼哭。在鱼腹里啼哭在庄稼地里啼哭。在鲸鱼、鲨鱼、鳗鱼、鱿鱼、带鱼等等的肚腹里，在小麦的芒尖上、玉米的颗粒里、大豆的嫩荚里、番薯的藤蔓上、高粱的茎秆里、谷子的花粉里等等啼哭。

——莫言《酒国》第69页

This section mainly describes the thoughts in the mind of the investigator Ding Gouer who was driven by a sense of justice when he saw a lifelike cooked baby at a feast, which was there to entertain him. In this example, the author used his imagination to provide extra information, he described repeated cycles of baby cries, which, occurred while the food was being digested. His thoughts are developed graduall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yond our logical thinking, which makes it both funny and stimulating. Apart from humor, there was tears, and it is an indirect satirical take on the luxury and corruption in society.

(2) Humor produced by violation of maxim of quality.

² Suo Zhenyu 索振羽, Yuyongxue jiaocheng 语用学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100-103页.

The maxim of quality requires both sides not to be untruthful, and also not to make statements, which cannot be supported by sufficient evidence. Honesty is fundamental to the principle, people often intentionally violate the maxim in real life and by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or lying. For example, they use irony, hyperbole and other rhetorical skills to alter the effect of the communication to make it humorous.

In Mo Yan's novels, such skills are often employed to create humor. The following section analyzes humor through the violation of the maxim of quality and rhetorical skills.

(2.1) Exaggeration

Exaggeration is the act of making statements that characterize something as better or worse than it really is. Authors who employ this technique paint pictures in the mind of the reader with their vivid imagination. Exaggeration places emphases on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Exaggerated rhetoric cannot be regarded as fact; it break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maxim of quality.

However, not all exaggeration is humorous, to make exaggeration humorous the exaggerated words and statements must contain something unreasonable to make it comical.³ Mo Yan often breaks the principle by using words or phrases, which are exaggerated for comedic effect. He exagge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ings by boasting unrealistically. In addition, he exaggerates his characters' expressions or feelings about daily life, For example:

我堂堂骑士，国王是我的密友，王后是我的相好，这点医疗费，自然会有国库支付。即便国王与王后不为我买单，我也用不着你们施舍。我的两个女儿，貌比天仙，福如东海，不做国母，也做王妃，她们从指缝里漏出来的钱，也能买下这座医院！

——莫言《蛙》第208-209页

Chen Bi had nothing, he relied on playing the part of Don Quixote in a small restaurant, acting the fool to survive. He could not swallow his pride, he boasted about being of noble birth, and compared his daughter's beauty to being beyond the fairy whose face he had burned. Such unanticipated exaggeration can be rather funny.

(2.2) Inversion

³ Suo Zhenyu 索振羽, Yuyongxue jiaocheng 语用学教程(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96页.

Inversion mainly emphasizes the semantic opposite. Litotes or irony, employs a certain mood and tone to express the opposite meaning, making the reader think of the real intention, leaving the aftertaste of humor. This rhetorical device violates of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of the maxim of quality because the reader knows the situation is false. This type of humor requires readers to think more deeply to understand the witty and playful artistic effects.

(2.2.1) Sarcastic irony

Irony is the expression of meaning by using language that usually indicates the opposite, typically for humorous or emphatic effect. For example:

时下，文坛上得意着一些英雄豪杰，这些人狗鼻子鹰眼睛，手持放大镜，专门搜寻作品中的“肮脏字眼”，要躲开他们实在不易，就像有缝的鸡蛋要躲开要下蛆的苍蝇一样不易。

——莫言《酒国》第115页

(2.2.2) Tender inversion

Litotes is another type of inversion. This type of figurative language relies on understatement to emphasize a point. After reading, the reader may feel surprised. In Mo Yan's novels, this form of rhetoric is often used to evoke humor even though it violates the maxim of quality. It is a way of making the text funny and more appealing to the reader.

“就她那模样，还能生国家主席，生个不缺鼻子不少眼的儿子，我就磕头不歇息了！”小个子男人说。

马车上的女人双手按住车厢板，支着锅跪起来，骂说：就他娘的你模样好！你不撒泡尿照照！耗子眼，蛤蟆嘴，驴耳朵，知了龟腰，嫁给你也算俺瞎了眼！

小个子男人嘻嘻地笑起来，说：“俺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

“狗屁！”女人说，“年轻时你也是狗脸猪头，武大郎转世！”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292页

(3) Humor produced by the violation of the maxim of relation

The maxim of relation requires both sides to talk about only what is relevant to the conversation, the content must be clear and concise. In real life, people often say something irrelevant to the conversation,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breaks the maxim of relation. When the discourse strays to irrelevancy, the listener desires to explore to try to uncover the truth making the language funny and more interesting.

Mo Yan often uses language, which can be open to misinterpretation, which violates the maxim of relation, to create humor.

(3.1) Allegorical sayings

An allegory is form of extended metaphor, an allegorical saying is defined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s being composed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like a riddle and second part is the answer to the riddle. Usually, the true meaning is revealed in the second part.⁴ It is the contextual juxtaposition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resses the riddle while the second part expresses the answer. Sometimes, the second part is removed, leaving the listener to deduce the answer from the first part, which makes the discourse more fun and thought provoking. The first part is usually irrelevant to the conversation, which breaks the maxim of relation. When the listener understands the author's intentions the humor is revealed.

Mo Yan often uses allegorical sayings in novels, which are taken from his experience of life.

(3.1.1) Allegorical sayings with the contextual juxtaposition of two parts.

Mo Yan uses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of the type, where paralleling in the context appears at first, then incongruity between the former and latter forms inhibits the habitual flow of speech, making readers confused. When the answer to the riddle is revealed readers are suddenly enlightened and laugh in relief.

你可真是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啊，”洪泰岳恼怒地说，“好你蓝脸，你能，你就一个人在外边，等着看吧，看看是我们集体的力量大，还是你蓝脸的力量大。……

——莫言《生死疲劳》第24页

(3.1.2) Allegorical sayings without the second part.

In addition, Mo Yan uses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of the type, where the meaning is usually hidden in the second part; though, only the first part of the riddle is given. Initially, for the reader, this may be confusing. However, when the meaning is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the humor is revealed.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老师不必怜香惜玉进退维谷，更不必投鼠忌器左顾右盼，有什么看法直说不要吞吞吐吐，竹筒倒豆子，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之一。

⁴ Chao Jizhou and Han Jingti 晁继周和韩敬体等, Xiandai hanyu cidian 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 第1505页.

——莫言《酒国》第48页

(3.2) Quotations

A quotation is a phrase obtained from a text or dialogue that is repeated by someone who is not the original writer or speaker.⁵

Mo Yan's cites ancient poetry, previous dicta, and song lyrics from the theater in his novels. Including references to other authors work in the discourse creates a sense of incongruity, thus interrupting the flow of language, contrary to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The quotation may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xt to make it humorous.

(3.2.1) Quotations taken from poetry

When Mo Yan writes poetry, sometimes he combines ancient style prose with modern text. This mixture of styles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ader's expectations and often results in humor. Furthermore, by setting ancient poetry within a modern context he gives it an up to date real life meaning, which can be both preposterous and funny.

我不怕，我为了文学真格是刀山敢上，火海也敢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莫言《酒国》第21页

(3.2.2) Quotations taken from song lyrics and dramas

Mo Yan's creative thoughts are represented through various literary methods. For example, sometimes he uses the lyrics of songs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The songs have a powerful rhythm and their inclusion gives his work a sense of uniqueness not found in novels by other authors. In addition, the lyrics from the songs tell a part of the story, which makes the narrative more enjoyable.

酒博士，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他蹲在那把能够载着他团团旋转的皮椅子上，亲切而油滑地对我说。

——莫言《酒国》第151页

(3.2.3) Quotations taken from famous sayings

Mo Yan also uses some famous ancient and modern sayings, in his novels, to humorous effect. They tend to be symbolic and are familiar to readers, even though

⁵ Wang Xijie and Li Weiqi 王希杰和李维琦, *Xiucixue 修辞学*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98页.

they are taken out of context. Sometimes, he modifies proverbs to make them ludicrous and funny.

刁小三严肃地说，“獠牙虽长，也是父母所生，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人的道德准则，对猪同样适用。”

——莫言《生死疲劳》第290页

(3.3) Misrepresentation

Homonym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that happen to sound the same but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while polysemy refers to a single word, which has multiple meanings.

The use of homonymy and polysemy allows the meaning to be ambiguous, which results in humor. This disambiguation interrupts the reader breaking the maxim of relation.

Mo Yan often uses homonymy and polysemy to generate humor in his novels. From a linguistic context, characters may pretend not know the intended meaning, resulting in confusion that evokes humor.

(3.3.1) Misrepresentation using homonymy or similar pronunciation.

To create humor, Mo Yan often represent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a word with the homophone of the word to create a new connotation. The connotative meaning usually differs completely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which is especially innovative and humorous.

我说：“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男孩女孩都有吧？”

“全是公的。”

“你可真是好福气，多子多福。”

“豆腐！”

——莫言《白狗秋千架·白狗秋千架》第204页

(3.3.2) Misrepresentation by polysemy.

Many Chinese words have multiple meanings, as with English, different meanings are suitable in different contexts. Mo Yan manipulates homonyms and heteronyms to create a variety of comedic outcomes in his work. Sometimes, he uses

polysemic words intentionally, thus endowing one word with multiple meanings, leaving readers to ponder over what is actually intended.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理，因为真理都是赤裸裸的，老红军就是赤裸裸的。

——莫言《白狗秋千架·革命浪漫主义》第349页

(4) Humor caused by the violation of the maxim of manner

The maxim of manner requires us to speak clearly and directly when communicating; however, in real life people often use words, which have multiple meanings for humorous effect. When readers use their imagination to find the implied meaning the fun and charm of the language appears.

Mo Yan often draws from his experience of rural life in his novels. He uses rhetorical devices such as euphemisms and puns, which can enchant the reader through humor.

(4.1) Pun

A Pun is a play on words, which have more than one meaning, it exploits the different possible meanings of a word. The hidden meaning is what the speaker tries to express.⁶ Puns are a rhetorical device commonly used to express humor. Words that have multiple meanings are often used by authors for comedic effect. Through imagination readers can understand the meaning. Puns are ambiguous expressions, which break the maxim of manner.

“老弟，卸下车上的货吧，把空车鼓捣上去，再装上。我们帮你一把手。”黄四说。

“刘起，快让嫂子去把她相好的喊来，他最愿帮人解决‘困难’。”金哥说。

——莫言《白狗秋千架·三匹马》第139页

(4.2) Euphemism

Euphemism in Chen Wangdao's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is referred to as Wanzhuan. He noted that when we speak about sad situations we do not speak straightforwardly, we use subtle words to imply what we mean.⁷ The most significant

⁶ Wang Xijie and Li Weiqi 王希杰和李维琦, *Xiucixue 修辞学*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56页.

⁷ Chen Wangdao 陈望道, *Xiucixue fafan 修辞学发凡*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109页.

feature of the rhetorical device is the intention, which is to euphemistically express the meaning by tactful implication using amusing language is. The reader must figure out the author's real intentions according to the hidden meaning. This break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maxim of manner, and is contrary to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When the reader realizes the true meaning the humor is evident. For example:

“给你们送点点心来，光赚不花，活着还有什么劲？五哥六哥轱辘子老子，每人称上半斤，香香口，再有一天就过年了，该吃点了。”……

薛不善说，“今夜里刘家的窨子里、二马家的窨子里都买了不少，连王大瓜子那个铁公鸡都买了半斤花生一盒烟，要是信着卖，早就卖光了。这半篮花生几盒烟，我是给你们留的。全村的窨子里，都比不上这窨子里有钱，五哥六哥是快手，一个顶一个半，老子钱来得顺，小轱辘子更甬说了。”

——莫言《白狗秋千架·草鞋窨子》第251-252页

4.3.2 Humor produced using analogy

An analogy is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things. It is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where two things or ideas,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each to other are compared. It describes ideas or thing by comparing them to something that is familiar.

Metaphors and similes may be used to create an analogy. An analogy tends to contain more detail than either a simile or a metaphor. It is often vivid and humorous, which enhances the language and appeals to the comic emotions of the reader. However, not all analogies are humorous. Humorous analogies, which appear in general rhetoric have different aesthetic aspects. General analogies take closeness, resemblance and coordination as principles; however, humorous analogies deliberately pursue large contrasts and comparisons. resulting in absurdness caused by incongruity.⁸ Therefore, a humorous analogy often shows greater contrast between things and ideas than an analogy found in general rhetoric, resulting in humorous discourse.

The figures of speech found in Mo Yan's nove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simile, metaphor and metonymy.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forms are humorously adopted by Mo Yan, relevant related research was collated, combined, then summarized.

⁸ Gong Weicai 龚维才, *Youmo de yuyan yishu 幽默的语言艺术*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年), 第219页.

(1) Simile

Simile generally has both tenor and vehicle, which are connected with obvious indicators of resemblance 'like' and 'as' etc. If the general simile just pursues aproposity and excellent likeness, the effect of humor cannot be attained. Only with certain discordance can the effect of humor be realized. Purposefully uglifying, exaggeratedly beautifying or super-novel imagination can form strong comparison with people's common experience, thus creating a kind of humorous joy.

(1.1) Comparing the noble or upper class to ugly things

他随着头皮的痛楚站立起来，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团凌乱地折叠在地上的猪大肠——冰凉滑腻满是皱折发着腥臭气息令人恶心——一折一折地被神直了，并且他知道只要老革命一松手，这堆猪大肠就会淋漓尽致地滑落在地。

——莫言《酒国》第 207 页

(1.2) Comparing humble animals to the noble or upper class

Comparing noble persons or things to vulgar things can cause unpredictability, in the same way that comparing unpleasant things or people to noble persons or things can, which is used for humorous effect.

虎纹大狗安详地趴在灶火旁，长长的嘴巴搁在松木劈柴上，双眼盯着灶中香气扑鼻的、金黄色的火苗，显得格外深沉，像一个大学里的哲学教授。

——莫言《酒国》第 208 页

(1.3) Humor caused by taking a humble position or foul language using metaphors

Mo Yan often uses some extremely vulgar words related to the reproductive organs in his metaphors. Intellectual readers who lack experience of the countryside might advocate a more elegant style of writing; however, writers who challenge traditional writing methods, and are brave enough to use vulgar language in their work are rare; consequently, readers who are more broadminded will have a more enjoyable experience. When this type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is used both freshness and disharmony are felt by the reader. However, when readers understand the foul language in context, the result will be humor. For example,

柴油机像一个被捏住了睾丸的男人一样发了疯地嚎叫着，机体抖动剧烈，油星四溅，烟筒里黑烟滚滚，固定在木底座上的螺帽抖动着，仿佛随时都会脱落飞去。

——莫言《生死疲劳》第 279 页

(1.4) Humor produced by the novelty of a verbal image.

Superb language skills are needed to produce humorous language. Authors can use their vivid imagination to create novel verbal images, which form unique pictures in the mind of the reader making the language livelier and more interesting. Mo Yan sometimes through lighthearted tone of speech uses creative imagery to create a novel and unique picture for the reader. In addition, sketched images between the discourses, which contain humorous ideas help to maintain the reader's interest.

我拥有这样一个美味可饮如同奥罗露索雪利酒 (Oloroso Sherry) 一样色泽美丽稳沉、香气浓郁扑鼻、酒体丰富圆润、口味甘甜柔绵、经久耐藏、越陈越香的丈母娘而不是拥有一个像村里人烧出的地瓜干子酒一样颜色混浊不清、气味辛辣酸涩、酒体干瘪单调、入口毒你半死的丈母娘，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岳母诞生于一个采燕的世家。

——莫言《酒国》第 213 页

(2) Metaphor

A metaphor is a type of figurative language that compares one thing to another thing, one common form is a is b.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hings being compared but essentially they are different. This is also contrary to the maxim of quality because the real mean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figurative meaning.

However, not all metaphors are humorous, Suo Zhenyu explained in "The Pragmatic Course" that all analogy is not humorous. To create humor, it must make things uglier or more uplifting, or it must make beautiful things more vulgar.⁹ The metaphor is a type of simile, which does not require like or as to make a comparison. Mo Yan uses this form of rhetoric to give his characters' dignity. He deliberately demonizes people and things by reversing the roles of the noble and the humble to vent inner contempt, which results in a humorous discourse that portrays a sense of incongruity.

⁹ Suo Zhenyu 索振羽, Yuyongxue jiaocheng 语用学教程(第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95页.

(2.1) Metaphors that animalize human beings.

In his novels, Mo Yan purposely portrays human beings as inferior animals to indicate his dissatisfaction and dislike of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This characterization allows him to contrast reality with fantasy while simultaneously using humor to convey a message.

我说蓝脸就是一头强驴，要顺着毛摩挲，性急不得，性急了他就会尥蹶子、咬人。

——莫言《生死疲劳》第34页

(2.2) Metaphors that make people or things ugly.

Mo Yan knowingly exaggerates human characteristics by making them uglier, which strengthens the incongruity found in the discourse. His characters use vulgar metaphors to utter brave words that others dare not say. Using figurative language in this way the author is able to deliver his message in a courageous and amusing style.

我他妈的算什么，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过是一根在社会的直肠里蠕动的大便，尽管我是和名列仙班的治蝗专家刘猛将军同一天生日，也无法改变大便本质。

——莫言《食草家族》第2页

(2.3) Metaphors that make humble things seem uplifting.

In his novels, Mo Yan uses metaphors that make the humble appear noble. The unpleasant is described as unusually beautiful and attractive, which is funny because it is ridiculous.

吴秋香只要一看到我娘把褥子抱出来晾晒，就大声咋呼着叫她的女儿：互助呀，合作呀，快出来看哪，西屋里解放又在褥子上画世界地图啦。于是那两个黄毛丫头就跑到褥子前，用木棍指点着褥子上的尿痕：这是亚洲，这是非洲，这是拉丁美洲，这是大西洋，这是印度洋……

——莫言《生死疲劳》第128-129页

(3) Metonymy

Metonymy is figurative language where one word or phrase is exchanged for another with which it's closely related.¹⁰ It does not appear metaphorical as there are no direct comparisons made making its use subtler and more profound. Metonymy allows the author to substitute similar words or phrase to represent an experience.

¹⁰ Chen Yujin 陈毓瑾, *Xinbian hanyu shiyong xiuci shouce* 新编汉语实用修辞手册 (北京: 金盾出版社, 2008年), 第11页.

Unlike the metaphor, which involves direct comparison, metonymy only requires one element. Metaphors are based on similarity whereas metonymy requires the words to be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This type of figurative language is subtle, complex and thought-provoking. Metonymy, when skillfully employed, makes language more vivid, and richer in connotation, which results in humorous literature. Mo Yan often uses metonymy in his novels to add wit to a situation.

扯住我们主任又撕又掬又叫唤：“老头子老头子你不给我作主谁给我作主杜家那个卖腩的臭婆娘又指鸡骂狗骂我光吃食不下蛋我不下蛋关她屁事她下了两个斜眼歪歪蛋老娘连腩都不愿夹噢哟哟亲娘啊叫人欺负喽……”

——莫言《白狗秋千架·苍蝇·门牙》第269页

Mo Yan also adopts folk sayings in to metaphors to create comedy in his novels:

Some folk sayings are regarded as the vehicle in metonymy. These sayings with fixed forms are orally popular with the masses, which are popular, vivid, interesting with strong language and expressive form. These sayings often make the discourse more humorous and vivid.

许多年后，莫言那小子对我袒露心声，说他也对黄互助有幻想。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不到小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莫言《生死疲劳》第175页

In conclusion, Mo Yan constructs his kingdom of humor from three literary perspectives: folk humor, culture and language. His work is often humorous, and although it is sometimes critical of humanity, it conveys his profound thoughts and emotions to his readers in an entertaining and light hearted manner.

Chapter Fiv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 Yan's humor

5.1 Black humor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s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gradually began to open up, the restrictions on art and culture were progressively reduced and many foreign ideological trends and classic works were brought to China, such as "Marquez", "Freud" and "Sartre". In this environment, Chinese writers began to be influenced by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which was later reflected in their own work. Black humor was imitated and referenced by many writers. The technique of using irony to ridicule society is apparent in many of Mo Yan's novels, so it is no wonder that the western critics of Mo Yan's works have labeled it "black humor", and in an interview, he said that "black humor was the way to live"; in fact,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was awarded to "Mo Yan", in 2012. "Mo Yan" means "shut up".

5.1.1 Restrained narration

Mo Yan often uses ironically restrained narration to create black humor in his novels, "irony refers to using negative words to speak positively or positive words to speak negatively, which means using statement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contextual mean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rhetorical effect of satire and humor."¹ In the use of irony, the hidden meaning is contrasted with the real meaning to create the effect of humor.

Restrained narration is a form of irony, which Mo Yan uses frequently. Restrained statements are "one of the ways to express irony." Simple words are purposely used to convey strong emotions. The restrained statement technique breaks previous narrative traditions, using defamiliarization methods to create a reading experience that deviates from normal thinking. The language, which is used can be very cruel and violent, extremely simple, very calm, and gentle. It demonstrates incongruity by in the form of comedy through tragedy, resulting in black humor.

For example, from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when "I" see my comrades and the captain killed in the war, is described below:

¹ Zhang Jinqun and Zhou Dan 张金泉和周丹, *Yingyu cige daolun 英语辞格导论*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228页.

一颗炮弹在离地一米处爆炸，三个战友飞上了天，我们队长身体瘦弱，所以他飞得最高。

——《白狗秋千架·革命浪漫主义》第 346 页

In describing a heroic bloody battle scene, Mo Yan uses a dark tone, saying they "fly" to the sky. The theory of logic rationality is used to objectively analyze his words:

①在同样的爆炸气浪冲击下，身体重量最轻的人飞得最高。（大前提）

②我们队长身体瘦弱。（小前提）

③所以他飞得最高。（结论）

——《白狗秋千架·革命浪漫主义》第 346 页

The juxtaposition makes readers laugh. However, after the laughter stops, readers are able to reflect on the cruelty of war, and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it brings.

5.1.2 Shaping “anti-hero” characters

Heroic images are often found in literary works; however, authors of black humor look at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they can create comedy from war, suffering, and death. They use anti-heroes who struggle in a harsh environment. They differ from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the hero who is strong willed because their life is filled with uncertainty, and they constantly pursue their own values, show their individuality; however, in reality are they are weak,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escape from the fate of the tragedy putting themselves in ridiculous dilemmas, such as Bily in “Slaughterhouse Five”, Yossarian in “Catch 22”. Black humor writers expose cruel social realities by portraying anti-heroes with psychiatric morbidity and funny behavior, so as to cause readers to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life and human nature.

In Mo Yan’s novels, there are many anti-heroes who are struggling farmers or low class workers that pursue a simple life of self-sufficiency. Then, the circumstances of life traps them, making them give up their morals and ethics to cope with a situation, which causes their identity, thoughts, words and conduct to be interrupted, thus creating black humor in a matter-of-fact manner.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character of Ding Shitian from the novel “Teacher More and More Humorous” to demonstrate how Mo Yan uses anti-heroes to create black humor.

5.1.3 Changing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absurdity of plot

Traditional novels tend to use a linear well-organized narrative to describe the world. The arrangement of space and time is usually as it is in real life. The plot is narrated chronologicall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everything advances in order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and then the future. The space-time continuum is described relatively neatly it is symbolic of the world we already live in. On the other hand, black humorists overturn traditions to better reflect the absurdity of the real world, they intentionally disturb the logical sequence of space and time. The thoughts and conscious of the characters naturally integrate the past and present.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are combined to illustrate the actualities of desperation and fear, resulting in a chaotic plot and characters, which are funny.

Mo Yan was influenced by black humor written by international authors. Writers in China use humor in novels to display social darkness a bit awkwardly. This part analyzes how Mo Yan uses displacement of space and time combined with an absurd plot to create black humor. In the story, “Humor and Fun” Wang San is afraid of being beaten by his wife; finally, he turns into an ape when he has no way to escape.

她看到丈夫只有流露着恐惧的眼睛没有变化，其他的部位都在迅速地抽搐着、萎缩着，在抽搐中萎缩在萎缩中抽搐着。他的腰背佝偻了，四肢弯曲了，衣服滑落，眼镜跌落，嘴唇缩进，牙床凸出，耳朵变薄，脖子变粗，拇指变长。绿色的细毛突然迸进来，像皮肤上爆起鸡皮疙瘩一样迅速。最可怕的是：一条粗大油滑的尾巴，从它的两腿间缓慢地长下来，一直触到地面上。

——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幽默与趣味》第402页

5.2 Blue humor

Mo Yan's humor has another distinctive feature, which provokes emotion, “blue” humor. Sex is a topic that has taboo bee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China, but because it has been long repressed in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now that the subject is out in the open it's discussion is ripe for comedy. Nevertheless, not all sexual connotation is humorous. The temptation of the naked body is a visual feast, which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nstruct humor around. Generally, the content of blue humor tends to be illogical in terms of people's daily life. Portraying absurd behavior is cleverly used for comedic effect. Other forms of blue humor, which require skillful

implantation are vague euphemism and tacit expression, when readers understand this type of humor they will burst into laughter. Blue humor gives readers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the irrationality of sex without resentm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them laugh.

“Blue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forms:

5.2.1 Explicitly creating blue humor using puns

Mo Yan often modestly refers to himself as a “farmer”. The working class are pristine and pure; however, in rural areas the culture is different, the farmers’ daily life is comparatively uncivilized, sometimes there are swear words in the discourse. However, to represent the working class authentically, Mo Yan shows their true nature in his work by capturing their innocence.

Mo Yan’s expresses blue humor skillfully. To avoid explicit sexual references, sometimes he plays with words to hint at sex subtly, for example, when using puns, he deliberately confuses similar words or phrases for rhetorical effect, whether humorous or serious. Readers are shocked by the sexual innuendos, which makes them ideal for comedy.

“你怀孕了吗？”……

“我有毛病，盐碱地。”……

“我是农艺师，善于改良土壤。”

——莫言《酒国》第2-3页

5.2.2 Creating blue humor using crude words

Mo Yan grew up in the countryside, in his childhood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crude language of the rural working class. To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 farmer’s rural lifestyle, the discourse, in his novels, is often peppered with crude and vulgar language. Using erotic symbolism in this manner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 which restricted literature of a sexual nature. Consequently, the language is rough and uncouth, in contrast to prior times when diatribe of a sexual nature was forbidden. When sex is openly discussed, emotions that have long been suppressed come to the surface, resulting in laughter. Crude “blue humor” is used less frequently than other types of humor, it makes people laugh through its ability to shock.

她举起双臂，叉开双腿，能打开的门户全部打开了。

“你真的不想吗？”她懊恼地问侦察员，“你嫌我难看吗？”

“不，你很好看。”侦察员懒洋洋地说。

“那为什么？”她嘲讽道，“是不是被人阉了？”

“我怕你咬掉我的。”

“公螳螂都死在母螳螂身上，可公螳螂决不退缩。”

“你甭来这一套。我不是公螳螂。”

“你妈的个孬种！”女司机骂一句，转过身去，说，“你给我滚出去，我要手淫！”

——莫言《酒国》第143页

5.3 Grey humor

“Grey humor” is not a pronounce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Mo Yan’s humor. “Grey humor” is the humor created through negative depression. Mo Yan established his own kingdom of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are generally poor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who suffer a gradually worsening situation. In his use of grey humor to make comedic characterizations, Mo Yan demonstrates their bitternes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nature.

5.3.1 The distorted and absurd physiology of grey life

Mo Yan uses awkward situations, which arise in real life to reflect his characters’ grey lives. In the face of cruel reality, the characters’ conscious is twisted into thinking abnormally, deviating from the ethics of the society, in contrast to what is perceived as normal, for humorous effect.

五天后他找到我，忸怩了半天后才说：“要不……要不就把那女孩送给我吧……我把她养到十八岁……”

我痛苦地看着他比我还要痛苦的脸，等待着他往下讲。

“她十八岁时……我才五十岁……没准还能……”

——莫言《白狗秋千架·弃婴》第316页

5.3.2 Grey characterizations

The grey characters in Mo Yan’s novels are the bullied and oppressed in society, they have low self-esteem, and the only way they can endure the cruelty of reality is through obedience. Usually, they have fear in their hearts, and a fear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which makes them mentally unstable and disconnected to

reality. The language they use in the discourse is illogical and their behavior is irrational, and unexpected, which makes people laugh.

“你是不是活够了！”

他非常真诚地回答：“没有，还没有，我想把我的儿子抚养成人后再死。”……

警察脸上表现出苦笑不得的神情，悻悻地问：

“既然不想死，为什么闯红灯？”

“我老婆赶我去买拖把……”

“我没问你老婆！”

“她原先是排球队员，现在是业余体校的教练……”

“我问你问什么闯红灯！”警察几乎是怒吼了。

“我……我色盲……”大学教师狡猾地撒了谎。

“你是干什么的？”警察问。

“我是大学教师，教古典文学的，我正在家写书，我老婆拍了我一掌，我一起身，把墨水瓶撞翻了，我老婆……”

“你老婆揍了你一顿，然后赶你出来买拖把！”警察打断他的话头，嘲讽道：“买回拖把你还要擦地板，对不对？”

“对，”他说，“希望你不要罚我的款。”

他毕恭毕敬地对着警察鞠了一躬，警察已经转过身去。他胆怯第扯了一下警察的衣角，警察迅速转回身来，严厉地问：

“你想干什么？”

他又鞠了一躬，怯怯地问：“我可以走了吗？”

——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幽默与趣味》第391-392页

5.4 Red humor

There are many definitions of “red humor”; however, none of them are definitive.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red humor exists. Its connotation is roughly related to the satire of government, dispelling the superiority of politicians. After analyzing the relevant associated literatu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red humor exists in Mo Yan’s novels. It is realized through his satirical take on China’s brutal political regime. Mo Yan uses parody and exaggeration to make political statements that are both memorable and

amusing. Red humor is effective because it highlights flaw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le poking fun at the establishment.

5.4.1 Political parody

Parody has been described as mockery or imitat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iques used by postmodern authors. It is based on the exaggerated and distorted, it is a humorous or satirical imitation of a serious topic. For example, historical events, characters, and phenomena in daily life, such as classical literature where the theme, form and style are parodied in the style of another composition, normally for comic effect and often by applying that style to an unusual or inappropriate subject.² In Mo Yan's work, parody is used to satirize politics. This type of humor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riticize government in a light hearted mann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ing a viewpoint.

Mo Yan also cleverly uses political parody in his novels to make his views clear to his readers. This is significant because the ridicule of politics was forbidden for many years.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地、县、公社各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308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308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牛》第66页

5.4.2 The absurd behavior of people involved in politic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Chinese political landscape was more tightly controlled, people followed a strict doctrine. When doing things, each step was taken carefully. People were afraid to touch politically sensitive nerves. At that time, they had to practice the “quotations by chairman Mao”, everything wa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rincipals, the behavior of the people involved in politics became ridiculous. To make readers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to the stories in his novels, and to more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 people's everyday life, Mo Yan uses writing techniques in his novels that calmly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and

² Chen Shidan 陈世丹, *Yingguo houxiantaizhuyi xiaoshuo xiangjie* 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283页.

now. The way people lived in the past i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for those who were born after the 1980s and 1990s, they think it is absurd. Moreover, by treat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topics humorously, young people are able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life used to be in the past, ensuring that it is not forgotten.

各位看官，奴家的衣食父母，下面表演种桃。种桃之前，让我们共同学习语录：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她从地上捡起一个桃核，埋在浮土中，喷上一口水，说：出！果然就有鲜红的桃树芽儿从浮土中钻出来，眼见着长，一会就成了树。

——莫言《酒国》第156页

Chapter six

Criticism of Mo Yan's humor and the spiritual perspective of Mo Yan's humor

In October 2012, Mo Yan won the highest award possible in literary circles,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Many read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had already appreciated Mo Yan's novels; however, this award cemented his place in history and resulted in his books being much more widely available. It is well known that Mo Yan's novels have humorous aspects; however, some readers and critics have considered Mo Yan's novel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erspectives. They criticize Mo Yan's works, which reflects the amount of attention Mo Yan's works receive in the literary world; for example, Li Bin and Cheng Guiting's "Mo Yan Critique", which is a collection of many writers' articles who criticize Mo Yan's work.

The world would be a boring place if everybody had the same opinion,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views. Some researchers have found his work to be too crude, controversial or just plain absurd. However, with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careful analysis, Mo Yan's humor can be seen to be rich in profundity and aesthetics. His sense of humor may not be to everybody's taste, but he does make a lot of people laugh. The very fact that it causes debate in society can only be a force for good.

6.1 The spiritual status of Mo Yan's humor - as the humor of the people

In his 2001, Suzhou University's speech, Mo Yan mentioned the technique he uses for writing folk stories. He explained that he thought folk writing should focus on the writer's creative ability. In addition, he said that when he is "writing for people" he puts himself in a position that is cleverer than the people he writes about.¹ In the creation of humorous discourse, Mo Yan has always take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his work, his humor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working class is discuss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6.1.1 Humor resulting from pure, innocent and common people

The funny characters in Mo Yan's novels are common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They work in the village at traditional jobs, such as Yu Dashen who sells

¹ Mo Yan 莫言, *Yong erduo yuedu 用耳朵阅读*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年), 第73页.

shrimp paste in “Straw Sandals Print”, and Hanzi who sells pet pigs and Ding Shitian who is a redundant teacher in “Teacher More and More Humorous”. The characters are rural old folk who appear in a lot of stories, such as the grandmother in “Cat Things Constellation”, who is a mischievous and idle old woman. They have rich life experience, and live in contempt of the fast changing society around them. The only excitement in their life is telling jokes and gossiping after meals and days in the fields, at first glance they may appear to be boring. However, as the characters develop readers can see the fun in their pain, and their brave optimistic spirit eventually shines through.

6.1.2 Humor created by berating people using insults

Mo Yan's novels mainly portray characters from the very bottom of society who would struggle to survive in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depict characters authentically, the diatribe will inevitably be vulgar and crude, often interspersed with foul language, both entertaining yet insulting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iscourse, Mo Yan preserves the rural people's authentic dialect and mannerisms, presenting the working classes' everyday life from a naturally optimistic perspective.

Mo Yan's novels include humorous jokes that personify the lifestyles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language need not be totally offensive as some suggestive language, which is not considered as rude is also present.

For example, in “Garlic Ballads”, the scene where a young couple squabble is fast paced and funny, they put each other down with language that is more naughty than crude, but is still amusing:

“就她那模样，还能生国家主席，生个不缺鼻子不少眼的儿子，我就磕头不歇息了！”小个子男人说。

马车上的女人双手按住车厢板，支着锅跪起来，骂说：就他娘的你模样好！你不撒泡尿照照！耗子眼，蛤蟆嘴，驴耳朵，知了龟腰，嫁给你也算俺瞎了眼！

小个子男人嘻嘻地笑起来，说：俺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

狗屁！女人说，年轻时你也是狗脸猪头，武大郎转世！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 292 页

Humor arising from conflict takes up a large proportion in the dialogue of Mo Yan's novel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laughter and insults is a trade mark feature of

Mo Yan's humor. Some rude words have become more acceptable, due to long-term use the meaning has become diluted, such as "fuck". In Mo Yan's novels such language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as offensive as it was in the past:

离汽车老远就听到女司机在马路上咆哮：

“你他妈的到黄河里去提水还是到长江里提水？”

放下水桶，他摇摆着麻木酸痛的胳膊说：

“我他妈的到雅鲁藏布江里去提来的水。”

“我他妈的还以为你掉到河里给淹死了呢！”

“我你妈的没淹死还看了一部录像片。”

“是他妈的武打的还是床上的？”

“我你妈的不是武打不是床上是稀世珍品鸡头米。”

“鸡头米有什么稀罕，你他妈的怎么张口就是你妈的你妈的。”

“我你妈的要不你妈的就得堵住你的嘴。”

——莫言《酒国》第 112-113 页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Mo Yan's novels expose some unpleasant truths to readers. The crude language in his novels may be considered offensive sometimes; however, when the end result is so funny it is worth it. The language comes alive as it reflects working class tradition, culture and language.

6.1.3 Humorous dialogue incorporating crude language

The lower and upper parts of the body are symbolized in a metaphor, “The so-called lower and upper parts are compared to heaven and earth, respectively. The lower part includes the reproductive and digestive organs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discharges, copulation, fertilization, pregnancy and reproductive process.”²

A lot of crude language is found in Mo Yan's discourse. Bodily functions are openly discussed and the sexual imagery is potent. Mo Yan's writing style expresses an appreciation for ugliness in the new era. The humor is constructed in such a way so as to use crude language to break traditional etiquette. It is cleverly conceived, and more importantly makes readers laugh.

Mo Yan's novel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freedoms offered by the new era. Crude words, such as urine, shit, cunt, and fart that may cause offence are now no longer

² Liu Kang 刘康, *Duihua de xuansheng. bahejin de wenhua zhuanxing lilun* 对话的喧声. 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 204 页.

taboo thanks to authors like Mo Yan.

Mo Yan's humorous discourses contain the word "shit", such as in "Mature Loofah's Melon Pulp" where he introduces the "grass-eating family", and Silaoye who repeatedly shits on the grass.

四老爷蹲在春天的麦田里拉屎仅仅好象是拉屎，其实并不是拉屎了，他拉出的是一些高尚的思想。混元真气在四老爷体内循环贯通，四老爷双目迷茫，见物而不见物，他抛弃了一切物的形体，看到一种象淤泥般的、暗红色的精神在天地间融会贯通着。

——莫言《食草家族》第19页

In addition, Mo Yan's humorous discourses contain numerous erotic references, sometimes harsh and explicit, sometimes subtle with euphemism, demonstrating a new found sense of freedom with language use in the new era. For example,

咱们凑份子吧，每人两块钱去闹闹吴秋香，这样的好夜晚，有老婆的回家睡觉，没老婆的回家干什么？扳飞机操纵杆？游击队拉大栓？——走啊，没老婆的跟我来啊，找吴秋香啊，秋香好心肠啊，摸摸奶，捏捏腿，扳过脸来亲个嘴！

——莫言《生死疲劳》第357-358页

Mo Yan creates novels also contain a lot of crude language and sexual overtone. To entertain his readers, he accurately portrays working class people's nature with original humor.

In short, Mo Yan knows his strengths, he expresses his opinions on topics, which were once taboo. In addition, he is renowned worldwide as an influential author who is not afraid to communicate in controversial language.

6.2 The spiritual direction of Mo Yan's humor - social reality

Mo Yan's novels are full of humorous discourse; he is a writer who empathizes with the struggling working classes. his readers laugh as he parodies life and social reality.

6.2.1 Satirizing politics

Mo Yan's humorous writings often make profound political statements. Some reflecting Mo Ya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ense of mission as an author.

In the novel the "Frog", he tackle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matters that effect rural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Mo Yan boldly used his skills as a novelist to present

a sensitive national policy issue to his readers, indicating his bravery, courage and spirit.

Furthermore,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he uses a young man's humorous words to explain curren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China.

哎哟肖大叔，都什么时代了，您还提什么计划生育的事？！他说，现在是“有钱的罚着生”——像“破烂王”老贺，老婆生了第四胎，罚款六十万，头天来了罚款单，第二天他就用蛇皮袋子背了六十万送到计生委去了。“没钱的偷着生”——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被牢牢地控制住，赶集都要请假，外出要开证明。现在，随你去天南海北，无人过问。你到外地去弹棉花，修雨伞，补破鞋，贩蔬菜，租间地下室，或者在大桥下搭个棚子，随便生，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当官的让‘二奶’生”——这就不用解释了，只有那些既无钱又胆小的公职人员不敢生。

——莫言《蛙》第194页

Mo Yan skillfully uses th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 to discuss curren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China, he exposes an ugly truth about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today, that is, the people who are rich and powerful ignore the policy, and the people who implement the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re those who have no power and no money.

6.2.2 Satirizing bad social mood

Currently,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ethics morality, and behavior, which has been rooted in people's thought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annot change overnight, new valu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established. The new China is driven by market forces. Mo Yan senses the change and exploits it in his humorous novels.

For example, in the “frog” the bad temperament of swindler is satirized when he tries to take as much money as he can from his victim.

我母亲说过，用牛奶或羊奶喂大的孩子，嗅上去没有人味儿。尽管牛奶也能将婴儿养大，但危险多多，那些丧尽天良的奸商在“空壳奶粉”和“三聚氰胺奶粉”之后，会不会停止他们的“化学实验”？“大头婴儿”和“结石宝宝”之后，谁知道还会产生什么婴儿？现在他们都夹着尾巴，像挨了棍子的狗一样，装出一副可怜相，但用不了几年，他们的尾巴又会高高地翘起来，又会想出更可恶的配方来害人。

——莫言《蛙》第228页

Mo Yan's "Wine Country" is a modern version of "Guanchang Xianxing Ji", which satirizes officialdom. The plot features a senior provincial investigator who goes to wine country to investigate a case in which officials eat babies. The finger of blame is directly pointed at corrupt officials. In "Wine Country", the satire continues as the officials are further ridiculed during a meal. At Ding Gouer's feast in the hotel, the leader of the coal and mine tried his best to induce toasts, with flattery, and sycophantic behavior, with humorous results.

丁同志咱们都是母亲生养对不对？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也就是说咱家的老母亲今年很可能就要去世，难道一个垂死的老母亲敬您一杯水酒您还好意思推辞吗？

——莫言《酒国》第39页

Currently, in China corruption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blem, it also effects other areas. In "Wine country", the letter written by Li Yidou to "Mo Yan" is used to expose the corruption.

当然，我知道现在去火葬场烧死人都要靠关系，何况发表小说？所以，老师您尽管大胆去攻关，该请客就请客，该送礼就送礼，一切费用由我报销（别忘记开发票）。

——莫言《酒国》第49页

6.2.3 Satirizing socially backward government policy

Mo Yan's writing not only exposes the darkness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China, it also reflects the mood of the people. This is especially evident in his satire of the tradition of preferring men to women tha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backward government policy satirized in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and "Frog" reveal the social reality that exist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exposes issues that harm people, leaving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 implications.

Chapter Seven

Conclusions

7.1 Research summary and discovery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humor found in Mo Yan's novels. The research mainly analyzes (1)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humor and Mo-type humor ; (2)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Mo-type humor; (3) the construction manner of Mo-type humor; (4) the emotional features of Mo-type humor; (5)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Mo-type humor. The above research tasks, including conclusions and discoveries made by the author, are summarized, in this chapter, as follows:

7.1.1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humor and mo-type humor

In this research, explanations are made using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In addition, the humor is explained by analyzing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work to summarize the type of humorous expressions found in Mo Yan's novels.

Furthermore, factors, which impact on the humor are analyzed from horizontal, longitudinal and personality aspects. Horizontally,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influence humor. Longitudinally, historical background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humor. Finally, some classic lines from some sketches and utterances from the discourse are analyzed. A prerequisite for the appreciation of comedy is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matter. Otherwise, it is hard to understand the humor.

The analysis of prior research data that was collected shows that humor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by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ers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ies include the superiority theory, release discussion theory and incongruity theory. Regarding research into Mo Yan's novels, it was found that in recent years his novels have increasingly been analyzed by researchers; however, there were very few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humorous aspects of his novels. Therefore, a study, which analysis the humor found in Mo Yan's novels is necessary.

7.1.2 Reasons for Mo-type humor

In this research, the reasons for Mo-type humor are discussed both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Objectively, Mo Yan's work was analyzed to find the reasons for the humor. Lots of unique humor was found in his novels, which can be referred to as the Mo-type style of humor. In addition, other types of objective humor that were found that wer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ype.

Subjectively, the humor was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tinctive humor found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had a philosophical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Mo-type humo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lso affected Mo-type humor. Additionally, it was found that authors from the western hemisphere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o-type humor.

7.1.3 The construction manner of Mo-type humor

The construction manner of Mo-type humor was investigated by collecting and examining data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literature, folk culture and lingu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Mo Yan mainly used two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humor. First of all, he created the character "Mo Yan" in the image of his self. Secondly, he created humanized animal images. This research emphasizes on "how" these method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hum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culture, it was found that Mo Yan constructed humor from three aspects: rhyme and allegro, incorporating humorous short stories into his work, and giving his characters symbolic names and nicknames.

Linguistically,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following two construction methods, adopted by Mo Yan to create humor: breaking the principle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cooperative theory and use of metaphors. In this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discussed above ar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onversation and cooperative theory: breaking the maxim of quantity, breaking the maxim of relevance and breaking the maxim of manner. The humor, which results from breaking the above maxims is discussed in terms of common rhetorical devices. In addition, an analysis of the allegories and metaphors found in Mo's Yan's work is included to gi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or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7.1.4 Emotional features of Mo Yan's humor

In this chapter, the following four emotional features: black humor, blue humor, red humor and gray humor, are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Mo Yan created black

humor using the following three techniques: refrained narrative, anti-heroes, and disordering time and space with ridiculous plots. Blue or dirty humor was created using implicit puns, euphemisms and crude language. Gray humor was created by twisting the language and altering the character's conscious. Red humor was created by parodying political policies and satirizing people's behavior that was affected by politics.

7.1.5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behind Mo Yan's humor

In this chapter,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behind Mo Yan's humor, is investigated, it was found that his work represents the views of the people, and he exposes elements of injustice and inequality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 in China. This is regarded as humor of the peopl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it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dinary citizens who are simple and naive, the humor is often derived from the use of crude words and foul language, which people can identify with, and the content reflects the tendency of lowering in accordance with Bakhtin's theory. The role that this aspect plays is considered dialectical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riticism on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literary field.

In ad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much of the humor penned by Mo Yan is to some degree a reflection of the darker sides of society. Behind the humor is commentary on social politics, he exposes social prejudice and is critical of retrograde thinking. He is able to put across a point of view through his humor with social implications.

7.2 Criticism and suggestions

In this research, efforts are made to select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Mo Yan's work that correspond to the category of humor that is being analyzed. However, because humor is subjective, people's opinions will tend to differ on what is funny. In additio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ill interpret the meaning through their own life experience. Therefore, there will always be disagreement among researchers and critics as to what constitutes humor. Literature is a form of art, as such it is clearly ambiguous and subjective. Further studies on Mo's Yan's humor should focus on collecting as much material as possible and screening it to find more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humor to create a better understand of the aspects of humor found in his stories.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only a few aspects rela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manner of Mo Yan's humor. He employs many techniques to portray

humor, which means that there are many other construction aspects, which could be explored and analyzed. More data needs to be collected and more work needs to be done on integrating, classifying and rationalizing the figurative language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his work.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 Yan's humor, only four aspects were considered becaus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emotional aspects was limited to the perspective of color.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research, black humor, blue humor, red humor and gray humor exist, nonetheless there are other aspects of emotional humor, which could be investigated. While this research was being conducted, initially, an attempt was made to perform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 Yan's work using categories of color; however, there were no established theories relating to this concept available to reference. Therefore, further research needs to be done into the implications of color in humor, and how aspects of emotions are distinguished by colors. There are numerous other types of humor that may reflect color, which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Hence it may be possible to creat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y categorizing humor according to the emotional color it represents. This methodology could not only b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it could also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humor found in other author's work and applied to different media. Further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make this a possibility.

作者简介

姚月燕 (Miss Yueyan Yao)，女，中国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人，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出生。二〇〇五年毕业于中国山东省潍坊学院，本科阶段所学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二〇〇九年从中国云南省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毕业，硕士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二〇一一年开始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东语系中文专业攻读中文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泰国兰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